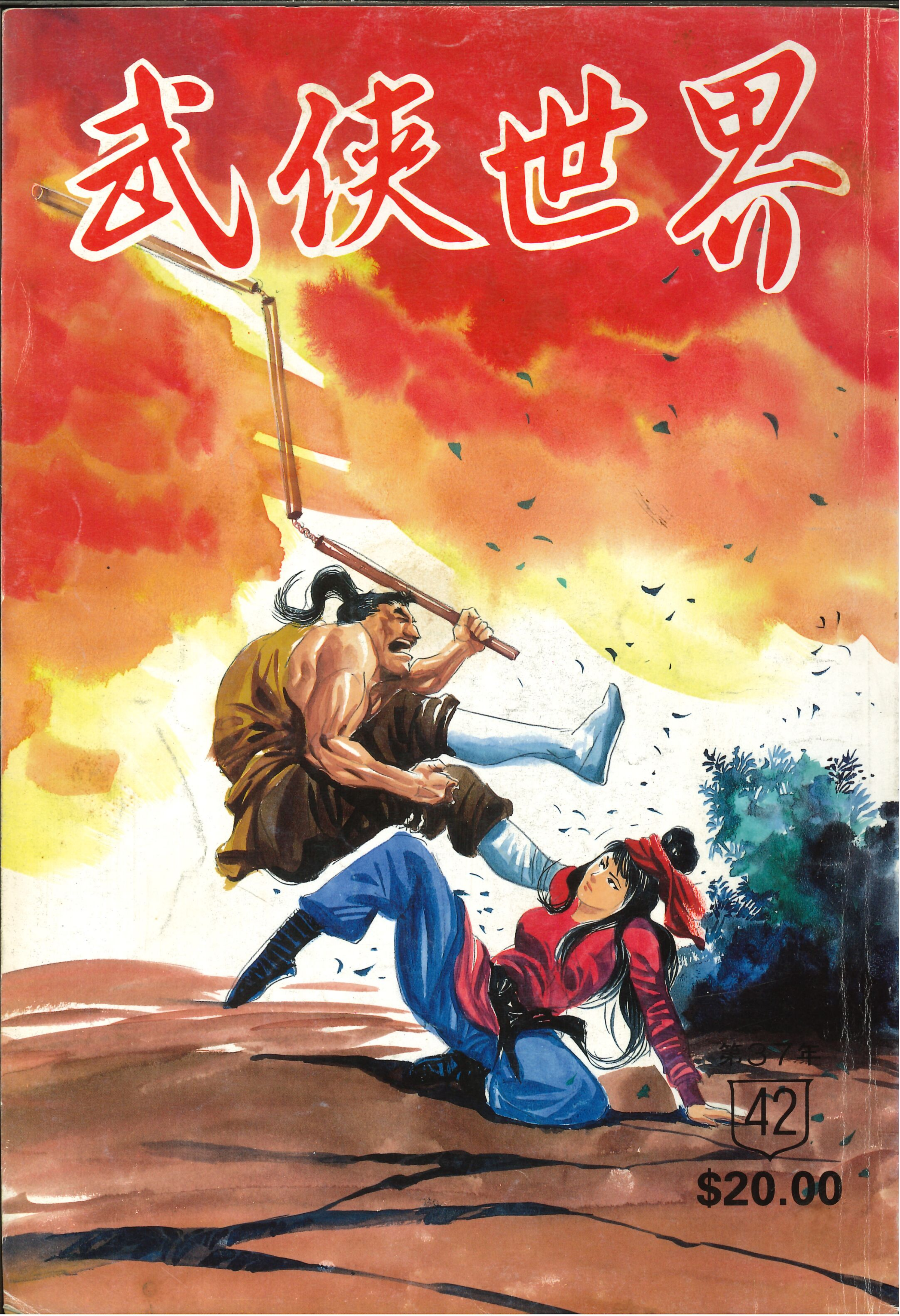

武俠世界
第37年
42
$20.00

編者話

今期刊登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連續篇「燭影飛鴻」。于化棠與金瑛有情人終成眷屬，在二義兄李百萬的主持下舉行大婚之禮，然而大堂與洞房之大小金銀花竟然自動冒起火花燃燒，而面對百媚千嬌美嬌妻的他居然神情恍惚……石中奇先生所著的故事伏線重重，令人疑惑叢生，若讀友曾閱「洞房花燭夜」故事，千祈莫錯過解開謎團的機會。究竟于化棠何許人也？他身負甚麼使命呢？傅碧夢夫人又與此案有何關連？欲了解前情後事，定不能錯過本文，請欣賞。

* * *

本期選刊一鵠先生撰著的「不使胡馬渡陰山」之短篇故事。風萬里乃少年英俊，具有愛國情操，大義當前，忠孝兩難全，但爲了民族的利益，他寧捨小義而取忠……這是一篇壯懷激烈的故事，令人振奮緬懷，切勿失諸交臂。

* * *

下期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「亂世驚情」，敬請留意。

* * *

督印人：羅斌
主　編：鄭光
執行編輯：鄭重

出版者：環球出版社
武俠世界雜誌
香港上環新街五～十三號
環球大厦三樓
電話：二五四七三一五六
FAX:25404422
營業部：電話：25473377
承印者：環球出版社

THE UNIVERSAL PRESS
BOXING MAGAZINE
UNIVERSAL BUILDING
2ND. FL. 5-13 NEW ST.
HONG KONG

定閱價目

		半年(26期) / 一年(52期)
港九連郵：	半年港幣	$630.00
	一年港幣	$1,206.00
澳門・台灣：	半年港幣	$671.00
	一年港幣	$1,342.00
外埠連郵：	半年港幣	$765.00
	一年港幣	$1,529.00

半年(26期)　一年(52期)

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
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
台灣總經銷：環怡出版社　電話：872--8459。
發行部：雨辰書報社
批發部：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　電話：3811897
定閱連郵：一年52期NT $3,200 半年26期NT $1,600
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
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

武俠世界
第37年
第42期
(總號1902)
1959年3月創刊
逢星期一出版

・每册港幣二十元
H. K. $ 20.00

Printed in Hong Kong

武俠奇情推理連續篇／石中奇・文
可飛・圖

燭影飛鴻



新婚燕爾　遠別香巢

四週一片寂靜，連山風也累得休息了下來。

于化棠和金瑛面對面的坐在一對大紅燭下面。

他們的洞房花燭夜早就過去了，今晚廖化還是替他們準備了這對大紅花燭，是有特殊意義的，表示祝賀他們從今晚起，他們是眞眞正正的神仙眷屬了。

金瑛笑臉如花，映着大紅燭美上加美，美得連神仙都要看得守不住心旌。

于化棠面對如此美眷佳人，却反常的鎖住了眉峯，臉上既無興奮之色，也沒有絲毫笑容。

兩人面對面的沉默了好長的一段時間，金瑛羞澀的輕輕叫了一聲：「大哥……」

于化棠僵化的臉上，沒有絲毫反應。

金瑛的聲音提高了些許，叫道：「大哥……」

于化棠還是老樣子，無動於衷。

「大哥！」金瑛的秀眉微微的緊皺起來。

于化棠如夢方醒般的望了一望金瑛，道：「瑛妹，是妳叫我麼？」

金瑛看着他那樣子，實在生不起氣來，忍不住「噗嗤」一笑道：「房內還有第三者麼？」

于化棠輕「啊」了一聲，完全明白過來，歉然道：「對不起，是我失神了。」

情人眼裏瞞不過分毫，金瑛睹景生情，不免多心地問道：「想起了小紅還是萬銀霞？」

于化棠直接了當地道：「我在想大哥和二哥。」

大哥丐幫幫主楊日輝、二哥百萬富翁李百萬這份友情實在叫人感激難忘。

金瑛一笑道：「不錯，他們對我們實在是好，但也……」

于化棠截口道：「我好像被人套上了一副韁……」

金瑛臉色大變，驚得指着于化棠，祇說了兩個字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就泣不成聲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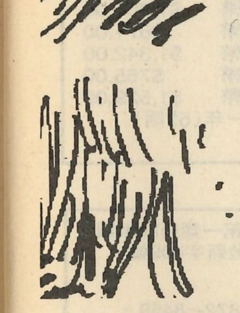
于化棠好像失去了理性，鐵石着心腸，冷「哼」了一聲，突然的站起身來出了香巢。

他沒有多說一個字，就這樣的走了，走得教金瑛來不及起念頭叫住他。

當金瑛想起叫住他時：「大哥，你要到那裏去……」于化棠已經不知去向了。

金瑛追出屋外，空山寂寂，眼前一片茫茫。

「天啊！」再堅强的人，也承受不起這突然之間降臨的打擊，金瑛雙膝一軟，人就癱下去了……



于化棠並沒有走遠，他藏在暗處，眼看着金瑛悲痛得倒了下來，又眼看着廖化等人在驚慌失措中把金瑛救了進去，他這才心頭泣血地轉身離開了天池小築。

于化棠絕不是鐵石心腸的人，他是鐵血漢子，流血不流淚，這時他臉上却也掛上了兩行淚水而不自覺。

夜色茫茫，于化棠的前路更是茫茫，但于化棠沮喪了一陣後，一挺胸膛，他步伐又堅定得可以踏上任何崎嶇旅程了！

于化棠連夜下了廬山，好在他的相貌並無特別顯眼的地方，換身衣服，如非碰到見過面的熟人，別人就很難知道他是甚麼人了。

他回到了南昌，在南昌他本來就還有自己的事，兩次來都把自己的事躭誤了，這次，他想先辦自己的事。

在南昌有熱鬧的大街，也有冷清清的小巷。

大街上有酒樓茶館，小巷上也有酒店茶舖，一樣的貨色不同的價錢，一樣的顧客二種的身份。

于化棠東張西望看中了一家沒有招牌的茶館，這間茶館雖然沒有招牌，却在門楣上懸了一方「泰山石敢當」的小匾！

長年累月的燻炙，「泰山石敢當」五字也有些看不清楚了，祇能勉强辨識。

于化棠見到了這方小匾，星目中掠過一道欣喜之色，舉步走進了茶舖。

這是一間小茶舖，祇有六七張小桌子，但却坐滿了茶客，生意好得不能再好。

敢情，中間的桌子還有一個說書的人在說書，他說得口沫橫飛，而座上茶客也聽得如癡如醉。

于化棠目光四掠，找不到空位子，祇有靜靜的待在一旁。

說書的正在說「三國演義」，當他說到緊要關頭時，拍板一拍，雙手一拱，道了一聲：「獻醜，獻醜！明日請早！」轉身便退入了後堂去。

茶客接着也一哄而散，整個茶舖立時清靜了下來。

這時茶博士才走過來招呼于化棠道：「請問客官喝甚麼茶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在下不要茶。」

「不要茶，你來幹甚麼？」茶博士一愕，心裏想着，可沒有把想着的話說出來。

于化棠訕訕的一笑道：「在下是來買一件東西。」

茶博士「啊」了一聲，欣然道：「不錯，小店也有幾種名茶出售，客官是要『龍井』……」

于化棠搖搖頭，說道：「在下也不買茶葉。」

茶博士一怔道：「客官可把小可弄糊塗了，小店除了順便賣點名茶之外……」

茶舖裏還有三四位茶客未曾散去，這時大家目光都轉到于化棠身上。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請老闆出來說話吧！」

茶博士道：「敝東向不接談生意，客官就吩咐小的吧！」

于化棠道：「你能作主？」

茶博士道：「不瞞客官說，小的幫敝東照顧這茶舖子已有十年了，大小買賣，還能作點主，客官請吩咐吧！」

于化棠一笑，指着門楣上那一塊「泰山石敢當」小匾道：「在下想談了這塊小匾。」

茶博士忍不住哈哈大笑道：「客官，你不是開玩笑吧？」

于化棠正色道：「人有所好，在下是誠心誠意，如何可以玩笑視之？」

茶博士也是臉色一變，道：「客官如不是開玩笑，那就是存心來找碴子的了，哼！這裏可是有王法的地方，你請吧！」

那塊「泰山石敢當」的小匾絕對錯不了，但這茶博士好像一竅不通，難道……于化棠有點迷惑了。

「做生意的人和氣生財，石頭，對客官怎可如此出言頂撞！」說書先生現身出來了。

茶博士趕忙欠身道：「七爺，你有所不知，這位……」

說書先生揮手道：「不要說了，我都聽到了！」

茶博士應了一聲道：「是！」連忙退向一邊。

說書先生向于化棠一抱拳道：「小伙計有眼不識泰山，于三爺大人大量，學生張修元向三爺道歉。」

于化棠想不到張修元一眼就認出了自己，心神一震，張修元已肅客欠身道：「三爺，請後堂奉茶。」

于化棠欲逃過其他茶客的注意，點頭就進了後堂。

別看這家茶舖外面那副寒酸相，後堂却佈置得非常雅緻。

分賓主坐下之後，張修元微微一笑道：「三爺，眞要買小店那塊『泰山石敢當』小匾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正是！」

張修元道：「三爺出得起何價錢呢？」

于化棠含笑道：「請開價來。」

張修元忽然說了一句：「目空天下之士子……」

于化棠道：「祇讓靈山一個人。」

張修元一臉不相信的神色，望着于化棠道：「你……」

于化棠道：「龍江百丈潭中起……」

張修元接口便說道：「雨向九重天上來。」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張兄可以將『泰山石敢當』揭下了。」

張修元猶疑了片刻道：「請三日之後，再見分曉如何？」

于化棠劍眉無由一皺，祇聽裏面廂房之內傳出一婦人的聲音道：「七弟，照計行事，無需顧慮。」

門簾起處，現身出來一個四十歲左右的中年婦人，手中托着一隻托盤，盤中正放着一塊「泰山石敢當」的小匾，這小匾比門楣上那小匾又小了幾十倍，小得可以放在掌中。

那中年婦人向中央一站，雙手托着托盤，就不言不動不語了。

顯然裏面還有文章。

于化棠絕不是冒牌貨，伸出右手，挽了一個奇特的指花，將「泰山石敢當」取到手中。

那中年婦人暗中吁了一口氣，萬福一禮道：「少俠好走，不送。」轉身退回內室。

這裏不是見客的地方，也不是賣交情的地方，于化棠識趣的一笑，抱拳道：「多謝，告辭了。」

張修元送于化棠到門口，笑臉歉然道：「對不起，這塊小匾實在不能賣，方命之處，謝謝見諒！」

于化棠哈哈一笑，揚長而去。

于化棠轉過兩條街，抬頭看見一家小店棧，猛然想到剛才被張修元一口叫出之事，顯見自己容貌雖是平凡，但認識自己的人還是不少，非有所改變不可，此念一起，便跨步向小客棧走去。

剛剛跨進店門，祇見一個小老頭子從客棧之內衝了出來，這時于化棠正想着自己的心事，當看到那小老頭子時，那小老頭已經撞了自己一下，跌跌撞撞的逃到店外去了。

于化棠一皺眉，方待伸手去抓那小老頭子，只見店小二隨後追了出來，罵道：「老不死，往那裡跑？」

于化棠疑心一去，就放過了那小老頭子。

刹那間，追者與逃者都轉入了街角不見。

這時，另一位店小二過來欠身問道：「客官可要住店？」

看看客棧不大，用的店小二可不少，心念一動之下，點了一點頭，跟着店小二走進了一間客房。

店小二接着欠身又道：「客官不帶行李，照規矩先行付一天房租。」

于化棠一點頭道：「理當如此，五兩銀子可以住多少天？」

店小二笑道：「五兩銀子可以住上一個月哩。」

于化棠取出十兩銀子交給店小二道：「五兩銀子是預付的房店錢，另外請小二哥替在下選一套合時的衣服。」

店小二笑着點頭走了，不久，他就把衣服送回來了。

五兩銀子還剩了三兩，于化棠一揮手道：「小二哥，剩下的賞給你了。」

出手就是三兩銀子的賞賜，雖說南昌是個大地方，這也是少見的大方，當時店小二樂得笑開了口，連聲稱謝，小心翼翼的幫于化棠換衣服。

于化棠一脫衣服，臉色可就變了，再一摸貼身內衣口袋，便忍不住的脫口罵了一聲：「該死的老賊！」

敢情剛剛到手的「泰山石敢當」小匾，已不翼而飛，不是事後有先見之明，是誰動的手，誰都想得出來。

于化棠罵了一聲之後，臉上又恢復平靜，笑問店小二道：「小二哥，進店的時候，你可見到一老一少二人奔出了店麼？」

銀子的力量，使店小二不好意思睜眼說瞎話，點點頭道：「見到了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你可知道他們是甚麼人嗎？」

店小二道：「那老的，小的不知，但那個小的，小的却知道他叫牛蛙，向來在城隍廟一帶活動。」

于化棠不動聲色的出了客棧，若無其事的走向城隍廟，這時，他已在臉上加上一副紅腮鬍子，因爲他是小白臉之類的人物，加上紅腮鬍子後，整個人都變了，變得再熟悉的人也不認識他了。

不單南昌的城隍廟是最著地方特色的地方，任何地方的城隍廟也有此共同點。

于化棠到了五花八門的城隍廟，他也不向任何人打聽牛蛙的下落，他只用自己的眼睛去找尋牛蛙的下落。

牛蛙已經不認識他，他却還記得牛蛙的容貌，牛蛙是這城隍廟附近的混混兒，他就絕不會離開城隍廟這個地方。

于化棠對於自己的看法，有着堅定的信心，果然，他的推測一點不錯，牛蛙可不就在那家酒家大喝特喝嗎。

和牛蛙一同喝酒的共有三個人，其中一人一面喝酒，一面指着牛蛙鼻子笑道：「牛蛙，眞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你身上居然也有了銀子……」

下面的話，他說不下去了，他們桌前忽然多了一個人，不但桌前多了一個人，而且桌上多了一條黃澄澄的金黃魚，一條足足十兩重的小黃魚。

那人隨即說話道：「牛蛙，你想不想賺到這十兩黃金？」當時十兩黃金足足可以兌換二百兩銀子，二百兩銀子就是南昌這種大地方，也可以風光二三個月。

誰見了十兩金子而不眼紅，那才奇怪。

牛蛙還沒有見財不心動的德行，當時眼睛就紅了，伸手就要抓住小黃魚，語氣堅定地道：「我賺。」

那人當然是于化棠，于化棠倒也沒有想到牛蛙這樣見錢眼開，一笑道：「金子好賺，可是後患無窮啊！」

牛蛙一笑道：「不見得，尊駕可是姓于？」

于化棠可眞是嚇了一跳，當時臉色就變了，好像自己的鼻子完全牽在別人手中。

苦笑了一聲道：「好眼力！」

牛蛙將金子向懷中一收，道：「再給十兩金子牛蛙帶你去找人。」

于化棠眞有點佩服他的膽氣，不由一笑道：「你也太貪心了。」

牛蛙又說道：「不賺白不賺，金子拿來！」

于化棠搖了一搖頭，但還是再給了他十兩金子。

牛蛙眞不失信，就在城隍廟後面，于化棠見到了那小老頭子。

牛蛙一聲：「多謝！」溜走了！

那小老頭子却向于化棠一舉杯道：「乾杯！」人家鎮定得像泰山，根本沒有把他當作一回事。

那小老頭子席地而坐，地上擺了四大碗菜、一壺酒、二隻酒杯、二雙筷子。

不用說，另外那雙筷子和酒杯，就是爲于化棠而設的了。

于化棠換了一身南昌時裝，實在是換錯了，不過，他却毫不猶豫的一笑道：「在下奉陪！」衣襟一捋，就坐在那小老頭的對面地上，端起酒杯，照道：「謝了。」

那小老頭子哈哈一笑道：「有種！」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在下更是佩服前輩。」

那小老頭子伸手入懷中取出那塊「泰山石敢當」還給于化棠道：「東西還給你。」

于化棠眼睛一轉，抱拳道：「前輩寵召，有何見教？」

那小老頭一翻眼道：「你可知老夫是甚麼人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請恕晚輩眼拙，尚請前輩賜教！」

那小老頭子道：「老夫宇文及。」

他對「宇文及」這個名字的印象祇一般，于化棠只有禮貌地抱拳說

道：「久仰，久仰！」

宇文及雙眼一翻道：「久仰個屁！」

于化棠滿臉通紅，訕訕地笑道：「是，是，是……」

宇文及道：「你與丐幫幫主楊日輝交厚，你有否聽楊日輝提過老夫？」

楊日輝當然沒有提過他，但他師父有提過。

于化棠一搖頭，宇文及又罵了一聲：「楊日輝眞不是東西！」

于化棠劍眉一揚道：「前輩此話，在下不敢苟同。」

宇文及道：「你也不是東西！」

于化棠眞有點受不了，臉色微變，道：「前輩言重了。」

宇文及道：「你口不應心，自然也不是東西！」

他說得不錯，于化棠實在有點口不應心，臉色又紅了。

宇文及道：「老夫可說錯了你？」

于化棠對楊日輝只是起了疑心，並沒有證據支持他的疑心，當然他不能就此點頭，只有不置可否的笑了一笑。

宇文及道：「不管你是不是東西，老夫倒想借重你一下，你願不願意與老夫合作？」

此人老氣橫秋還在其次，最令人放心不下的是他的來歷，一個來歷不明的人，能夠談合作麼？

于化棠正攷慮中，宇文及又道：「你不了解宇文及，可聽說過妙手翻天吧！」

于化棠暗暗一震，忖道：「妙手翻天不是絕技勝過神偷金池的一位丐幫長老了，這位長老的資格，聽說比前任丐幫幫主還老，後來不知怎樣却被丐幫除名了，他不但是個奇人，也是個怪人，更是個瘋人。

所謂「人的名樹的影」，于化棠也不能例外的大爲吃驚，雙目精光陡射，仔細望了望妙手翻天半天，搖一搖頭，嘴角泛起一抹笑。

笑紋起，妙手翻天一瞪眼道：「你不相信？」

他眞有點不相信，看他這個樣子連個老化子都不像，最多只像個脚夫，同時年紀也不如傳說中般老邁……

于化棠只是有點不相信，而不是眞的不信，其實他已經相信他就是妙手翻天，他要不是妙手翻天，豈能從他懷中將「泰山石敢當」取去？

憑他這份能耐，若還不相信他就是妙手翻天，除非自己是白痴。

于化棠當然不是白痴，而且還懷着極大的戒心，故意一搖頭，道：「你要是宇文及前輩，得再亮一手給晚輩看看。」

妙手翻天哈哈一笑道：「老夫就知道你這小子外貌老實，可是一肚子的鬼主意，你看，這是甚麼東西。」

甚麼東西，就是那塊「泰山石敢當」的小牌子。

剛才明明已經還給于化棠，于化棠也揣回懷中，這時，怎麼又回到了他手中？

于化棠愕然回手一摸自己的身上，已是空空如也，足証他手中那塊「泰山石敢當」絕不是另外一塊。

于化棠抱拳笑道：「佩服……佩服……」

妙手翻天道：「你可相信老夫了？」

化棠點點頭道：「晚輩相信了。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雙手一合，將手中「泰山石敢當」的牌子震得粉碎，雙手放開，把碎木散一地。

于化棠臉色一變，道：「前輩；難道你眞是個瘋子？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哈哈一笑道：「老夫才不是瘋子，一個瘋子還分得出是眞是假麼？」

于化棠一怔道：「前輩認爲這牌子是假的麼？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正色道：「這牌子何止是假的，簡直就是要你命的勾魂令。」

于化棠楞了半天，道：「此話從何說起，難道……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一指那些粉末道：「你仔細看看那些粉末再說話。」

那塊「泰山石敢當」原來是烏木製成的，照說烏木應該裏外都是黑色的，可是，那些碎木之中，夾雜了一些閃閃發光的白色物質。

于化棠雙眉一皺，對那些白色物質認眞注意起來。

妙手翻天宇文及嘻嘻一笑道：「那是甚麼東西，看出來沒有？」

于化棠看不出來，伸出手指去撥弄了一下，但見那些白色物質碰上手指，立刻化爲烏有。

同時，于化棠但覺一股奇寒入骨的冷氣透指而入，冷得一隻右手立時失去了知覺。

于化棠連忙一縮手，發出一股眞元內力向右手逼去，才阻止那股奇冷無比的寒氣的上昇，費了半天勁，一隻右手才恢復常態。

于化棠呼了一口長氣，咋舌道：「厲害！厲害！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冷冷的接口道：「北天山的地底，萬年雪精能不厲害了？」

于化棠駭然呼道：「萬年雪精！」他沒有見過萬年雪精，却聽師父說過這種奇異之物，產於北天山萬丈玄冰之內，着體傷人，能在片刻之間，將一個活生生的人凍成

冰，當然，全身經脈也凍結了，爲一般練武之人最大尅星。

宇文及道：「你也知道厲害了吧，祇要將這牌子帶在身上，包你不出一個月，你的一身功力就齊化爲烏有了。」

于化棠對於這一點絕不懷疑，但是他也不完全信服，眉毛一挑，話還沒出口，妙手翻天宇文及已說中他的心事道：「別以爲奇寒毒精着體就能警覺，老夫問你，你可發現這令牌有何不妥之處？」

當然，一點異樣也沒有發覺。

宇文及道：「天地造物，神奇無比，物物相尅，平衡了天地間的畸形發展，雪精雖然奇寒無比，却透不過經過雄黃煉製而成的烏木，將雪精暗藏於這種烏木之內，封口處代以他物，雪精奇毒便可從封口處緩緩發出，因其量小，中者很不容易發覺，就是有了異樣，也不會想到毛病出在此牌身上，等到你明白眞相時，你已成了一個廢人了。」

于化棠嚇得全身直冒冷汗，抱拳不迭地道：「多謝老前輩救命之德！」

宇文及嘻嘻笑道：「就稱老夫前輩好了，不要加那『老』字了，一老了就不中用了。」

「請，請坐，請上座！」是前倨後恭的入骨寫照。

「前輩，老前輩！」雖有異工同曲之妙，于化棠的一張臉，可又紅到了脖子上。

宇文及哈哈大笑道：「小子，臉皮還嫩得很也。」

于化棠被唬得一楞一楞的，簡直手足無措，祇有跟着哈哈大笑了起來。

兩人笑了一陣，于化棠才慢慢自在起來，停住笑聲，訕訕地道：「老前輩！」

「前輩……」

于化棠一笑改口道：「好，前輩，你老怎樣知道這牌子暗含陰謀？」

宇文及道：「算你小子命大。」一句話沒有說完，忽然沒頭沒腦的問了一句話，道：「你可知道老夫平生最愛好的是甚麼？」

于化棠那能知得這麼多，可是又不敢搖頭，祇有堆起一臉苦笑。

宇文及望也不望于化棠一眼，自己作答道：「老夫平日最愛喝兩杯。」

于化棠欣然道：「那可好，晚輩也愛喝兩盅。」

宇文及一翻雙眼道：「你可知老夫愛喝的是甚麼？」

難道他指的不是酒嗎，于化棠又傻了。

宇文及微微一笑道：「老夫最愛喝兩杯奇岩名茶。」

于化棠忽然聰明了起來笑道：「啊！晚輩知道了，前輩定然發現那家茶舖某種奇岩絕品，於是……於是……碰巧撞破了他們的詭計。」

宇文及哈哈大笑道：「小子說對了，那小子的茶舖，眞有幾種極品名茶，老夫對它們的『雀舌』最欣賞，本來想囊括而去，就因爲發現了他們的陰謀，害得老夫多了一層顧慮，祇取了他們一點點，算是沒有空手而回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別的東西，晚輩無法補償前輩，至於說到了名茶，晚輩將來定然不負前輩所望。」

宇文及笑道：「你懂茶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晚輩略知一二，但家師却是大行家。」

宇文及道：「令師是……」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徒不言師諱，晚輩祇提一點，家師最精製『碧海橫舟』，前輩當……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驚容畢現的「啊！」了一聲，道：「碧海橫舟，碧海橫舟，眞的會是他。」

于化棠擧手作式，截口道：「請前輩心照不宣。」

宇文及肅然改容道：「名師出高徒，少俠請恕老夫無禮之過。」

于化棠笑一笑，說道：「前輩，老前輩……」

宇文及哈哈大笑道：「小子，少俠，一報還一報，好快啊！」

于化棠大笑一聲，忽然心中一動，收斂了笑容，話聲也低沉道：「前輩，此地談話方便麼？」

宇文及道：「放心，這裡比任何地方都方便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晚輩請問前輩，前輩可知『泰山石敢當』令牌的眞正名稱？」

宇文及道：「這當然是一種信符，但老夫却前未有所聞。」

于化棠點頭道：「此令雖已立令三百餘年，這次還是第一次在江湖上出現，所以外人不知道。」

宇文及微微雙眉一皺，道：「這是……」

于化棠道：「這叫『金吾令』，晚輩憑此令可以學到一種奇絕武功，而辦好一件事情。」

宇文及大後悔，歉然道：「老夫一時性急，毀了你的『金吾令』，這却如何是好？」

于化棠微微一笑道：「前輩無需自責，這面『金吾令』是假的。」

宇文及吁了一口氣道：「這就好了。」

宇文及沒有再多問這「金吾令」之事，于化棠也沒有再作解釋，但于化棠却舊話重提：「前輩剛才可是說過要與晚輩合作的話？」

宇文及點頭道：「是的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請明示，晚輩但

能盡力之處，無不遵命。」

宇文及道：「老夫暗中注意了少俠很久了。」

于化棠微微一笑。

妙手翻天宇文及接着道：「現在請少俠坦白的回答老夫一句話，少俠願意麼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事無不可對人言，前輩請問。」

宇文及道：「老夫聽說少俠與丐幫幫主楊日輝、李百萬三人，已是結爲兄弟之義？」

于化棠點頭道：「這是事實。」

宇文及道：「面和心不和可否也是事實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晚輩是一片誠心。」

宇文及微微一笑道：「現在呢？」

句句話都擊在于化棠心頭上，好像把于化棠的心態變化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于化棠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晚輩也說不出所以然來。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道：「好，夠了，現在，你再說說老夫到底是如何的一個人？」

于化棠那能當着妙手翻天宇文及的面揭他的醜：「這……這……」說了半天，却是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宇文及哈哈一笑道：「少俠可知道老夫乃是丐幫逐出門的逆徒？」

于化棠當然知道，他還知道宇文及之所以被丐幫開除革名，就是因爲「妙手」兩個字。

更知道丐幫弟子，向人伸手討錢討飯，乃是天經地義之事，但却嚴戒偸盜行爲，妙手翻天宇文及身爲長老，就是手癢難禁，總愛偸偸摸摸，過過手癮，所謂「夜路走得多，終會遇見鬼」，有一次，他終於失手，被前丐幫幫主逮個正着，終於被逐出了幫會。

也因此，他乾脆以「妙手翻天」爲號，過他的本性生活。

于化棠祇好點了一點頭，口中還是答不出話來。

宇文及話聲一低道：「少俠可知道老夫更是丐幫的監察人？」

他當然不知道，就是現在聽了妙手翻天宇文及老夫子自道，于化棠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愕然道：「是眞的麼？」

「當然，是眞的。」宇文及臉上升起一片笑容，作了進一步的說明：「此事祇有先幫主一個人知道，現在，是誰也不知道了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那一定是有信物爲証。」

宇文及點頭道：「少俠說得一點也不錯，這就是老夫的身份証明。」取出一個小銅錢，遞給于化棠過目。

小銅錢祇有方寸大小，一面精工雕刻了一隻眼睛，另一面是一根折成三角形的三節棍。

正反兩面，都沒有任何文字，祇是圖形。

宇文及接着又道：「丐幫幫主與九位長老，都知道此牌，其他丐幫子弟就一無所知了。」

這倒是很巧妙的安排，由此可見，妙手翻天宇文及之被逐出丐幫，完全是一種障眼手法。

于化棠笑了一笑道：「前輩這樣相信晚輩？」

宇文及笑道：「老夫交友以誠。」

宇文及忽然覺得自己的問話太笨了，不由紅着臉，道：「晚輩是說，前輩無需如此出示前輩的身份。」

宇文及道：「其中當然有道理，到時候你就自會明白老夫的用心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好，前輩，請說出你的意思罷。」

宇文及道：「請你回到楊日輝和李百萬他們身邊去。」

于化棠作難地道：「祇怕很難回去了，晚輩之所以離開天池小築，態度已經很明顯了。」

宇文及道：「他們有甚麼不對？」

于化棠一怔道：「這……」他眞說不出他們不夠朋友的地方，也說不出他們有何不軌的行爲，要有的話，祇能說是自己的心病了。

可是他自己的心病又怎麼說得出口？

何況，妙手翻天宇文及雖然身爲丐幫暗中監察人，却又沒有表示丐幫幫主楊日輝有何不是之處，自己眞不能信口開河，說出自己的多心。

宇文及拍了一拍于化棠肩頭道：「你來取『金吾令』就是藉口之一，眞眞假假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你出南門，此去梁家渡，就可以搭上李百萬的線了。」

于化棠走了兩步，忽然回身問道：「此後晚輩如何與前輩聯絡？」

宇文及忽然脫口而唸道：「天機清曠長生海，心地光明不夜燈。」

于化棠一怔道：「前輩，你……」

宇文及大大的喝了一口酒，道：「老夫也認識你那位朋友。」

于化棠沒有再問甚麼話，轉身出了城隍廟，他也沒有回客棧去，就此出南門向梁家渡而去。

于化棠原不想落店，已是下午時分了，他脚程再快，到得梁家渡也是上燈以後時光了。

妙手翻天宇文及的話，定有道理，先找一家客棧住了下來，然

後，找一家酒樓一方面等變化，一方面塡肚子。

梁家渡很熱鬧，各色人等都有，酒樓飯館的生意更是熱鬧。

這時，正是上座的時候，于化棠祇能和一位單身客人合坐一張桌子。

酒菜剛送到，于化棠剛擧起筷子，忽然頭頂上炸雷似的有人大喝一聲道：「于大俠，幸會！」于化棠既然有心與李百萬會面，自然也恢復了完全的自己，別人認識，並不出奇。

于化棠嚇得猛一抬頭，原來是生死劍管中流。

于化棠一挺起腰來，要站起來，生死劍管中流，已在他一旁坐了下來，大聲嚷嚷道：「日前欣聞大喜之日，兄弟却是趕不及回來向于兄道賀，失禮，失禮，請見諒！」

好大的嗓門，把所有人的視線都吸引過來了。

生死劍管中流一點不在乎，旁若無人的說個不停，道：「今日幸會，老弟作東，以酬前情，酒家，拿酒來　拿好酒來。」

直腸子的血性朋友，眼睛裏祇有自己的朋友，可愛亦可感。

于化棠知道在這種直性子人面前不能假客氣，索性一笑道：「小弟領情。」

生死劍管中流大聲道：「好，兄弟先敬你三杯！」伸手就端起一隻酒杯，連敬了于化棠三杯。

其實，這時，店小二還沒有把食具送來，他隨便一伸手，却取用了同桌客人的杯子。

那客人瞪眼望着生死劍管中流却又敢怒而不敢言，當店小二把生死劍管中流叫來的酒菜送來時，那客人便叫店小二結賬走了。

那客人的位子與于化棠面對面最好談話，生死劍管中流一移身子，就要換坐過去。

他身子一動時，眼前人影一動，已有一人先站在那位子上，招呼店小二道：「酒菜來！」

生死劍管中流無心地一揮手道：「朋友，你換張桌子去。」

「啪！」的一聲，那人伸手一扇，敲落在生死劍管中流手腕上，同時，一聲：「無禮之徒！」也從那人口中喝叫出來。

生死劍管中流祇覺手腕如折：「哎喲！」一聲，痛得一條左手祇打顫。

這是一種特殊手法，才能在生死劍管中流身上收到這種效果。

生死劍管中流祇是無心之失，而那人却是有心顯露顏色，明眼如于化棠能不一眼就看出來了。

祇是，生死劍管中流到底擧止有虧，雖然挨了打，却有出不得聲之苦。

那是一個年輕公子，手搖白扇，滿臉都是冷笑，出手一下就是用他的扇子敲下。

生死劍管中流原也是個辣薑般性子的人，鐵打的漢子，這輕輕一下，應該沒有甚麼了不起。

可是，有點不對，他一聲「哎喲！」之後，身子一側就靠在桌子角上直不起腰來，同時他那條手臂也立時罩上了一層黑氣。

于化棠心頭一震，出指疾點，點了生死劍管中流七處穴道，同時取出一粒丸藥，投入生死劍管中流口中。

于化棠忙於救人，還沒有向那少年公子問話，那少年公子已是一聲冷笑說道：「一條手臂，算是告誡這大小子的粗野狂妄！」

他分明存心來找碴，話一說完，留下一串冷笑，人就轉身走了出去。

不錯，生死劍管中流雖有點失態，但這也是江湖人物豪邁的一面，罪不當如此，這未免太過份了。

于化棠劍眉一挑，心中也就有了火氣，冷喝一聲，道：「朋友，給我站住！」

那公子倒也聞聲站住了，而且轉過身來，嗤笑一聲，道：「要他一條手臂，是便宜了他，你不服氣是不是？」

于化棠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在下這朋友祇是豪邁粗野，不拘小節，雖有失態，却無大罪，朋友，你這出手就傷人，又是應當的了？」

那公子披唇一哂道：「不應當，你又如何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那麼，在下也向你要回點公道！」

那少年公子哈哈一笑道：「朋友，你也太抬擧自己了，你也不打聽打聽本公子是何許人也。」

望也不望于化棠一眼，轉身就走，表示對他的極度輕視。

于化棠右脚一跨而出，縮尺成寸，右手一伸，就落在那公子右臂之上，口中喝道：「照打。」

那少年公子祇是一聲冷笑，道：「這次你可是自己找死！」

甩肩反肘，手中摺扇反切而上，又是切向于化棠的手腕脈處。

于化棠可不是生死劍管中流，而且心中早有準備，却又存心還以顏色，手腕一沉，就在那公子摺扇切到之前，指力一落，點在那少年公子肩頭之上。

于化棠不願在大庭廣衆之中與那少年公子糾纏不清，出手之時，就使出了眞正絕學，指力一落，那少年公子的肩頭一斜，手中摺扇也就力道儘失，自然而然的垂下去了。

他沒有叫喊，因爲並不太痛，可是他的臉色突然變得慘白，恨恨的道：「好！好！好！」

于化棠道：「在下不願傷人，但爲了朋友的手臂，祇有對不起公子了。」

「哼！」那少年公子腳下一軟，扭頭出了酒店。

于化棠回到了生死劍管中流身前，看了一看他的手臂，這時已是變得烏黑，幸好出手得快，點了他七處穴道，又給他服了一粒解毒丸，他所中劇毒才未擴散，祇是藥不對症，解不去他手臂所中之毒。

這時，生死劍管中流人已伏在桌上昏睡過去，于化棠會了賬，把生死劍管中流帶回客棧，仔細檢查他的手腕，發覺他手腕處還有一細如牛毛的小針孔。

于化棠取出小針，又在針口劃了一道口子，含一口烈酒，用嘴在傷口替他吮吸起來。

于化棠一連吮吸了十幾口，吐出十幾口黑血，生死劍管中流的手臂粗腫稍減，生死劍管中流人也清醒過來。

生死劍管中流人一清醒，便大嚷道：「于兄，你又救了兄弟一命，兄弟……」

于化棠搖頭道：「管兄且莫言之過早，小弟對這種奇毒無能爲力……」

叩門聲打斷了于化棠的話，于化棠喝聲道：「誰？」

「請開門來，在下送解藥來了。」

來人取出兩粒藥丸，一紅一白，親自給管中流服用了紅色藥丸，然後用白色藥丸捏碎，和酒敷在管中流傷口處，片刻之間，生死劍管中流傷口流出一灘黑血，接着手臂漸漸轉黑爲白，消了下去。

來人進門就醫傷，很少說話，這時見生死劍管中流毒傷有了功效，他才長吁了口氣，道：「貴友沒事了，朋友上姓高名？」

于化棠道了姓名，那人失驚地「啊！」了一聲，道：「原來是于三爺，在下失敬了，好，我們可是一家人呀！」

于化棠一怔道：「朋友是……」

那人道：「在下張達，家主人碎玉公子張文飛，刻下還在李員外別墅作客，三爺正好前往與李員外一會。」他正不知道如何開口才好，現在可有了台階了。

于化棠可早就動了心機，別看他落在碎玉公子張文飛肩上那一指，初時不覺得疼痛，其實他沒有走回李百萬別墅就已痛得冷汗直冒，當他到達別墅後，已是痛得殺豬般的叫了起來，而且，根本無法止痛，這才心甘情願的派人自動把解藥送來，反來向于化棠求救。

于化棠想到還有這層關係，自是一笑點頭道：「好，那我們快走一步……管兄，你能走動麼？」

不待生死劍管中流答話，張達已接口道：「管大俠服過解藥，已然無礙，可以走動了。」

生死劍管中流哈哈一笑道：「李百萬的別墅我知道。」當先出了客棧。

進入李百萬的別墅，尚未入室，但聞陣陣慘號之聲，透戶傳來。

張達急忙猛叫道：「三爺請快，家公子可受不了啦。」

張達領先衝入房內，忍不住嚷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于三爺來了。」

房中可眞圍了不少人，李百萬就站在碎玉公子張文飛床前，一聲于三爺，已令他一怔，眼前人影一晃，于化棠先在碎玉子張文飛身上拍了一拍止住碎玉公子的慘號，定住身形，李百萬才看清于化棠。

這時，于化棠已是欠身行禮，叫了一聲：「二哥。」

李百萬想笑又想哭，搖了一搖頭，道：「老三……」

「別怪于三爺，事情有個是非曲直，要怪只能怪我管某人。」生死判管中流慢得一步，這時才趕到房內。

于化棠的手法可神化到極點，碎玉公子張文飛不但停止了哀號，而且也一翻身站了起來，眼中雖然冒着怒火，當前情勢可也瞭然於心。

他當然不笨，丟過一次臉，總不會再丟第二次的，態度表現得奇佳地哈哈一笑道：「誰也不能怪誰，該怪的是小弟我……」

接着向于化棠一抱拳道：「小弟張文飛，向于兄陪禮認罪。」

于化棠窒了一窒，在這方面他却有點自認不如張文飛了。

李百萬朗聲大笑道：「該怪的還是在下我，我要早給你們引見，不是甚麼事都沒有了麼？哈，哈哈，擺酒，擺酒，小弟向張兄和管兄陪禮。」

酒能熱臉，火能和心，不管心中眞實情形如何，表面上是一團和氣了。

時間已不早了，杯酒言歡之後，各自回房休息。

李百萬送于化棠入房之後，又吩咐侍童送上香茗，兩人面對面沉默了有頃，李百萬咳了一聲，道：「老三，聽說你把金瑛甩了，爲甚麼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不爲甚麼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老三，你是言不由衷，除非是瘋子，能沒有理由麼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常言有道『清官難審家庭事』，三哥，有理等於無

理，說了豈不等於白說？」

李百萬道：「老三，你是男子漢大丈夫，拜了堂，就得負責到底！」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二哥，你們看得太嚴重了，其實小弟與金瑛沒有甚麼，只是離開幾天而已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離開幾天而已，你倒說得眞輕鬆，你可知道金瑛可傷心透了麼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她是小題大作，自己想不開，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。」

李百萬一嘆道：「你可知道，你走之後，她尋死覓活，吵着要去廬山大眞庵出家了。」

于化棠心中暗吃一驚，表面上還是那樣淡淡的道：「這樣也好，一了百了。」

李百萬皺眉道：「聽你口氣這樣漠不關心，難道你們之間沒有過絲毫情義？」

于化棠緩緩的搖頭道：「不談了。」

李百萬臉色一正道：「老三，金瑛到底有甚麼不對，你得說個明白，我們也好向金瑛有所交代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二哥，你不必庸人自擾了，金婆婆有甚麼事，叫她來找小弟好了。」

他的態度絕情得眞叫人生氣，生氣又能如何？總不成就此和他反臉，李百萬長嘆了一聲，道：「好吧，今天你避不談金瑛的事，以後，你也別想再提她了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當然，小弟記下了。」

李百萬心中有點生氣，也覺得很是無趣，訕訕的一笑，道：「好，你好好的休息吧，我有點累了，也要睡了。」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你這樣的心情，能睡得着？」

李百萬道：「睡不着也比話不投機的好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二哥，你生小弟的氣了？」

李百萬道：「何止生你的氣，簡直要被你氣死了！」

于化棠道：「這多划不來，我們不談金瑛，談談別的好不好？」

李百萬本已站起身子，有了走的準備，這時候搖頭一嘆，又坐了下去，道：「老三，也許大哥和我對你都看走了眼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那得看從那一方面說，人總有自己的看法，和想法的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你這話說得也是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二哥，小弟心中藏了一件事，想請教二哥，不知二哥願不願意相告？」

李百萬道：「二哥是有甚麼話說甚麼話。」

于化棠知他餘怒未息，笑了一笑，道：「小弟想知道的事，也許二哥和小弟一樣要『待查』。」

李百萬忍不住的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你在用『激將法』！」

于化棠又說道：「也許二哥早就知道了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二哥是蠟燭，不點不明，你最好直說吧！」

直說就直說罷，于化棠一挑劍眉道：「金銀花是甚麼意思？」

李百萬一怔道：「甚麼金銀花？」

于化棠一直注意李百萬言談間的心理反應，他回答的態度好像非常正常，不像是做作，於是語氣一緩，說道：「二哥，應該記得小弟婚禮上那對起火自燃的大金銀花吧，還有小弟洞房中也有一對小金銀花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金花銀花，這是祝你富貴吉祥呀！」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不是吧？」

李百萬道：「若還有別的說法，二哥就不知道了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話也許像二哥說的那樣簡單，事實上只怕不盡然了，譬如說，天池小築小道兩旁，一邊排列的是白色銀杏，一旁排列的是黃色的金盞花，又是一黃一白，金花銀花，二哥，你不會說是巧合吧！」

于化棠不是三歲小孩子，李百萬也說不出騙小孩子的話來，但他却一怔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

于化棠冷笑一聲道：「房子不是你和大哥送的麼？」

李百萬道：「銀子是我出的，事情是廖化辦的，老三，二哥分身乏術，請你原諒二哥，不能事事兼顧。」

于化棠追問這些事情，目的不在分辯是非，只是表示某種姿態，接着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二哥，你說這是不是有點使人多心？」

李百萬一皺雙眉道：「你懷疑廖化有着某種用心？不會吧，廖化辦這些事情前，也許有過一番計劃，你的多心只是因爲禮堂上的金銀花和你洞房中的金銀花都化火焚去，如果不發生那一件事，你的想法就不一樣了。但，那兩件事的發生，並不能加罪到廖化頭上呀！」

金銀花二次起火燃燒，當然有原因，而且那原因于化棠早已瞭然於心，那就是有人在金銀花之內動了手腳，要不是有人助了一臂之力，將洞房中金銀花毀去，後果就不堪設想了。

察言觀色中，李百萬要不是唱做俱佳，便是一無所知，話到如此，也就差不多了，于化棠笑了一笑，沒有再說甚麼了。

可是，李百萬又點了一點頭道：「當然，這件事也不能就此算是過去，二哥會弄個明明白白的……老三，你知金瑛的事，是否與此有關？」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我們說過不談金瑛……」

李百萬說道：「我們不是談金瑛，是談……」

于化棠道：「夠了，夠了，今晚甚麼都不談了，你也該回去休息吧。」

于化棠留給李百萬一個問題之後，把李百萬推走了。

李百萬回到自己的房中，根本來不及思索于化棠留給他的問題，另一個問題又等在他房中了。

碎玉公子張文飛已等在他房中，而且臉色又不大好看。

李百萬又微微一怔道：「張兄，你有何見教？」

碎玉公子自懷中取下一塊銀色牌子托在手中道：「李兄可見過這令牌？」

令牌的正面正是一朵銀花。

李百萬搖了一搖頭道：「兄弟孤陋寡聞，尚請張兄見教。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道：「這叫銀花令，身懷此令者便是銀花使者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啊，原來如此，那麼張兄是銀花使者了，失敬！失敬！但不知張兄代表何門何派？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道：「金銀幫！」

李百萬一臉茫然之色，跟着道：「金銀幫？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答道：「正是，『金銀幫』！」

李百萬道：「這倒是初聞初見。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道：「本幫創幫伊始，正在廣納人才，李兄如果有意參加本幫，目前就有一個最好的機會，不知李兄意下如何？」

于化棠正在追究金銀花之事，現在銀花出現了，可不是給于化棠一個最好的機會。

李百萬心中暗喜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張兄，有蒙青睞相加，兄弟是受寵若驚，但不知貴幫幫主是那一位前輩？」話聲中暗含眞元內勁，已透出重門之外，送到于化棠房中。

于化棠聞言一凜，立即展開身形，輕快無聲的到了李百萬書房之外。

碎玉公子張文飛居然絲毫不隱瞞地道：「本幫幫主姓杜名絕。」

李百萬失聲叫道：「和合神君？是他呀！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微微一笑道：「正是他老人家。」

李百萬隨之又換了一副迷茫之色道：「他……他不是已經死了？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笑道：「他老人家怎會死，想你必是做了一場白日夢了。」

李百萬搖頭道：「不可信，不可信，眞正不可信！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又說道：「不可信的事還多啦，你知丐幫幫主楊日輝在本幫是甚麼身份？」

李百萬愕然道：「楊大哥也是貴幫的一份子？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道：「本幫人材濟濟，楊幫主身爲本幫一份子，並不爲奇，而他在本幫的地位，也祇是排名第十三位的副幫主而已。」

李百萬「啊！」的一聲道：「他這樣差勁麼？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道：「不是差勁，實在是本幫比他更有身份的人太多了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那麼在下在貴幫能得到的是甚麼地位？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道：「李兄如果能好好利用這次機會，再加上楊幫主的提携，少不了李兄一個銀牌使者的尊榮。」

李百萬冷笑一聲：「哼……」一臉不屑之色。

碎玉公子張文飛道：「李兄，你不要看不起這銀牌使者，本幫除了幫主、副幫主之外，就數到銀牌使者地位最崇高了，受命之外，如同幫主親臨，那可是風光之極。」

李百萬搖了搖頭道：「沒有興趣。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伸手遞給他一封信道：「楊副幫主有信函一封，李兄請先過目。」

眞是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的親筆字：「盼携三弟速來相會。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接口道：「你能把于三俠送到本幫總壇去，便是大功一件，而且銀牌使者的身份就到手了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可惜，兄弟不想當甚麼銀牌使者。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道：「你也不聽楊副幫主你們楊大哥的話嗎？」

李百萬道：「兄弟自然聽話，前往與楊大哥相會。至于老三去不去那是他自己的事，兄弟無能爲力，也不願意表示任何意見。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道：「你一定要把于老三送到本幫總壇去，不然，嘻嘻……」

「不然，怎麼樣？」于化棠跨步走了進來。

碎玉公子張文飛笑道：「于兄來得正好，小弟正有話向于兄說明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不要說了，在下都知道了。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臉色遽變的道：「于兄，請不要誤會，兄弟祇是

奉命前來請客，表示敝幫主對于兄的誠意，于兄接不接受，于兄盡可慢慢考慮。」

「嘻嘻嘻，不過，兄弟可以先給于兄透點口風，于兄一去了，那好處就說不盡了……」碎玉公子張文飛把話分二次說完之後，還拖了一個尾巴。

于化棠揮手道：「說不盡，那就不要說了，請先回吧！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吃過了于化棠的苦頭，對他打從心底裡就有些害怕，連稱了幾聲：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兄弟就這樣告辭了，于兄和李兄好好的參詳，令盟兄楊副幫主對二位望眼欲穿，還望二位早日決定，早日啓程。」

于化棠劍眉一挑道：「你的話有完沒完？」

「完了，告辭！告辭！」碎玉公子張文飛在于化棠面前，可一點也威風不起來。

碎玉公子張文飛離開之後，于化棠叫了一聲，道：「二哥，你們不是已把和合神君除去了麼？」

李百萬訕訕的一笑道：「二哥也糊塗了，誰知道他是眞死還是假死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大哥又怎麼成了他們的副幫主呢？」

李百萬道：「這更叫人莫名其妙，我和大哥分手，還不到五天哩！」

于化棠道：「看來我們祇有前去一趟了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其中祇怕有詐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大哥的親筆信可假不了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這封信也許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所寫的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有此可能，尤其如此，我們更應該去，不過二哥你就不用去了。」

李百萬哈哈一笑道：「老三，你這是甚麼話，難道……」

于化棠道：「二哥，你會錯了小弟的意思，你雖然不用去，可也閒不了你，咱們三兄弟，兵分三路，二哥你是第三路，打接應，和丐幫聯絡，都是你的事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好，我們就此決定。」

第二天，李百萬、于化棠和碎玉公子張文飛三人再相聚在李百萬書房之內。

李百萬說了一番不能同往的理由，于化棠一口答應去「金銀幫」作幾天客。

碎玉公子張文飛大喜道：「于兄，甚麼時候可以動身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悉隨尊便。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道：「我們立時上路，小弟帶人先走一步，在溫家圳相候于兄。」

于化棠點頭道：「好，張兄請！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欣然而去。

爲探秘密　深入虎穴

于化棠沒有告之生死劍管中流，却在離開時候與生死劍管中流碰個正着，生死劍管中流臉現不悅之色，道：「于兄，有甚麼事，把兄弟也撇開了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對不起，在下有一件事，要先走一步。」

生死劍管中流道：「不知是在下高攀不上于兄？還是于兄有點看不起在下？好，于兄你請！」不滿顏色完全擺了出來。

直腸之人，就是直來直往，眞叫人有點受不了。

于化棠問道：「你一定要去？」

生死劍管中流道：「事因兄弟而起，兄弟當然要去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管兄，你以爲在下到那裡去？」

生死劍管中流道：「當然知道，因爲張文飛也把在下算進去了。」

碎玉公子張文飛這小子存的是甚麼心，居然也把他約同去了，于化棠一笑道：「咱們是同路人了，請恕在下失禮！」

生死劍管中流哈哈大笑道：「妙啊！妙啊！這一着眞妙！」

于化棠一怔道：「管兄，你是在說甚麼？」

生死劍管中流笑道：「在下一生不知道使用心機，現在學着用用心機，倒是妙不可言。」

于化棠啞然笑道：「你在用心機？」

生死劍管中流用了一點心機，忍不住心底高興，馬上就把實情和盤托出來：「其實張文飛那小子倒沒有直接約在下，是在下見他們鬼鬼祟祟交談，偷偷聽了他幾句話，想不到眞還唬住了你。」

于化棠莞爾道：「他們到底在談些甚麼？」

生死劍管中流道：「誰有耐性去仔細打聽，反正他們不打算幹好事就是……」

接着眉頭一皺又轉向李百萬道：「員外，你怎麼會交上這樣的朋友？」

李百萬能說甚麼哩，訕訕的笑道：「武林四大公子的名頭可不小啊！」

生死劍管中流「呸」了一聲道：「確實不小，哼！」看他的表情，他還不屑於和他們結交啦！

于化棠道：「要走，咱們就上路吧。」

路上有人談話，總比一個人悶悶的的走好。

祇是管中流忽然問了于化棠一句話，便教于化棠愕然：「聽說，你把金姑娘甩了？」

于化棠愕然之外，更不知怎麼答才好。

生死劍管中流一掌拍在于化棠肩頭上，道：「在下想你一定有理由，不會無緣無故就甩了她，有錢的妞兒脾性最怪，她也分不出甚麼好壞，最難侍候，你甩掉她，兄弟眞有點不相信，是不是她把你趕了出來的？」

直腸子人居然說出這種教人啼笑皆非的話來，于化棠祇是皺着眉頭苦笑。

生死劍管中流還以爲自己說中了于化棠心事，一片好心的道：「于兄，男子漢大丈夫，提得起，放得下，天下女人多的是，兄弟認識一個天下最好的姑娘，改天兄弟一定……一定……」

說着，說着，他的眼睛忽然停在前面一個大姑娘的背影之上，嘴巴一張，却叫不出聲來。

于化棠一手壓在他的穴道上，輕聲道：「管兄，我們有自己的事，別拖累了別人吧！」

生死劍管中流在于化棠鬆手之後吁聲道：「兄弟說的就是她呀！」

于化棠道：「那就更不能驚動人家了，咱們退後幾步吧，對，那邊路旁有家飯店，咱們去喝兩盅。」

有酒勝過千言萬語，生死劍管中流不自覺的嚥了一口口水道：「對，咱們也該吃午飯了。」

飯鋪生意不壞，祇剩下一張空桌子，他們落座時，身旁忽然多了一個人……

就是他們那口中的大姑娘，大姑娘沒有金瑛那樣美，却長得好甜好甜，教人一見就覺得心中舒服。

她對着他們驚愕的樣兒，調皮的輕輕一揚眉兒道：「管大哥，今天是吃定你了，你想跑也跑不了。」

生死劍管中流哈哈大笑道：「對極了，眞是跑也跑不了，于兄，該你請客。」

于化棠眞怕他口沒遮攔，說出叫人臉紅的話來，一笑點點頭道：「姑娘請坐。」

生死劍管中流一指于化棠道：「于三哥，于化棠……」

那姑娘眼睛一亮，欣然道：「久仰，久仰，小妹羅雯君，幸會，幸會！」

生死劍管中流搶着道：「羅大妹還有個外號比名字響亮，更好聽……」

羅雯君嬌喝一聲道：「管大哥……」

生死劍管中流笑哈哈的道：「于老三不是外人，說說沒有關係，于兄，你也許聽說過，羅大妹就是『天香紅線』！」

羅雯君秀臉一紅，道：「見笑方家了，管大哥，你今天怎麼啦？」

好像話特別多。

生死劍管中流笑道：「不怎麼樣，就是高興而已，今天我要敬你們三杯。」

羅雯君含笑道：「管大哥，你說錯了，今天我們該敬于兄！」

于化棠暗中吁一口氣，這一來，他就是胡言亂語也不致造成尷尬的場合了。

吃完了，喝完了，該上路了，羅雯君一揚眉兒，道：「兩位何往？」

生死劍管中流脫口道：「我們到溫家圳去。」

羅雯君笑道：「敢情好，小妹也是去溫家圳。」

于化棠暗中皺眉頭，一言不發。

生死劍管中流却是欣然道：「好極了，路上有三個人談話，我就不用老想話題了。」

說得也是，不會說話的人，想話題說話，可是一件大苦之事。

羅雯君本來是個很會說話的小黃鶯兒，誰知在道上她也很少說話，比生死劍管中流與于化棠兩人同行時能談的話還少。

到了溫家圳，生死劍管中流忽然改變了主意，向于化棠一抱拳道：「于兄，你請，小弟不奉陪了。」

于化棠並不願意拖他下水，他能自已離開，自是最好不過，笑口一開道：「請便，請便！」

當生死劍管中流走了之後，于化棠忽然心中一動，忖道：「他不會不自量力，要給我去打接應吧？」

正當于化棠猶疑之際，身前走來一人，欠身道：「家主人有候于大俠多時，于大俠，請！」

來人年紀不大，不過二十左右，很有禮貌，顯然是受過很嚴的訓練。

于化棠隨着那人進入一座大宅邸之內，廳中已經點了燈。

燈火輝煌之中，最顯眼的是一個滿身珠光寶氣的美麗女人，于化棠看得一怔，滿頭霧水……

她，就是和他演過一齣假戲的小紅。

小紅原是個十分可憐的小女人，現在好像飛上枝頭，烏鴉變成了鳳凰。

于化棠人走到廳前一楞，小紅已花枝招展的迎了上來，大大方方的歡迎道：「俠駕光臨，蓬蓽生輝，小妹有失遠迎，有請于兄見諒。」

談吐也文縐縐的高雅起來了。

于化棠最怕這種假正經的場合，敷衍嗎，非心所願，不敷衍嗎，又顯得自己修養不夠，手足僵硬的抱了抱拳道：「小弟不知是姑娘，失禮，失禮！」

小紅嬌笑道：「于兄，別客氣了，我們到裏面說話去。」也不替于化棠介紹廳中其他的人，伸出玉手，拉着于化棠的手，在衆目睽睽之下，請于化棠進了內堂。

內堂燈影搖紅中擺好了一桌酒席，四個如花似玉的女侍分列四方，迎着他的到來，一齊躬身行禮。

俗語說：「明人眼睛裏沒有英雄。」

小紅再怎樣充排場，她是怎樣一個人，于化棠心中有數，在她面前絕不會有高不可攀的自卑感。

于化棠哈哈一笑道：「小紅……」

小紅道：「小妹現在不叫小紅了。」名字已不叫小紅，自稱又成了「小妹」，她眞升了級。

于化棠含笑抱拳，問道：「請問如何稱呼？」

小紅今姓楊，芳名是如柳，于化棠乾脆連楊姑娘都不稱呼，叫她自己說。

小紅笑嘻嘻地道：「別人現在都尊稱小妹『七夫人』，于兄，我們是老朋友，你還是叫小妹如柳好了。」

于化棠笑着說道：「禮不可失，七夫人！」

小紅嫣然笑道：「七夫人雖然尊貴，可不親切，小妹最喜歡聽你叫我如柳。」

于化棠搖搖頭道：「這個化棠不敢……」

小紅向那四個侍女一揮手道：「妳們退下去！」

四個侍女頭也不回的退走了，小廳之內祇有于化棠和小紅了。

小紅的身子向于化棠一偎，道：「于大哥，我要你叫我如柳嘛。」

于化棠雖然不是柳下惠，却也不是色情狂，也不知怎的，她祇微微一撒嬌，于化棠祇覺得心中一蕩，居然順着她叫了一聲：「如柳。」

小紅整個人投入了于化棠的懷中。

于化棠還沒有開始喝酒，當然不會醉，但他却確是醉了，被小紅身上發出來的一種奇香薰醉了。

于化棠畢竟不是普通人，暗中吸了一口眞氣，便穩住了那股蕩漾春波。

搖了一搖頭，輕輕推開了小紅，輕嘆一聲，道：「小紅，身爲七夫人，手段又更高明了。」

小紅春花一般的笑道：「小妹努力上進，爭得了七夫人的身份，在你面前還是不行。」

于化棠移開了身子，道：「小紅，我想吃點東西。」

小紅一笑道：「你就這樣的看不起人，還叫我小紅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七夫人的稱呼，太高貴了，在下高攀不上，如柳嗎，雖然親近，但不眞摯，唯有叫妳小紅，在下心裏才踏實，才有信任感，小紅，我最喜歡的名字還是小紅。」

小紅若有所思的怔了一怔，臉色微現異樣的道：「你是感慨呢，還是鼓勵？」

于化棠覺得小紅能問出這種話來，足見她沒有忘記自己從前所說的話。

于化棠道：「我一直沒有忘記妳的過去對我的幫助！」

小紅道：「你肯不肯再接受小妹一次幫助？」

于化棠哈哈一笑道：「小紅，妳……妳……」

小紅做了一個小聲的手式，輕聲的說道：「你今天的處境，與過去並沒有甚麼不同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至少，我抽身而退的能力還有。」

小紅道：「你願身入寶山空手而回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妳能在那一方面幫助我呢？」

小紅道：「我能幫助你在幫主面前建立信用。」

于化棠猶豫着沒有明確表示。

小紅輕聲細語道：「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的投入本幫，可是一件天大的大事。」

于化棠點點頭道：「好，我接受妳的誠意。」

小紅嫣然一笑，倒了三杯酒，道：「于大哥，我們共賀一杯。」

于化棠相信小紅，可也沒有完全放鬆戒心，酒是慢慢的喝，邊喝邊用功力把它逼向左手，以防不測。

三杯酒過後，于化棠暗中吁了一口氣，酒中無毒。

小紅勸酒餵菜，很親切的招呼着于化棠。

酒飯過後，小紅請于化棠進入她的閨房，道：「今天小妹陪你在這裡休息。」

于化棠苦笑道：「咱們還要做一場假戲？」

小紅粉臉一紅道：「假戲不必演，相處一室，則大有必要，如果大哥還看得起小妹，小妹樂於侍候大哥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我不是僞君子，但我不願意破壞我們眞摯的友情，不知妳明不明白我的意思？」

小紅潸然下淚道：「我懂，我也謝謝你對我的這份友情。」

神色黯然，替于化棠送上一杯香茗，道：「小妹陪大哥作長夜清談。」

長夜清談還沒有開始，外面已隱隱傳來喝罵之聲，接着房外也响起了侍女們的叱喝之聲。

一聲：「找死！」祇聽「咚，咚，咚！」三聲連响，侍女們的聲音立斂。

小紅一震道：「來人身手奇高。」

于化棠心中一動，道：「我們……」

話聲未了，房門已經被來人一掌震開來。

房門開了之後，果然是新近認識的羅雯君。

于化棠雖然心理上有準備，但還是不免一怔道：「羅姑娘，是妳？」

羅雯君目光閃閃，臉上現出歉色，訕訕的道：「啊，對不起，小妹找錯了地方。」

小紅輕聲道：「這是一件好禮物。」

于化棠在羅雯君轉身之際，已先一步，擋在她面前。

好快的身法，羅雯君駭然退了一步，道：「于兄，你……」

于化棠道：「妳沒有走錯地方，請吧！」

羅雯君雙眉一揚，杏目一睜，道：「于兄，小妹對你好失望！」

于化棠道：「吹縐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，羅姑娘，人要臉，樹要皮，妳不該看到我們。」

羅雯君咬了一下銀牙，道：「于化棠你要怎的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請妳入夥。」

羅雯君原是空着雙手，沒有動用兵刃，這時一探腰際，取出一條紅白相纏的軟鞭，冷然道：「人無傷虎意，虎有害人心，小妹倒要看看你有甚麼本事留下我！」

于化棠哈哈笑道：「羅姑娘，在下就憑一雙空手，領教領教稱絕江湖一時的『如意索』。」

原來這不叫軟鞭。

羅雯君身懷「如意索」，平時眞還沒有使用過，震於于化棠剛才露了一手奇快的身法，迫使她祇有取出「如意索」了。

「如意索」是她師父止水庵主在行道江湖稱絕一時的蕩魔法器，隔時已久，江湖上知道的人已經不多了。

于化棠居然一眼就認了出來，而且口出大言，羅雯君心中難免起了嘀咕。

就當她心神稍分之際，于化棠却無聲無息的身形一晃，欺身而上，右手一探，抓向羅雯君手中「如意索」。

這樣出手，簡直是小人行徑。

但這種小人行徑，却收到奇襲的效果，羅雯君心中一慌，手中一慢，十成功夫，使不出二三成。

于化棠一招佔先，奇招連環而出，祇見羅雯君揮動了四五下「如意索」，却使得半點也不如意。

動手的速度，奇快無比，動手的時間也奇快無比，小紅站在一旁，祇覺一眨眼間，沒有看出幾招，于化棠與羅雯君之戰已經結束了。

「如意索」到了于化棠手中，羅雯君一臉錯愕之色僵立在當場。

她不僅心理上大爲震駭，行動上也失去了自由。

四個侍女還倒在廳堂之內，于化棠屈指虛彈，隔空打穴，把四女的穴道解開了，接着淡淡的向四女揮手道：「把羅姑娘請出去，好好接待她，不可失禮。」

儼然主人身份，看得羅雯君祇差眼中沒有冒出火來。

「誰敢動她！」生死劍管中流終於殺進來了，他衣衫零落，身上已經帶了好幾處傷，但他悍不畏死，無人可擋。

于化棠移步擋住了生死劍管中流，猛喝道：「管兄，你最好少管兄弟的事。」

生死劍管中流雙目圓睜，大吼道：「于化棠，你這狗東西，騙得老子好苦，老子今天非宰了你不可！」

雙判同時遞出，直取于化棠。

過去，生死劍管中流曾和于化棠有個百招不敗的紀錄，生死劍管中流敬的是于化棠的人，並不是他的武功。

這時看透了于化棠爲人的念頭一起，舊恨隨之復發，自己老婆兒子準是這小子殺害的。

新仇舊恨交集心頭，生死劍管中流手中雙判可充滿了殺氣，大有立斃于化棠之勢不可。

說來，也眞叫人難以相信，過去能硬碰硬鬥的對手，今天一搭上手，情形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，于化棠膩滑得叫他挨不上，一個失手，于化棠身形一轉，在背後手指搭在生死劍管中流肩頭上，五指一落，便扣住了他的左右「肩井穴」。

「肩井穴」被扣，生死劍管中流祇差雙判沒有跌落地上，力道是半點也使不出來了。

于化棠就這樣叉着生死劍管中流的身子走到廳外，接着向外一送，喝道：「去你的吧！」

生死劍管中流的身子被推了出去，身形一落地，生死劍管中流大吼一聲，欲待反身撲了回去，這才發現他的雙手已抬不起來了。

雙手穴道被制，縱有拚死之心，也無拚死之力，恨得他鋼牙猛挫，祇得長身飛躍，大步而去。

回到房中，于化棠道：「小紅，羅雯君是留了下來，她有甚麼價值？」

小紅道：「你知道她叫羅雯君，怎會不知道她的身份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我們今天才認識。」

小紅酸溜溜的道：「今天才認識，就捨死忘生的來救你，這份心意呀，要是我一輩都忘不了。」

于化棠笑道：「廢話少說，她是甚麼身份？」

小紅道：「君山逸士羅公亮的掌上明珠，雲英未嫁的女兒之身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妳對她有何打算？」

小紅道：「我們上面對那位對君山逸士很有興趣，但君山逸士却是拒人於千里之外，他這寶貝女兒是不是很有價值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妳可知道我的想法？」

小紅笑道：「于大哥，小妹要連這點都看不出來，又怎能青雲直上，當了七夫人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說吧！」

小紅道：「利用她表示你的心意是可以，但不可傷害她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不僅如此，人一到地頭，妳就要想法子把她放走。」

小紅道：「這……可是困難得很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這一點我很認眞。」

小紅勉强道：「小妹盡力而爲就是。」

* * *

金銀幫總壇設在頗有名氣的龍虎山，說起龍虎山，首先教人想起的就是張大眞人張天師，這裡就是張天師的產業，想不到金銀幫的總壇就設在龍虎山。

金銀幫的總壇不但設在龍虎山，而且，就在天師府附近。

幫主和合神君杜絕不在總壇，于化棠被安置在賓館款待。

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第一個來看于化棠，劈面便問道：「老二怎麼沒有來呢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這是小弟的意思，叫他不要來。」

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跌足道：「他不來，我們又失去一個機會了。」

丐幫幫主楊日輝不惜以一大幫主的身份，屈居爲金銀幫第十三號副幫主，當然其中必有深意。

于化棠歙然道：「這個，兄弟却沒有想到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生臉色一沉，笑道：「你又沒有未卜先知之能，當然不能怪你。」

于化棠忍不住又追問道：「二哥之來，很重要麼？」

丐幫幫主楊日輝點點頭道：「很重要，他如果不來，愚兄這次計劃祇有暫時取消了。」

于化棠又試探着問道：「大哥的計劃是……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愚兄放着丐幫幫主的身份，在他們手下當一名排名第十三的副幫主，你道愚兄是瘋子嗎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小弟一聽大哥當了他們的副幫主，就知道其中必有深意，不過小弟想到杜絕詭計多端，歷次兔脫，這才請二哥暗中接應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接應之事，何勞賢弟擔心，這次愚兄早有安排。」

似乎話題越說越遠，于化棠收回話鋒道：「小弟倒眞想不到二哥不來會妨礙大哥的計劃進行！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你我兄弟相處時日尚短，你那裡知道你二哥，除了家財萬貫之外，他更是當今有數的大建築設計師之一。」

「這……這……」于化棠一時還沒有想通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你道愚兄打入金銀幫的眞正目的何在？」

于化棠不加思索地道：「當眞要消滅金銀幫？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要消滅金銀幫，憑愚兄的丐幫兄弟，加上賢弟你和老二的力量，應該不會有多大問題。」

于化棠一笑，但沒有插嘴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嘆了一口氣，接着道：「但那樣强攻硬打，我們只能把杜絕置於死地却無法查出他心中之秘，所以，愚兄只有半眞半假的受制於他，以伺良機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大哥要二哥來，可是已經找到了他的心中之秘？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略有眉目，只要老二一來，偷進他的一處密室，印證一番，就可大功告成了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那麼現在通知二哥趕來吧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搖搖頭道：「來不及了，杜絕明後天就要回來了，只有再等機會了。」

「啊！」于化棠忽然想起了羅雯君，要放走羅雯君可正是時候：「大哥，小弟想見見七夫人小紅，有辦法麼？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一笑道：「你們不過是剛剛分手，就念着她了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大哥想到那裡去了，小弟正是有事要找她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一臉不相信之色，道：「她的正事就是陪人上

床。」

于化棠懶得分辯，索性把要釋放羅雯君的話說了出來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眼睛卻亮了起來，說道：「那羅雯君可是君山逸士羅公亮的獨生女兒？」

「正是她，大哥認識她？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愚兄不認識她，但她可來得正好。」

「來得正好？」于化棠眞不明白，神手擎天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，道：「她來了，就可代替你的二哥！」

于化棠算是明白了神手擎天楊日輝的意思，但仍不免皺了一皺眉，道：「難道她也懂得機關消息之學麼？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君山逸士羅公亮和你二哥是好友，羅公亮只有她這個女兒，自是父傳女了。」

于化棠又一嘆道：「小弟可能又把事情弄砸了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緊張地道：「你對她怎麼樣了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她本來是救小弟來的，小弟可把她氣苦了，她那會再幫我們忙呢？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吁了口氣道：「氣沒有關係，有理說得清，你等等，愚兄就去把她帶來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人已閃身而去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不過是排名第十三的副幫主，于化棠眞懷疑他是否有權力把羅雯君帶來。

事實上，神手擎天楊日輝不但把羅雯君帶來了，而且還來得非常之快，于化棠的櫈子還沒坐熱，他就帶着羅雯君來了。

「請坐！」虧心的人，總是壯不起膽子來，于化棠笑得尷尬，「請坐！」兩字，說得只怕只有自己才聽得見。

羅雯君當然沒有好臉色，冷冷的道：「不用，站着好活動筋骨。」

于化棠但覺一窒，說不出話來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輕輕咳了一聲：「羅姑娘，」把話接了過去，「待在下先向羅姑娘來一個自我介紹，在下丐幫幫主楊日輝！」

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的名號實有點震耳，羅雯君就形之於顏色的震了一震，望着楊日輝道：「您就是楊幫主？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笑着道：「不是楊某人托大，照我們老二的關係說，算是長了姑娘一輩，姑娘該叫楊叔叔了。」

羅雯君師父止水庵主在江湖輩份却不小，這時楊日輝擺出了長輩的身份，却有點敎她難以心服，依然辭色不善地道：「階下之囚不敢高攀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微微一笑道：「羅姑娘，請妳先回答我一句話，妳想想丐幫弟子可有不仁不義之人？」

羅雯君道：「有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，道：「請舉証事實。」

羅雯君道：「你！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可笑不出來了，愕然道：「我？」

羅雯君「哼」了一聲：「兩位既然知道雯君的身份，還如此對雯君，豈非不仁不義？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一笑道：「姑娘，妳說得不錯，但事實上妳却錯了。」

「我錯了？哼！」她當然不會認錯，羅雯君一揚頭，用態度表示了她的堅決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說實在的，我們是請妳來幫忙，不用這種方法請妳就會引人注意了。」

羅雯君秀眉一緊道：「我不相信！」口中說不相信，語氣可軟多了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我們是虛與委蛇，實有大計，一個區區的金銀幫，豈能把我屈居於十三副幫主之位，有請姑娘前來，其目的就是想乘他外出之際，進入他一間秘室，瞭解他的海底和一切安排及機密，然後，一舉掃蕩他們。」

羅雯君又興奮又激動的「啊！」了一聲：「楊叔叔這樣看得起姪女，姪女眞是太高興了，楊叔叔有何差遣，但請吩咐就是。」

這種大事情，選中了她，誰能不又驚又喜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和合神君杜絕，在此山山腹之中建築了一間秘室，他的一切機密都放在秘室之中，但進入秘室的通道是佈滿種種機關埋伏，寸步難行，姑娘家學淵源，必能幫助我們破除那些機關埋伏。」

羅雯君道：「這種大事，叔叔爲甚麼不來呢？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爲了表示請她的誠意，不得不支吾其詞道：「妳叔叔和令尊一樣，這方面名氣太大了，容易被人注意起疑，算來算去，只有妳最適合。」

羅雯君忽然嘆了一聲，道：「可惜，你們還是算錯了，姪女不精此道。」

這次吃驚的輪到了神手擎天楊日輝：「甚麼，令尊沒有把建築機關之學傳給妳？」

羅雯君道：「家父是有此心意，可惜，姪女隨恩師多年，有待勤修功課甚多，無暇分心，再則，姪女歷練江湖，跟隨家父之日不多，姪女對家父之學，未能稍窺門

徑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忽然苦笑地一嘆道：「天也……」

羅雯君道：「楊叔叔不要灰心，姪女就去把家父請來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遠水救不了近火，來不及了，杜絕後天就要回來了，他一回來之後，就難以下手了。」

于化棠忽然道：「大哥，既然時機不巧，我們還是先把羅姑娘放走吧。」

羅雯君道：「不，我不要走，在別的方面我還可以出一份力！」

于化棠道：「這種環境不適宜你們女孩子久留。」

羅雯君一笑道：「于大哥，你怎麼也會說出這種話來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不管妳怎麼想，妳是爲我進來的，我現在就送妳走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老三，現在可不能送人，愚兄雖是副幫主，可沒有放人的權力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算是小弟把她搶救出去如何？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這也不行，愚兄在此人單勢孤，少不了需要你的呼應，你這樣硬闖出去，如何能夠再回來。」

羅雯君笑道：「這不就結了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可是妳也還要被囚禁起來，如果別的副幫主要找妳的痲煩，妳也同樣不能避免，因爲每個副幫主都有這種特權。」

話中之意，聽得羅雯君低頭不語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所以，妳還是要走，而且今晚就要走。」

羅雯君原也是一個藝高人膽大之人，自從在于化棠手下敗得那樣慘之後，自信之心不如前，再想到楊日輝的話，心中就發了毛，忍不住憂心忡忡地道：「今晚走得了麼？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應該走得了。」應該走得了，不是一定走得了，仔細推敲起來，顯然缺乏信心。

羅雯君秀眉一皺，心中有點嘀咕了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賢姪女，我現在就送妳回去，馬上開始準備，機警一點，三更左右聽動靜。」

羅雯君剛才的神采完全沒有了，再次望了于化棠一眼，才心事重重地而去。

再大膽的女孩子，再堅强的女孩子，她甚麼都可以不怕，但對自己的清白却是最不能掉以輕心的。

于化棠心念很複雜，神手擎天楊日輝回來了，他還不知道，神手擎天楊日輝叫了一聲：「三弟！身處險境，絲毫大意不得。」

于化棠心中一震，才驅除雜念，訕訕的道：「你這麼快就回來了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現在是你的事了。」

于化棠一怔道：「不是你安排麼？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笑道：「大哥安排那有你安排的好？」

于化棠苦笑道：「小弟能安排甚麼？小弟連她關在甚麼地方都不知道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不知道，不會去問小紅去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能去問她麼？她是七夫人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祇管去，和合神君杜絕不會因此對貴賓不滿。」

他的話到此爲止，于化棠想追問也來不及了，他走得比于化棠的話還快。

「大哥……」

實在也是，七夫人住在甚麼地方，總得問清楚呀！

其實，這些煩惱都是自找的，那裏用得他去找七夫人，七夫人已經派了一個侍女來找他了。

侍女輕紅，他們早就認識了，輕紅欠身一笑道：「三爺，七夫人有請！」

七夫人小紅住的內院美麗得像皇宮一樣，自成一體，有院牆，還有看門的衛士。

這時，已是華燈初上。

七夫人穿了一襲輕紗，體態玲瓏，在珠光寶氣與搖紅燈光相映之下，若隱若現更是撩人情懷。

小紅一揮手，房中的侍女，霎時一齊退了下去。

于化棠一皺眉道：「妳又來了。」

小紅嫣然而笑道：「祇要你不動心，小妹又奈你何，你總不能教小妹想你都不成吧。」

好深情，好可憐！

于化棠鐵打的心腸，祇有微笑，沒有撫慰，輕嘆了一聲，道：「好了，妳的表演也表演過了，現在，我們談點正經事好不好？」

小紅笑嘻嘻道：「在房中，能夠談的正經事除了喝酒，就是……」她就是不死心的死纏。

「纏」字法，男人對女人很有效，但女人用來對付男人，效果就完全不同，至少在于化棠身上不見得有多大效果。

于化棠道：「小紅，妳要幫我一個忙。」此時、此地、此情、此景，這句話顯然大煞風景，自己給自己找痲煩，用自己的頭去碰釘子。

但事實反應却大怪特怪，小紅一點也沒有生氣，反而「啊！」了一聲：「難怪你這樣冷冰冰的，敢情你心裏有心事，好吧，小妹幫你消除這心事，你說吧，甚麼事情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我想把羅姑娘放了，而且，最好今晚就把她放了。」

小紅道：「你們剛才見面之後，談了些甚麼話，為甚麼現在要放人了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她是個好女孩子，不適宜留在這裏。」

小紅悻悻地道：「像小妹這種女孩子就該留在這裏了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話不是這樣說，我發現有人想打她的主意，萬一出了差池，我一輩子也不會原諒自己。」

小紅道：「這個……小妹也無權放人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想別的法子呢？」

小紅道：「任何法子都有很嚴重的後果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小紅，妳是知道我的為人，事情一經決定後，不計任何後果。」

小紅道：「你是不是看中了她？」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我要是看中了她，這裏的機會不是最好不過了。」

小紅道：「祇要你不計後果，我倒有一個辦法可以一試。」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我就知道妳會有法子的。」

小紅道：「于大哥，小妹拿你是一點辦法都沒有，眞是被你吃定了，不管我心裏如何，我就是不想拂逆你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我也心裏感激妳！」

小紅一笑道：「一句空口白話……有你這句白話……小妹也祇有認了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妳的妙計還沒有說哩？」

小紅道：「我這就要說了……如此，如此……不過事成了後，你一定要在我這房裏面住到幫主回來，小妹才能替你作證，洗脫你的干係。」

于化棠笑道：「最後的目的，還是留在妳這裏！」

小紅道：「答應就辦，不答應就算了啦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在人家的屋簷底下，怎得不低頭，祇有答應妳了。」

小紅忽然叫進來一位侍女，輕聲吩咐了幾句，然後一舉杯道：「于大哥，我們喝酒。」

于化棠心中有事，可是喝得一點也不安心，而小紅卻絕口不再談羅雯君之事。

將近三更時分，小紅取出兩套罩頭的大袍，叫于化棠穿了一套，自己也穿了一套，同時，她又穿了一雙厚底靴子，她自己的身子突然加高了近四寸，簡直和于化棠差不多高低了。

小紅一聲：「走！」兩人從一條秘密地道走了出來。

走出了秘道，于化棠才暗暗地吁了一口氣。

小紅腳下雖然加高了近四寸，步法身形依然輕靈無比，也由此可見她的一身輕功也不是等閒。

兩人一路走虛蹈隙，到了一棟獨院外面，院內燈光如晝，人影晃動。

小紅輕聲道：「這院子裏住的是第九副幫主老色魔餐紅館主，祇要是黃花閨女，美醜都吃，他已派人去接羅雯君去了，我們守在此地，羅雯君一來，不待她進入院中，我們便須把她劫走。」

就在小紅把話說明不久，前面路上來了五條人影。

五人一路吱吱喳喳而來，都是少女的聲音。

羅雯君夾在四女之中，有說有笑，一點也不知道自己在一步一步投向色魔餐紅館主懷中。

那四女的小嘴可眞甜，左一句羅姑娘，右一句羅姐姐，就把羅雯君叫糊塗了。

那四個姑娘，當然也樂糊塗了。

不知甚麼時候，路當中，站了兩個祇見連頭帶身子衣服的人。

那四女大吃一驚，發出一聲尖叫。

小紅道：「快出手，把她們制住在當地。」

于化棠這時可使出了眞功夫，祇在四女子間閃身一過，四女便立即呆立在當場了。

羅雯君張口欲叫，于化棠忙道：「羅姑娘，在下于化棠，請跟我們來。」

小紅領先而行，于化棠要羅雯君走在中間，自己斷後。

其實，這都是多餘的，有小紅當先領路，沿途沒有遇見半個人影，小紅就領着他們出了險地。

小紅道：「羅姑娘，西行二十里，就是康莊大道，妳請吧。」

于化棠不放心地道：「小紅，我再送她一程。」

小紅道：「不必了，再送，我們就來不及回去了。」

自己回不回去，倒不在意，如果小紅不能回去，確有不當，于化棠點點頭向羅雯君一抱拳道：「姑娘一路好走，我就不送了。」

羅雯君眞想于化棠多送她一程，祇是說不出口來，她不但說不



羅雯君已經被人發現了，左右後三方……

出口，還得若無其事的一笑，道：「多謝兩位。」表現出一副大無畏的神態，離開他們二人。

羅雯君照着小紅所指的方向走去，她一口氣的走了何止二十里，少說也有三十里路了，就是沒有見到甚麼康莊大道。

糟了，迷了路子，羅雯君也不由得有點緊張起來了。

好幸運，看見前面不遠出現了一道燈光。

羅雯君三腳併作兩步，展開身形向燈光閃爍之處奔去。

屋內透出陣陣猜拳呼喝之聲，羅雯君心中一動，暗忖道：「不對，如此深夜，豈有尚未入睡之理，莫非又是金銀幫的徒衆……」

她機警，轉念得快，立時已住了前進之勢。

可惜，這時已經有人發現了她，不但發現了她，而且出現在她身後了。

來到她身後之人，還算不上是了不起的高手，因為他們並沒有避過羅雯君的聽覺。

後方來人，停在她身後二丈開外，忽然左邊也有人出現了，接着，右邊又有人出現了。

身後已成了三面包圍之勢，沒有動靜的反而是正面。

他們的意思顯然是想把她擠到屋子裡去，羅雯君也明白他們的意思，當然，她絕對不會照着他們的意思被趕得逃向那間屋子裡去。

她凝立在當地，靜得像座山一般，聳起了雙耳，仔細諦聽着來人的動靜、虛實，右手扣起了她的「如意索」，她已完成了發難一擊的準備。

「小丫頭，別想衝出去，妳就算衝了出去，也要脫一層皮，別怕，向屋內走去，老夫替妳打接應。」好細好清越的入密功力，就憑這幾句話就顯露出來人功力，就教人膽大心寬了。

羅雯君微微點頭，放鬆了搭在「如意索」上的右手，若無其事的朝向前面的房子走去。

燈火仍在，閃動的人影，已經不見了，人到屋外，已聽出屋外有四五個人的聲音了。

羅雯君伸手叩門道：「快請開門來！」聲音又急又怕，做作得眞有那麼回事。

「是誰呀！」女人的聲音，開門現身出來，是個三十多歲的婦人，她穿的是粗布衣衫，身上卻又有着股香氣散發出來。

她身上的衣服與身上的香味，顯然並不調和，本來這就是掩耳盜鈴的事，到了門口，來人還能逃到天上去不成。

羅雯君一腳踏進房內，急着道：「請妳把門關上，後面有壞人跟

來。」

那婦人一面關，一面笑道：「姑娘放心，妳能到我們這裡來，就算天塌下來也有人替妳頂着。」

她倒不像是吹牛皮，外面腳步聲走動了一下，果然，又悄悄地退去了。

羅雯君拍着胸膛，吁了一口氣道：「他們果眞走了？」

那婦人一笑道：「他們不走，難道想死不成，姑娘快進屋裡去，喝碗熱茶，壓壓驚。」

這是一間鄉下土屋，屋裡屋外一眼看個透。

羅雯君站立的地方，算是廳堂，廳堂的另一角算是燒飯煮食的地方。

三塊石頭架着一隻鍋，鍋下大火熊熊，鍋上冒着一股股熱氣，四個漢子圍在土灶四週，又喝又吃，根本沒有人理會羅雯君的來到。

好香，好香的食物，羅雯君却分辨不出是甚麼香味。

她當然分辨不出，因爲那是狗肉香，她從來就沒有吃過狗肉，又如何分辨得出來？

那婦人見她文文秀秀，請她坐在門口桌子上，替她取來一碗狗肉，道：「姑娘，妳試試，味道還不錯的！」

「好香的味道。」羅雯君的口水都流出了，伸出筷子剛夾起一塊狗肉。「老尼姑的徒弟也吃狗肉，眞是天下奇聞。」傳音細聲，却像給她當頭潑下一盆冷水。

羅雯君一聽是狗肉，一股厭惡的心理使胃陡然一翻，幾乎把膽汁都吐了出來了：「這是狗肉？」

那婦人笑道：「狗肉很好吃呀！」

羅雯君放下筷子，搖了搖頭她胃裡還在翻惡水，那還說得出話來。

「小丫頭，去把那鍋狗肉提出來，老夫就教妳脫險。」暗中人可說是乘人之危，但又令人啼笑皆非。

羅雯君有點生氣了，暗中嘔氣道：「好呀，你支使姑娘來，原來是替你搶狗肉呀，我才不幹哩！」

羅雯君站起身來，一言不發，伸手便去開門。

那婦人忽然出手一招，切向羅雯君腕脈道：「姑娘，妳到那裡去？」

羅雯君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妳不讓我走？」連消帶打，金絲纏腕，反扣那婦人腕脈，同時，左腳一抬，「魁星踢斗」，把那婦人踢得飛了出去。

「好一個臭丫頭，軟的不吃，吃硬的，那你就吃老子的硬吧。」一個漢子撲了過來，一招「枯樹盤根」掃出一腿。

羅雯君搖肩長身，讓過那漢子掃來的一腿，隨之腦後掃來一股勁風，她一低頭，躲過另一漢子的襲擊。

一下子四個漢子都出了手，把羅雯君團團的困了起來。

房子並不大，五個人動起手來，首先倒霉的便是屋子，砰砰、彭彭，可把房屋裡面打得一塌糊塗。

別以爲羅雯君出身止水門下，身懷絕學，可是動手之下，她竟佔不到絲毫上風。

當然，羅雯君雙拳難敵四手，但不可否認的是那四個漢子絕非庸手，否則，莫說他們祇有四個，就是再多四個人，也未必能困得住她。

可是現在她眞的被困了，除了防守之外，毫無還手之力了。

「死丫頭，妳就是孝敬老頭子一鍋狗肉，也是應該的，妳還和老頭子嘔氣，老頭子可要告訴妳師父，打妳的屁股。」她嘔氣，那暗中人更堅持非吃狗肉不可。

羅雯君暗中罵了一聲：「好，現在算你狠。」打鬥中暗暗移向狗肉處，她人剛到狗肉鍋附近，狗肉鍋下面的火花忽然向外一冒，捲向那四個漢子。

那四個漢子措手不及，被惹了一身烟火。

同時，轟的一聲，牆上現出一個大洞來。

羅雯君不替他取狗肉哩，嬌軀一扭，從洞口射了出去。

羅雯君耳邊聽得有人罵道：「死丫頭，眞要老夫自己出手，說出去多難爲情。」

羅雯君脫出土屋，開步就跑。

身前人影一閃，道：「隨老夫來！」

羅雯君倒沒有使性子，隨着那人飛掠而行。

奔行之中，羅雯君但覺得狗肉香味直向鼻中衝來，好像前面那人成了一塊狗肉似的。

奔行了一陣，前面那人停了下來，羅雯君也喘息着停了下來。

停下身來，才看清那人的形貌，敢情，祇是一個其貌不揚的小老頭子。他手裡還端着那鍋直冒熱氣的狗肉哩！

那老頭子咧嘴一笑道：「涼了，不好吃，乘熱吃了再走不遲。」

伸手鍋中，抓起一塊狗肉，聞了一聞，笑口讚道：「眞燒得不錯，可惜，忘了帶酒來，姑娘，妳也來一件如何？」

羅雯君一想起狗肉就噁心，再見他抓得滿手油污，更是噁心，哇的一聲，轉過身去，膽汁都吐了出來。

那小老頭子却哈哈的大笑道：「狗肉乃是天下第一美味，小丫頭，妳不試試狗肉之味，算是白來人世間走一遭了。」

那小老頭的吃相還眞難看，不但嘴中發出一陣怪聲，而且還連口讚不絕道：「好，好，好美味，眞是行家好手藝，我老頭子已三十多年沒吃到這樣好的佳作了。」

羅雯君又厭又煩，忽然拔起身子，飛奔而去，她決定不再跟那小老頭子同路了。

山路崎嶇，天上又沒有一顆星星，簡直就是莫辨東南西北，羅雯君跑了半天，也沒有找到山的出處，一抬眼，前面又見到了一些燈光，身形一住。

「小丫頭，早知道妳還想回去，老夫何必多管閒事。」小老頭子端着狗肉鍋子，忽然一下子冒了出來，還嚇了羅雯君一跳。

「唉！你們年輕人就這樣好作弄我們老頭子，妳看，爲了看妳的熱鬧，狗肉都涼了。」

人家急了半天，跑不出山，他却在一旁直說風涼話，叫人怎能不氣惱，羅雯君杏目一睜，瞪了那個老頭子一眼，轉身又向另一個方向跑了出去。

羅雯君這一折騰下來，東方天色已出現曙光，再一轉頭，前面可不是一條寬坦大道。

羅雯君吁了一口氣，走上官道，總算是脫身出來了。

爾虞我詐　疑雲重重

走了一程，路上行人漸多，太陽也晒到背脊上去，行人的眼光直向她身上掃來，使她警覺到自已成了一個披頭散髮衣衫零亂的女瘋子。

幸好前面有間飯店，羅雯君一腳跨了進去，迎面走出一個小姑娘，向她招手道：「姑娘，請裡面來！」

裡面一間房子，有梳粧用具，還有一套衣服，衣服雖然是鄉下人穿着的粗布衣服，總比她身上那套七零八落的化子裝好得多了。

羅雯君梳洗完畢，換上了衣服，當那小姑娘出現時，她第一句話便問：「這是誰替我準備的？」

那小姑娘一笑道：「妳問他呀！他正等着姑娘妳啦！」

這是路旁小飯店，沒有幾間房子，等她的人在外面叫好了飯菜。

羅雯君看到那人時，臉上的神色可絕了。

原來那人就是那可惡的小老頭子。

桌上還擺着他的狗肉鍋，一陣陣的狗肉香直向羅雯君鼻子衝來。

羅雯君頓時大感啼笑皆非，進退兩難，兩腳釘在地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那老頭子一笑道：「要吃甚麼自己叫，吃完飯，老夫還有話和妳說。」

人家笑了，羅雯君可不能再小家子氣了，她也只有一笑道：「多謝老前輩。」

羅雯君要了自己愛吃的菜後，小老頭子道：「姑娘，妳此番出來，可是要找一個人？」

這是她心中的一個秘密、師父密囑，連她自己父親都不知道，他是甚麼人，怎麼會知道這件事。

她眞是大大的吃了一驚，驚容表現出來，無須她承認，那小老頭子微微一笑又道：「老夫知道妳要找的人在那裡。」

簡直太神了，那是不可思議的事。

羅雯君定了一定心，忖道：「別讓他唬住了，我且問他一問，再說。」

點了一點頭，不否認那小老頭子說得對，羅雯君含笑道：「老前輩，說說那人的姓名。」

小老頭子笑笑地道：「人家都叫她碧夢夫人，老夫却叫她小珠兒。」

羅雯君輕聲問道：「她在那兒？」

小老頭子道：「就在妳昨晚逃出來的那個地方。」

羅雯君一怔道：「老前輩此話可是眞的？」

那小老頭子一笑道：「妳看老夫是說假話的人麼？」

羅雯君想了一想，覺得此老除了戲耍了自己一陣外，不但沒有說過甚麼假話，自己之能夠脫險，實在不能抹殺他的功勞。

不過，江湖中事，不能看得這麼單純，香餌釣金鰲的花樣多得叫人眼花撩亂，防不勝防。

羅雯君點不了頭，也搖不了頭，因爲她還看不透小老頭子的深處。

她微微一猶豫之下，小老頭已是點着頭讚道：「不錯，不輕信，多用頭腦，少用劍，妳師父在妳身上倒眞是盡了心力。」

又提起了她的師父，羅雯君轉動了一下大眼睛道：「老前輩，您是……」

那小老頭子道：「老夫妙手翻天，名聲可不大好。」

羅雯君的眼睛可亮了起來了，肅然道：「您老是宇……」

妙手翻天搖手道：「心照不宣。」

羅雯君恭聲說道：「是，君兒但憑吩咐。」

妙手翻天一笑道：「別擺出這副叫人見了噁心的嘴臉了，小老頭

子就怕這一套，妳師父小時候比妳好多了。妳知不知道，妳師父就吃過老夫妙手調製的香肉？」

羅雯君一怔道：「我不相信。」

妙手翻天笑道：「那是她出家以前的事，妳當然不知道。」

羅雯君搖了搖頭，道：「老前輩，請言歸正傳。」

妙手翻天道：「好，老夫問妳，妳為甚麼要找碧夢夫人？」

羅雯君道：「晚輩是奉命行事，家師未曾明示。」

妙手翻天道：「妳想不想知道這個中原因？」

羅雯君興奮的道：「老前輩知道？」

妙手翻天道：「知道其中內情的人不多，老夫是其中之一。」

羅雯君興奮中忽然冷靜了下來，更出奇的搖了一搖頭，道：「家師不加說明，其中定有原因，晚輩還是不要知道的好。」

妙手翻天微一皺眉頭說道：「好吧，老夫不說了，不過，當妳見到她時，別忘記把妳師父那招『春夢了無痕』使了出來。」

羅雯君一震道：「家師也是這樣吩咐的。」

妙手翻天笑笑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

羅雯君道：「她在『金銀幫』是甚麼身份？」

妙手翻天回答道：「妳見了她自然知道。」

羅雯君一楞道：「現在就回去？」

妙手翻天道：「現在有一個最好的機會。」

羅雯君也是個冰雪聰明的人，妙手翻天的話，她當然懂，點了一點頭道：「晚輩遵命。」

妙手翻天說道：「裝肚子痛，到裡面去。」

羅雯君心領神會的忽然「哎喲！」一聲，招手叫過店中那個小姑娘道：「我肚子痛，有煩姑娘……」

那個小姑娘笑道：「請到裡面去。」

羅雯君隨着那小姑娘走到後堂，那小姑娘把她領到一個中年婦人面前，道：「羅姑娘接替晚輩打入『金銀幫』，請前輩一施妙手。」

那中年婦人點了一點頭，便替羅雯君化裝起來，羅雯君幾次想問話，都被那中年婦人用微笑和搖頭止住了。

那中年婦人替羅雯君化好了裝，接着又替那小姑娘化起裝來。

那中年婦人替羅雯君化裝時，羅雯君心理上倒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觸，反正是掩去本來眞面目，由她怎麼樣安排都行。

可是，當她看到那中年婦人給那小姑娘化裝時，却瞪着一雙秀目，嘴都驚訝得合不攏來。

敢情，那中年婦人正把那姑娘改變為自己，只見她左一鈎右一撇，似是玩魔術似的，把那位姑娘就變成了自己。

然後，她要羅雯君和那小姑娘把衣服對換穿了，又用鏡子叫她自己看看，羅雯君除了讚嘆之外，她是佩服得說不出個字來了。

那小姑娘並不比羅雯君矮小，只是更年輕，一臉天眞，故稱之為小姑娘。

現在，羅雯君不但形貌完全變成了那小姑娘，那小姑娘的一臉天眞也出現在她的臉上了，這可叫她如何不吃驚。

那小姑娘變成了她，向着她一笑，道：「羅姊姊，妳現在就是小妹胡若蘭了，我娘叫胡大娘，那打雜的漢子，是我娘舅莫八，我爹胡九峯，死於五年前，等會兒有一男一女兩個人來接妳，妳可叫男的張大叔，那女的桂姊姊就成了。」三言兩語，都交代清楚。

兩人回到外面，眞胡若蘭成了座上客，羅雯君就成了呼來喝去的小姑娘。

好在小飯店不是大酒家，總共就是那麼六位客人，羅雯君應付得滿稱職。

忽然，胡若蘭暗中知會了羅雯君一聲，羅雯君一抬眼，見到一男一女兩人正走進來。

羅雯君乖巧的迎了上去，又是張大叔，又是桂姊姊的叫得一點也不生分。

桂姊姊拉着她的手，笑道：「好妹子，一切都說好了，妳現在就得隨姊姊去了啊！」

羅雯君故意失驚了一下，道：「就是今天？」

桂姊姊道：「就是現在了。」

胡大娘過來道：「小蘭，那妳就快去收拾一下吧。」

桂姊姊一笑道：「不用啦，大娘，妳還怕裡面沒有更好的給蘭妹妹穿麼？」

張大叔和桂姊姊都沒坐一下，就帶了羅雯君走了，桂姊姊待她可眞好，一路上就把她應該知道的事預先告訴她了。

原來這桂姊姊是三夫人身前的紅人，三夫人身前有四個心腹丫環，以桂姊姊為首，其次的是菊花、蘭花、荷花三人。

蘭花不幸於日前死於非命，桂花看中了小蘭，三夫人也點了頭，小蘭算是平步青雲，飛到枝頭上去了。

三夫人的年紀當然不會太大，但也不太小，約在二十七八歲之間，長得文文秀秀，出人意料之外的不像小紅那樣全身充滿了惹火的

魅力。

三夫人一見了羅雯君也沒有多說話，只淡淡的點了一點頭，然後揮手說道：「先帶她熟悉這裡的環境，明天妳就教她基本的工夫。」

桂花道：「小蘭父親胡九峯、母親胡大娘，都是練家子，小蘭也有練功，夫人是不是先看看她的功夫路數，然後因材施教，以收事半功倍之效。」

三夫人顯然也是一個很隨和的人，笑了一笑道：「好吧，小蘭，到前院去妳把最拿手的功夫施展出來。」

胡九峯胡大娘的家傳武功是甚麼路數，胡若蘭根本就沒有提過，該練甚麼功夫呢？這却教羅雯君作難了。

神態微一猶豫，就落到了桂花眼中，桂花可眞存心存意的護着她，忙又幫她說道：「蘭妹子，你那天『飛花落葉掌』很見勁力，就練出那一套『飛花落葉掌』好了。」

天曉得，羅雯君功力雖高，她却不會甚麼「飛花落葉掌」，一面轉身，向院中走去，一面心中自作計較。

羅雯君人到院中，心中也就有了主意，先向桂花道：「桂花姊我不敢藏私，另有一套『星月交輝』比『飛花落葉掌』還要有心得一點。」

桂花笑道：「好呀！原來妳不已是藏私了麼？」

三夫人微微一笑道：「好吧，妳就練『星月交輝』。」

羅雯君展開了身手，練了一套掌法，雖然功力不見怎麼深厚，但却有板有眼，是經過名家指點過的眞功夫。

三夫人點頭微笑道：「妳的根基不精，這套『星月交輝』掌法，不是妳娘教的吧？」

羅雯君暗暗吃驚於這位三夫人的精明，力持鎮靜的欠身道：「夫人法眼無雙，這是一個過路大娘傳給小蘭的。」

三夫人道：「她也沒有留下姓名，傳下武功就走了？」這種情形，完全基於一個「緣」字，在江湖上是常有的事，羅雯君本來就想這樣的回答，却不料三夫人先替她說了。

她這樣說，有甚麼用心？

羅雯君心念一動道：「她說過她的姓名，衹沒有詳說，她說她叫萬夫人，當時她是病倒在我們的鋪子裏，小蘭服侍她將近半月，她臨走時傳了小蘭這套掌法。」

三夫人道：「那是多久的事情？」

羅雯君道：「有三年多了。」

三夫人點了一點頭，不再多問，揮手道：「好，妳先下去，該練甚麼武功，以後再說。」

莫非她看出了甚麼破綻，起了甚麼疑心？

羅雯君不免有了這種的想法，桂花心中也是不釋，回到了她們住處，桂花忍不住埋怨地道：「小蘭，妳不該自作聰明，練甚麼『星月交輝』，妳看，夫人好像不高興了。」

羅雯君道：「桂姊姊，小妹是有甚麼說甚麼呀！桂姊姊妳好，夫人也好，小妹認為若騙了妳們就覺得罪過不安了。」

桂花聽得心中一慰，點頭含笑道：「妳說得也是，妳先別怕，我替妳去探探夫人的口風去。」

桂花回來時，一臉笑容，道：「夫人很喜歡妳的誠實，她說妳這套掌法很好，祇是有幾處地方還可以改進，增強威力，她正在替妳動腦筋啦。」

羅雯君暗暗忖道：「不知這位三夫人是何許人物，眼力不錯，人的氣質也不壞，怎麼樣會成了三夫人呢？其中祇怕是大有文章！」

羅雯君想來想去，就是想不出其中道理，好在她是新來初到，今天沒有事做，任由她胡思亂想。

別看她們祇是三夫人的貼身丫頭，除了服侍三夫人之外，可也神氣得很，她們每人居然也有個使喚丫頭，服侍她們起居飲食。

服侍羅雯君的丫頭叫小燕，年紀和她差不多，明顯的區別是，小燕雖也長得清秀伶俐，祇是清中帶濁，資質上要差得多。

第二天，三夫人就把小燕支開了。

房中祇留下她和三夫人兩個人。

房中空氣祇有令人感到窒息，三夫人臉上雖然還是保持着微笑，但羅雯君察覺得出，她的微笑並不自然，是虛浮在緊張的心情上。

羅雯君也有點緊張了，暗中也吸了一口眞氣，作了適當的備戰，她可絲毫不輕視這位三夫人。

三夫人臉上保持着不自然的微笑，道：「小蘭，你今年多大歲數了。」

羅雯君道：「十五歲了。」

三夫人道：「不止十五歲吧？」

羅雯君當然不止十五歲，但三夫人這一問題一提出，房中緊張的氣氛又升高了不少。

羅雯君心中作了最壞的打算，低頭不說話了。

三夫人微微一笑道：「替妳易容的可是『秀才娘子』？」

人家可說把羅雯君的底牌都掏了出來了，羅雯君祇有不再否認，點頭一笑道：「夫人好厲害的眼光。」她雖然不知道那替她易容的中年婦人是誰，這時却不便說明，祇有含糊其詞了。

三夫人道：「請教姑娘眞實姓名？」

羅雯君坦然道：「小妹羅雯君。」

三夫人一笑道：「妳的膽子倒是不小，昨晚剛逃出去，今天又再回來了。」

羅雯君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這叫出奇制勝。」

「說得也是，就是秀才娘子這手妙絕人寰的易容術，除了我之外，別人實是很難看得出來。」

羅雯君見她祇是談話，沒有進一步的行動，更顯得她高深莫測，當下也自忖道：「好吧，你不動，我不動，談就談吧，」一揚眉兒，接口道：「她的手藝有破綻嗎？」

三夫人道：「沒有，這是天下最完美的手法，但她自己留下了一點暗記，我知道她的暗記，所以，我一眼就看了出來了。」

羅雯君一笑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妳們是朋友。」

三夫人點了一點頭，道：「所以，妳也是大姐我的朋友。」

羅雯君大感意外，又有點不放心地道：「不是陷阱？」

三夫人道：「絕不是陷阱。」

羅雯君道：「和合神君杜絕，雖享盡齊人之福，誰知道多是同床異夢之人。」

三夫人道：「妳說還有誰？」

羅雯君道：「七夫人就是別有用心之人。」

三夫人嗤笑一聲，道：「她，哼……」一副簡直不屑一談神氣，祇說了二個字。

羅雯君也祇有笑笑而已。

三夫人話題一轉，道：「小妹，妳有甚麼事，要大姐幫妳甚麼忙？」

羅雯君心中計較了一下，道：「找一個人。」

「誰？」

羅雯君暗存心機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三夫人道：「妳要找的人都不知道，這豈非笑話？」

羅雯君道：「小妹自有道理。」

三夫人道：「能不能說？」

羅雯君說道：「不能說，但是能給妳看。」

三夫人道：「甚麼信物，大姐可否一看？」

「行！」羅雯君揮手之間，施了一招「春夢了無痕」。

羅雯君不敢過份相信三夫人，但也不能完全拒絕她，所以，改變了一下原來的構想。

想不到，眞想不到，三夫人看得臉色一肅，問道：「小妹，妳是止水庵主的甚麼人？」

羅雯君大喜過望地道：「你就是碧夢夫人？」

三夫人臉上失去了光彩，也失去了平靜，長嘆了一聲，道：「江湖上已經沒有碧夢夫人了。」現在已成了和合神君的三夫人，江湖上當然不再有碧夢夫人了。

羅雯君吁了一口氣道：「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」

三夫人淡淡的一笑道：「小師妹，恩師玉體可好？」

羅雯君一怔道：「妳……妳……」

三夫人更是一怔，道：「我就是妳大師姊呀，難道妳不知道？」

羅雯君道：「小妹隨侍恩師十年，恩師從未提過另有傳人之事。」

三夫人黯然點頭道：「是，是我不肖，不能怪她老人家。」

羅雯君歛然道：「請恕小妹無禮，祇能以常禮與大姊相見。」

三夫人漸漸歛去臉上不自然的神色，但語氣仍然是恭敬無比的道：「她老人家有何諭示？」

羅雯君回答道：「她老人家要見妳一面。」

三夫人全身輕輕顫動了一下，道：「能不能給我一點時間？」

「能。」

三夫人道：「我要三十天的時間。」

羅雯君說道：「行，家師還有話交代，在這三十天之內，小妹一切都聽妳的吩咐。」

三夫人忽然向羅雯君欠身一禮道：「多謝君妹！」

羅雯君閃身避過道：「夫人，請不要這樣。」

三夫人乞求地望着羅雯君說道：「君妹，妳雖然不願意承認我是你的師姊，我年紀比妳大，妳稱愚姊一聲大姊姊總可以吧！」

羅雯君應口叫了一聲：「大姊，小妹可否請問妳一句話？」

三夫人道：「當然可以，有甚麼請說。」

羅雯君問道：「妳可眞是小妹的大師姊？」

三夫人搖首一嘆道：「碧夢夫人以聲色動江湖，豈是止水門弟子應有的行徑。恩師不諒解，大姊姊亦有難言之隱，是以恩師，亦絕口不提大姊姊了。」

羅雯君脫口道：「妳有甚麼難言之隱，在師父面前都不能說？」

三夫人聽了不由苦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君妹……」

羅雯君不待她把話說出來，就發現到自己這話實在不該問，她連師父面前都不能說，現在又怎能說出來，忙接口道：「是小妹問得冒昧，不提了。」

眉頭一皺，羅雯君又提出另一

個問題，道：「妳怎麼又當上了和合神君杜絕的三夫人呢？」

三夫人道：「還不是中了他的詭計，被他們用迷藥迷倒，遭劫持而來。」

羅雯君一臉不悅之色，道：「妳就這樣的認了麼？」

三夫人無可奈何地道：「不認又能怎麼樣……不過……不過……一般人也不知道我就是碧夢夫人。」

羅雯君無由的大爲反感，冷笑一聲道：「一丘之貉。」

三夫人望了羅雯君一眼，眼中盡是凄然之色，祇是搖了一搖頭，放棄了解釋的念頭。

談話到此，羅雯君不想再談下去了。祇怕越談越生氣，破壞了彼此間的感情，立時換了一副歉疚之色道：「大姊姊，小妹不會說話，請妳見諒，小妹也該告退了。」

三夫人在她身後輕輕一嘆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一丘之貉……一丘之貉……」

羅雯君也暗自一嘆，快步離開了三夫人，回到自己的房中，仔細分析剛才的一番談話。

這位神秘的大師姊，實在是個很難瞭解的人物。

她答應一個月之內，回山去見師父，這種情形之下，她怎能走得了？

想起來眞煩，羅雯君煩惱中忽然心念一動，脫解而出，忖道：「何不去和于大哥打個照面，必要時也有個照應。」

想到就去，好在她現在是三夫人身前的貼身丫環，她雖然初來乍到，由於她身上的裝束，等於標明她的身份，普通人等祇有敬而遠之，誰也不敢找她的痲煩。

于化棠顯然甚是無聊，垂首閉目自坐在房中靜思。

羅雯君居然也先叩了幾下房門，因爲房中沒有反應，房門又是虛掩，於是推門走了進去。

于化棠一睜眼，祇見走進來一個小姑娘，大感意外，偏偏那小姑娘又朝他一笑，叫了一聲：「于大哥。」

于化棠愕然道：「姑娘，妳是……」

羅雯君一笑道：「小妹羅雯君，你不認識了？」

當然不認識了，但聲音却一點不假，于化棠更是吃驚道：「羅姑娘，妳怎麼又回來了？」

羅雯君道：「小妹現在是三夫人身前貼身丫環，叫蘭花，也可以叫小蘭，不再是甚麼羅姑娘了。」

于化棠立時會心地改口道：「小蘭姑娘，是妳！」

羅雯君道：「小妹心中有一事，請于大哥見教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甚麼事？」

羅雯君道：「回想前晚你們送小妹出圍之事，小妹有請于大哥說個明白。」

于化棠暗暗一震道：「可是有甚麼不妥？」

羅雯君道：「何止不妥，簡直就是存心在害小妹。」

于化棠一震，道：「這……」

羅雯君道：「難道你不知道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我確實不知道，後來是甚麼人救了妳？」

羅雯君搖了搖頭道：「不便再告訴你了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妳不相信我？」

羅雯君道：「有了上一次的經驗，小妹還是保留一點的好。」

于化棠苦笑道：「妳的愼重是對的，多謝妳給了我一個啓示。」

羅雯君說道：「小妹現在的身份，除了小妹自己，祇有你一個人知道，我告辭了。」

一轉身不由「啊！」了一聲。

門口正堵着一個大美人——七夫人小紅。

剛才他們的談話，她是不是聽到了？好不教人懸心。

七夫人朝着羅雯君一笑道：「羅姑娘，妳的確神通廣大。」

糟糕，眞被她聽去了。

羅雯君望了于化棠一眼，于化棠目光堅定，向她點了一點頭。

羅雯君沉氣一頓，迎着七夫人小紅一笑，道：「夫人好利的神目。」

七夫人小紅笑道：「我眼睛利，就不會被你們在眼前玩盡花樣，不過，我的運氣倒好，該知道的事情總會讓我碰上的。」

羅雯君苦笑一聲道：「我的運氣可太壞了。」

七夫人小紅道：「你們的運氣更好，因爲我不是搗亂的人，而且，說不定還能幫你們一個小忙，祇是……」

于化棠笑了一笑道：「有個小小的條件。」

七夫人小紅嬌笑道：「知我者莫如于兄也。」

羅雯君道：「甚麼條件？」

七夫人小紅道：「大姊我請妳到我身邊來。」

羅雯君道：「妳身邊不是已經有人了麼？」

七夫人小紅回答道：「我要妳這樣的人。」

羅雯君一時那能點頭，道：「這……」

七夫人小紅道：「祇要妳點頭，我自有辦法把妳要過來。」

羅雯君衡量了一下利害得失，似乎除了點頭之外，別無更好的辦法，她祇有點頭了。

七夫人小紅的心中好不高興，

一面笑，一面轉身離開了他們：「你們有甚麼話，盡可繼續說下去，不會再有別人來打擾了。」

「羅雯君並沒有留下來，她馬上就出去了。」

七夫人小紅眞有一手，羅雯君前脚剛回來，她後脚就到了，她找三夫人嘀咕了一陣，三夫人就點頭了。

以羅雯君與三夫人的關係，三夫人是絕不可能點頭的，但三夫人居然點了頭。

三夫人一點頭，七夫人小紅就把羅雯君帶走了，根本不讓羅雯君有與三夫人再見一面的機會。

羅雯君這口氣好彆，彆得祇有不答理她，也不說一句話。

羅雯君被七夫人留在身邊，並沒有被敬爲上賓，而是被列爲七夫人四大貼身丫環之一，而七夫人又撥了一個人給三夫人，算是彼此交換使用。

夫人們的貼身丫環，身份相等，無論去到那裡，都有一份禮遇，尤以七夫人的貼身丫環，更被另眼相看，隨便一句話，都是言出必行的效果。

羅雯君當了七夫人的貼身丫頭，可以算是丫頭王了。

這種丫頭王，從某程度上看，有說不出的方便，和說不盡的好處，對羅雯君來說，這是最理想的身份。

同時，這種身份，也使羅雯君滿腦子迷惑，如墜入了五里霧中。

七夫人明知她的身份，偏又給她這份方便，到底安的是甚麼心？

是欲擒先縱，抑或是別有用心？

不論如何，都不能掉以輕心。

羅雯君心生戒意，可就不敢亂動一步，甚至于化棠那裡她都避而不去。

七夫人找個空，悄悄的向她道：「于大哥要見妳，快去一趟。」

七夫人開了口，她可不能不去了。

見了于化棠，她可忍不住劈頭便問道：「于大哥，你看七夫人安的是甚麼心？她……」

于化棠笑道：「這都是我的安排。」

羅雯君一怔道：「是你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沒有七夫人之助，三夫人就別想離開這裡。」

羅雯君此行目的，他可沒有告訴過于化棠，于化棠的話教她大感意外，愕然道：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于化棠說道：「當然有人托我照顧妳的。」

「誰？」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，非問個淸楚明白不可。

「妙手翻天。」

羅雯君這才眞的放下心中那塊沉重的石頭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。

「你爲甚麼要救三夫人？」輪到于化棠探求眞相秘密了。

羅雯君故意使刁道：「你道三夫人是甚麼人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三夫人是個謎，連七夫人都不大淸楚她。」

「那麼七夫人是怎樣一個人呢？」好像在和于化棠耍太極。

于化棠道：「她很複雜，一時也說不淸楚。」

羅雯君道：「她可靠麼？」

于化棠雙手一攤道：「難說。」

羅雯君心頭一冷，臉色也變了。

于化棠道：「她也許會利用我，但絕不會害我。」

羅雯君接口替他補充一句道：「她忍不下心害你？」

于化棠望了一望羅雯君一眼，笑了一笑，道：「妳的看法也有道理。」

人家在笑他，他却回答了這樣一句話，眞叫人啼笑皆非，羅雯君輕嘆了一聲，道：「小妹不敢把三夫人的身份告訴你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我有七夫人這種朋友，很難信任？」

羅雯君道：「你很有自知之明。」

于化棠一笑說道：「其實妳是自縛手脚，妳也不想一想，和合神君杜絕會不知道她是甚麼人麼？她自隱身份，實在是因羞於見人的心理，而和合神君杜絕也同意她這樣做，則必有某種顧忌，妳說是也不是？」

不能說他沒有理由，羅雯君被動的點了一點頭。

于化棠又說道：「我來猜一猜，好不好？」

羅雯君料定他猜不到，點頭說道：「好吧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三夫人年約二十七八歲，江湖上二十七八歲的女人不多，有數的名女人中，只有碧夢夫人突然在江湖中銷聲匿跡，她很可能是碧夢夫人，妳說是不是？」

其實，最後一句話，問得太多餘了，看羅雯君那驚悸的神色，就知道猜得完全不錯了。

于化棠笑了一笑道：「七夫人精明過人，這能瞞得了她麼？也許她還握着三夫人的小辮子，所以，她要妳過來，三夫人就不敢說半個『不』字。」

一件事說來說去，羅雯君簡直成了呆子，自己還以爲是天大的秘密，其實人家只隨便動動腦筋，就把這個秘密解開了。

羅雯君眞是大傻瓜麼？當然不是。她是因爲經驗不足，又疏於檢討，才有此失。

這對她是一次很好的教訓，她微微一笑，心領神會的服了于化棠。

于化棠皺了一皺眉頭，道：「至於姑娘妳爲甚麼這樣替她出力，這就一時找不到答案了。」

這個答案羅雯君自己還不全知道，她當然不會說出來。

羅雯君不但沒有回答于化棠的話，反而問于化棠道：「于大哥，你是不是也有甚麼隱秘？」

于化棠哈哈一笑道：「我有甚麼秘密，我的秘密是人所皆知的秘密，那就是心不甘情不願，接受這種上賓的款待。」

「你也不要心不甘、情不願了，我們幫主已回來了，定在今晚予你設宴接風。」接話的是七夫人小紅，輕鬆的語氣中，含着一份隱隱的深憂。

七夫人小紅是一個打落牙齒和血吞的人，臉上除了笑容外，很少見到她把憂鬱的神色顯在臉上。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妳擔甚麼心？」

七夫人小紅淡淡的道：「他身邊帶回來一個人，一個美麗的俏美人。」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她最多排名第八，也搶不了你七夫人的位置。」

七夫人小紅望了于化棠微微一笑道：「那位少美人你也認識……」

是誰她沒有馬上說出來，有吊胃口的意味。

于化棠笑了一笑，沒有答話。

七夫人小紅搖了一搖頭，說道：「你明明猜到那少美人是誰，偏偏不開口問，其實天下第一忍人的封號，應該非你莫屬了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妳把我看得太高了，其實我根本猜不出來。」

七夫人小紅望了于化棠一眼，一字一頓的道：「金瑛姑娘，不，現在該稱她于夫人了。」

于化棠淡淡的笑道：「你們幫主想做好事了。」

七夫人楞了一楞，她心裡想甚麼，沒有說出口來，點點頭道：「小妹朋友之情已盡，不打擾你們說話了。」

七夫人走後，羅雯君不服地道：「你好像一點也不擔心尊夫人的安全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她原來就是他們的人，有甚麼可擔心的？」

羅雯君暗中「啊！」了一聲，忖道：「這就難怪他如此淡漠，敢情，他是傷心之人。」

她心中雖然是同情于化棠，口中却一點不放鬆他，搖頭嘆惜，道：「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于大哥，你的心腸也夠硬了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要不夠硬，豈不是要節節寸斷了。」

羅雯君爲之黯然許久之後，輕嘆一聲道：「于大哥，可有用得着小妹的地方？」

于化棠搖搖頭道：「多謝，妳自己的事情可大意不得啊！」

羅雯君一面轉身向外走，一面道：「知道，我總得盡份心力。」

于化棠對於夜宴之事，一點不着急，甚至也沒有去找丐幫幫主楊日輝研究對策。

他不去找丐幫幫主，神手擎天楊日輝却不能不關心他，所以他主動來找他了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幫主回來了，弟妹也跟着來了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他這着棋對小弟起不了作用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老三，小兄一直沒有問你，你和金瑛之間到底發生了甚麼問題，鬧得各自東西？」

于化棠搖頭道：「沒有甚麼，我只是不喜歡她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婚姻豈可兒戲，你既然不喜歡她，當初便不應娶她，娶了她，你就要負起做丈夫的責任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：「甚麼，你已經把她休了？」

于化棠目光一閃道：「不行嗎？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無可奈何的一笑道：「淸官難審家庭事，小兄便說『行』與『不行』又如何，不過這事你作得太欠攷慮，小兄却不得不說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長痛不如短痛，小弟這叫壯士斷臂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金婆婆不是好惹的，你的長痛斷不了，却招來了無窮後患。」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小弟還沒有把金婆婆放在心上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又說道：「武林公論……」

于化棠哈哈一笑說道：「公道自在我心，世人的看法說法，理他則甚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搖頭痛苦地笑道：「老三，小兄眞不知怎麼說才好。」

于化棠抱拳爲禮道：「小弟對不起大哥，替大哥惹來了不少麻煩，小弟向大哥道歉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哈哈一笑道：「拿得起，放得下，小兄佩服你這份豪氣，咱們不談金瑛了……」

話題一轉，接着道：「杜幫主今晚要爲你擧行一次盛大的接風夜宴，老三，這件事我們心理上不能沒有準備。」

于化棠問道：「依大哥之見？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他們很看重你，小兄也需要你，依小兄之見，你應該留下來，不過，不能很快便答應，你要爭取你應有的身價。」

于化棠點頭道：「小弟明白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就現在所知，今晚盛會除了十三個副幫主和七位夫人之外，還有四大壇主和八大護法，這都是目前金銀幫的頂尖兒高手，各有各的絕學，個個不好對付，憑你我兄弟二人之力，只能智取，不可力敵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小弟理會得。」

楊日輝接着便把十三副幫主、四大壇主，八大護法的功力藝業向于化棠作出了一番詳盡的分析。

至於七位夫人的虛實，楊日輝就無以相告了。

有了楊日輝一番分析，于化棠本來穩定的心理更穩定了。

可是楊日輝走後，于化棠房中却出現一位不速之客。

那位不速之客是在于化棠把楊日輝送出房門外，回身時發現的。

她，就是在于化棠離房瞬間之際，先一步追入了于化棠房中，她是一個丫環打扮的丫頭。

于化棠暗暗一皺眉頭，忖道：「此女居然連我的耳目也瞞過了，別看她只是一個丫環的打扮，那身藝業可絕非等閑人物。」心中一驚，暗自提起了一口眞元內力，有備無患。

于化棠外表輕鬆得像沒事人一樣，向那丫頭點頭一笑道：「姑娘有何貴幹？」

那丫頭欠身一移，翻手取出一物道：「少俠可認識此物？」那是妙手翻天宇文及的信物。

于化棠現出微微一驚的目光，道：「姑娘是……」

那丫頭口風可緊得很，只道：「少俠請回答婢子所問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在下認識此物。」

那丫頭道：「此物原主人是婢子之朋友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也是在下的朋友。」

那丫頭道：「此物原主人有一事相托少俠，少俠可願意相助？」

于化棠點頭道：「姑娘請說。」

那丫頭道：「請少俠在今晚宴會之上，設法脫下和合神君杜絕和第十三副幫主的左脚鞋襪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甚麼理由？」

那丫頭道：「查證他們左脚上的一個特徵。」

于化棠一震道：「甚麼特徵？」

那丫頭回答道：「看誰缺少了一根小脚趾頭。」

于化棠止不住一陣心頭猛跳，道：「爲甚麼要同時查証他們兩人？」

那丫頭道：「如不同時查證，就無法分辨，他們誰是誰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姑娘可知道，第十三副幫主的身份？」

那丫頭道：「知道，他就是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他是在下的盟兄。」

那丫頭又道：「婢子知道」

于化棠道：「丐幫弟子，經常打赤脚，應該是人人皆知的事，隨便問一問就知道了。」

那丫頭道：「可是楊幫主從來不打赤脚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他在未當幫主之前……啊……妳……妳是說……」

那丫頭道：「你明白了就好。」

于化棠搖了搖頭，道：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」

那丫頭道：「所以要証實，要兩個人同時証實。」

于化棠沉思了半天道：「這件事很難做，要看杜絕的左脚不難，但是，在下不能也無法向楊幫主出手。」

那丫頭道：「不錯，這是一件很難的事，否則，也不須偏勞少俠相助了，少俠可知，要找他們兩人同時相聚的機會更難啊！」

爲甚麼要同時驗看他們的左脚？

唯一的理由，就是他們兩人可能隨時變換身份。

如此說來，那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豈不是大有問題？

這可是一件天大的公案，于化棠要好好的想了一想了。

這時，那丫頭一欠身道：「請少俠盡力相助，小婢告退了。」

她的身法可眞快，說走就走，于化棠叫了一聲：「姑娘……」想和她多談之時，已經來不及了。

看來，這次夜宴大不尋常了。

晚宴雖然不是尋常，但却相當吸引人，于化棠有點坐立不安，這個時候的等待，委實令人難奈。

于化棠是貴賓，當他被請入大廳時，廳中已是一片人海，主人和合神君杜絕已先他而到，揚手爲禮相迎了。

和合神君杜絕神采飛揚，與上次相見時，又是一番不同的氣派了。

他的左邊是一行列的十三位副幫主，右邊是看得人眼花撩亂的七位天仙夫人。

憑他的江湖聲望來接受這種禮待，實是太過火，太不倫不類了，唯一的理由就是他曾和和合神君杜絕交過手，而且，勝了和合神君杜絕，因此和合神君杜絕很是看重他。

人頭攢動中，于化棠也看到了金瑛，金瑛低着頭，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，兩人沒有對上眼，更談不上心靈上的震撼。

一陣禮貌過後，于化棠就上貴賓席與和合神君杜絕的主位坐了下來，座位與杜絕的主位平行而設，和合神君的主席有七位夫人同席，于化棠貴爲賓席，祇有他一位席位，席旁站了四位侍酒的美女。

那四位美女之中，居然有金瑛一份，這是甚麼場合，甚麼味道？眞虧和合神君杜絕想得出來。

更難得的是，于化棠竟然無動於衷，祇淡淡的望了金瑛一眼，目光就射向和合神君杜絕的身上了。

和合神君杜絕沒有甚麼開場白，祇擧杯道了一聲：「請！」

于化棠酒到杯乾，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態度。

和合神君杜絕又擧杯道：「老夫再敬你一杯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請問理由何在？」

和合神君杜絕道：「敬你是一個『無名無利』的眞英雄。」

于化棠擧杯道：「多謝了！」乾了。

和合神君杜絕再次擧杯道：「老夫還要敬你一杯。」

于化棠用目光表示了他的問話，和合神君又接着道：「老夫敬你是一個『忍』人。」

于化棠又是哈哈一笑，又乾了杯中酒。

和合神君杜絕又把酒杯擧起道：「第四杯，老夫敬你是個『通人』。」

于化棠現出迷茫之色道：「何謂『通人』？」

和合神君杜絕說道：「通情達理，不拘世俗。」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」也乾了杯中之酒。

和合神君杜絕緩緩的道：「所以，你是老夫理想中的事業伙伴，老夫歡迎你加入本幫……」

于化棠一截口道：「幫主且慢，在下不但不會答應入幫，而且，事先亦未聽幫主親口邀請在下加入貴幫。」

和合神君杜絕點頭道：「現在老夫邀請你加入本幫如何？」

于化棠笑了一笑道：「請問你給我甚麼地位？」

和合神君杜絕道：「隨你自己要。」

于化棠開玩笑道：「如果在下想當幫主呢？」

和合神君杜絕回答道：「君子一言。」

于化棠一怔，再也笑不出來了，他答不出話來了，他原祇是說說笑話而已，想不到和合神君居然大方得出人意料之外，簡直沒了譜。

和合神君杜絕見他半天不接話，笑着道：「于少俠眞有興趣接掌本幫幫主之位？」

于化棠騎虎難下，囁嚅地道：「幫主，有何條件？」

和合神君杜絕道：「本幫志在江湖大業，老夫忝居幫主之位，常以才識不足爲憾，少俠如有意接掌本幫，正是本幫之幸，老夫之幸，那有甚麼條件？」

世上眞有這樣便宜的事？

于化棠可是得寸進尺的道：「在下却有幾個條件。」

和合神君杜絕道：「理當如此，請說吧！」

看來是人家非讓他當這幫主不可！于化棠祇有硬着頭皮道：「七位夫人同幫主一併移交。」

這個條件太叫人難以接受了，可是別人做不到的事情和合神君杜絕做得到，毫不猶豫地一點頭，道：「行！」

于化棠愕然道：「幫主眞大方啊！」

和合神君杜絕笑呵呵地道：「人才難得，理當如此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可是在下不願不勞而獲。」

和合神君杜絕道：「你要立功而後再接受幫主之位，也行！」看來祇要他點頭，怎樣都行。

面對面的問題，唯一破裂的途徑，祇有一個「不」字，和合神君杜絕的字典好像沒有這個「不」字。

于化棠道：「在下倒也不是要立甚麼功，而是想憑各自的本事，爭取這個幫主之位。」

和合神君杜絕笑盈盈的道：「你要和老夫動手，在羣雄之前立威，行！」

于化棠道：「與在下動手的不單是幫主一人。」

和合神君杜絕笑道：「你是要我們大家打你一個人？」

于化棠搖頭道：「在下倒也不是這樣狂妄的人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……」

于化棠道：「幫主之位，幫中之人，人人都有取得的權利，在下的意思是比武奪魁，給大家一個機會，如此得來的幫主，是要大家心服口服。」

和合神君杜絕沉思了片刻道：「這在某方面來說，很像各個擊破的謀略。」

于化棠算是抓住了和合神君杜絕的話題，一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在下的條件算是沒有提……」

和合神君杜絕忙又搖手道：「算數，算數，老夫同意你的條件，其實，本幫臥虎藏龍，不乏才智兼優之士，幫主之位人人有望，倒是一種最好的鼓勵方式，老夫爲全幫着想，倒要謝謝你提出的條件

啦!」

和合神君杜絕好像下了決心，非把于化棠吸收於金銀幫旗下不可，于化棠眞有這樣天大的價値麼?

于化棠被唬得一楞一楞的，簡直自己都迷糊了，不知誰在作弄誰?

「于少俠，還有甚麼條件?」

有條件也祇有作弄他，他連幫主之位都願意讓出來，于化棠實在想不出更難的難題，祇有心不甘，情不願地搖搖頭道:「沒有了，現在在下最需要的是美酒佳餚，然後，借着酒興，過關斬將，取代你的幫主之位。」

和合神君杜絕呵呵一笑，舉杯道:「請!請!眞的，菜都快涼了。」

于化棠忽然向七夫人小紅拱手道:「小紅，過來我們對飮幾杯。」

七夫人小紅也許人盡可夫，那是在不公開的情形之下，目前，這等場面，于化棠這種行爲豈不是等於給和合神君難看?

七夫人小紅一張臉漲得成了大紅。和合神君杜絕却是哈哈一笑道:「去，去，去，沒關係，去替老夫陪客。」

七夫人小紅笑着過去了，兩人併肩而坐，你一杯來，我一杯去，羨煞了多少人，也妒煞了多少人。

金瑛站在于化棠身後，于化棠好像不認識她似的，正眼也沒望她一眼。

別人看了于化棠祇是羨與妒，金瑛的感受却是又羞又恨，又氣又惱，她可豁出去了，甚麼也不顧的冷笑一聲，接着手幻千形萬象「劈劈!啪啪!」給了于化棠一陣耳光。

于化棠一愣之下，勃然大怒，暴喝了一聲:「賊婢!找死!」右手一揮，揮袖間便把金瑛打得飛了出去。

金瑛在半空中悶「哼!」了一聲，落地之後，便一動也不動了。

七夫人小紅飄身出去，探探金瑛一下鼻息，說道:「給她一副上好的棺木吧。」

于化棠眞是變了，變得這樣的狠心，待七夫人小紅回座時，臉上都沒有了笑容。

多少人的目光，都燃起了怒火。

其中以羅雯君最是憤怒，晃身之下，就到了七夫人小紅身後，左手一探腰間，掌中握了一把匕首，她決心要替金瑛報仇，祇等待機會，給他一匕首。

七夫人小紅是何等機警之人，對羅雯君的心意，更是瞭然於心，暗中又扯羅雯君的衣服，又使眼色，道:「小蘭，這不關妳的事，回到妳的位置去。」

羅雯君暗暗一震，忖道:「說得也是，金瑛的死關她甚麼事，我爲甚麼要這樣激動，甚至把自己此行目的都忘了……」

其實她的厭惡于化棠的理由是在潛意識中，原來她暗中在愛着于化棠，把于化棠對金瑛的態度，看作于化棠對她自己的態度，而痛心的冒出了一股無名之火。

七夫人小紅及時喝醒了她，使她悚然一驚，低頭退了回去。

于化棠眞是這樣心狠手辣、無情無義的人麼?

有正面的看法，有反面的看法，也有人抱着兩可皆有的看法。

眞正知道自己的祇有于化棠自己，他不能不痛下殺手，掃除金瑛這顆絆脚棋子。

其實，于化棠現在的心情却是裝着惡面孔啃着自己的心，笑着拿杯喝自己的血。

較技爭雄　報償師命

接風宴已經不是重頭戲了，重頭戲是改在「金銀幫」的演武場。

演武場四週點燃起手臂粗的大火炬，照得全場如同白天。

和合神君杜絕與于化棠賓主就座，其中相隔了一張桌子，保持了彼此間的安全距離。

和合神君有六位夫人併坐在一起，于化棠也還留着七夫人小紅相陪。

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，祇待吩咐比武就要開始。

和合神君杜絕客氣的一抱拳，道:「如何進行比武奪魁，請于少俠提供卓見。」

于化棠道:「在下是客，幫主是主，如何進行請幫主吩咐就是，不過……」說得客氣，但不是沒有意見。

和合神君杜絕微微一笑道:「于少俠請直言。」

于化棠道:「貴幫臥虎藏龍，人才濟濟，除了十三位副幫主，四大壇主，八大護法，爲當然競爭者外，對於其他有眞才實學之士，似應準其參加競技，以示大公無私，不知幫主以爲如何?」

和合神君杜絕點頭道:「于少俠所見甚是，祇是人數怕不少啊!」

于化棠道:「關於人數節制問題，在下有一個辦法，不知幫主以爲如何?」

和合神君杜絕道:「于少俠大才，請吩咐就是。」

于化棠道:「吩咐之說，在下不敢，愚意以爲凡下場競技奪標之人，其技藝水準，應有特定之標準。」

和合神君杜絕道:「于少俠所言甚是，如何確立競技標準，有煩少俠一併見告。」

于化棠道:「幫主可在場中設下一個三丈長的熖火大陣，陣中舖以厚達一尺的火紅木炭，凡參加競技之人，除幫主身份尊崇例外，從十三副幫主起，必需赤足走行通過火熖大陣，才能取得競技資格，參加競技……」

和合神君杜絕點頭笑道:「好，好，好，」接着一揮手，四下吩咐道:「準備熖火大陣。」

這時忽然有人接口道:「好是好，祇是考慮尚不週全，如果奴家等有心湊湊熱鬧，難道也要光着一雙脚通過熖火大陣不成?」

誰也想不到，說話的人竟是平日不苟言笑的三夫人。

于化棠欠身道:「夫人們個個身懷絕技，已是有目共睹之事，自可免於資格審查。」

三夫人搖搖頭道:「有例外，就不公平了。」

于化棠一時也爲之語塞，訕訕的道:「夫人，有何高見?」

和合神君杜絕笑道:「于少俠，三夫人言外之意，是說老夫不應例外不通過熖火大陣，你難道聽不出來麼?好，好，好，老夫沒有特權，一律先通過熖火大陣，獲取競技資格就是。」

三夫人微微一笑道:「幫主放棄特權，賤妾收回前言，其實，享受特權乃是弱者的表現，女子不一定是弱者，既有心爭雄，便當與你們男子併肩同等，賤妾不才，有心與各位一爭長短，就此先行獻醜了。」

金銀幫，總壇所在之地，應用之物，一概俱全，競武場中，早已準備好了，熖火大陣，熊熊烈火，把每一塊木炭燒得通紅，熱浪所及，遠達數丈。

三夫人長身而起，微微一提曳地長裙，露出半截賽雪欺霜的晶瑩玉足，輕輕一提氣，就上了熖火大陣，緩步而行，片刻之間已走完了熖火大陣。

玉足自是絲毫無傷，別說她玉足無傷，就是她那微微高過玉足的長裙下襬，亦毫無異狀。

一陣掌聲把她送回了座位，她轉向于化棠微微一笑。

自幫主以下十三副幫主，四大壇主，八大護法，都一一走過了熖火大陣。

于化棠看得眞切，幫主和和合神君杜絕與十三副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兩人的左脚，都完好無缺，誰也沒有缺少了小脚趾。

于化棠偷偷向三夫人望去，祇見她臉上亦一片迷惑之色。

于化棠一回頭笑向七夫人小紅，道:「七夫人請!」

七夫人小紅伸了一伸小舌頭，說道:「我可……」

于化棠暗暗傳言道:「別怕，有我隨在妳身後，保妳大出風頭。」

七夫人小紅馬上接口道:「我可沒把握哩!」

于化棠笑笑道:「夫人是深藏不露，請別客氣了。」

七夫人小紅祇有硬着頭皮提起裙子下場，于化棠隨在其後不遠的左右，一路跟進。

七夫人小紅雙脚踏在赤紅的木炭上，竟沒有絲毫灼痛的感覺，就像是踏在潮濕的落葉上，脚心還有着一種清涼的感覺，她雖手低，眼光可是很高，暗暗駭然忖道:「這于化棠可眞是深藏不露，護身神功居然能在遠一丈開外，兼顧自己……」

她想到高興之處，心中一動，忽然想起金瑛的慘死，她就高興不起來了。

金瑛和她還是名正言順的夫妻，我在他眼睛裏又算是甚麼身份。

她不但高興不起來，而且還揑了一把冷汗，不知他將來如何對付自己。

于化棠通過熖火大陣之後，又有二十個人通過了熖火大陣，他們是十二個舵主四個副壇主、一個伙房中的老伙夫、一個馬伕、二個車夫。

那一個伙夫，一個馬伕，二個車夫、都是幫中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。

因此，這四個小人物，也就成了衆人口中的話題和衆所注目的焦點。

于化棠計數一下人頭，夠資格的人，計達四十五人之多。

別看這小小熖火大陣，祇是一些燒紅了的木炭，眞要毫髮無傷的走過，最少非有當今江湖上一流高手的內涵不可。

一個小小的「金銀幫」，居然集有這樣的一流高手，如果眞能萬衆一心，朝着一個目標邁進，那可是一股極爲可怕的洪流。

當幫中弟子再無人敢出頭通過熖火大陣時，和合神君杜絕叫道:「撤去熖火大陣。」

「且慢，且慢!還有老夫，我還沒有過陣!」妙手翻天宇文及穿了一身樵子裝束，從人羣中冒了出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身子一躍，上了熖火大陣，一步一步走完了全程。

和合神君杜絕見他走完了熖火大陣，大方地一笑道:「歡迎，歡迎，但不知大俠上姓高名，尚請見告。」

妙手翻天老實不客氣的坐在于化棠旁邊的貴賓席上，道：「老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妙手翻天宇文及是也。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算是江湖上過了氣的新聞人物，但却不是江湖上的震撼人物，和合神君杜絕只是淡淡一笑道：「久仰，久仰！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笑呵呵的道：「別客氣，別客氣，老夫這次不是來搶『金銀幫』幫主的飯碗，幫主可別介意。」

和合神君杜絕可眞的沒有把妙手翻天宇文及放在眼裡，故爾大方地笑道：「歡迎，歡迎，請，請，請出場吧！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揮手道：「先飛的是笨鳥，老夫可不是笨鳥，先看看熱鬧，再說吧！」

早年的打擂台和競技可不像今天的甚麼比賽，有循環賽，淘汰賽，甚麼甚麼賽的各種方法，以求公平，那時只識講究最後的勝利者，誰是最後的勝利者，誰就是出人頭地的英雄。

這種英雄的產生，可以一開始就跳上場去，拖到最後，打別人一個筋疲力竭，而榮登榜首。

妙手翻天宇文及口沒遮攔，正是最好的擋箭牌，和合神君杜絕只有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宇文及大俠眞是精打細算，撿定便宜了，好，就叫他們先動手吧！」

* * *

接着一聲吩咐：「開始競技！」

場中就開始了拚鬥，大家的注意力也就集中在場中了。

于化棠與妙手翻天的眼睛當然也不能不望着場子上，其實他們暗中却用傳音神功，交換意見交談起來。

妙手翻天宇文及劈頭便問道：「老弟，你在玩甚麼花樣，可把老夫弄糊塗了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看起來，題目好像是晚輩出的，但晚輩感覺到，晚輩被牽着鼻子走了。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道：「你可要小心了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晚輩已無後顧之憂，不怕他們的千變萬化。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忽然道：「三夫人可曾找過你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有人用前輩信物找過晚輩，她是不是三夫人就不敢斷言了。」

宇文及道：「她就是三夫人小珠兒，她有何計劃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她要找一個左脚沒有小脚趾的人，晚輩借題發揮，叫大家都把鞋脫了下來了。」

宇文及問道：「找到了沒有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很令人失望。」

接口又道：「她此舉的目的何在？」

宇文及道：「老夫也不大清楚，此女脾氣很怪。」

于化棠「哦」了一聲。

宇文及伸手暗中遞給他一件東西道：「喏，老夫替你找到了這件東西。」

于化棠暗中一摸：「天呀！敢情就是那塊『泰山石敢當』的牌子。」他高興得一顆心幾乎就跳了出來。

于化棠又是感激，又是驚訝的道：「老前輩，那裡得來的？」當然不是那間茶鋪，那間茶鋪能給他一塊假的，定然早就出了毛病，這是必然的結果了。

妙手翻天宇文及帶着幾分考驗的語氣道：「你看呢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不是丐幫，就是李家。」

宇文及怪眼一翻說道：「沒有第三家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如果再有第三家出現，問題就更加複雜了。」

宇文及簡短的道：「李家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那他也應該來才對。」

宇文及道：「就快到了。」

兩人相視一笑，彼此會心的一笑。

于化棠輕輕嘆了一聲道：「現在我最需要的是時間。」

宇文及道：「你最需要時間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我要練功，一種暗藏在這『泰山石敢當』牌子上的武功。」

宇文及道：「我要早知道，早就給你送來了，其實找到手已有幾天了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以前我也不知道，從啟示中才有所瞭解。」暗中把那塊「泰山石敢當」的牌子遞給了宇文及，代替了進一步的解說。

原來，那塊牌子忽然小了很多，就這談話之間，于化棠已暗中用眞元功力，將這牌子外殼剝開，現在的小牌子就是從裡面取出來的，正面還是「泰山石敢當」字樣，反面却多了一些文字及無法瞭解的圖案。

宇文及將牌子還給了他，道：「你要臨時抱佛脚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有一個時辰就夠了。」

宇文及微一沉思，道：「老夫有辦法，咱們到場中比武去……」

場中比武的情形，十二位舵主和四位副壇主都已落敗出局了。

倒是那四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，分據在場中四方，成了四位勝利者。

原來，他們比武時，雖然沒有明顯的分組，却一出場就是四個人，分成四對較量，現在是自己人比武，出場的先後，自然是身份低的先上，先出場的是那四個小人物，現在留在場中，還是那四位小人物。

當然，現在他們的身份，雖然還是小人物，但他們的武功成就已經不是小人物了。

其中四位護法上場，照樣敗下陣來了。

四位壇主上場，也沒有能夠把他們打下來。

那四個小人物，一共勝過二十四人了，每一個都拚過六場，勝過六場。

「金銀幫」的壇主、副壇主，可不是容易鬥的人物，他們居然也過了關，這可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。

在他們四個人的臉上，也都現出了倦容。

宇文及飄身落在場中，笑道：「笨鳥都飛走了，四位也打累了，你們該休息休息，老夫向沒有下過場的領教。」

話說得夠明白，他要鬥的是十三副幫主。

于化棠哈哈一笑，接口道：「小子不才，陪前輩走走如何？」

如何一聲中，于化棠人已到了場中，抱拳道：「請！」

兩個人都是空手，一聲「請」字，便展開了一場龍爭虎鬥了。

如以「金銀幫」的立場來說，他們兩人搶先出手，簡直不智之至，無論誰勝誰負，是替「金銀幫」的副幫主們省了一分氣力。

尤其是七夫人小紅暗中更是直罵于化棠「莫名其妙」不止。

三夫人也是蛾眉緊鎖，迷惑不已。

宇文及一搶上手，也就一點都不含糊，使出了眞實本領，一輪急攻，搶盡了先機，打得于化棠變了顏色。

于化棠倒沒有叫人看走眼，保持不敗之局，找到一個機會，猛然大喝一聲，氣勢一變，取回先機，和宇文及打得難分難解。

他們可是眞打眞幹，別的不說，那强勁的勁氣，逼得現場上的人，人人透不過氣來。

「金銀幫」沒有看輕過于化棠，于化棠有些功力，自是意料中事，倒是這個丐幫敗類，逐出門的宇文及的功力也如此高明，大出場中人意料之外。

尤其丐幫幫主楊日輝，現在金銀幫中的十三副幫主，一雙劍眉聳起，眼中一片迷茫之色。

照說宇文及被逐出丐幫時，由於他已是長老身份，一身功力列入丐幫高手之列，按照幫規，他的功力應該被追回六成，只留四成給他保身活命，同時，也制住他某處穴道，使他永無修復功力的可能，以防他反臉成仇，意圖報復。

這是出幫的幫規，絕無例外。

如今，妙手翻天宇文及這身功力，可叫人心中害怕了。

他們兩人打得認眞，一拚就是百多招，而且，都打得大汗淋漓，出盡了全力……

忽然，他們的招式同時慢了下來……

可不得了，竟然拚上了內功！

突然，單掌一提，掌抵掌，就立在原地不動了。

奇怪的是，這時于化棠的左手反而納入懷中，就以單掌相拚，而妙手翻天宇文及也不佔于化棠的便宜，把左掌插在腰上，也是單掌相對。

起先，兩人是大眼對大眼，連眼睛都對上了，到了後來，兩人却把眼睛都閉了起來，似是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。

他們可做作得眞像，連金銀幫幫主和合神君杜絕都沒有看出來。

其實，他們外面做得嚇人，根本不是拚鬥內力，于化棠左掌插在懷內，正摸在金牌反面的圖形上，潛心一志的在參悟其中的武功變化。

于化棠當然已有他的打算，他瞭解和自信，別人得到這面牌子，既使發現了這牌的秘密，也不可能在這短短的時間之內，把牌子上的武功參悟出來。

半個時辰很快的過去了。

忽然，李百萬經過通報之後，帶着四個人走了進來。

他還是那有錢人的樣子，臉上堆滿了笑容，抱拳高擧，一路道：「打擾！打擾！罪甚！罪甚！」

和合神君杜絕起座相迎說道：「李員外，來得正好，可以替我們做個公證人了。」

李百萬目光一掠場中相持的于化棠與妙手翻天宇文及道：「他們爲了甚麼如此不顧死活的相拚？」

和合神君杜絕道：「爭幫主之位。」

「爭幫主之位？」李百萬聽了眞有點訝異。

和合神君杜絕說了個大概，然後向神手擎天楊日輝含笑道：「楊副座，你也過來陪陪李百萬。」他這種安排，確屬必要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走過來，一笑道：「老二，你終於還是來了，幫主非常欣賞你理財的長處，要大大的借用你，特別爲你又設了一個副幫主的職位，今後『金銀幫』的家當，又等於你的家當了。」

李百萬不置可否的一望正拚得勝負不分的于化棠和宇文及道：「聽說妙手翻天宇文及乃是丐幫被逐長老，一身功力怎麼還這樣的了不

起，長此下去，祇怕老三要吃虧了。」

看起來，眞有點敎人替于化棠擔心，這時兩人背上的衣服都汗濕了，但額頭上的汗珠，于化棠比宇文及的要大得多，多得很。

當然，這是妙手翻天宇文及的神功妙用，其實于化棠全心全意用在金牌上的圖案上，人已入了無我之境，連李百萬的來到，他都不知道，更不能分心裝模作樣。

和合神君杜絕點頭道：「確實有點令人擔心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幫主，我們不能坐視我們老三的落敗。」

和合神君杜絕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

李百萬一笑道：「救我們老三，就是在下加入貴幫的條件，否則，貴幫的財務請幫主另請高明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也道：「我們老三年紀輕，來日方長，幫主答應了老二吧！」

和合神君杜絕點了一點頭道：「可是誰能分得開他們呀！」

李百萬一笑道：「在下能！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擔心地道：「老二……」

李百萬一笑地道：「大哥，你儘可放心，說本身功力，小弟也許不行，如果小弟經過高人指點，那情形就不一樣了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：「老二，你是胸有成竹了？」

李百萬微微一笑道：「大哥應該知道，小弟不是不自量力的人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點點頭道：「這一點，大哥對你很清楚。」

和合神君杜絕道：「那麼，就有勞李員外了。」

李百萬一拱手道：「在下獻醜了。」轉身走向場中，直向于化棠及妙手翻天宇文及身前走去。

他的步伐從容不迫，自然流露出一種飄逸的神態，這幾步路走得完全不像家財富甲身份的李百萬，予人一種陌生之感。

座中就有人看得眼睛都直了，立時，沉迷於一種幻覺追憶之中。

她，就是三夫人碧夢夫人。

三夫人腦中一陣迷惘，而李百萬已經到了于化棠與宇文及兩人身邊。

三夫人忽然大叫一聲，道：「且慢！」人也飛身而出，到了李百萬身前。

李百萬回身道：「姑娘是誰，有何指教？」

三夫人雖然就是碧夢夫人，但碧夢夫人已變成現在的三夫人，見過她的人無法從三夫人身上看出她就是碧夢夫人。

那是一個秘密，極少數人知道這個秘密。

李百萬剛問第一個問題，神手擎天楊日輝接口道：「老二，三夫人和你說話。」意思是禮不可失。

第二個問題，三夫人自己回答道：「李員外，你準備用甚麼方法分開他們？」

三夫人顧慮的不是于化棠，于化棠是他們的三弟，這是衆所週知的事，怎樣她也不會此時此地對于化棠有所不利，她最擔心的就是妙手翻天宇文及，妙手翻天宇文及是她目前最可信任的人，她當然要維護着妙手翻天宇文及。

李百萬道：「在下準備用釜底抽薪之法。」

三夫人問道：「何謂釜底抽薪之法？」

李百萬道：「他們兩人的內力深厚，兩力一合，無人可擋，所以，以力分力，以力釋力，都是下下之策，弄不好就三敗俱傷。」

三夫人道：「那員外之法，是上上之策了？」有點冷言冷語的意味，不知怎樣的，她對他似有成見。

李百萬道：「在下不久以前得到了一種『玄玉天香』，能消弭人們胸中殺機，於無形之間，滌盡俗塵，還我眞茹，而且中香之人，內力自收自斂，絕無任何不良後果。」

反而因禍得福，更收調協之助，夫人以爲如何？」

三夫人一陣猶豫道：「這……」

「小珠兒，現在絕不能分開我們，你再盡其所能再拖半個時辰。」妙手翻天心中可急了，一股細如蚊蚋般的細聲，送進了三夫人耳中。

三夫人從猶豫中解脫出來，搖首道：「說得很動聽，萬一出了差錯呢？」

李百萬道：「出不了差錯。」

三夫人道：「我說是萬一。」

李百萬說道：「在下的『玄玉天香』不會有萬一。」

三夫人道：「眞的不會有『萬一』，那你就用你的『玄玉天香』吧！」

翠袖輕輕一拂，轉身走回座上。

李百萬見她拂袖之際，衣袖似乎有意無意之間碰了一下妙手翻天及于化棠，他心中一動，暗忖道：「她……她……她……搗鬼。」

所謂「疑心生暗鬼」，李百萬此意一生，又加上三夫人那種語氣，疑心萬分，李百萬可不敢一力承擔到底，接着語氣一變笑道：「煩惱皆因强出頭，夫人既有『萬一』的顧慮，在下强賓不壓主，祇有敬謝不敏了。」

這種代人受過的當，他可犯不

着去上，祇有一笑退回座上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老二，爲甚麼不出手了？」

李百萬道：「你沒有聽三夫人的話麼，小弟覺得三夫人的話顧慮好多，小弟又何必强自出頭。」

和合神君點頭道：「原是吃力不討好的事，那就讓他們拚吧，好在場地甚是寬敞，無碍繼續進行較技。」接着，向大家一揮手道：「繼續進行較技爭雄。」

三夫人又下場了，她下場後，却向李百萬一抱拳道：「李員外，有請賜敎！」

和合神君杜絕搖手道：「夫人，不要擾局，李員外可是客人。」

三夫人冷笑一聲道：「李員外是客人，難道于化棠不是客人，于化棠可爭幫主之位，李員外若無爭幫主之位之心，又如何來得這般巧合，幫主，你就別自作聰明了吧！」

英雄難過美人關，男人懼內算不了甚麼，和合神君杜絕哈哈一笑道：「是的，夫人所言甚是，祇不知李員外意下如何？」

李百萬隨和地一笑道：「盛情難却，在下祇有勉力奉陪了。」他居然下了場子。

這大出和合神君杜絕意料之外，同時神手擎天楊日輝也暗暗一皺眉頭，他不同意李百萬下場去鬥三夫人，所謂「好男不與女鬥」，何況，他根本沒有突破重重難關的希望，何不藏拙爲上？

李百萬到了三夫人面前，一抱拳說道：「在下藝業不精，尙望夫人手下留情一二。」

三夫人忽然一搖頭道：「你現在還不能和我動手。」

簡直是開玩笑，李百萬忍不住雙眉一皺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三夫人說道：「你還沒有經過資格審定。」

「甚麼資格審定？」李百萬來遲了，當然不知道赤脚通過「熖火大陣」之事。

三夫人道：「馬上你就知道了。」

接着，喝聲吩咐道：「擺上『熖火大陣』！」

一呼百喏，「熖火大陣」燃起了熊熊烈火。

李百萬一捋衣襬道：「在下獻醜就是。」兩脚一點，上了「熖火大陣」。

三夫人道：「李員外別心急，照規定是該赤脚上陣，你還沒有脫下鞋襪呢！」

李百萬原是脾氣最好的人，但事事發生枝節，頗有被戲弄的感覺，至此也不由臉色微微一變，微現不悅之色，道：「夫人何不早說？」

三夫人微微一笑道：「現在說也不遲呀！」

李百萬已是騎虎難下，呑回一口氣，道：「好，在下遵命，脫去鞋襪。」

他鞋襪一脫，當場便有兩人臉上立時變了顏色，那就是三夫人自己和妙手翻天宇文及，如果于化棠不是閉目在用功，那他也一定大感意外。

敢情，那個少了一隻脚趾的人就是這位李員外——李百萬。

三夫人臉上一變之下，人便激動得脫口大叫一聲道：「周天棄，我找得你好苦呀！」

李百萬一怔道：「妳是誰？」

三夫人仰天長嘯道：「哈哈哈哈，我總算找到你了。」

李百萬疑訝併生的冷笑道：「妳是誰？」

三夫人幾聲長號之後，硬把心中一股怨恨的怒氣壓抑了下去，挫牙道：「我就是碧夢夫人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在下不知道妳就是碧夢夫人。」

三夫人道：「我姓梁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天下姓梁的女子何止千千萬，誰知道妳叫梁甚麼？」

三夫人恨恨的道：「十年前我爲了你背棄師父……」

李百萬一笑道：「哦，妳原來祇是一個在下玩過的女人，哼！十年前在下玩過的女人，不上千也有數百，姓梁的，在下記不起了。」

李百萬有錢又有武功，在江湖上名聲甚是響亮，人緣也相當好，他這時的表現，像是突然間變了一個人，他的每一句話都令人失驚發楞。

三夫人到底也是走南闖北見過不少世面的人，李百萬這種態度，使她心中警念大增，原該不可抑止的怒火，便忍着一口氣，用眼淚澆息在心頭之恨，幽幽的道：「我叫梁蕙仙。」

李百萬記憶中好像忘記了「梁蕙仙」三個字，思索了半天，才突然記起似的「啊」了一聲：「蕙仙，是妳呀，妳可想煞我了。」

名字想了半天才想出來，這句「想煞我了」的話，聽來敎人不是好笑，而是笑都笑不出來。

李百萬的聲音忽然柔美得像唱歌似的道：「蕙妹，現在我們總算又相逢了，也不要爭甚麼幫主不幫主了，讓我們從頭做起吧，來，我們回座去。」

他居然伸手去拉三夫人的手，三夫人冷笑一聲，退後了三步，道：「別忘了，我現在是三夫人！」

李百萬一笑道：「幫主夫人又怎樣，可以陪人上床，不能被人拉

手？」

這種粗野沒有禮貌的話，也不知李百萬怎能說得出口。

這種話最叫人聽不下去的，第一個是和合神君杜絕，第二個是神手擎天楊日輝，他們兩人的目光都射出了冷芒，可是那冷芒，落在李百萬身上時，他們兩人立時倒抽了一口冷氣。

敢情，他們在李百萬身上發現了一件教他們膽顫心驚的東西，一顆赤紅色的扣子。

不知甚麼時候，李百萬衣服上的第一顆扣子，變成了赤紅色。

這顆赤紅色的扣子，在和合神君杜絕與神手擎天楊日輝心中是一個極大的秘密，一個教他們心中失去平衡的秘密。

李百萬伸出去之手，一下子就拉住了三夫人的手，三夫人乖乖的由他攜着手，似是很聽話似的。

其實，三夫人一點也不想聽話，祇是李百萬那一伸手，看來不快，但却在伸手之前有一股無形勁力罩住了三夫人身前三大穴，三夫人別說不能不聽話，就是想動一動身子都動不了，祇有任由他拉住了玉手。

三夫人自從與李百萬分手以來，矢志報此辱身之恨，才化名碧夢夫人行走江湖，以色相爲手段，追求兩個目標，一是找尋周天棄，一是致力武功上的精進。

十年歲月她今天算是終於找到了周天棄，可是武功上的成就，却叫她失望到了極點，在李百萬手下，還是不堪一擊。

三夫人心不甘，情不願，更是身不由己的被李百萬將她拉向身邊坐了下來。

這時，和合神君杜絕與神手擎天楊日輝同時站了起來，向李百萬躬身行禮道：「屬下參見恩主！」

李百萬揮手道：「坐下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訕訕的道：「屬下不知恩主身份，妄自尊大，請恩主賜罪。」

敢情，他也是不知道李百萬的眞正身份。

李百萬道：「恕你無罪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這才暗中吁了一口氣，欠身道：「謝恩主不罪之恩。」

場中變化，大出人意料之外，假意運功的妙手翻天看得眞切，聽得明白，心中更是大爲震撼不已。

他祇是懷疑李百萬其人，還以爲他是次要人物，想不到他竟是眞正的首腦。

這時，妙手翻天也沉不住氣，暗暗傳音給于化棠道：「老弟，你用功得怎麼樣了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晚輩智珠在握，隨時可以應變了。」

宇文及道：「那剛才的一切，你都看到了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看到了。」

宇文及道：「你不覺得奇怪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不，早在晚輩意料之中，祇是沒想到他這樣沉不住氣，就自暴身份了。」

宇文及道：「你要找的就是他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正是他。」

宇文及道：「你與他……」

于化棠道：「他是在下的師兄……」

宇文及雙目一翻，忘了使用傳音入密神功「啊」了一聲……

當他警覺時，話已經出了口，收不回來了。

座上李百萬微微一笑道：「兩位不必再裝模作樣了，請起來吧。」

宇文及挺身而起，笑道：「李員外好，久仰，久仰！」

于化棠緩緩起立道：「二哥，眞想不到你還是眞人不露相，兄弟可有機會了。」

李百萬笑道：「老三，祇要你要，二哥的一切都是你的。」

于化棠搖手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！小子沒有這種胃口，吃不下這桌大菜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那麼，二哥就安排你去當武當掌門人吧！」好大的口氣。

于化棠又搖搖頭道：「小弟不想當道士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那你是一心一意要『金銀幫』了？」

于化棠再次搖頭道：「小弟也沒有興趣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那你剛才出盡了花樣目的何在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說來眞叫人好笑，小弟祇是想幫三夫人找一個人，想不到找來找去，竟是二哥你。」

李百萬哈哈一笑道：「老三，你這件事，可做得太好了，你可知道三夫人是二哥甚麼人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不敢妄測。」

李百萬道：「她就是你二嫂子，早年小兄一事無成就娶了你二嫂，在一次分手之後，便失去了聯絡，你二嫂找小兄，小兄也找你二嫂，就是機緣不巧，始終難償夙願，當你二嫂化身爲碧夢夫人之後，小兄沒想到她就是你的二嫂子，要早知道她是你二嫂，我們夫妻早就團圓了，這次眞得謝謝你了。」

他明着向于化棠說明事實，暗中却希望三夫人能諒解他。

女人就是女人，就在剛才，三夫人還把他恨得快要死，滿腔怒火，恨不得吃他的肉，剝他的皮，

經他這樣一解釋，她的目光居然柔和起來，也沒有了恨意。

李百萬看得眞切，他伸手一拍三夫人肩頭，暗中解開了她的穴道，笑盈盈的道：「蕙妹，妳說我們該不該謝謝老三？」

三夫人顯然一下子改不過口來，却微微點了一點頭。

她這一點頭，可把關心她的人，都弄糊塗了，尤其羅雯君和妙手翻天宇文及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

李百萬樂陶陶的又道：「蕙妹，快把本來面目恢復過來，否則，再失散了，又要兩地相思，肝腸寸斷了。」

三夫人眞聽話，點一點頭，從懷中取出一條手巾，在臉上拭抹起來。

祇不過片刻之間，三夫人就完全變了另一個人，一個比三夫人更美的人。

李百萬笑哈哈的道：「對，這才是我的好妻子，梁蕙仙，從現在起，妳再不是甚麼三夫人，而是我周天棄的唯一夫人了。」

梁蕙仙嫣然一笑道：「那你也該恢復原來的面目。」

李百萬連連點頭道：「應該，應該。」

他不是用易容藥物，而是戴了一副人皮面具，一副精巧的人皮面具，所以誰也沒有看出來。

李百萬的本名周天棄，周天棄的廬山眞面目，可是一個非常俊美的美男子，怪不得梁蕙仙被他兩句話一說，那十年恨怨，齊化烟雲，飛得不知去向。

祇見他望着周天棄，失魂落魄似的痴呆了。

她眞是痴了，但還有清醒的人，那就是羅雯君，羅雯君忍不住晃身而出，指着梁蕙仙叱喝道：「師姊，妳瘋了麼？還聽他的那一套甜言蜜語？」

周天棄倒是沒有着惱，祇是笑問道：「蕙仙，她是甚麼人？」

梁蕙仙道：「她是我的小師妹羅雯君。」

周天棄笑道：「小師妹，夫妻之間那有隔宿之仇，小師妹，你這抱不平可打得有點不對頭啦！」

清官難斷家庭事，羅雯君當場被周天棄說得張口結舌，望着梁蕙仙直搖頭，她還眞下不了台階呢！

梁蕙仙忽然向周天棄耳邊說了幾句話，周天棄點頭一笑道：「夫人的小師妹，也就是小兄的小師妹，君妹，妳想要甚麼？祇要妳說，小兄無不點頭。」

羅雯君衝口氣道：「我想當『金銀幫』幫主，難道你也讓我當？」

周天棄一笑道：「好，從現在起，妳就是『金銀幫』的幫主了。」

羅雯君愕然道：「你眞的給我當『金銀幫』幫主？」

周天棄臉色一凝，道：「小兄不是和妳開玩笑。」

和合神君杜絕起座向羅雯君一抱拳道：「請幫主就座！」

羅雯君一扭頭道：「誰要當你這甚麼鬼幫主。」

她原本是丫頭身份，站在丫頭行列之中，這樣一來她不便再回丫頭行列，扭頭走了三步，祇有走到了妙手翻天宇文及身邊。

周天棄哈哈一笑道：「女孩子的話，就是這樣當不得眞，一扭頭就把自己說的話收了回去，小師妹，好好，隨妳的便，誰叫妳是我夫人的小師妹呢。」

羅雯君出頭反受辱，師姐却又失去了立場，該死的大師姊，眞不是東西，怪不得師父連她的名字都不願提，祇有暗中恨恨而已。

周天棄三言兩語把羅雯君打下陣來，頭一回然後向于化棠道：「老三，小兄眞要謝謝你，可是你甚麼都不要，你教小兄如何謝你才好？」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二哥，你眞想謝小弟？那麼，替我找一個人。」

周天棄笑問道：「老三，就這一件事麼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就這件事。」

周天棄道：「找甚麼人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眞人姓馬名天行，年約三十多歲，四十歲不到。」

周天棄道：「你找他做甚麼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他是小弟未曾見過面的師兄，十五年前奉命下山辦事，一去杳如黃鶴。」

周天棄道：「這麼多年已無音信，祇怕已經不在人世了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小弟奉有師命，生要見人，死要見屍，如果敝師兄不幸，被人害死，小弟便是復仇使者。」

周天棄道：「令師是……」

于化棠道：「家師極少在江湖走動，鮮爲人知，他老人家自號『臥雲村夫』。」

周天棄一站而起，道：「老二，眞想不到，你就是小兄的小師弟。」

話，誰都聽出來，周天棄自認他就是馬天行了，但于化棠反而怔了一怔，道：「你眞是馬師兄？」

周天棄道：「如假包換。」

于化棠忽然長身而起道：「接招！」

周天棄哈哈笑道：「來得好。」兩人的身子都同時躍起在半空中，手足相連，在半空之中旋轉起來。

他們旋轉了好長一段時間，都未落身下來。

祇看得大家目定口呆，大家都緊張得不敢出大氣。

接着，祇見人影一斂，周天棄與于化棠已把臂座前，相對而笑。

忽然，于化棠道：「師兄，你到底是馬天行，還是周天棄？」

周天棄道：「小兄覺得周天棄這個名字很好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師父要小弟請問師兄一句話。」

周天棄一笑道：「咱們師門中事，留待將來慢慢再說吧！」

于化棠道：「師父有命，要小弟見到師兄時，必須請教師兄，小弟不敢有違師命。」

周天棄道：「好，那麼你就問吧！」

于化棠道：「天機圖可已送交福建蒲田少林寺悟空禪師？」

周天棄一笑道：「師弟，你這不是明知故問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這是師父的問話，請師兄回答。」

周天棄道：「沒有送到，小兄自己把『天機圖』參悟出來了，似乎再用不着送到福建少林寺去找悟空禪師了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師兄下山十五載，何以不回山覆命？」

周天棄哈哈一笑道：「回山路途遙遠，師兄那有時間啊，師兄要參悟『天機圖』，其後師兄要爲師父光耀門庭，師兄那能分得開身啊！」

于化棠道：「師父可是等不及你爲師父他老人家光耀門楣。」

周天棄反應奇快的道：「他老人家已經仙去了？」

于化棠點頭道：「師兄祇要去年回去，就可以見到恩師了。」

周天棄道：「師弟不必悲傷，你已經找到了師兄，你的前途，有師兄替你一肩承擔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小弟之事，恩師已有安排，不敢有勞師兄分神。」

周天棄道：「師兄這就放心了。」

于化棠緩緩取出一面牌子，雙手一捧道：「小弟已奉師命，接掌本門門戶，請師兄參見師命金牌。」

那塊牌子，正面正是「泰山石敢當」，也正是妙手翻天送來的那塊牌子，祇是現在那塊牌子小得多了，除去外殼之後，成了一塊金光閃閃的金牌。

周天棄當然想不到，這塊金牌就是他已到手的那塊牌子，微微一怔道：「本門有幾面『金吾令』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當然祇有一面。」

周天棄一笑道：「師弟，這可就不對了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有何不對？」

周天棄道：「小兄曾見過『金吾令』，好像不是這個樣子。」

于化棠笑道：「可是這個樣子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從懷中取出金牌外殼，合而爲一。

于化棠取出金牌時，祇將外殼分爲四片，極易復合，而且一如舊觀。

周天棄道：「可容小兄一看？」

于化棠一推掌，把那外殼凌空送向周天棄道：「請師兄過目。」

周天棄伸手接過金牌外殼，仔細一看，可不是他已到手之物，當堂祇氣得冒火三丈，一連冷笑了好幾聲：「好，好，好！」

氣歸氣，但周天棄的涵養功夫確實高明，冷笑聲中居然把胸中怒火强行壓下去，道：「小兄見過的正是這塊金牌，不知師弟手中的金牌來自何處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師兄，分開手中外殼便知。」

無需用力，微微一分，便將外殼一分爲四，周天棄笑得像哭一樣的道：「好啊！原來這『金吾令』還有外殼，倒把小兄騙了過去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師兄此語怎講？」

周天棄道：「此『金吾令』本爲師兄之物。」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不見得吧！」

周天棄道：「你從何處得來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小弟不敢欺瞞師兄，這倒是得自師兄府上。」好像有點前言不對後語。

周天棄目光一亮，哈哈笑道：「師弟，這不是證明了『金吾令』乃是爲兄所有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師兄並非護令尊者，如何能擁有『金吾令』？」

周天棄說道：「當然是護令尊者的交付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師兄不識『金吾玄機』，尊者豈會將『金吾令』交給你？」

周天棄道：「事實上已是交付給爲兄了。」

于化棠回答道：「你用的是非常手段。」

周天棄道：「老鬼不明是非，不識時務，爲兄對他自然也用不着客氣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師兄可知非法謀奪『金吾令』，罪當誅？」

周天棄哈哈大笑道：「師弟，你從何處將『金吾令』盜去，又當如何說法呢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小弟奉有恩師遺命，乃是奉命行事。」

周天棄道：「誰知你是不是假傳遺命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恩師已將『金吾玄機』相授，足以明證。」

周天棄一笑道：「你是說你知道夾層之內有金牌之事，不過是碰巧罷了，不足爲信。」

于化棠點頭道：「師兄如此說來，倒也成理……」

周天棄道：「所以，爲兄不能以掌門之禮參見師弟。」

于化棠微微一笑，收回金牌，道：「師兄所言甚是。」

周天棄又道：「但爲兄可以和師弟一同參拜『金吾令』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師兄，言之有理！」隨將「金吾令」放置桌上，退到周天棄一旁，併着而立，說道：「請一同參拜『金吾令』。」

周天棄點頭道：「好。」與于化棠一同拜了下去。

他們行的是三跪九叩首的大禮，行禮之際，周天棄的動作較快一點，于化棠行禮完後一抬頭，「金吾令」已經到了周天棄手中。

周天棄高舉「金吾令」，等於受了于化棠一拜。

周天棄道：「師弟，你已參拜過『金吾令』了。」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本門『金吾令』不像其他門派的權令，權令在手，便是掌門之人，本門掌門人必需身具『射日神指』之功，師兄會麼？」

周天棄道：「難道你會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小弟初學乍練，不敢言精。」

周天棄翻過「金吾令」，一眼看到了那些圖形，他練成了「天機圖」上武功，身具「天機功」，一眼便看出那圖形便是「射日神指」，樂得一笑道：「原來，這『射日神功』就在這金牌之上，那你練成射日神指的時間也有限得很了。」

于化堂老實得教人替他擔心地道：「不錯，時間確實有限得很，師兄來到時，小弟才大功告成。」

周天棄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，你剛才與妙手翻天宇文及是在演戲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多謝師兄手下留情，沒有在小弟緊要關頭，暗施殺手。」

周天棄冷笑了一聲，道：「你知道就好了，爲兄要光明磊落的取得掌門人身份，也叫你口服心服，現在爲兄就開始修練『射日神指』……」

于化棠截口道：「小弟只修練它半個時辰左右……」

周天棄道：「小兄也以半個時辰爲限，半個時辰之後，爲兄與你公平競爭，定奪『金吾令』誰屬。」

于化棠點頭道：「好，一言既出。」

周天棄道：「駟馬難追。」

接着選了一個非常理想的地方，走過去坐了下去，一招手道：「四大護法，與本座護法。」

眞想不到他口中四大護法居然是那四個無名小卒：伙夫，馬夫，和二個車夫。

那四個人身形一動，在周天棄四週各自站好了方位，周天棄心神合一，用起功來。

妙手翻天宇文及搖頭嘆息道：「老弟，你這不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煩？老夫眞替你擔心！」

于化棠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禍福無門，唯人自招，意到心盡，晚輩就可放手施爲了……」

話聲頓了頓，接着道：「老前輩，這也是一個你辦理貴門中事的最好機會，老前輩還不抓住這機會更待何時？」

妙手翻天哈哈一笑道：「如非老弟提醒，老夫可坐失良機了。」

他就是這樣正經不起來，人已到了場中，還是那樣嬉皮笑臉，向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招手道：「你過來咱們談談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大馬金刀端坐不動道：「妙手翻天，你好大的膽子，竟敢如此嬉皮笑臉的向本座說話。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還是那麼笑着臉道：「老夫的膽子實在算大，老夫還不敢以幫主之尊去當『金銀幫』的甚麼十三副幫主，丟盡丐幫的人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冷笑了一聲道：「你已是丐幫逐徒，無權過問。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笑笑地道：「說得也是，憑我『妙手翻天』四個字，實在不能過問你大幫主的事，不幸的是老夫多了這個玩意兒，想不過問你大幫主的事，老夫也身不由己，這却如何是好？」

他手中放着一個小牌子，其實不是牌子，而是一個銅錢，一個當十文的普通銅錢，毫無稀奇之處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不屑的一揮手道：「多了這玩意兒，你又能怎麼樣？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道：「你可能沒有看清楚，再仔細的看看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本座看清楚了，有話就快說，有屁就快放，本座沒有時間和你囉嗦。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你身爲丐幫幫主，居然不認識丐幫中的至高聖牌『富貴金錢』，你這丐幫幫主是怎樣當的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傲然道：「本座如何不識『富貴金錢』，只因身在『金銀幫』，無視於你『富貴金錢』的存在而已。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這才臉色一正，肅然道：「你身爲丐幫幫主，憑此一話，便是欺師滅祖，背幫叛道，護法子弟何在，與本座拿下這叛徒。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哈哈大笑道：「宇文及，本幫主要辦你一個欺……」

他只說到一個「欺」字，只見座下十三位副幫主中，忽然站出四個人，齊走到妙手翻天宇文及面前躬身道：「弟子參見護法尊者。」

妙手翻天宇文及一揮手道：「免禮，拿下叛徒楊日輝。」

事情大出人意料之外，四個「金銀幫」副幫主居然是丐幫中的高手，這對整個「金銀幫」來說可是一個了不得的衝擊。

可是，這時周天棄正在臨時抱佛脚的修練「射日神指」，有他在此，和合神君又豈能輕舉妄動，因此「金銀幫」人雖是震撼無比，却無人敢作任何決定。

那四個也同時脫去了外袍，現出一身化子裝，再一抹臉，連容貌都變了，變成了丐幫四大金牌護法。

敢情，他們並不是眞的甚麼副幫主，只是在那四個副幫主身上動了手脚，取代了他們的身份而已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不由臉色大變，一按桌子跳了起來，向外面衝去……

丐幫四大金牌護法，早已站好了方位，四人一聲大喝，就截住了神手擎天楊日輝，惡鬥起來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原是丐幫中近百年的特出人才，照說，丐幫這四個金牌護法未必能制得住他，只是這個神手擎天楊日輝不是眞材實料的神手擎天楊日輝，只是一個易了容的假貨，那就絕不是丐幫四個金牌護法的對手了。

一向神氣的神手擎天楊日輝這時一點也不神氣了，手忙脚亂之下，情急的大叫一聲道：「于老三，大哥對你不薄，你怎可以袖手旁觀？」

于化棠笑着走了過去，妙手翻天宇文及道：「住手！」四大金牌護法立即住手退下來。

神手擎天楊日輝氣喘喘地道：「于兄，你要救我。」原來叫于老三，現在又叫起于兄來了。

于化棠道：「這是你們丐幫中事，叫小弟如何救得了？」

神手擎天楊日輝道：「我不是丐幫中人。」

「那你是甚麼人？」

「在下鐵掌開山金大山。」

「楊日輝何去？」妙手翻天宇文及晃過身來接口問道。

鐵掌開山金大山道：「這……」轉眼望着周天棄，希望周天棄說句話。

于化棠道：「說出楊幫主藏身之處，這是你唯一活命的機會。」

鐵掌開山金大山道：「他在……」

身子一晃，只說了二個字，就倒地而死。

于化棠一回頭，只見周天棄已經站了起來，含着微笑道：「叛我者死！」

妙手翻天大怒喝一聲道：「你……」

于化棠截口道：「現在是晚輩的事了，前輩且退過一邊去。」

周天棄一笑道：「師弟，你眞愛管閑事啊！」

于化棠道：「給小弟一個面子，把楊日輝還給他們！」

周天棄道：「楊日輝對我已無用處，好，師兄給你這個面子。」接着向妙手翻天說了一個地點。

妙手翻天宇文及向于化棠一抱拳道：「多謝，後會有期！」帶着四大金牌護法飛身而去。

于化棠向周天棄欠身道：「我們可以動手了！」

周天棄身前那四大護法忽然搶身而出，道：「恩主，請准屬下四人，先會他一陣。」

周天棄居然點了一點頭。

于化棠雙眉一軒，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好，在下就拿你們試試我的『射日神指』吧。」

他話聲出口，人也搶先出了手，那四大護法身形方動，祇見于化棠屈指連彈，陣陣尖嘯中，那四大護法竟沒有一個迎上手，便翻身倒斃地上。

這四個人，一路過關斬將，把四大壇主都打敗了，他們的身手，已是有目共睹，實非等閑之輩，想不到居然連于化棠一招都接不下來。

于化棠這一手，大收殺鷄儆猴之效，全場之人一悚，緊張得連聲音都沒了。

周天棄哈哈一笑道：「師弟，你好高的悟性，片刻時光，就已深得『射日神指』精髓，師兄今日不除你，日後，祇怕沒得師兄混的了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師兄，好說，請！」

周天棄道：「接招。」

二人一交手，便分不出誰是誰了。

二人都獲得「射日神指」神功，這一動上手，反而誰都不敢輕易使出「射日神指」，因爲「射日神指」雖然無堅不摧，但耗用眞力極巨，在他們初學乍練的今天，一指不中，便有後力不繼之弊，如此高手相搏，毫厘之差，立判生死，是以兩人都不敢輕易使用「射日神指」，祇以個人原有武功相拚。

一陣急拚之後，忽然「啪」的一聲，于化棠的身子被打得飛了出來……

于化棠飛出的身子，一點地又撲了回來。

過了不久，又是「啪」的一聲，于化棠又被打得飛了出來。

于化棠一聲清嘯，又撲了上去。

接着，祇聽，啪啪！之聲不絕於耳，而于化棠的身子也就一來一往，飛撲不停。

于化棠顯然不是周天棄的對手，衣服被打爛了，人也被打得鼻青臉腫，口鼻之間血跡斑斑，簡直成了一個血人。

唯一令人迷惑不解的就是于化棠傷得這般重，他撲回去的身形，一點也不見得呆滯，他就像個打不死的人死纏不休。

一連挨了四五十下之後，于化棠伏在地上站不起來了，人站不起來，當然也就再也撲不過去了。

周天棄是打人的人，好像也和被打的人差不多，狠狽得像條死狗。

這時，三夫人和七夫人也都忍不住撲了上去，一人照顧一人，三夫人照顧的自然是周天棄，七夫人却抱住了于化棠。

于化棠喝了二杯水，一挺腰又站起來，向周天棄道：「師兄，小弟是不死不休，請吧！」

七夫人欲制止于化棠，却被于化棠一揮掌，托出老遠之外。

周天棄哈哈一笑道：「師弟，師兄眞的服了你，你的護體神功火候，能擋得住師兄的金剛掌力，也可傲視天下了，不過，這次師兄可不再留情了。」

于化棠微微一笑道：「師兄的出手，何曾留過情來……」

周天棄一掄雙掌，道：「好，讓你試試師兄的『天雷三劈』！」

忽然碧夢夫人橫身擋住周天棄叫道：「大哥，你就饒了于師弟吧！」

「走開！」一揮手掃向碧夢夫人。

原是乖乖巧巧的碧夢夫人，忽然身形一折，避過周天棄一掃之勢，雙手向周天棄抱去，口中同時叫道：「大哥，我們就同歸於盡吧！」

她的話有了問題。

敢情，她不是乖巧聽話，而是等待機會，等待一個可消仇雪恨的機會。

周天棄大驚失色，雙掌一翻，擊向碧夢夫人心口，大吼道：「去妳的……」

一道火光，把碧夢夫人和周天棄同時烟沒了。

烟雲消散後，地上多了二具殘缺不全的屍體。

那就是碧夢夫人及周天棄。

周天棄死得好不甘心，眼睛睜得比銅鈴還大。

七夫人小紅回到了于化棠身邊，道：「你沒事吧？」

于化棠嘆息了一聲道：「人算不如天算，碧夢夫人死得冤枉，也誤了我的大事。」俯身收回了「金吾令」。

「她洗淨了自己的耻辱，死得一點也不冤枉，小妹可以光榮的帶她回山了。」羅雯君收拾起碧夢夫人的殘骸，走了。

七夫人小紅問于化棠道：「她誤了你甚麼大事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事情已經過去了，不用提了，紅姊姊，賤內在甚麼地方？」

七夫人小紅道：「我已經命人把她埋了。」

于化棠道：「她沒有死，我要把她帶回家去。」

七夫人小紅道：「你這人行事古怪，好神秘啊！」

于化棠一笑道：「不是神秘古怪，實在是賤內已受了周天棄的控制，我不表現得比周天棄更無情，你想，其後果還堪設想麼？」

七夫人小紅幽幽的一嘆道：「餘下的這些人怎麼辦？」

于化棠道：「妳看，不是有人出頭了麼？」

出頭的人是第一副幫主。

七夫人小紅再回頭時，于化棠已經走得不見影子了。

（全文完）

新派俠情哀艷故事／一鵠・文　可飛・圖

不使胡馬渡陰山

深明大義　委屈求全

凜冽的寒風，刮得枯枝殘雪滿天亂飛，黑沉沉的天幕，似乎已垂到了屋頂之上，漫山遍野人畜絕跡，整個世界只見到了狂風在怒吼。

突然，隱隱傳來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，好半晌，三匹快馬衝到，馬上騎者緊伏在馬背上，就像逃命似的在狂風中奔馳。

三人拚命打鞭，可是那馬兒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，一般的馬兒只怕早已倒下，更別說是在狂風中奔跑。

好不容易又跑了十里，前面那匹馬再也支持不了，仆地倒下，馬上騎者立刻騰身躍起，展開絕頂輕功，向前掠去。最後，三人全部施展輕功，那等快法，只要有人看到，不被駭了一大跳才怪！

足足趕了二十多里，見到前面一座廟宇，三人似乎鬆了一口氣，看來這廟宇是他們的目的地！

「是此處吧？」前面的人沉聲道。

「不錯，正是此處。」中間的人端詳了好半晌才回答道。

「那就進去吧！」這聲音清脆嬌美，顯然說話者是一個姑娘家。聽他們的聲音，年紀都很輕，兩男一女冒着風雪趕來此處，一定是有着要緊事情。

三人一打手勢，神情立即凝重起來，先頭那位把手一抬，首先向廟內掠去，其餘二人向左右分開，中間距離約五丈有餘，正是攻守俱佳的位置。

翻進大雄寶殿，空蕩蕩的，不見一人，佛燈雖微，仍然看得清上首佛像形狀。

三人耳目並用端詳了半晌，確定了大殿確實無人，立刻向後面衝，狂風仍然虎虎發威，門窗也給吹得吱吱發響，廟內衆僧人顯然已經入睡。

最後，他們看見一座宏偉的樓閣橫在前面，樓上燈火通明，似乎有人在上面。

颼颼颼，三人毫不猶豫，朝上掠去。

穿進窗門，三人微微一怔，好一個佛殿，氣勢莊嚴，令人見了，倏然產生尊敬之意。

右邊有張桌子，一名二十四五的青年，正在看經，聚精會神地注視面前的佛經，似乎未發覺有人進來。

其實，三人打開三面窗子，狂風之下，燈火幾乎吹滅，殿內風鈴

等物，搖擺不定，這種變動怎麼會感覺不到，看來這青年人必然是他們要找的人了。

這間佛殿極其空曠，別說四人，即使四百人也可以容得下，尤其是不說話時，益發顯得空洞，似乎眞能將四人溶化在這廣闊的空間。

連夜冒着風雪趕來的三人，此時已脫去風衣，面貌身材才看得清楚。

首先一人年紀較大，也只有二十七八左右，然而氣概雄偉，滿臉于思、豹首環目、身高膀寬，活脫脫是一位叱咤風雲，縱橫疆場的大將。

左邊那位看上去約莫二十四五，身材頎長，清麗的面容頗有書卷氣。

只有這一位女孩子年紀最輕，十八九歲，眉目如畫，膚色如雪，一雙妙目透出異樣的靈秀，渾身裝束有點像哈薩克族姑娘。

僵持了好半天，豹首環目的大漢突然揚聲道：「完顏兄弟三人依約到訪！」

看經的那位似乎才知道有人來了，抬頭向三人望了望，並未露出絲毫異色。

三人心頭一震，暗道：「好一位男兒！」

尤其是那位少女，芳心砰砰跳動，粉臉通紅，倏然而微露羞色。

那少年環視那三人一眼，緩緩道：「有證明麼？」

豹首環目那位大漢子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渾身就像打足了氣的皮球，筋肉膨脹，幾乎比平常人脹大了一倍。

全身功力提到十足，這位豹首環目朋友才開口道：「完顏吉慶，請教高招！」

那儒服少年不言不動，臉色平靜，望着這位漢子，似是沒事人一般。

完顏吉慶心頭大震，他知道今晚遇上了前所未見的高手，別說其他，對方這份定力，至少有十五年以上的精純內家火候。還有高明的鎭定功夫，才能有此泰山崩於前面不變色的定力。

高手比武，這定力高低已可以判生死，完顏吉慶自幼受名師授藝，自然深明此中道理，所以心內忍不住大爲震駭！

完顏吉慶再吸口氣將心內翻騰的血氣硬行壓住，雙手一抱拳道：「請！」

少年微微點頭，表示答禮。

「嘿！」完顏吉慶陡然大喝一聲，右掌突劈了一股雄渾的氣勁破空擊出，直往那少年胸前打去。

儒服少年屹然卓立，如沒事人一般，任由掌力擊中，全身衣服獵獵作響，似乎要破體飛去。

但是，完顏吉慶一向自負的內家掌力，今日竟然是師老無功而退，這不僅令他吃驚，即使那兩位又何嘗不震駭欲絕呢？

三人不能不承認這一事實，少年血肉之軀，硬生生受了一掌，依然完好如故！清清楚楚的擺在面前，毫無虛假。

完顏吉慶知道今日敗定了，但他千里迢迢，吃了多少苦，就這樣承認失敗，實在不甘心情願。

「我們一齊上！」旁立的一男一女當然也看出情況不對，除了聯手施出「雲龍三現」外，若要以其他武功取勝根本無可能！

三人緩緩走前幾步，竟是江湖上慣用的圍攻方式。

繞住少年徐徐轉了幾圈，完顏吉慶雙足疾蹬，龐大的身形已凌空躍至少年頭頂，雙掌已罩住方圓五丈地方，無論對方往那方逃竄，亦在掌力籠罩之下。

正在此時，少女完顏秀文不敢怠慢，身形平滑前去，纖纖玉指往少年眼中插去，另外那名少年完顏喜一個掃堂腿，雙掌忽起一道光影，似眞似假，虛實並用，猛攻對方胸腹之處。

「雲龍三現」果然威力無窮，分上中下三路進攻，方位時間配合得相當巧妙，無疑已將三人力量發揮得淋漓盡致，較之平常增强了十倍。

試想，這完顏三兄妹個個都習有一身極上乘的武功，如今聯手合擊，無疑是有必勝的決心。

場中的儒服少年鎭定如恒，雙目如開如闔，內行人一見，知道他此時已處於一種空靈狀態，附近任何動靜，都逃不脫他的心靈，武功練到這境界，才算是登堂入室。

「雲龍三現」的動作在電光石火中，上中下三路一齊攻到，這儒服少年，眼看就要血濺五步，傷在完顏三兄妹手下。

正在千鈞一髮之際，少年雙手分指上下，右腿半踢之勢，三兄妹不敢怠慢，全力逃走，儒服少年原式不動，根本未趕追。

完顏三兄妹退出很遠，心頭猶自跳個不停，他們全有一種死裡逃生僥倖不死的感覺。

兵法上說：「不戰而屈人之兵者，上策。」這儒服少年只擺出一個式子，就將他們三兄妹苦練多年的「雲龍三現」破了，如果乘勝追擊的話，他們如今只怕都已經躺了下來了。

「這是甚麼武功？」三兄妹同一心思，以驚疑、羞愧難當的神態望着那儒服少年，怔怔的說不出話來。

「三位，」儒服少年這時和顏悅

色道：「小可今日獻醜，只是說明一個問題，中原武林能人輩出，平時看不出甚麼，如果遇到異族侵略，我輩山野奇人，絕不坐視，別說其他，像小可風萬里，在中原武林道根本算不了甚麼，但對於三位，却能應付幾招，如果碰到他人又如何呢？」

「風萬里，你今日與我們爲敵，日後只怕會後悔無窮，我完顏家族決不是好欺侮的！」

「完顏兄，你祇怕弄錯了吧，小弟今日何曾無理，只是出於無奈，勉力應戰，保命而已，何曾反擊過一招半式！」風萬里和藹的道。

「好，走着瞧！」完顏吉慶越想越氣，恨恨的一頓脚，準備往外走。

「完顏兄，」風萬里說時，身形如行雲流水般滑動，剛巧擋住三人去路，和婉道：「你誤會了，小可是一番善意，要你明白，你們在中原道上闖，只怕沒有用，但我們先一輩的深厚交誼，小弟仍然不會忘記。」

「嘿嘿！說得倒好聽，交誼，既有交誼，那麼東西呢？」完顏吉慶恨聲的道。

風萬里微微一笑，自懷中掏出束紙，伸手送到三人面前。

完顏兄妹三人，想不到有這好事，望着風萬里，似乎傻了一樣，竟然忘記伸手去接。

「拿去吧！」風萬里滿臉笑意道。

「你……」完顏吉慶一時不知如何說了。

「風大哥，你眞好。」完顏秀文本來內心已充滿了好感，這時更加感激莫名，甜甜的一笑道。

風萬里沒有說甚麼，只是含笑搖了搖頭。

「好，風兄弟如此雲天高誼，只要完顏吉慶不死，日後自有一番心意。」完顏吉慶抱拳爲禮。

「外面風雪很大，三位今晚可以在此暫住。」風萬里含笑道。

「多謝，這點風雪，還難不倒我們！」完顏告慶說時，滿臉喜色。

「我們走吧！」老二完顏喜首先往外走去。

「不送！」風萬里知道他們心急，這點風雪擋不住他們的行程。

臨出門時，完顏秀文仍然回頭，向風萬里甜甜的一笑，雖未說出甚麼，但那如海般的柔情，却隱現在笑容中，表露無遺。

風萬里目送三人投入黑夜中，臉上頓時憂形於色，暗自嘆口氣，神情十分落寞。

說起風萬里，自幼拜在一位異人門下習武，後來才知道這異人是金國人，雖未說出姓名，諒來是金國王室中人，臨別時曾吩咐，日後於某年某月某日，三兄妹來到，你可將此等金券財物交付他們。

風萬里後來才知道，連師父在內，金人暗中圖謀併吞中國土地，這金券財物正是用於一部份的經費，風萬里是華夏子孫，依理說當然不會作金人走狗，但他決心依師父之命將財物交出，以後再憑個人力量，與金人週旋。

想起日後的困難，以及違抗師命等事，令到風萬里心內實在煩極，雖然，近年來他遇到了雪僧，修習當世武學無上秘技，今日之成就，已可以傲視宇內，與金人對抗，但就是太過人單勢孤了！

完顏兄妹三人，祇不過是其中一部份，但紛紛入關的，以及以前潛伏在中原各地的，會合起來，那可眞是一股不可收輕侮的勢力。

風萬里望住跳動的燈火，細細的思前想後，暗自一咬牙，決心做一個好男兒。

爲了中華，違抗師命可以說是大義滅親！

三月後，完顏兄妹已在洛陽定居了，他們財勢雄厚，定購那幢房屋可說是美侖美奐，極盡豪華之能事。

三兄妹改名換姓以免被人知道他們是金人，他們的姓名依次是阮輝、阮修文及阮秀。

洛陽素來聞名華夏，文武兩道的傑出之士，都喜歡到此一遊，完顏三兄妹定居於此，正好做聯絡工作。

在洛陽，首屈一指的武林大豪——九現雲龍韓厲，可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，風萬里打聽淸楚，立即暗自盤算今後行止。

他在二十日後，也來到了洛陽，住在一家小客棧內，早出晚歸，人家也不容易看出他的底細。

這天，他施施然遊覽洛陽勝境，自由自在，徘徊在龍門附近。

正在緬懷古今之際，突然有陣笑聲傳來，風萬里聽出來是一羣女孩子的笑聲，眉頭微皺，想走開去避一避。

誰知其中二人追逐而來，剛好擋住去路。風萬里無法之下，祇好算了。

「咦！這是甚麼人？」其中一名少女輕聲的問道。

「祇怕是名呆子，我們不要理他。」另一名少女笑道。

其實，兩名少女見風萬里斯文秀氣，頗有書卷氣，令人看起來倒鑾順眼，所以才會取笑他。

風萬里被人說作呆子，又是兩名青年少女，他能怎麼辦？

「喂！你在這裏幹甚麼？」其中一名少女問道。

風萬里不想多說，祇是懶洋洋的搖了搖頭，竟自往旁邊走去。

這一來，那名少女立即變得老羞成怒，嬌軀微閃，攔在他前面，氣唬唬的瞪着兩隻妙目，嬌嗔道：「不准你走，本姑娘的問話，怎容不答覆！」

這實在太過份了，一個女孩子家，竟然有這樣强橫霸道的態度，風萬里眞不知怎樣說好，眉頭微皺，硬是沒有開口。

「好大的膽子，待本姑娘教訓教訓你這個不知好歹的狂徒！」那位渾身紅衣的少女伸手打人。

「素妹。」另一名綠衣少女似乎在勸阻。

紅衣少女聞言，手勢微頓，饒是如此，仍然不是等閑手，但風萬里又是何等人，豈會給她打到，連看都不看，從容閃開，轉身就走了！

「咦！」那綠衣少女顯然也大出意外，這紅衣少女手法施展開來，尋常武林人根本就祇有束手就擒的份兒，眼前這少年毫不經意的避開，那是甚麼樣的武功？

「好呀，俺韓素琴今天要你好看！」紅衣少女勃然大怒，那隻欺霜賽雪的玉手，此時像彈琵琶一般，手揮指動，而風萬里胸前十二處大穴，全在籠罩中。

這是九現雲龍韓厲生平絕技——「天羅地網」，施展開來，當眞威力無窮，對方不易逃出手去。

但是，風萬里紋風不動，右手微抬，中指無巧不巧，剛好指向紅衣少女的掌心，其之招式頓時失效。

「呀！」紅衣少女頓時大驚，往後疾退，望着風萬里，像看到甚麼妖怪一樣，露出古怪神色。

「你是甚麼人？」那名綠衣少女顯然也大爲駭然，九現雲龍韓厲橫行江湖的成名絕技，竟然給這個毛頭小子破了，說出去，那還得了！

「小可祇是個平凡人！」風萬里拱手苦笑道。

「好呀！你欺負我！」紅衣少女韓素琴此時竟然掩臉痛哭。

「我……」風萬里天不怕地不怕，碰到這位小姑娘掩臉痛哭，頓時慌了手脚。

「噗嗤！」旁邊那位綠衣少女見了，忍不住笑了出聲，却不說話。

風萬里無法，祇好向綠衣少女求助道：「姑娘，我不是有意，妳勸勸她吧！」

「我沒有辦法。」綠衣少女微抬高頭，態度高傲，但嘴角却露笑意。

風萬里眞想一走了之，但總狠不下這個心。

「好，我要你賠！」韓素琴哭聲停頓，望着風萬里道。

「賠甚麼？」風萬里愕然問。

「你把那招教給我。」韓素琴道。

「這……」風萬里暗道：師門絕技怎可以私自授人。

「你好，不教給我，我就去死！」韓素琴又哭了起來，同時向前面走去，好像去自尋短見。

「姑娘，我教給妳好啦！」風萬里祇好認輸了，出聲答應，一名少女要尋死，那實在不忍心。

「噗嗤！」韓素琴頓時笑了，那等開心法，令得風萬里無話可說，祇有皺起眉頭，望着她們兩人。

「走吧！」韓素琴揚了揚頭，當先往前面走去。

「到那裏去？」風萬里愕然問。

「怎麼？到我家去呀！難道在這荒山野嶺的地方傳授我武功麼？」韓素琴睜着那雙大眼睛反問道。

風萬里祇好默然同意。

一紅一綠兩少女在前走，風萬里好像給人牽着鼻子走的牛一般，有股無奈的感覺。

「喂，你叫甚麼名字？那裏人氏？家裏有甚麼人？」韓素琴這下笑逐顏開，心情愉快，連珠砲的發問。

「小丫頭莫非是要替自己相親嗎，問得這樣淸楚。」綠衣少女在一旁笑道。

韓素琴聽得如此之說，臉色紅了紅，似乎也有點羞意，妙目微轉，突然笑問道：「好姐姐，人家一片好心，想替妳找門親事，還不高興麼？」

「丫頭瘋瘋癲癲的，胡說甚麼呢？」綠衣少女也感到有點不自然起來。

風萬里假裝沒有聽到，正色道：「小可風萬里，自幼在關外跟一位無名老人習武，家內祇有我一個人，兩位姑娘多多指教才好。」

「好，在洛陽地方，有我們在，誰也不敢欺負你。」韓素琴拍着胸口道。

「多謝兩位姑娘！」風萬里拱手道。

「你多謝她一人就夠了，我也是自顧不暇，無法幫甚麼忙，再說，你有那麼好的武功，誰能欺負得了你呢！」綠衣少女笑笑道。

風萬里也笑了笑，也不多言，與一位素不相識的少女，你能說甚麼，而且對方底細也完全不知道，更加不好說，所以祇有默然。

「風大哥，你知不知道，我這位姊姊本領可大了，在江湖上是鼎鼎有名的彩鳳仙子，趙曉嵐三個字，簡直就是塊金字招牌。」韓素琴笑道。

「原來是趙女俠！」風萬里拱手道。

「別聽她的，甚麼仙子不仙子，瞎吹！」綠衣少女口內雖那麼說，臉上仍然流露出得意的神色。

一路上笑笑說說，風萬里也知道對方底細，韓素琴果然是九現雲龍韓厲的愛女，這一來正好相機行事，上天巧意安排，免去了風萬里許多不必要的麻煩。

經過介紹，風萬里如今已高坐客位，十幾名高手列坐堂上，老少都有。

「哦，老弟身懷絕學，一招就破去了『天羅地網』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」九現雲龍韓厲說罷，一陣哈哈大笑。

風萬里知道這位韓老頭兒有點吃味，試想，對方仗以成名的江湖絕學，如今竟然給一位少年破去，而且祇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子，對他來說，實在有點下不了台，尤其是在在座的許多名家面前說出，如果算了，祇怕有點不太好，他總不能親自向一名小子挑戰，那又怎麼辦呢？

這時，一名三十歲的壯漢，向九現雲龍韓厲一抱拳道：「師父，徒兒要斗膽向這位少俠領教高招！」

風萬里心內暗自叫苦，韓素琴却在旁低聲道：「這是我大師兄胡烈，外號伏虎神君，一身拳脚功夫，在江湖上鮮逢敵手，你要小心啦！」

風萬里如今肉在砧上，想逃避也不可能了，正應了一句話，唯有捨命陪君子了。

「老弟，你看可好？」九現雲龍韓厲先不回答，竟自向風萬里出聲詢問。

「晚輩遵命！」風萬里勉強答應了。

伏虎神君胡烈，臉現得意之色，他出道江湖至今已有十五年，仗着師門絕學，已闖下極大的萬兒，因此，內心相當自信，而風萬里祇不過是個無名小子，能有多大本領，今天當着這麼多名家在場，能夠打敗風萬里，那是何等風光的事！

這時二人已走出場中。

「小兄弟請！」伏虎神君胡烈抱拳道。

「請！」風萬里淡淡的回禮道。

左掌一領，右掌突劈，破風掌挾着赫赫的勁風，直往風萬里胸口打到。

「好！」一旁觀看的衆高手，看出伏虎神君胡烈掌上勁道，最少有二十年以上精純功力，年輕一代高手，有如此成就，相當難能可貴，情不自禁的喝采助威。

伏虎神君胡烈聽了，更加得意，掌勢更勁，電光石火間，已快沾到了對方衣襟。

「呀！」旁觀衆人，尤其是韓素琴，眞怕伏虎神君胡烈的雄渾掌力，將風萬里打傷，所以驚叫起來。

正在此時，伏虎神君胡烈突然碰到前所未有的怪事，他的手掌似乎碰到東西，表面上又看不到，一向自負的鐵掌，却無法輕越雷池半步。

「護身罡氣！」胡烈暗叫着，他實在不敢相信這事實，對方別說祇是少年，即使懷有一甲子以上的修爲，亦不容易練到達成護身罡氣的成就。

那可是眞的事實，伏虎神君胡烈滿面通紅，撤回掌力，對方並未反擊，否則，他這自以爲是無敵的雄厚掌力，祇怕擋不住人家陽剛勁氣之反擊，非死即傷。

「颼！」大廳內所有的高手，全都站了起來，此刻他們大夥兒全都震驚莫名。

定下神來，伏虎神君胡烈抱拳道：「小兄弟好功夫，多謝手下留情！」說完即退回原地。

「老弟請上座！」九現雲龍韓厲這回不敢怠慢，面前這少年既能練成護身罡氣，必然大有來歷，因此心內暗生敬意，奉爲上賓。

韓素琴此時更加得意，風萬里是她請回來的，本領越大，她愈加得意，一雙妙目望着風萬里，笑意盈盈，少女情懷表露無遺。

此後風萬里安居在韓府，表面看起來他無所事事，而暗中却積極謀求對付金人策略。

他居住於韓府書房中，閒時看看書，倒也逍遙自在，有空時與韓素琴談談心，生活極爲愜意。

這天，他正在書房看書，雖然已接近深夜，風萬里仍然毫無倦意。

突然，花園中的花叢中發出響聲，那是有人躡手躡足走路所發出的聲響，風萬里心中暗自奇怪，誰有這麼大的膽，敢來九現雲龍韓厲府上騷擾。

他連眉毛都未動一下，仍然安靜地看書。

窗外那人伏在暗處，很久沒有動靜，風萬里雖說是藝高人膽大，但江湖上甚麼花樣都有，他也不敢過份托大，暗中運起護身罡氣。

好半晌，空氣中傳來一陣異味，那是夜行人的悶香，風萬里心頭暗怒，決心給對方一個教訓，因此假裝昏倒，伏在案上不動。

「嘿嘿，小子今天陽壽已盡，待老子親手送你上西天！」夜行人得意洋洋，跳進窗來，一面自言自語，一面抽出匕首，想要刺向風萬里。

「颼！」匕首猛向風萬里背心插去。

眼睛一花，已失去風萬里的影子，夜行人大驚，知道不妙，雙脚疾蹬後退想逃命。

身形掠過窗門，眼看就要逃脫大難。

突然，脚踝給套上個鐵箍，再也逃不掉，給擲回室內，躺在地上，動彈不得。

風萬里此時安坐椅上，淡淡的道：「你爲何要行刺我，在下行走江湖日短，並無仇家，閣下莫非弄錯了吧？」

「哼！」夜行人似乎懷有莫大的恨意，冷冷的哼了一聲，並不回答。

「既然這樣，待我看看你是甚麼人！」風萬里緩緩伸手去揭開夜行人的面罩。

「你……」夜行人全身抖戰，像是極端害怕。

一揭開面罩，風萬里不由大吃一驚，這行刺的夜行人不是別人，却是九現雲龍韓厲之徒——雪猿侯蔭。

「侯兄，爲何如此？」風萬里愕然道。

「你……我恨死你了！」雪猿侯蔭咬牙道。

風萬里愕然，九現雲龍韓厲也算是白道上的高手，門下弟子再不長進，也不會如此頑劣，竟然使用悶香，這祇有下三濫的匪徒才用，再說，與他無仇無寃，何必如此處心積慮刺殺我？

他想不清楚其中原委，風萬里默默無言，伸手解開對方軟麻穴。

雪猿侯蔭恨聲道：「小子，你別假情假義做好人，我師妹給你甜言蜜語騙取了芳心，嘿，祇怕我師父也不會答應，聰明的別再惹她。」

風萬里這才明白，對方原來是吃醋，當下不由啞然失笑道：「侯兄誤會了，小弟孑然一身，又何敢高攀令師妹，想同門交誼何等深厚，我只不過是個外人，怎會橫刀奪愛，放心好啦！」

「你別騙我！」雪猿侯蔭如此說，將信將疑，望着風萬里，但剛才那股恨意，却大爲減少了。

「日久見人心，侯兄可以等着瞧。」風萬里微笑道。

「打擾了！」雪猿侯蔭沉吟了半晌，不再久留，躍出窗外，剎那間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＊　＊　＊

經過雪猿侯蔭這一鬧，風萬里暗自提高警覺，與韓素琴的交往漸漸疏遠，反而與彩鳳仙子趙曉嵐比較熟絡些，二人形影不離，時常出雙入對，儼然一雙情侶，羨煞了多少人。

開始時，彩鳳仙子趙曉嵐還有點害羞，而且碍着韓素琴的面子，不好意思太過接近他，但風萬里的才學與武功，實在太吸引人了，趙曉嵐不主動去爭取，也不會拒絕，少女情懷誰不想爲自己終身打算。

這天晚上，二人悄悄的約定翌日出遊。

雖是隆冬時節，天色晴朗無雲，二人一身武功，自然不至於怕冷。

二人事前詢問過內行人，他們展開絕頂輕功，經過幾小時奔馳，已來到了傲霜嶺。

漫山遍野，全是盛開的花，那香氣，那景色，令人精神一振。

「好地方！」彩鳳仙子趙曉嵐情不自禁叫道。

「可惜這樣佳景，並不是人人可以欣賞。」風萬里嘆道。

「世上事就是這樣，好的東西必須經過一番辛苦才能得到，而且容易得到的事物，必然是淡然無奇，無多大價值。」彩鳳仙子趙曉嵐頗有感慨道。

「姑娘有這想法，與一般時下女孩子大不相同，所領悟的境界也屬人所不及，我實在感到驚奇而且敬佩。」風萬里由衷道。

「與你比起來，我這又算得甚麼！」彩鳳仙子趙曉嵐淡淡的道。

「姑娘客氣了，我受了幾位佛道奇人教益，否則，那會有姑娘所知十分之一。」風萬里笑道。

「今日是來賞梅，再說這些俗不可耐的虛套，豈非大煞風景。」彩鳳仙子趙曉嵐內心很高興，所以截住對方再說下去。

「嗯！傲霜嶺，這名字實在有意思。」風萬里也轉話題道。

「地勢太高，遍山梅花，祇有孤芳自賞了。」趙曉嵐到底是個女孩子，難免觸景生情，多愁善感，爲梅花嘆不平。

「普通地方，豈容得下梅花的絕世傲骨！」風萬里笑道。

「好啦，我們別儘說話，好好欣賞梅林勝境吧。」彩鳳仙子趙曉嵐看到盛開的梅花，心內愛意愈濃，所以不願浪費時間。

傲霜嶺的梅花在寒風中盛開，濃郁的香氣，有股沁人心脾的功效，二人心領神會，漸漸沉醉於梅花的清香裡。

在夕陽餘暉中，二人才依依不捨踏上了歸程。

剛到門口，雪猿侯蔭突然迎了出來，攔住二人低聲道：「二位，最好不要進去，我師妹要找麻煩。」

風萬里一想，眉頭暗皺，他當然知道韓素琴性格，見自己與趙曉嵐遊山玩水，十幾日來形迹太過親密，其他女孩子最多恨在心內，但韓素琴却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發了性子，甚麼事情都可以幹出來

的。

「我們先避一避再說。」彩鳳仙子趙曉嵐皺眉道。

「好！」風萬里心亂如蔴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碰到這種事，確實不易對付，正合了俗語所說，三十六着走爲上着。

洛陽是有名的通都大邑，有豪華的客店，二人找地方住下，倒也不難。

他們就是這樣在南來客棧住下。

二人悶悶的吃了晚飯，各自回房安睡，但那裏睡得着呢，此事不知如何善了。韓素琴的性子，叫人想想都煩，本來嘛，莽莽江湖，可以暫避一時，但這又不是見不得人的事，依理可以堂而皇之相對，話雖如此，但鬧起來，總是尷尬得很。

風萬里負有監視各人之責，總不能爲了兒女之情，而影響了大計。

因爲雪猿侯蔭吃醋，風萬里才疏遠韓素琴，轉而接近彩鳳仙子趙曉嵐，兩人傾談之下，發覺趙曉嵐與一般時下女子大不相同，因此感情愈來愈好，誰知又惹來了韓素琴的醋意，看來麻煩是避不了的！

二人悶悶不樂，呆在南來客棧。

「我們離開洛陽吧！」彩鳳仙子趙曉嵐第三天再也忍耐不住，對風萬里道。

「爲了避開韓素琴一人，這是好辦法！」風萬里回答道。

「莫非還有其他原因？」彩鳳仙子趙曉嵐聽出話中有話，愕然反問。

「實在來說，中原武林如今正是岌岌可危，祇怕大夥兒還在夢中，仇殺愈來愈烈，最後爲人所乘，甚至危害國家基石。」風萬里感嘆道。

「此話怎說？」彩鳳仙子趙曉嵐驚問道。

「好吧，乘今日有空，待我詳細給妳說個明白。」風萬里當下由頭到尾將武林的形勢，一一分析出來。

「呀！」彩鳳仙子趙曉嵐聽了大吃一驚地望着風萬里，幾乎說不出話來。

「砰砰砰！」

「哎喲！」

外面傳來了一陣嘈雜擾亂聲，還夾着東西打破聲，顯然有人來此吵鬧。

二人面面相覷，口內雖不說話，心中已在擔憂，神色頗爲不安。

「說，他們在那裏？」怒叱聲中，火氣勃發，正是韓素琴的聲音。

彩鳳仙子趙曉嵐粉臉已經變色。

「待我出去！」風萬里說時，站起身來往外走去。

「祇怕說不清楚！」彩鳳仙子趙曉嵐道。

「事到如今，也祇好走一步見一步，又有甚麼法子！」風萬里心中也很煩。

「砰！」房門打開，韓素琴站在房門口外，那雙黑白分明的美目憤怒得似要噴出火來，望著房中二人，那副凶相就像老虎要吃人。

二人僵着，尤其是趙曉嵐，實在難堪得很，滿臉通紅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韓姑娘！」風萬里首先打破僵局，低低叫了一聲。

「好呀，妳這個狐狸精，好黑的心腸，今天我要剝妳的皮！」韓素琴怒火衝天指着趙曉嵐大罵。

「妳怎可以出口傷人！」彩鳳仙子趙曉嵐又氣又急的道。

「出口傷人？我還要殺了妳這狐狸精！」韓素琴怒火一發不可收拾，抽出長劍，往前直刺，看情形她可不是說着玩的。

風萬里無法，祇好雙指疾彈，寶劍吃不住勁，直飛上去，插在木板上，一陣抖動。

「你，你這個沒良心的混蛋！」韓素琴見手中劍被奪走，頓時珠淚直流，指住風萬里大罵。

「姑娘請冷靜一下，聽我說。」風萬里急道。

「聽你說，呸呸！你不要臉，與狐狸精偷偷住在一起，怕見我，良心有愧是麼？」韓素琴這回已豁出去了，跳脚大罵。

「妳胡說！」彩鳳仙子趙曉嵐又羞又氣，祇能說這三個字，幾乎被氣昏過去了！

「韓姑娘！」風萬里心內也不禁暗怒，當下沉聲道：「妳要明白，我與妳並無關係，就是與趙姑娘好，妳也管不着！」

「好呀！如今幫着這個狐狸精。」韓素琴大罵。

「哇！」彩鳳仙子趙曉嵐長這麼大，頭一次給人家侮辱冤枉，氣憤之下，忍不住放聲大哭。

「姑娘，別難過。」風萬里柔聲道。

「狐狸精，我要妳的命！」韓素琴看到眼前情況，心內妬火更怒發三千丈，再也顧不得死活，拚命衝上，雙手亂抓，已經不是甚麼武功招式，完全是女人的本能。

風萬里對於韓素琴的胡鬧，本來就不大喜歡，此時見她簡直就是撒潑，更加不耐煩，左手伸出，自然而然運出勁力，稍爲擋了一擋，韓素琴往後直倒，碰到柱子上面，「轟」的一聲響，幾乎將她震昏

了過去。

韓素琴雙眼瞪着風萬里，恨聲道：「你打我？」

「姑娘，我勸妳別鬧下去，事情鬧開了，對令尊的面子祇怕也不好看！」風萬里柔聲的勸道。

「哇！」韓素琴彆住了氣，好半晌才哭出聲來，這下子傾出滿腹悲憤，好不傷心，放聲大哭了起來。

風萬里眞是束手無策，愁眉苦臉的不知如何是好。

韓素琴哭了半晌，見房中二人呆呆看着她，似乎像在看把戲，說不定心內在笑呢，她越想越氣，猛一咬牙，抽出隨身小劍，往心口就扎。

「呀！」彩鳳仙子趙曉嵐見了，驚叫起來。

風萬里急睁眼看時，小劍已刺破了衣服，戳進皮膚，雖祇一二分，鮮血已沁出來了，他這一下直駭得魂飛魄散，不敢怠慢，身形急展，左手已扣住小劍，抓住不放。

「放開我！」韓素琴大哭。

風萬里怎敢放手，他祇好奪下小劍拋出，但又怕韓素琴撞牆自殺，於是順手點了她的軟麻穴，放她在椅上坐好。

韓素琴益發憤怒，破口大罵，將二人罵得狗血淋頭，幾乎甚麼話都罵了出來！

「咕咚！」可憐彩鳳仙子趙曉嵐一口氣轉不過來，眼睛一翻，昏倒地上！

「姑娘，妳怎麼了？」風萬里大驚，急將她扶起坐好，這時也顧不得許多，伸手在她胸口揉動，好半晌，她才緩緩甦醒過來。

「你還是不要理我吧，韓姑娘眞心愛你，與她在一起，對你現在圖謀的事會有很大的幫助。」彩鳳仙子趙曉嵐定下神來，低聲的道。

「唉，我那有心情去談那兒女私情！」風萬里面對的敵人，是如何强大，而且韓素琴實在太不像話了，他怎能在對方强逼之下和她戀愛呢？

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趙曉嵐問道。

「送她回家！」風萬里道。

「你……」彩鳳仙子趙曉嵐想說，以九現雲龍韓厲的性格，將他的愛女抬回去，他豈肯善罷干休，因此成仇，那可麻煩大了。

風萬里似乎也明白她的意思，接着道：「像這樣，除了九現雲龍韓老兒，誰能勸得住這個大小姐！」

「你們敢！」韓素琴也知道父親的性格，如果他明白事情眞相，不殺她才怪！

風萬里根本就不理她，準備起程，他本人當然不好意思抱着女孩子走路，但叫個女人護送，叫乘小轎，相信容易多了！

「救命呀！殺人呀！强姦啊！」韓素琴一看事情無法善了，頓時放聲大叫起來。

「妳幹甚麼？」風萬里大驚失色。

「救命呀！」韓素琴此時情緒失控，那裏還會聽他勸告甚麼，越發叫得起勁。

此時，風萬里已是慌了手脚，簡直不知所措，彩鳳仙子趙曉嵐伸手點了她的啞穴，韓素琴才出不了聲，但那雙眼睛却瞪着趙曉嵐，恨不得將對方吞下肚去。

砰砰，房門給震開，門外人頭湧湧，進來了不少人。

「你們幹甚麼！」爲首一人，大約五十上下，矮小精幹，滿臉于思，氣宇沉穩，正是中原武林大惡——地靈君伍行。

「我……」風萬里不知如何回答，望着他們，祇有乾瞪眼的份兒。

「嘿嘿，竟在洛陽地方，做這傷天害理事，你們的師父頭兒那裏去了？」地靈君伍行見二人年輕，必定還有領頭的人，所以才有此一問。

「老前輩你們誤會了。」彩鳳仙子趙曉嵐這時祇好站起來解釋。

「縛起來，送到韓府去，九現雲龍的仇家來了，俺兄弟正好效勞！」地靈君伍行根本不聽解釋，下令縛人。

「小子，乖乖的，待俺來侍候你！」兩名年輕壯漢，大模大樣走進房門，伸手要縛人。

「嘿！」風萬里見他們不分青紅皂白，心頭也不禁有氣，悶哼一聲，雙臂疾振，那兩名年輕人給震得倒退五尺，撞在門上，才不至倒下。

「好哇！小子好橫！」衆人一見頓時大怒。

「你們安靜，聽我解釋可好？」風萬里急叫道。

「小子出來，外面地方大，我們倒要好好的較量較量，看看你是甚麼東西變的！」另一名高瘦漢子冷冷的道。

「我……」風萬里當然不想打架，但解釋吧，難免要傷害到一位少女的自尊，說起來也是風萬里一番好意。

「小子，男子漢大丈夫，躲在房內等甚麼！」高瘦漢子冷冷的道。

「出去就出去！」彩鳳仙子趙曉嵐怒道。

「還是人家女孩子爽快。」大夥兒對風萬里更加鄙視。

世上就是這樣，有時硬是逼不得已，風萬里不得已走了出來，韓素琴穴道也被解了，跟着衆人一齊

來到客棧後邊一個大廣場上。

人越來越多，洛陽地面上的武林朋友全來了，即使九現雲龍韓厲，也派人通知去了。

風萬里孤零零的站在人羣之中，就好像牢籠中的囚犯一樣，等待處決。

「小子，待俺南山豹朱羣來試試身手。」高瘦漢子冷冷的說道。他以爲風萬里害怕，所以神情十二分的高傲。

這時候，風萬里還有何話可說，但這南山豹朱羣實在太令他討厭，不理是甚麼後果，決心要先給他一個下馬威。

「朱大哥，下手別太重，留點神，打死這小子可找不出眞主兒。」旁人叫道。

「我自有分寸。」南山豹朱羣笑道，露出自豪的神色。

「來吧！」風萬里越來越火了，他本想息事寧人，但對方態度可惡，他也懶得多說，決心給他一個厲害瞧瞧。

「出手吧！」南山豹朱羣擺出老前輩的姿態，雙手負在背後，兩眼朝天，聲音是從鼻孔內哼出來的。

「好！」風萬里左手輕揮，像玩魔術一般，輕輕在對方臉上摸了一下。

「小子你！」南山豹朱羣又驚又怒，他根本看不出對方來勢，臉上給人家摸了一把，尤其是在這許多武林名家面前，以後他還想混嗎，當下虎吼一聲，展開豹拳猛攻。

風萬里紋風不動，待對方拳頭臨身，右脚疾彈，是那麼準、狠、勁，南山豹朱羣就像斷了線風箏，往人羣中飛去。

「呀！」圍觀的衆人這才驚叫了起來。

事情還不止如此，當南山豹朱羣的身形臨近，他們想伸手來接，誰知衝來的勁力奇大，十幾人竟然吃不住衝勁，一齊往後倒去。

風萬里仍然沒事一般屹立當場，望着衆人露出冷漠的笑容。

「好功夫，果然英雄出少年，俺伍行也要前來討教幾招。」地靈君伍行內心暗驚，這少年出手奇特，不知是甚麼人的門下，今天只怕惹上了麻煩了。

「出手吧！」風萬里此時已立下主意，今天要讓對方知道厲害，以後說話也比較容易。

地靈君伍行橫行江湖，數十年來未遇敵手，一向是眼高於頂，但風萬里却能在三招兩式之間打敗强敵，竟然仍然未看出他的武功路數，可想而知，這是個不好對付的角色。

在這人羣中，地靈君伍行的輩份與武功，已是領導人物，萬一制服不了風萬里，洛陽武林就要灰頭土臉，那以後如何見人呢？

旁觀衆人見地靈君伍行面臨大敵，竟然自顧自想心事，忍不住竊竊私語起來。

「好，小心啦。」地靈君伍行是何等樣人，雖在思索，衆人的議論仍然很清晰聽到，知道不能再拖延下去，立刻凝神斂氣，準備攻擊。

「只管出手！」風萬里淡淡道，顯然並未把這位地靈君伍行放在眼中。

這一來，地靈君伍行心內大怒，認爲這是平生的奇耻大辱，因此之故，他反而沉住氣，微吸一口氣，已將全身功力提足到十成，右掌一翻，頓時變成雪一般的白。

風萬里見了，心頭也不禁微凜，看來，對方已將地靈掌練至第六層境界，這倒是不可輕視的。

「嘿！」地靈君伍行悶哼一聲，右掌緩緩推出，一股似有似無的氣勁，往前吹拂。

風萬里神色鎭定，暗中已將護身罡氣佈滿全身，任憑對方掌力如何厲害也無法得逞。

一連五掌，仍然是師老無功而退。

這時，地靈君已是額頭見汗，這是他所學最精的武功，仍然無法奈何人家，那已是有敗無勝的結果了，這叫他如何不急呢？

僵持下去，也不是辦法，地靈君伍行暗自一咬牙，決心與對方拚個同歸於盡，也算對得起洛陽武林同道，想到這裡，身形像一支箭往前疾射，雙手往前抱去。

風萬里看出對方心意，心內暗怒，右掌疾翻，奇快無比在對方頭頂按了按，地靈君伍行像喝醉了酒，撞撞跌跌，往後連退十數步，口角已滲出絲絲鮮血。

「老前輩！」

「你老怎麼樣了？」

旁觀衆人見了這等情況，不由大驚，紛紛出言詢問。

唏聿聿，十幾匹馬疾馳而來，洛陽已是天翻地覆，馳援的高手源源而來。

「呀！天虹道長來了！」有人高叫道。

風萬里聽了心頭大震，這天虹道長是崑崙派長老，在當今武林中輩份最高，一套魚龍十八變劍法，已到了前無古人的境界，如今竟在洛陽相遇，那可不是好玩的。

「你還是走吧！」彩鳳仙子趙曉嵐低聲道，她當然了解天虹道長的武學與輩份，與他爲敵無異與整個崑崙派爲敵，這是有敗無勝的局面，所以能夠避開的，才是上策。

「逃得了今天，逃不了明天，而且中原武林面臨生死存亡關頭，我個人生死事小！」風萬里仰首望天淡淡的道。

「你……」彩鳳仙子趙曉風芳心大震，人在非常時期，才能表現出人格個性，像風萬里這樣年紀輕輕，具有如此偉大胸懷，實在叫這位少女欽佩萬分，因此之故，她已暗中決定下來，此生此世，無論是生是死，她的芳心已深深刻上風萬里的影子。

「道長！」一片恭敬之招呼聲。

循聲望去，一位鬚髮皆白的老道人，滿臉紅潤，雙目有層很薄的寶光，如非內行人，根本看不出來，凡有這種現象，武功已到登峯造極，反璞歸眞的境界。

「聽說這兒出了事，你們這麼多人，還要我這老道士來幹甚麼？」天虹道長語氣平和，果然是修道有素的全眞，與尋常武林人物大不相同。

「道長，這兒出現淫賊，硬行强姦少女，我們正和他拚鬥，還未攻克下來！」一壯漢恭聲道。

「哦，有這種的事，人呢？」天虹道長輕聲的問道。

「他們胡說，根本沒有這樣的事！」彩鳳仙子趙曉風實在忍不住，首先高聲叫了起來道。

「是他！」旁人根本不理會，伸手指往風萬里。

「哦！」天虹道長立刻細細打量，以他眼光看來，風萬里雖然年紀輕輕，骨格清奇，目光正而不邪，滿臉露出湛然神光，這只有胸懷天地正氣的仁人志士，甚至於得道之士，才有此現象，他怎麼會是一個淫賊？

「他出手毒辣，打傷了我們許多人！」南山豹朱羣也出聲道。

「你們不分青紅皂白，先行出手，他才不得已還手！」彩鳳仙子趙曉嵐斥駁道。

「是這樣的麼？」天虹道長反問。

「是眞的！」彩鳳仙子趙曉嵐急忙的答道。

「被强姦的女孩子，就在他身旁，而且是九現雲龍韓大俠的女兒！」南山豹朱羣道。

天虹道長此刻定睛往韓素琴望去，好半晌，才緩緩問道：「姑娘，這位少年朋友會否是想强姦妳？」

這回答可以決定風萬里的生死，韓素琴心裡本來很愛風萬里，想不到被趙曉嵐橫刀奪愛，因妬成恨，才鬧出如此軒然大波，但她到底是俠義門下弟子，昧着良心說話，到底不習慣。

「怎麼不回答？」天虹道長又問。

韓素琴正抬頭間，見風萬里仰首望天，似乎並不在意她的存在，反而趙曉風一雙妙目緊盯在自己臉上，心內一股無名恨意升起，立即咬牙道：「是的。」

「呀！」趙曉風幾乎昏了過去。

風萬里仍然屹立如山，神色平靜。

天虹道長轉動目光，又望着風萬里，緩緩的道：「年輕朋友，你有何話說？」

「沒有話說！」風萬里淡淡道。

「好吧，讓老道試試你的武功，我們比比劍如何？」天虹道長和婉道。

「好！」風萬里淡然回答。

突然，彩鳳仙子趙曉風噗地跪在韓素琴面前，哭道：「妹妹，妳說眞話吧，我保證風少俠可以愛妳，他爲了中原武林及千千萬萬人的身家性命，甚至願意犧牲自己生命，妳不能爲了一己之私，害了千百人的性命，妳說眞話，救救風少俠吧！」

韓素琴心內何嘗不難過，但她知道過了今日，風萬里不可能再愛她，當下一轉頭，往外走去。

「嗚嗚……」彩鳳仙子趙曉嵐絕望之餘，忍不住再傷心哭了起來。

風萬里見了，上前扶起趙曉嵐，柔聲道：「姑娘，我還不至於死，只要自己心安理得，何必斤斤計較生死榮辱，站好吧，我還要向道長討教劍術。」

圍觀羣衆，見了這情況，也不禁暗暗納悶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兩名少女，到底玩的是甚麼花樣？

「把妳的寶劍借給我。」風萬里說時，已抽出彩鳳仙子趙曉嵐背後的長劍，踏步走出場中來。

天虹道長微微點頭，也抽出了松紋古劍。

兩人微一凝神，漫天劍氣頓時籠罩着整個廣場，衆人雖然武功高强，仍然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戰，往後連連退去。

「嗤！」二人內力雄厚，面對强敵，精神氣勁自然而然貫注於劍身，兩股劍芒同時破空射出三尺。

「呀！」旁觀羣衆大驚，天虹老道長享譽武林數十年，練成劍氣不算是甚麼奇事，而風萬里呢，才二十多歲，而且還是個淫賊，怎麼會練成絕代的劍術，這豈非天大的奇事麼？

韓素琴心內更恨，暗暗咬牙道：「我得不到的，也不會讓別人得到。」

彩鳳仙子趙曉嵐心內大喜，風萬里有此驚人的成就，實在可喜可賀，祇要逃脫今日大難，事情就好辦了。

別說各人心內的想法，場中二人此時已採取以快打快的戰略，兩條匹練般的劍光，如矯龍，如彩鳳，在空中來往飛舞。

像這樣的劍術，祇怕人生之中

不易看到一兩回，旁觀的武林人士，此時如痴如醉，看得出了神。

戰到酣處，風萬里突然長嘯一聲，身形凌空躍起，九個折轉，已升至七丈餘高，突然頭下脚上，身劍合一往下疾射。

「好劍法！」天虹道長大叫一聲，奮起全力迎戰。

噹噹噹一陣連珠响聲過後，漫天劍氣頓斂，二人面對面站着，似乎不分勝負。

「恒勝大師是你甚麼人？」好半晌，天虹道長出聲問道。

「記名師父！」風萬里淡淡道。

「怪不得，怪不得。」天虹道長喃喃道。

「道長你不拿下這淫賊，與他多說甚麼？」南山豹朱羣大聲道。

天虹道長正要答話時，一陣急驟的馬蹄聲，有如天翻地覆，驚天動地的衝到，雙方之人，尤其是風萬里暗暗擔心，對方的幫手源源不絕的衝到，自己單身一人，祇怕連累了趙曉嵐，想到此處，憐憫的看了她一眼。

彩鳳仙子趙曉嵐明白他的心意，不說甚麼，她也報以甜甜的一笑。

韓素琴對其他人毫不關心，但風萬里與趙曉嵐的一舉一動，却密切在注視，此時，見二人會心微笑，心中更是大妬，銀牙暗咬，決定破壞到底。

數十騎衝到，大夥兒還未看清楚是甚麼來路，人影翻飛，颼颼，刀劍齊飛，全是致人死命的毒招，往洛陽羣豪身上招呼。

「你們幹甚麼？」

「那裡來的？」

「哎喲！」

那羣人根本不理會這套，猛殺狂劈，洛陽羣雄也惹火了，拚命反擊，一場激烈的戰鬥已經展開了。

祇有風萬里與趙曉嵐，安然站在中間不受來人攻擊。

「他們是淫賊一黨！」

「呀！」

南山豹朱羣敗在風萬里手中，在他來說，那是不共戴天之仇，有任何挑撥言語行動都不會放過，經他這麼一說，洛陽羣豪如夢初醒，紛紛怒喝。

突然，三人緩緩走進場來。

完顏吉慶、完顏喜及完顏秀文三兄妹。

「你們這是幹甚麼？」風萬里急道。

「嘿嘿！」完顏吉慶冷笑道：「這班混賬竟然欺負到我們的兄弟頭上來，今天要他們好看！」

「叫他們快住手，我自己的事不須人家幫手。」風萬里怒道。

「哦！我們的英雄不高興了，對了，我們未來之前，他們也無法奈何你，很好，我們看看你的手段。」完顏吉慶說時，右手向外一揮，頓時有名大漢號角吹响，新來的騎士紛紛跳出圈外去。

「他們是外來的胡人！」地靈君伍行突然叫道，他與敵人過招，已看出對方不是中原武功。

「好呀，竟與外人勾結，與中原武林道爲敵，今天倒要與這奸賊拚個明白。」南山豹朱羣怒喝道。

「大夥兒上！」衆人羣情洶湧，刀劍齊舉，想圍攻。

「住手！」天虹道長首先喝住衆人，然後回頭向風萬里道：「小施主，你怎麼說？」

「請天道長先帶他們離開，免得多造殺孽，日後晚輩自會說明。」風萬里道。

「很好，老道這雙眼沒有看錯人，天助善人，好自爲之。」天虹道長說罷，隨即帶領着洛陽衆雄往東方走去，韓素琴臨走時，狠狠的看了風萬里一眼。

完顏兄妹率領的高手，排成兩列監視中原高手。

待他們走遠，完顏吉慶才高興道：「兄弟，你來了洛陽，再好沒有，我們可以放開手大幹！」

「我今天心裡很煩，不想多說甚麼話，數日後，再來府上叙話。」風萬里緩緩的道。

「好吧，我們兄妹，永遠歡迎你，再見！」完顏吉慶說完，率領高手離去。

祇有完顏秀文，此時一身素色衣服，愈加顯得艷麗無比，臨走時盈盈一笑，雖未說甚麼，笑容中的情意，任誰也看得出來。

好半晌，彩鳳仙子趙曉嵐幽幽的道：「風少俠女朋友眞多，這位佳人是誰？」

「哦，她是……」說到這裡，風萬里突然很煩，搖了搖頭，表示不想說，悶悶的走回了客棧。

經此一役之後，風萬里與趙曉嵐安居南來客棧，三日來無甚事故。

第四天中午時分，一名漢子匆匆走進客棧，掌櫃見了迎上去詢問來意。

「這裡有封信，送與風少俠。」漢子道。

「好，我去叫他。」掌櫃說道。

「不用勞煩，掌櫃的可將此信交給他就是。」那大漢將信放下立即轉身走出客棧。

「戰書？」趙曉嵐望着風萬里木然神色忍不住的問道。

「九現雲龍韓厲的來信，約我今日到他府上。」風萬里想想那位淘氣的大小姐，心內就煩了起來。

「去就去，他不知自己的女兒淘氣，這次却不是淘氣那麼簡單，說不定中原武林前途斷送在她手中。」趙曉嵐恨聲地道。

「好啦，時間快到，我這就去！」風萬里說完就往外走，兵刃也不帶一件。

「我與你一起走！」趙曉嵐道。

風萬里稍爲想了一想，皺眉說道：「我一人去，即使有了危險，行動也比較方便，妳去了反而不妙了。」

彩鳳仙子趙曉嵐當然不高興，但對方理由充足，所以嘟起了嘴，獨自生悶氣。

風萬里也不說甚麼，用手輕輕在她肩上拍了一拍，然後轉身揚長而去。

九現雲龍韓厲正在客廳內等，見了風萬里，立即站起身來道：「老弟好武功，今日不揣冒昧，與你見個高下。」

「遵命！」風萬里不願多說，爽快的答應了。

二人不經客套，很快就來到了練武廳，九現雲龍韓厲在洛陽一帶，聲望極高，當然不是省油燈之流，他神色不現喜怒，微一伸手，算是盡了禮數。

風萬里凝神待敵，這位九現雲龍韓厲，想來必有用心，今天倒要小心才好。

「颼！」韓厲一上來就用上平生的絕學九現雲龍身法，手脚像狂風驟雨般，集中焦點往風萬里身上攻擊。

風萬里身形微顫，雙手平伸，手指伸縮不定，他雖未仰頭往上看，而韓厲那招威不可擋的九現雲龍身法，竟然無法克敵，就是那十隻手指，將半空中的神龍，束縛在一張無形的天羅地網中。

九現雲龍韓厲又驚又怒，悶哼了一聲，催動勁氣，身形如箭衝下，準備硬拚！

風萬里見了，滴溜溜轉了一轉，右掌推出，正好接住對方雙掌，「砰！」的聲响，二人身法各退五六步，不分勝負。

九現雲龍韓厲心底知道，對方最多祇用了六成功力，他倒退五步，祇不過是作個樣子而已，這少年武功品性，的確令人佩服，當下抱拳道：「老弟好功夫！」

「好說！」風萬里尚未明白對方心意，祇好淡淡的敷衍一句。

「哈哈，我說如何。」一位全眞老道大笑而出，正是天虹道長。

「來！我們到書房內飲酒談心。」九現雲龍韓厲這時拉住了風萬里的手往書房中走去。

「小施主辛苦了。」天虹道長笑道。

風萬里搖了搖頭，表示算不得甚麼。

「老弟，」九現雲龍韓厲坐定後，親切的叫道：「我那丫頭太任性，前日幾乎陷你於死地，整個洛陽給她害苦了，我本來也要找你拚命。」

風萬里聽了暗自奇怪，人家拚命，他怎未見動靜，的確令人奇怪。

「當日我一接到消息，」九現雲龍韓厲又道：「立刻怒發如狂，召集所有高手，包括我的徒弟朋友，甚至還有洛陽其他間接的高手，就在這時候，我的二徒弟侯蔭却靜悄悄的告訴了原因。」

風萬里這才明白，雪猿侯蔭到底是有良知的，說明韓素琴之所以妒火中燒，完全是因他之故，所以義不容辭，說明此中原因，至此才免去他一場無妄之災。

「小施主，」天虹道長和婉道：「恆勝大師，是我最欽佩的有道高僧，他既然能將平生絕技傳授，你必然是一位心性特佳的少年俊彥，那天我看你神情，愈加相信這點。」

「道長過譽，晚輩算得甚麼？」風萬里謙虛的答道。

「祇是，最近中原出現了大批來歷不明的高手，那天這一批也是其中一部份，少施主似乎明瞭他們底細，可否說明其中原因？」天虹道長莊重的道。

「今天道長提起，那是最好不過，這批人……」風萬里當下將完顏告慶等人的來歷及企圖，詳詳細細說個明白。

書房很靜，當風萬里說完，天虹道長及韓厲都沒有出聲，這消息實在太過令人震驚了！

好半晌，天虹道長突然道：「這是中原武林的福份，也是中華兒女的運氣好，碰到少施主，如今既然知道他們的底細，事情就好辦了，事不宜遲，我們立刻着手進行。」

天虹道長說完立即寫了十幾封信，分頭派人送出，九現雲龍韓厲聲望及武功一直是洛陽道上的領袖人物，有他一句話，江湖上的好漢誰不拚命。

突然，門外有脚步聲，雖然那人很小心，但是，天虹道長與風萬里是何等人物，豈會聽不出，神色一變，急往韓厲望去。

九現雲龍韓厲不敢怠慢，今日之事，如果洩漏機密，那是關係到千萬人的身家與性命，事關重大，豈容輕忽，他微一提氣，人已穿窗而出，天虹道長與風萬里則急開房門，祇見韓素琴呆在那裏，雙目紅腫，顯然哭過很久。

「妳……」風萬里很多話想說，但一個「妳」子說完，不知如何接下去。

「丫頭妳……」九現雲龍韓厲怒火中燒，一掌揮出，把韓素琴打得

飛了出去。

「哇……」韓素琴大哭了起來。

「好了，別難爲她了！」天虹道長阻止韓厲繼續打罵。

風萬里默然，今天韓素琴偷聽，他心內實在有點擔憂，這女孩子太過任性，火氣一發，甚麼事都可以做得出來，萬一洩漏消息，那後果的確太嚴重了。

三人坐定後，韓厲猶自吹鬍子瞪眼睛的在生悶氣。

天虹道長勸了幾句之後，立刻又說了回來：「這事已逼近眉睫，必須以快刀斬亂蔴手法處理，說不定還需動用官府兵馬，再加上武林高手相輔，這才可以奏效！」

「這主意很好！」韓厲與風萬里認爲很正確。

＊　＊　＊

一月後，經過幾場廝殺，完顏家的高手已消滅殆盡，剩下來的全關在大牢裏。

這是中原武林的大喜事，尤其是在洛陽，三山五岳的人馬個個歡笑，人人雀躍。

九現雲龍韓厲爲了慶賀此一盛事，大擺筵席，足足開了兩百席及流水席。

「各位，中原武林能有今日，」九現雲龍韓厲舉杯道：「是兄弟大夥兒的功勞，乾一杯！」

「好！」歡聲雷動！

正在大夥兒興高采烈之際，「砰」的一聲大響，半邊牆給震倒，一名鬚髮皆白的老者昂然走入大廳，滿臉殺氣，在他身後跟着的正是韓素琴！

九現雲龍韓厲首先站起來拱手道：「閣下光臨寒舍，請來乾一杯！」

老者理也不理，雙目血光泛現，望着風萬里道：「畜生，你出來！」

「原來是老前輩駕到，請上座！」九現雲龍韓厲知道是風萬里的師父到了，當即肅客入席。

「師父！」風萬里站起來，迎出去跪在地上。

「砰！」老人一脚踢出，風萬里猝不及防，應聲飛出，顯然受了極重內傷，口中鮮血狂噴，人已昏死過去。

「呀！」羣豪大驚。

「萬里！」彩鳳仙子趙曉嵐驚魂欲絕，急奔出去察看風萬里的傷勢。

「畜生拿命來！」老人怒氣勃發，身形縱起，直往風萬里撲去，存心要取他性命！

「砰！」一條高大的人影飛至，半空攔住，老人一掌揮出，與攔截人對了一掌，這變化太快，等到衆人看清楚時，院中又多了位老和尚，此時正雙手合什，低聲唸佛。

「恆勝大師！」天虹道長叫道。

「阿彌陀佛！道長在此，那是我多事。」恆勝大師雙手合什道。

「老和尚，你……」老人已受重傷，倒在地上，動彈不得。

「無名老人，你作惡多端，妄想侵犯中原土地，令高足深明大義，阻止了這一場彌天大禍，你竟然要置他死地，實在太過份了。」恆勝大師宏聲道。

「我不該教這畜生武功！」無名老人懊悔的說着，便搖搖擺擺走出大門。

衆人連忙七手八脚將風萬里扶入內室休息，正在這時，韓素琴突然抽出小劍，往自己胸口插進去。

「呀！」這變化令羣豪震呆了！

「畜生！畜生！死了倒好！」九現雲龍韓厲說時，雙目流淚，頹然坐在座上，像是傻了一般。

蕭蕭寒風在空中呼嘯，中原武林雖然免去了一場浩劫，在座羣豪却顯得心事重重，不忍看這場悲慘結局，紛紛走出了韓府大門。

天虹道長與恆勝大師是有道的高人，他們早已了悟人世間的名利情慾原是苦的根源。眼前的一切，雖不忍卒睹，但人世間又有多少人能逃避呢？

滿空呼號的北風，似乎在嘲笑愚蠢的人間。

韓府大門內，此時祇剩下悲哀與鮮血！

（完）

風雪英豪錄

新派湖海傳奇／龍乘風・文　可飛・圖

風起雲湧江湖路　殺氣騰騰追和尚

上文提要：丐幫吳杏村長老因大魔頭重出江湖，爲了請「頂天一劍」邵逍遙出山對付他，除了要送他幾百斤黃金外，還要一罈五百年的陳年佳釀，可是一罈酒在途中不見了……杭州吉祥賭坊內，一個人用一罈酒押注三千兩黃金，老闆娘紅辣椒居然接受下注，二人賭至尊，「最厲害」的至尊不在牌九桌上，而是埋藏在桌下地底之中……

「好茶還須泡得好，要是不懂泡茶之道，再好的茶也不中用！」

「原來是茶道的大行家。」

「非也，我不懂茶道，祇懂得說兩句似模似樣的廢話罷了！」

「兄台的廢話，似乎總是言中有物，不同凡響之極！」

「也許是妳弄錯了，廢話就是廢話，又有甚麼不同凡響了。」

「這裏人多不方便，到後院賬房喝茶好嗎？」

「當然甚好！」

「承蒙賞臉，兄台請！」

「賢妹，請！」

就是這樣，這一對奇男奇女，立刻化干戈爲玉帛，雙雙到賭坊後院賬房中「喝茶」去了。

每個人都驚愕不已。

每個人都不明白紅辣椒在搞甚麼把戲。

每個人都很想跟着進入賭坊後院的賬房，看看有甚麼下文。

但誰敢跟進？

＊　＊　＊

賭坊後院的賬房，是個令人意想不到，環境十分幽雅的竹舍。

竹舍外，有竹林。

竹林竹葉青翠，令人爲之心曠神怡。

竹舍內，就祇有紅辣椒和風雪人。

紅辣椒泡茶，功夫欠佳。比她用匕首襲擊風雪人的功夫更差十萬倍。

她泡的茶是碧螺春。

碧螺春本是好茶，但她泡得不倫不類。

風雪人笑着喝了一口。

「果然好茶。」他大讚。

「何以謬讚不已？」她嫣然一笑。

「說是好茶是茶，說是劣茶也是茶，反正都是說說罷了。」

「這是兄台做人處世之道嗎？」

「有時候的確如此。」

「但在另一些時候呢？」

「也許恰恰相反，有如戴上另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具。」

「我明白了。」

「妳明白了些甚麼？」

紅辣椒盈盈一笑：「你是個混蛋！」

「風雪人，你是從那裏鑽出來的？」

「妳弄錯了，在下是風雪人。」

「和妳一般！」

「甚麼意思？」

「同樣都是出自娘胎。」

「兄台雖然武功高強，但行事有欠光明磊落，令人不敢恭維。」

「在下從來不喜歡別人刻意地向我恭維。」

「還是那一句：『光棍眼中不揉砂子！』那一副黃金至尊，你是否

非要搶走不可？」

「這本非老闆娘之物，也並非賭坊之物，而是另有前輩高人，把這兩塊黃金埋藏在地下，又豈可說是『搶』了？」

「還是那一句話！你眞的不肯把這兩塊黃金交還我？」

「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！在下是答應了某人到此取物的，既已取到手，祇好把東西原璧歸還，交還給某人！」

「那個『某人』到底是誰？」

「妳眞的很想知道嗎？」

「祇要你願意說出來，無論甚麼條件，我都可以考慮！」

「要是在下想跟妳成親，結爲夫婦，那又如何？」風雪人笑嘻嘻地說。

「兄台若是出自眞心，未嘗不可！」

「可惜我祇是隨口說說而已，老闆娘千萬不要當眞！」

紅辣椒的臉倏地一沉：「當然不會！」

「那好極了！」風雪人似是鬆一口氣，「在下已躭擱了大半天，如今非要走不可啦！」

「往那裏？」

「出杭州，北上紫石鎮。」

「黃金至尊之事，不再談了？」

「根本沒有可談之道，反倒是咱們的婚事，雖則目下談不攏，但將來嘛……」

「算啦，你要取走黃金至尊也罷了，還有那一罎酒又怎樣？」

「也許會在前往紫石鎮途中喝掉！」

「笑話！」

「喝酒也算是笑話？」

「別的酒，你在途中喝它十八萬罎，都祇是一樁小事，但你手上這一罎酒，却是海尊島的鎭島之寶！」

「是海尊島的鎭島之寶又怎樣？那便不能喝嗎？」

「這是神奇的酒，當然不能任意妄爲，隨隨便便的喝掉。」

「請問老闆娘，這一罎酒應該怎樣喝才是道理？」風雪人似是一本正經的問。

但紅辣椒沒有答。

她祇是在喝茶。

已涼透了的一杯碧螺春。

* * *

紅辣椒沒有再留住風雪人。

她留不住？

還是不想留？

天氣本是很好的，就在風雪人要走的時候，忽然下起雨來。

而且不是微雨，是大雨。

一場說來便來，來勢洶洶的滂沱大雨。

下雨天，留客天。

但紅辣椒還是未曾把風雪人留住，而風雪人也完全沒有留下來的意思。

他走了。

他冒着滂沱大雨，離開了竹舍，離開了杭州城的吉祥賭坊。

他會否在前往紫石鎭途中，把那一罎酒喝掉？

紅辣椒不知道，也無從測估。

她無從測猜，是因爲風雪人不是一般人。

他是一個沒法子估計的人，就像是深不可測的汪洋大海。

但自從這一天之後，紅辣椒也離開了杭州，再也沒有回到吉祥賭坊。

風雪人走了。

紅辣椒也走了。

痲子老馮，成爲了吉祥賭坊的新老闆。

* * *

本是很好的天氣，忽然變壞。

而且是變得極壞。

官道上，滿是泥濘。

風狂雨暴，行人稀疏。

行人稀疏的意思，是指行人不多，並不等於行人絕跡。

仍然有人冒着狂風暴雨，在這條泥濘滿佈、寸步難行的官道上趕路。

其中一個是和尚。

一個老和尚。

* * *

老和尚沒有打傘。

他也沒有披上簑衣，只是和平時一般，披袈裟，足踏芒鞋，手裡提着一根禪杖。

禪杖重八十一斤。

能夠提得起這根禪杖的和尚，自非等閒之輩。

這老和尚，的確絕不等閒。

他是五台山勝音寺的方丈不苦大師。

不苦大師已八十一歲。

從六十一歲開始，他每年都親自打造一根精鋼禪杖。

六十一歲那一年，他打造的禪杖，重六十一斤。

此後，每一年之後，他打造的禪杖，都比前一年增加一斤。

六十二歲的禪杖六十二斤、六十三歲的禪杖六十三斤……

到八十一歲這一年，他的禪杖已打造到八十一斤。

有人問不苦：「方丈的禪杖一年比一年更沉重，苦不苦？」

不苦答：「不苦！不苦！」

他眞的不苦嗎？

那是騙人的。

當他提着六十一斤禪杖的時候，還不覺得怎樣吃力，但一年的一年之後，他年歲漸增，禪杖的重量也一天比一天更沉重，他是越來越感到吃力了。

雖然，他有很不錯的武功，但

武功再高，也不等於活到八十一歲還是那麼「年輕力壯」，「返老還童」！

這是人生最無奈的事。

* * *

不苦大師已三天沒吃過東西。

他沒吃東西，並不是因爲沒東西可吃，而是心情不好，吃不下。

和尚也是人。

既是人，就有人的煩惱。

煩惱絲雖然剃盡，但並不等於眞的完全沒有煩惱纏繞。

做人有做人的煩惱，做和尚有做和尚的煩惱，甚至是做狗也有做狗的煩惱。

做狗最大的煩惱，也許就是給人一刀宰掉，然後煮熟來吃。

* * *

一輛馬車，停在官道上。

馬走得動，但馬車的車輪給泥漿住了，因此馬車再也寸無難行。

不苦大師在老遠已看見這輛馬車。

他不喜歡這輛馬車。

他不喜歡這輛馬車，是因爲他根本不喜歡馬車。

他不是不喜歡馬。

他很喜歡馬，認爲馬是人類最好的朋友。

也正因爲他喜歡馬，所以他認爲，凡是勞役馬匹的事情，都是一種罪惡。

用馬來拉車，對馬兒是不公平的。

他很喜歡馬，因此很不喜歡馬車。

這就是不苦大師。

* * *

再不喜歡馬車，也會有遇上馬車的時候。

尤其是在官道上，馬車是必然會出現的。

就像是在河流、湖泊、海洋上，一定會遇上船的道理一樣。

馬車很華麗。

有兩匹馬，一匹棗紅，另一匹灰色。

灰馬在嘶叫。

棗紅馬在低首徘徊。

馬車車廂外面沒有人。

車廂內却傳出一陣陣誘人的香氣。

那是肉香。

狗肉的獨特香氣。

* * *

不苦大師是個和尚。

由八歲開始，他就已經是一個和尚。

八歲的時候，他是個小和尚。

到了八十一歲，小和尚已變成了老和尚。

但不苦仍然是不苦。

在八歲那一年，他偷偷地吃過一次狗肉。

那是犯了清規的，而且罪名不輕。

但沒有人發覺。

既沒有人發覺，再大的罪名也不算是罪。

到了九歲那一年，不苦總共吃了三十九次狗肉。

仍然沒有人發覺。

但很奇怪，到了十歲那一年，他居然連一次狗肉也沒吃過。

他不是沒有機會吃狗肉，只是忽然不想吃。

爲甚麼不想吃？

他不知道。

他只是忽然不想吃，於是，這七十年來，他再也沒吃過一次狗肉。

也許，這並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。

今天，他雖然還沒有看見狗肉，但却可以絕對肯定，從馬車車廂傳出來的，必定是煮得熟透了的狗肉香氣。

七十年沒吃過狗肉的不苦大師，忽然又動心了。

他忽然嗅到了狗肉的香氣。

他忽然又像是回復到九歲那年一樣，很想吃狗肉！

怎會這樣呢？

唯一可以解釋的理由，似乎就是因爲他已經三天沒吃過東西。

他心情不好，所以不吃東西。

但心情不好是心情的事，腸胃却一定是餓透了的！

* * *

車廂的車門，並沒有緊緊閉着。

不苦大師走到馬車旁邊，立刻就看見了一個人，還有一煲肉。

香氣四溢的肉。

狗肉。

這人不但正在吃狗肉，還有一罎酒。

只是，這罎酒並沒有打開。

只有狗肉的香氣，沒有酒香。

不苦大師看着這人。

這人也看着不苦大師，一面看，一面吃狗肉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「施主是那裏來的？」

「出自娘胎。」

「老衲也是一樣。」

「如此說來，你我都是同道中人啦！」

「這個……恐怕不一樣。」

「既然都同樣出自娘胎，爲甚麼又說『恐怕不一樣』？」

「你娘不是我娘，我娘也不是你娘！」

「有奶都是娘，又何分彼此？」

「這個……咳咳……也不能說你沒有道理……但這樣的道理，老衲以前聞所未聞。」

「大師以前聞所未聞，是因爲還沒遇上過像我這樣的人。」

「施主究竟是何人？」

「不是好人！」

「這個……老衲也不是好和尚。」

「和尚又不是女人，好與不好都不重要。」

「要是老衲是個女人呢？」

「你若是女人，不會自稱老衲。」

「女人跟和尚，有甚麼分別？」

「女人做不成和尚，和尚也做不成女人，道理就是這麼簡單。」

「不錯，女人只可以做尼姑……女人是做不成和尚的……」

「遇上一個和尚，這和尚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，但要是女人嘛……」

「那又如何？」

「你是不是出家人？」

「當然是！」

「大師既是出家人，這些事，不可談。」

「不錯，做和尚只可以談佛偈，不可以談女人……喔……你究竟是誰？怎麼每句說話都好像很有道理似的？」

「我是個講道理的人，所以每句話都很有道理，道理就是這麼簡單！」

「不錯……不錯……施主可姓李？」

「非也！」

「姓黃？」

「非也！」

「姓何？姓歐？姓吳？姓沈？姓梁……」

「非也！非也！」

「姓馮？姓卓？姓羅？姓金？姓……」

「大師不必費神了，就算你把百家姓都唸齊，也唸不出我的姓氏。」

「却又是甚麼道理？」

「百家姓只是百來個姓氏，但在下這個姓氏，比較僻冷，大師是一定唸不出來的。」

「不錯，正如佛經，有許多佛經，涵義都極艱深，憑老衲的才智修爲，是一輩子都唸不出來的……」

「大師又說錯了！」

「哦？老衲錯在甚麼地方？」

「佛學博大精深，佛經成千上萬，大師休說是窮一生之力，便是窮三百生之力，只怕也難窺堂奧萬分之一！」

「吔……好……說得好！眞不愧是一記……一記……」

「一記當頭棒喝，對不？」

「對……對極了……今日有緣，能認識施主，眞是……眞是……眞是餓極了……」

「餓極了？」

「嗯……實不相瞞，老衲已三天沒吃過食物。」

「爲甚麼不吃？」

「心境欠佳，所以吃不下。」

「大師心中有何煩惱？」

「唉，說來話長……喔……敢問施主，這些狗肉，可否給老衲吃一點點？」

「不可以。」

「這個……施主說的甚是，出家人戒葷，又怎可以吃狗肉哉？」

「大師又錯了！」

「哦？敢問這一次錯在何處？」

「大師既然已三天沒吃過食物，又豈可祇吃一點點狗肉？要就不吃，一吃就得吃個飽，否則不如不吃！」

「呵呵！施主說的甚是！甚是！」

「別再施主前施主後了，我叫風雪人！」

「原來是風施主！」

「風雪人！」

「哈哈！風……風雪人！老……老衲可不客氣啦……」

* * *

車廂外，大雨滂沱。

車廂內，肉香四溢。

七十年沒吃過狗肉的老和尚，忽然又再大快朵頤，吃狗肉吃個不亦樂乎。

不苦吃了一大塊狗肉之後，連心情也舒暢起來。

「味道如何？」風雪人問。

「天下第一美味！」

「過獎了。」

「原來這些狗肉，是風施……是風雪人老弟親自炮製的，難怪風味十足，妙極！妙極！」

「炮製狗肉，必須要有第一流的材料。」

「在這大雨天，附近又沒有房舍，風老弟如何能夠炮製出如此美味，至今仍然熱騰騰的一流狗肉？」不苦大師問。

「誰說這附近沒有房舍？」

「在那裏？」

「就在那座小山丘背後！」風雪人向北方伸手一指。

北方有小山丘。

小山丘背後，是否有房舍，這就看不見了。

但這並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有美味的狗肉可供果腹。

除此之外，其餘事情，都不重要。

塡飽肚子後，不苦大師對風雪人道：「老衲不喜歡用馬來拉車，因爲馬兒是喜歡逍遙自在地到處跑動的。」

風雪人想了想，道：「這一次，大師言之成理，但這兩匹馬，已拉車三年，一旦無車可拉，又怎能養活自己？」

「風老弟言下之意，是說……

這兩匹馬若不拉車，就不會有草料食物供給？」

「大概是的。」

「風老弟何其殘忍也……」

「大師又錯了，這馬車不是我的。」

「是向朋友借的？」

「又非也，是搶回來的。」

「搶？」

「不錯，天地不仁，財主更不仁，因此……搶之哉！不亦快哉！」

「豈可如此？」

「不搶白不搶！財主不仁，搜掠百姓民脂民膏，財主既可搶他人之物，在下祇不過是取其九牛一毛，又有何不可？」

「這個……似乎不太好……但也似乎很有點道理……」

「大師冒雨而行，所爲何事？」

「風老弟呢？你又怎樣？」

「我要前往紫石鎮。」

「老衲也是！」

「紫石鎮距離此地尚有三百里，大師莫非打算一直用兩條腿走到該地不成？」

「不用兩條腿，難道用雙手撐着地面爬過去嗎？」

「那更糟！更是笨法子！」

「風老弟又有甚麼更好的法子？」

「坐在這裏！」

「這是……是……」

「是一輛馬車，一輛很不錯的馬車。」

「但照老衲看，這輛馬車似乎拉不動了。」

「目下的境況，的確如此，那是因爲天氣實在太壞之故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縱然坐在馬車之上，又有何用？」

「目下境況如此，並不等於以後境況也是如此！」

「這個……」

「還有甚麼這個那個的，照我看，不出一個時辰，天氣就會好轉，屆時陽光普照，路面將會有所改善。」

「眞的？」

「也許是假的！」風雪人悠然一笑，「但我保證，躺在馬車車廂之內，一定比在外面冒雨行走舒適得多！」

「這個……倒是不錯……」

就是這樣，不苦大師坐在車廂裏，動也不動。

「好一個老僧入定。」風雪人微笑着說。

* * *

一個時辰後，天氣更壞。

風更狂。

雨更大。

但不苦大師仍然在車廂內盤膝而坐。

好一個老僧。

好一個老僧入定。

風雪人則仍在吃狗肉。

餘下來的狗肉已不多，但還有。

他仍然和開始的時候一樣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祇是，狗肉已眞的剩下不多。

而且，狗肉已冷。

冷的狗肉，還是狗肉。

老和尚還是老和尚。

但這條原本冷清清，祇有狂風暴雨不斷在侵襲的官道，却忽然好像變成了另一個地方。

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！

原因何在？

答案是：人！

最少有七百人、八百人、甚至是逾千人，悄悄地在這輛馬車附近湧現！

這些人，並不是一般人。

這些人，全都是精壯的漢子。

這些精壯的漢子，全都攜帶着武器。

而且，全都不懷好意，殺氣騰騰！

拉車的兩匹馬，安靜下來。

連不斷嘶叫的那匹灰馬，也安靜下來。

倒是一直在盤膝打坐的老和尚，忽然睜大了眼睛，對風雪人道：「有人來了！」

* * *

有人來了！

當然是有人來了！

而且是逾千武林人物！

好大陣仗！

不苦大師又再說了一聲：「有人來了！」

風雪人這才慢條斯理地說道：「本以爲一個時辰後天氣會好轉，陽光普照。」

不苦大師道：「太陽沒有來，祇是這些人不請自來，善哉！善哉！」

風雪人道：「這些人，是不是在找人？」

不苦大師道：「當然是。」

風雪人道：「是找我嗎？莫非是那個大財主，被我搶走了馬車和狗肉，心中不憤，所以糾黨前來找我算賬？」

不苦大師搖頭不迭：「非也！非也！」

「何以見得？」

「老衲比你更清楚不過，這些人，都是衝着老衲而來的！」

「這就奇了。」

「何奇之有？」

「外面來的都是男人！」

「那又怎樣？」

「大師若是一個貌美如花，艷名高熾的女子，也許會引來大量狂蜂浪蝶，但大師却是個年逾八旬的

老和尚，這些漢子又怎會衝着你而來？」

「唉，箇中眞相，又豈是風老弟所能明瞭的？」

「出家人的事，在下的確不怎麼明白，但在外面這些兔崽子，看來都不是出家人。」

「這些人，既不是出家人，也不是兔崽子，而是來自地寇堂的好漢！」

「地寇堂？東北第一大幫的地寇堂？」

「不錯！」

「你這個老和尚，怎會和東北地寇堂的好漢扯上了關係？」

「不是扯上關係，而是結下不可化解的仇怨。」

「你怎麼了？難道你曾經跑到東北，殺掉地寇堂的堂主嗎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但……」

「但怎樣？」

「但也是差不多的了！」

「老和尚，說話爽快些，請勿吞吞吐吐！」

「說句眞話，此事與你無關，你還是早早離開此地也罷。」

「嘿嘿，外面風大雨大，更兼人山人海，要走也走不掉！」

「既走不掉，就請老弟留在車廂內，千萬不要走出車外。」

「這倒易辦，反正我不想在這時候淋雨。」

「一言爲定！」

「你滾出去吧！別阻着我這個凡夫俗子睡覺！」

* * *

風雪人眞的在車廂裏睡覺嗎？沒有人知道。

不苦大師已提着八十一斤重的禪杖，緩緩地走出車廂外。

外面雨暴風狂。

外面人山人海。

逾千武林人物，把不苦大師重重圍困。

一個紫臉中年大漢在喝叫：「老禿驢，快快受死吧！」

不苦大師把禪杖插於地上：「老和尚生有何歡，死有何懼，你又是誰？」

「地寇堂『震山一刀』彭怒！」

「彭施主，地寇堂主『寇中寇』卓蓋天怎麼沒有來？」

「卓堂主在紫石鎭！」

「這就是了，老衲在東北，曾與卓堂主相約在紫石鎭外決戰，何以這一戰尚未開始，已有逾千好漢在此攔截？」

「老禿驢，你殺卓堂主之寵妾雁妃，可知罪大惡極？」

「雁妃盜取勝音寺寶物，又殘殺寺中逾百僧侶，這一筆血債，她是非要償還不可的！」

「他媽的，出家人慈悲爲懷，你是勝音寺方丈，修爲不錯，何以也和凡人般有此報仇雪恨之舉？」

「老衲這個方丈，是勉强而爲之的，老衲根本不是做方丈住持的材料！」

「方丈何出此言？」彭怒冷笑。

「老衲也許根本不是個做和尚的材料，這七十年餘以來，祇是勉强而爲之罷了！」

「既然勉强而爲之，又怎能做七十年和尚？」

「天下奇人奇事多如恒河沙數，就以施主來說，你本是朝廷命官，官拜三品，但有官不做，却做了汪洋大盜，唉，這又是如何自圓其說？」

「彭某的事，你這個老禿驢懂個屁！」

「老衲的事你又懂得了多少呢？」不苦大師不禁長長嘆一口氣：「也罷，反正這一戰，遲早都是免不了的，老衲唯有奉陪到底，但在決戰之前，老衲有一事要向彭施主請教。」

「有話快說，有屁快放！」

「那大魔頭，是否眞的看上了地寇堂？」

「甚麼……大魔頭？」

「這五十年以來，江湖上最厲害的大魔頭是誰，彭施主又怎會不曉得？」

「不曉得就是不曉得。」

「唉，你若眞的不曉得，那麼也許祇有天才曉得了。」

「少廢話，納命來吧！」

彭怒出刀。

刀長三尺八寸半，重二十九斤六兩。

他用的是「斷魂九斬刀」！

一刀九斬！

一斬九式！

式式斷魂，刀刀奪命！

彭怒絕對是個可怕的人。

彭怒的刀法，永遠是最霸道的刀法。

刀勢一起，不苦大師又已發出一聲長嘆。

* * *

刀勢如雷，刀招可怖！

一刀九斬！

上斬天庭，中斬中宮，下斬雙膝。

這是絕不留情，絕不留餘地的刀法。

不苦大師却沒有恐懼，祇是長嘆。

他長嘆，是因爲他已看透了彭怒的刀法。

這刀法，眞的絕不留餘地。

既不爲敵人留下任何餘地，也不爲自己留下半點餘地。

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。

這是極霸道，完全再無任何轉寰餘地的刀法。

不苦大師不能閃避。

他若閃避，祇有三種可能。

第一種可能：給斬掉腦袋。

第二種可能：齊腰給彭怒的刀斬斷。

第三種可能，雙膝以下的兩脚，被一刀斬掉。

這都是不苦大師絕不願意發生的事。

雖然他已八十一歲，但他既不想死，也不想落得殘廢的悲慘收場。

所以，他在長嘆之餘，絕不閃避，祇是反擊。

用他手裡重達八十一斤的禪杖反擊。

* * *

八十一歲的老和尚。

八十一斤重的禪杖。

地寇堂是東北第一大幫派，幫中最重的兵器，是總護法「神力天王」上官厚所使用的「無敵長槍」。

但也祇不過五十五斤三兩。

上官厚身高九尺，拳粗如砵。

然而，不苦大師身高僅五尺許，身材瘦弱，看來似乎連十斤八斤重的東西都拏不起。

可是，這樣的一個老和尚，他所使用的兵器，却重達八十一斤。

苦不苦？

不苦。

那是騙人的，八十一斤重的東西，由早到晚提來舞去，又豈有「不苦」之理。

苦是苦透了，但並不等於舞它不動。

舞動這根八十一斤重的禪杖，當然是彭怒無法想像的。

呼！呼！呼！

禪杖一舞動，其勁勢已蓋過一切。

遠遠蓋過彭怒的刀。

* * *

彭怒的刀，本是高山滾石般兇猛。

但不苦大師的禪杖一經舞動，却有如山洪爆發。

一杖！兩杖！三杖！

祇是三杖，彭怒嚴密的刀法已被瓦解。

瓦解得完全不再是甚麼刀法，祇像是暴風雨下的一枝弱柳。

彭怒的眼色變了。

他變成了一個呆子。

甚至比呆子還更獃呆的東西。

眼看彭怒立刻就得在禪杖下肝腦塗地，忽然有一條東西，擋住了八十一斤重的禪杖。

一條東西。

那是一條怎樣的東西？

* * *

把禪杖擋住的，是一條手臂。

一條看來並不特別粗壯的手臂。

天下間有多少條手臂，可以擋得住不苦大師這一根禪杖？

恐怕不多！

眞的不多！

但這裡偏偏出現了一條這樣的手臂。

風雪人的右臂。

* * *

「風老弟，你不是睡着覺了嗎？」

「本來是的，但忽然却又醒了。」

「醒了便醒了，又何苦從馬車車廂裡鑽出來淋雨？」

「罵得好，我本該不出來的，但却聽見了一個人的聲音。」

「甚麼人？」

「我的一個朋友。」

「誰是你的朋友？」

「彭怒，他是我的朋友。」

* * *

彭怒本已痴呆般的眼神，忽然又有了一點點的生氣。

那是因爲他看見了一個人。

一個他以爲絕不會在這地方上出現的人。

風雪人。

「風老弟！」他也這般稱呼風雪人。

他眞的是風雪人的朋友，甚至是稱兄道弟。

他問風雪人：「你怎會在這裏？」

風雪人悠然一笑：「我若不在這裡，那麼我應該獃在甚麼地方？」

彭怒道：「當然是天嬌宮。」

天嬌宮！

彭怒提起了天嬌宮。

那是一個怎樣的地方？

* * *

風雪人一聽見「天嬌宮」這三個字，立刻就笑了。

凄然地笑。

落寞地笑。

比哭還更難看的一種笑。

「天嬌宮是世外桃源，小弟可沒這種福氣，一直都獃在宮裏。」

「天嬌宮是溫柔鄉，溫柔鄉不住住何鄉？」彭怒似是夢囈般說道：「要是我能在那裡住上一天、半天、甚至是一兩個時辰，也是好的……」

風雪人搖搖頭：「別做你的春秋大夢了，你已是地寇堂的爪牙，如今更帶着一千人要找老和尚算帳，但這筆帳，似乎是算不了……」

彭怒的臉色很不好看。

他一臉都是雨水。

每個人的臉上都是雨水。

風雪人又對他說：「老和尚本來就是要到紫石鎭的，既然卓蓋天也在紫石鎭恭候，何不多等一些時候？」

彭怒嘆息一聲：「不錯，既然你也在這裡，這筆帳，慢慢再算也不遲。」

不苦大師唸了一聲佛號，又合什道：「今天老衲已吃了狗肉，若再出手殺人，那便眞的罪過，萬二分的罪過了。」

風雪人道：「目下武林，妖氣瀰漫，魔星擾攘，要是咱們還再自相殘殺，恐怕……」

彭怒道：「不要再婆媽了，咱們在紫石鎭恭候兩位大駕便是。」

* * *

彭怒走了。

他帶來的一千餘地寇堂戰士也走了。

他沒有下令「羣起而攻」。

既然不打算以衆欺寡，他何以帶一千餘戰士，千里迢迢由東北到此？

他瘋了嗎？

不！

就算他瘋了，地寇堂堂主卓蓋天也沒有瘋。

對付不苦大師，無論成功也好，失敗也好，都不必勞師動衆，用上千餘人。

彭怒是另有任務的。

這一點，風雪人明白，不苦大師也明白。

但兩人都裝作不知道。

彭怒等人離去後，天色漸漸好轉。

首先，雨點越下越細小，不久，陽光普照。

不苦大師回到馬車車廂裏盤膝打坐。

好一個老僧入定。

天氣雖好轉，已近黃昏。

黃昏過後，便是一個漫長的黑夜。

「大師，要不要再來一保狗肉？」

「和尚吃狗肉，要就不吃，反正都已破了戒，自然是越多越好。」

「且等半個時辰，讓我到外面找找看。」

* * *

半個時辰後，天色已然盡黑。

風雪人回來了。

他回來的時候，左手提着一個燈籠，右手捧着一保熱騰騰的狗肉。

但不苦大師却不見了。

他不辭而別。

這個奇特的老和尚，是不是獨自前往紫石鎭去了？

風雪人不知道。

他祇知道，這一保狗肉，比上一保狗肉更香、更美味。

既然沒有人和他分享，祇好獨自把狗肉統統吃掉。

吃飽了，有甚麼事情可做？

睡一大覺？

在車廂裡打坐練功？

還是跑到外面打幾個猴子般的觔斗？

都不是。

風雪人在吃飽了之後，忽然拔刀。

刀在車廂內收藏得很好，那是一把寒芒刺目，刀鋒似雪的好刀。

刀鋒在鞘內的時候，毫不起眼。

那是因爲刀柄古樸，刀鞘看來也是尋常之極。

但刀鋒一出鞘，情形就完全不一樣。

他在這時候拔刀，所爲何事？

* * *

刀光如雪。

風雪人的刀，有如閃電般飛出。

自車廂中飛射向北方。

北方有人嗎？似乎沒有。

但實際上，北方有人，祇是隱蔽在一塊奇怪的大石背後。

大石完全遮住那人，除非風雪人的刀可以兜轉過去，否則絕不可能擊中對方。

風雪人的刀可以兜轉過去嗎？

似乎不可能，除非他這把刀長有眼睛。

他的刀沒有眼睛。

但事實上，他的刀雖然沒有眼睛，但却可以兜轉過去。

那是因爲風雪人在擲刀之際，已運用上極其巧妙的腕勁！

刀在轉變。

大石後那人也在轉變。

急速地、狼狽地轉變。

那人看來眞是狼狽極了。

但看來如此狼狽的人，却已抓住了風雪人的刀。

而且他抓住的不是刀柄。

是刀尖！

* * *

要抓住一把急速迎面飛來的刀，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他抓住刀尖，當然又比抓住刀柄更不容易，也更兇險。

但那人却不抓刀柄。

他抓刀尖。

他眞的抓住了，但仍然不免狼狽。

因爲刀尖雖然給他牢牢地抓住，但刀尖也同時割破了他的指頭。

鮮血在淌。

雖然淌的不多，但已令那人的臉漲紅。

連脖子也粗了。

是誰？

* * *

風雪人不必看，早已知道躲在大石後的是甚麼人。

他發出那一刀，可以殺人。

但一定殺不了躲在石後的人。

那人的本領有多大，風雪人很清楚。

風雪人知道，那人一定可以把這一刀接住，但接住這把刀之後，一定不會很愉快。

風雪人的估計，完全正確。

他笑了。

那人却暴吼起來，大叫道：「姓風的混蛋，老子要跟你決戰三百回合！」

風雪人聽了，懶洋洋地走出車廂，道：「要決一死戰，也許連三千回合也嫌太少。」

那人怒道：「你敢小覷老子？」

風雪人悠然地一笑：「要是你喝夠了酒，天下間恐怕沒有多少人斗膽小覷閣下……」

「喔……」

「可惜你此刻還是十分清醒，像個屁股中了箭的野兔！」

那人聽了，一呆。

就連他都以爲自己一定會大發雷霆，但很奇怪，他却忽然冷靜下來。

居然冷靜得像是一塊冰。

* * *

從大石後走出來的，是個虬髯大漢。

他身長八尺，拳粗脚大，眼若銅鈴。

他嘴如血盆，聲音响亮。

「風大哥，你說的不錯！」

「怎麼啦？我不是姓風的混蛋嗎？」

「既是姓風的混蛋，也是老子的風大哥！」

「好傢伙，怎麼忽然又客氣起來？早一陣子，你不是要到開封府成親拜堂去了嗎？」

「拜堂？成親？」虬髯大漢哈哈一笑：「這是謠傳，那有這種事？」

「只是謠傳嗎？但人人都說：『鎭關北唐大石要討老婆啦！』」

「討他媽個屁！」唐大石搖頭不迭，「那只是酒後胡言，誤傳出來的話！」

「老石，你也年紀不輕啦，討個老婆侍候自己，也是時候了。」

「他媽的巴拉子，你怎麼不說說自己？」

「我是天生的浪子，命中註定的浮萍，浪子無根，浮萍飄泊不定……」

「老子就不信這一套！」

「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最少，此刻你和我還是個快活人！」

「快活個屁！」唐大石指頭一伸，「這根東西，差點沒給你的『秋痕刀』割了下來。」

「有十根指頭的人，少一根也不算甚麼。」

「少廢話！拿酒來。」

「酒？甚麼酒？」

「你手裡不是捧着一罎酒嗎？」

「這罎酒是喝不得的！」

「天下間豈有喝不得的酒？」

「毒酒便喝不得！」

「他奶奶個熊！毒酒也是酒，既是酒，老子就照喝不虞！」

「夠氣概，但却笨得難以形容！」

「他媽的，你這罎酒又不是甚麼瓊漿玉液，不喝白不喝，快拿來！」

唐大石說着，動手便要搶酒。

別看他身材魁梧高大，出手却是極快。

但他快，風雪人比他更快。

唐大石出手快，風雪人却是消失得快。

風雪人消失了，就在唐大石以爲可以把酒罎搶到手中的一刹那間突然消失。

唐大石猛然轉身。

他以爲風雪人必然已繞到自己背後。

但他急急轉身之後，却看見了一個老和尚。

一個苦着臉，手中倒提着精鋼禪杖的老和尚。

這老和尚當然正是不苦大師。

唐大石一呆。

風雪人也是一呆。

唐大頭沒想過在自己背後的，居然不是風雪人，而是這麼一個老和尚。

所以他呆住。

風雪人也呆住，那是因爲他沒料到不苦大師居然又回來了。

這老和尚究竟在打甚麼算盤？

* * *

不苦大師苦着臉瞪着唐大石。

唐大石很快也就跟老和尚一樣，也苦着臉，互相瞪視着。

唐大石首先忍不住，吼道：「他媽的，老子的臉有甚麼好看？」

不苦大師搖搖頭。

他只是搖頭，不說話。

唐大石怒氣更甚：「你把禿頭顱不斷的搖來搖去，是甚麼意思？」

不苦大師仍在搖頭，仍然是苦着臉，仍然是一成不變地瞪視着唐大石。

唐大石快要以爲他是個啞巴和尚了。

但就在這時候，不苦和尚用乾澀的聲音說道：「老衲搖頭，是表示施主的臉的確不好看，就像是……」

「像秦始皇嗎？」

「不！」

「像曹孟德？」

「更不！」

「像紅拂女私奔遇上的虬髯客？」

「完全不像，只是像……」

「到底像誰?」

「誰也不像，」不苦大師苦着臉說道：「無論怎樣看，施主的臉却只是像一堆狗屎！」

唐大石又呆住了。

他並不是好看的男人，這一點，他自己還是有點自知之明的。

但從來也沒有人形容他的臉像是一堆狗屎！

這是第一次。

也許是因爲第一次，所以他呆住。

呆得像隻呆狗！

＊　＊　＊

唐大石脾氣暴躁，那是千眞萬確的。

唐大石經常爲了小事而跟別人打架，也是鐵一般的事實。

但唐大石做人有一個原則：老邁者不打！

——凡是年紀已一大把的長者，就算發生了甚麼事情，他都絕不出手。

眼前這個老和尚，固然是他媽的十分可惡，但唐大石並沒有動手揍人的意思。

理由是這和尚太老。

要是這和尚年輕三四十歲的話……

所以，唐大石只好長長的嘆一口氣，然後望向風雪人：「剛才你躲到甚麼地方去了?」

「你背後！」

「但我沒瞧見你！」

「那是因爲你轉身的時候，我又再轉到你的背後去了！」

「胡說！」

「你說胡說，並不一定是胡說！」

「這老和尚是不是來化緣的?」

「不是！」

「你怎知道他不是來化緣的和尚?」

「猜出來的，而且保証一定猜中。」

「又是胡說！」

不苦大師却突然插口，道：「風老弟猜中了，老衲的確不是來化緣的。」

唐大石瞪着他，又怔呆大半天，才道：「天下間像你這樣的老和尚，恐怕不會太多吧?」

不苦大師道：「確是不多，最多只有十八萬個左右罷了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這是漫長的一夜。

對唐大石來說，這一個晚上更是漫長得無以復加。

這一晚，他的指頭給割破了，傷口隱隱作疼。

雖然這只是皮毛小傷，但終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。

這一晚，他沒酒喝。

這裡不是沒有酒。

風雪人老是抱着那個酒罈，而在那酒罈之內，分明是有上好佳釀的。

但偏偏有酒喝不得！

唐大石忍不住咕噥起來：「有你這樣的朋友，眞是三生不幸。」

風雪人笑了笑：「不錯，我有一個像你這樣的朋友也同樣是三生不幸。」

唐大石道：「這個老和尚是幹甚麼的?」

他伸手向躺在車廂裏呼呼大睡的老和尚一指。

風雪人道：「這老和尚甚麼都幹。」

「甚麼都幹?這又是甚麼意思?」唐大石不禁爲之眨了眨眼。

「甚麼都幹的意思，就是甚麼都幹！你若是令他不愉快，他說不定連你都幹掉，反正……」

「反正甚麼?」

「還是不要說了。」

「要就半點都不說，既說出了一半，就不要他奶奶的吞吞吐吐啊！」

「這一次，可是你要我說的！」

「快說下去！」

「反正你的臉像是一堆狗屎般難看！」

「哼……」

「怎麼啦?眞的不高興嗎?」

「這些廢話，老子還不會放在心上！老子想着的，是另一件事。」

「有甚麼大事，值得唐大石兄擔心?」

「你是不是要到紫石鎮去?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這個老和尚呢?」

「也許是同路人。」

「我呢?我是不是也要到紫石鎮去?」

「哈！這就眞是天下奇聞了，你自己的事，怎麼問起旁人來?」

「你不是旁人，你是風雪人！」

「是風雪人又怎樣?」

「既是風雪人，便是老子的老朋友，既是老子的老朋友，就該爲老子盤算一下……」

「盤算些甚麼?」

「紫石鎮內，風起雲湧，情況異乎不尋常。」

「所以，你也想去湊湊熱鬧！」

「本來是的，但……唉……」

「怎麼欲言又止，婆婆媽媽?」

「聽說開封府的那個潑婆娘，也會前往紫石鎮！」

「開封府的潑婆娘?」

「嗯！」

「是『一丈青』丁珍珍?」

「你早已知道這個女人?」

「嘿！空穴來風，必非無因，江湖盛傳你在開封府拜堂成親之事，看來不假！」

（未完・二）

新派俠義緝兇故事／西門丁・文
可飛・圖

龍潭飛鳳

上文提要： 風小月等五人被陷地洞，幸虧星星暗中放他們出去。風小月等人去買兵器時，他發現星星在房頂窺視，不及通知他人便追出去，結果上當被誘做了階下囚……風小月裝做痳穴受制身入虎穴探險，他制服了看守之人並換上對方衣服潛進後花園，聽到痳鷹等人在商議是否殺掉他，星星持異議，引起痳鷹的懷疑要殺她，風小月現身相救……

化敵爲友共進退　幾番擊殺方脫險

兩人同時閃開，「痳雀」回敬了兩柄飛刀，風小月豈會被他射中?立即閃開，同時拎起那兩柄飛刀，虛晃一下，反身躍上一匹馬背上，兩腳連踢，催馬急馳。

「痳鷹」及「痳雀」連忙奔向另外幾匹空馬去，風小月手上之飛刀立即出手，却不是射人，是射馬！以風小月之能耐，射兩匹身軀龐大的駿馬，眞是易如反掌。

「痳雀」知道自己飛刀淬毒了，見坐騎中刀，只好跳下馬來，同時破口大罵，抬頭一望，星星及風小月早已去遠。

風小月馳了一陣，見對方一時追不上來，便轉身向前，全力策馬，星星的背影已經看到，他回頭一望，只有兩匹馬追來，他忙高聲問：「星星，妳覺得如何?」

風小月又道：「你放慢一點！」

星星依言將馬速拉慢，風小月從旁而上，塞了一顆藥丸給她，道：「快服下去，這是『百草神君』的解毒聖藥，雖然未必能對症下藥，但最少能延遲毒氣攻心！」

星星想也不想，揑開蠟殼，取出藥丸便拋進嘴裡嚼，風小月又道：「走！我斷後！」

「誰追上來?」

「六匹馬，咱們取了兩匹，兩匹被某射殺了，痳鷹及痳雀各騎一匹追來，只他們兩個，難不倒少爺，妳放心！」

「你，你爲何要救我?」

風小月哈哈笑道：「以後再慢慢說！」

「但姑奶奶要告訴你，雖然你救了我，我不會感激你，而且……以後天下雖大，却無我立命安身之所！」

「這又未必，就算是皇帝老子也未必有此本領！哈哈，大不了我陪你亡命天涯！」

星星忽然不吭聲，風小月忙問：「喂，妳身上的毒發作麼?」星星搖搖頭，猛地在馬臀上拍了一記，馬速立即提高，風小月也忙催馬緊跟。

「痳鷹」和「痳雀」還是不即不離地跟着。風小月嘴上說得輕鬆，對於如何應付背後那兩個寃鬼，却還沒有個底，抬頭一望，前面有座小鎮，心頭一動，便策馬入鎮。

到了一家客棧，忽然叫停，把馬交給店小二，丟了一錠銀子給他。「替馬匹上料，留兩間上房，少爺先去吃飯！」他不等星星多說，便拉着她走了。

星星訝然道：「你如此做有何用意?」

風小月見店小二已入店，便拉星星折入一條小巷，匆匆再轉到另一條街道，他左穿右插，最後來至一條無人的巷子，却見有間院子，

他看了一下，道：「咱們越牆進去，妳行不行？」他話剛說畢已輕舒猿臂，摟着她的小蠻腰，騰空躍起。

圍牆後是座後花園，看來是當地大戶的居所，風小月道：「咱們且在此躲一躲，待拔清妳身上的毒再跑！」

風小月先安置星星匿在假山後，他自己則竄進內堂，不一會兒，便見他提着一名三十多歲，長着一張圓臉的漢子過來，招手呼星星出去。「大少爺，咱們只是想借府上治治傷勢，少則一天，多則三天便離開！」

那漢子道：「只要不傷人畜，這個……請隨便！」

風小月又道：「不過，請你嚴令家丁奴婢，不得洩漏消息！咱們是武林中人，不是汪洋大盜，你不用擔心，只因仇家苦追不捨，是以不得不先借府上療傷，請速安排一間清靜的房子，要在內堂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那戶人家姓涂，果是當地最大的富戶，家裡房舍不少，在內堂安排一間清靜的房子，毫無困難，風小月拋了一錠銀子給他，請他準備一些應用物品，涂家大少爺那裡敢收銀子，却忙不迭着丫頭準備好。

風小月將房門關好，低聲道：「請姑娘脫鞋坐在床上，以背向外，待風某替妳拔毒！」

星星咬咬牙，不吭一聲，坐上床去，風小月這才有機會細看其傷口，但見那柄飛刀入肉足足有三寸，他忍不住道：「這廝腕力頗强！」他輕輕撕開後背的衣服，露出半截欺霜勝雪的肌膚來，可惜傷口四周已佈滿了黑氣。

風小月拔出飛刀，一股黝黑的血水立即淌了出來，風小月雙手在傷口附近用力擠壓，黑血不斷湧出來，由於傷口深，饒得星星好强，此時也忍不住發出輕哼聲。

黑血流滿了一條乾淨的毛巾，風小月再拿第二條毛巾拭抹，足足流了兩大碗血，才逐漸轉紅，風小月不敢大意，用小刀在傷口處撩撥，又擠出一些，然後俯首在傷口上用力吮吸。

每吸一口便吐在痰盂裡，足足吸了三四十口，血才是鮮紅的，風小月忙先爲自己漱漱嘴，然後清潔傷口，再捏開一顆解毒丸，混在金創藥中，塗在傷口上，這時候，星星已痛得滿頭大汗，臉色青白，身子極是虛弱。

「姑娘，請妳把外衣解下，我好用紗布包紮。」星星雙臂一動，便呻吟起來，風小月索性將她的上衣撕掉，只留一件束胸，束胸的帶子早已被毒血染汚，風小月猶疑了一下，又把束胸也解了下來，星星下聲道：「你，你好可惡……以後叫我怎地嫁人……」

「江湖兒女不拘小節，不必放在心上，何況此事只有妳我兩人知道，不說出去，又有誰知道？」風小月輕輕替她包紮好傷口，然後替她穿上涂府準備的衣服，再問：「妳肚子餓不餓？」

星星點點頭，風小月道：「妳先躺下休息，我叫他們準備！」他扶她躺下，再開門吩咐丫頭把那些髒物拿出去。「這些東西都有毒，請埋在土裏，以免誤傷人畜！另外，請替咱們準備一些稀飯及麵條！」

風小月弄了半天，也覺疲倦，坐在床前，昏昏欲睡，恰在此時，丫頭把食物送進來，風小月先淨了手，再餵星星吃了兩碗稀飯。

星星一直不敢張開眼睛，青白的臉頰不時泛上紅潮，風小月輕笑道：「姑娘殺人不眨眼，想不到臉皮這般薄，何況上次……風某有幸已見過，這次不過……」

他話未說畢，星星已提起手來，準備摑他，不料傷口太深，動作不靈巧，被風小月閃開。「有傷的人，千萬不可動氣！」

「你眞是天下最可惡的混蛋！看姑奶奶傷好之後，怎樣對付你！」

「你何必擔心，待你傷好之後，咱們便挑個黃道吉日成親，不就了結哩！」

「你，你皮厚！誰肯嫁你這浪蕩子，好色之徒！」

風小月沉聲道：「姑娘說話請尊重一點，在下風流，却從來不下流，也不會乘人之危！風某若是好色之徒，適才可是個好機會，爲何在下還規規矩矩的？」

星星這才不說話，吃了飯，風小月扶她上床休息，她居然不拒絕，而且一躺上床便睡着了，雖說她失血太多，身子虛弱，但亦說明她心裏對他之爲人放心得很！

風小月累了一天一夜，滴水未進，早已餓得前腔貼着後背。他呼嚕呼嚕地把一大海碗麵條全吃個乾淨。

爲防意外，他坐在床前運功調息。一過兩個時辰，星星才醒來，此時天色未黑。「你覺得如何？」

星星道：「好像有了點氣力。老二眞是可恨，下次撞在姑奶奶手中，看我不把他碎屍萬段！」

風小月道：「其他事先不要想，目前最重要的是養傷！『麻鷹』及『麻雀』應該還在鎮上，此時妳傷未好，咱們祇能先避一避，今晚妳胃口如何？叫他們送些好吃的東西來吧！」

涂家其實早已替他倆備好了晚飯，祇是風小月沒有下令，他們不

敢端進來而已。

涂家大少爺爲了討好他們，晚飯弄得十分豐富。反弄得風小月不好意思，連聲致謝。晚飯後，風小月又餵星星把剩下的那顆解毒藥丸服下。「毒已拔清，何必再服，這顆還是留下來應急吧！」

「藥丸就是爲了救命，爲何要留下來？在下對毒性不了解，也不知是否對症下藥，不過『百草神君』的本事，在下信得過，多服無害，祇怕餘毒未完全拔清，留下禍患！」

星星服下藥丸之後，又一次致謝。風小月笑嘻嘻地道：「謝甚麼？妳不是說我是天下第一的大混蛋麼？」

星星紅着臉道：「不，我想不到你肯用嘴替我吮毒……那其實很危險，一不小心讓毒血沁入喉管，可不是鬧着玩的！」

「這個在下自然知道，也得看對方是甚麼人！而且這也是第一次！」風小月忽然嘆了一口氣：「其實這是甚麼原因，我也不知道！」

星星雙頰霍地升起兩團紅暈，半晌方低聲道：「我一定報答你！」

「在下救妳之時，根本沒有想到要妳報答，因此妳大可不必放在心上！嗯，妳身子未復原，不要多說，還是上床先練功再睡覺吧，在下替你護法！」

星星依言上床練功，奇怪今夜心情起伏，如同大海波濤般，一浪接着一浪，她根本無法進入忘我境界。

風小月在旁看出來了，低聲道：「甚麼事都不要想，等身子好了之後再想！」他抓起她的手，一股眞氣透穿而過，星星心頭一震，連忙振作精神，在風小月幫助下，方慢慢進入忘我之境，待她散功「醒」來，祇見風小月目光灼灼地望着自己，她羞紅了臉，連忙躺下側睡，臉龐向內，「你看甚麼？」

「我在想，妳長得天香國色，爲何會淪落？正是卿本佳人，奈何作賊！」

「哼，我自小父母雙亡，九歲便被抱進山谷裏長大，姑奶奶能不聽他們的話麼？你們有父母照顧，又怎會了解孤兒的痛苦！」

「對不起，撩起妳的傷心事！妳早點睡吧！」

星星那裏睡得着覺？可是一忽便聽到風小月輕輕的鼻鼾聲，她忍不住慢慢轉過身去。

窗外的月光透過紗布照了進來。星星望着風小月，他臉孔線條分明，五官俊秀並透着英挺，睡着了還掛着那抹令人又愛又恨的笑意，她不由瞧痴了。

她雖然出身虎穴，終日與狼爲伍，但至今身子還是清清白白的，甚至從未對男人稍假詞色，祇有他──風小月，當她接到命令綴上他之後，尤其是他幾番替自己出頭，幾番在險境中救了自己，她心中的柔情，早已化成萬縷情絲，緊緊地纏在他身上。

她不敢也不能向他表露，因爲他倆是敵人！她奉命要陷害他，倘若他知道內情，會怎地看待自己？

可是這輩子如不跟着他走，天下雖大何處是安身之所？「陰陽谷」那裏是不能再去了，「麻鷹」和「麻雀」向上一報，自己再回去，無異是送羊入虎口！

她想了很多，想了很久，覺得有點內急，便躡手躡脚地下床，到床後馬桶上去解手。沒想到她回床前，黑暗中忽然看到了兩隻閃亮的眸子！她又羞又怒：「你，你偷看姑奶奶解手？不要臉！」

「姑娘寃枉好人，在下祇是偷聽，屁股沒高過床頭，如何偷看！」風小月低聲道：「人有三急，乃天經地義的事，沒甚好害羞的，就算你要出去解手，在下也不肯！妳傷勢不輕哩！喝點水吧，妳失血太多，多喝水有益！」他下床替她倒了一杯水，然後拿到她面前。「坐下喝。」

星星默默地接過水杯，慢慢地喝着水，風小月却不理她，倚着床架又打呼嚕了。星星却躺了很久才進入夢鄉。

當她醒來時，風小月已換了一套文生服，精神煥發地坐在床前。「妳先梳洗一下再吃早飯，我在外面等妳！」他出去之後，星星趕緊下床解手，覺得睡醒之後，喉嚨乾涸得快冒烟。

她嗽口洗臉之後，便喚風小月進來，「我手臂抬不起來，你替我梳頭！」

「在下甚麼都試過，就未試過替女人梳頭，祇怕梳不好，妳別責怪！」

「你不是以風流著名的麼？我才不信！」

不過當星星見他毛手毛脚的模樣，便相信了，還忍不住笑了。風小月倒有耐心，替她梳了頭，又要替她畫眉，星星一手將他撥開。「姑奶奶無福享受！」

風小月也不生氣，請她入座吃飯。「吃了飯要換藥！」星星想起後背又要暴露在他眼前，一張臉登時紅了。奈何傷口在後背，不讓他塗藥，又能找誰？心裏忖道：「反正已讓他看過了，再看一次又有何妨！」

丫頭備好了一切，風小月便請她上床，她解開前面的衣扣，他便小心翼翼地替她脫下來，再把紗布解開。紗布上有血漬，殷紅色的，風小月放了心，「妳體內的毒，應

該已拔清！」

傷口雖還未合攏，但血已止住了。風小月輕輕替她塗上新藥，道：「看來這傷非得十來天，你還騎不得馬！」他不小心踢翻了床前那盆水，星星不由自主地轉過身來，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

沒想到，她一轉過身來，胸前雙峯，便坦蕩蕩地，搖搖晃晃全暴露在他眼前，他像遭雷殛般，血液全部衝上腦袋，耳朵嗡嗡作響，他連忙閉上雙眼。

這刹那，星星也發現犯了個錯誤，連忙轉回身去，但心裏却甜蜜地忖道：「想不到這斯居然閉上眼睛！」

風小月將她傷口包紮好，再替她穿上外衣，他素來瀟灑，但此時却不知該說些甚麼，反而星星先開腔了。「姑奶奶肚子裏彆得難受，不得不開腔問你……」

風小月道：「你有話便說吧！」

「你爲何至今還不問我有關『陰陽谷』的事，你救我，目的非此麼？」

「妳錯了，我救妳並非爲此！」

「那是爲了甚麼？同情我？可憐我？」

「都不是，在下是敬重你！」

星星出乎意料地叫了一聲，顫聲道：「你，你在諷刺姑奶奶還是消遣我？你會敬重我？風小月，你是個男子漢，說話可不能損人！」

風小月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我又怎會損你？若要損你，我還會冒死救妳麼？因爲你抵死不從你大師兄，出汚泥而不染，是故在下敬重妳的爲人！但祇在這方面，其他爲非作歹的事，在下便不能苟同了！」

「祇憑這一點你便敬重我？便不惜冒死救我？」

「還有一個原因……」風小月忽然好像患了口吃般：「我發現我居然喜愛你了！」當面而言，星星心弦猛地拉動，一屁股坐在床上。

風小月乾咳一聲：「風某雖風流却從來未對一位姑娘說過這樣的話！咳咳，不過在下並沒有要求妳要喜愛我！」

星星心頭鹿撞，忙岔開話題：「不說這些了，你看『痳鷹』及『痳雀』還在鎮上麼？這兩個人一定要殺掉，否則咱們寸步難行。」

「待你傷口結了痂，咱們便去找他們，以二對二我不信殺不了他倆！」風小月道：「至於妳肯不肯說『陰陽谷』的內情，在下不會勉强妳，妳認爲有必要說便說，但布天星的死因，在下一定要調查到底！」

星星低頭不語，她內心交戰。

風小月道：「我出去外面探察一下，妳千萬不要出去，最好是休息一下！」言畢他便開門出去了。他叮囑了涂家大少爺，然後由後門離開。

風小月想買些暗器防身，可是這座小鎮並沒有兵器鋪，最後他買了兩匹駿馬，然後回涂府。涂大少爺哈腰道：「大爺這麼快便回來啦？咱們鎮後的那座小山，風景可不錯，你想不想去遊覽一下？涂福，你過來，帶大爺去後山賞景！」

「不必，我不想去！」風小月心頭一動，覺得涂大少爺今日之神態有點不對，他沉聲道：「大少爺，希望你沒做出甚麼不利於在下的事來，否則便莫怪我無情！」

涂大少爺忙道：「沒有呀，涂某不敢，你……你多心了！」他雙脚已發顫了。

「在下本來想明早吃過早飯便離開了，是故去買馬，不過如今却信不過你，請你跟你夫人到咱們房間去！」

涂大少爺叫了起來：「不可不可，這個……」

「你怕甚麼？如果你沒有做過甚麼對不起在下的事何須害怕？」

風小月向他走過去，「快老實招來！」他一把抓住其衣襟，那些如虎似狠的家丁，投鼠忌器，不敢妄動：「大少爺，你說不說？路祇有兩條由你選擇：一是你們伉儷進房陪咱們一天一夜，二是老實招來！」

涂大少爺結結巴巴地道：「拙荊回娘家去了……她是害怕才回娘家的……」

「她娘家是甚麼人？」

「她爺是總兵……」

「好大的狗膽，一來一去要久？」

「最快也要一天一夜……」

「那就由你陪咱們，如果官兵提早到達，便殺了你！」

風小月像痳鷹抓小鷄似的，將涂大少爺推進客房，星星見狀又驚又詫：「風……風大哥，這是爲甚？」

「他老婆是總兵的女兒，剛才我出去買馬，她溜去娘家了，在下拿他做個人質。」

涂大少爺道：「你們要多少銀子，我都可以給。」

他話還未說畢，風小月已罵道：「混賬，你以爲咱們是汪洋大盜，你乖乖坐在此處，不可動歪主意，否則在下便殺掉你，今晚半夜咱們便離開。」

「是是，涂某不敢。」

風小月忽然問道：「令正是如何回娘家的？」

「坐轎子回去的。」

「你家應該有馬車，替咱們上足了料，準備晚上離開。」風小月

將大少爺推出房門，他會意，立即高聲下令。

由於涂大少爺在場，風小月和星星兩人反而減少了一些尷尬，但飯菜却比昨天更爲精美。晚飯之後，風小月封住了大少爺的暈穴，然後跑到外面好好地洗了個澡，然後拿了一大盆水，給星星以毛巾抹身。

待她洗好了之後，風小月再替她換了一次藥，星星低聲道：「拿塊布條來，讓我作束胸。」

風小月撕了一條乾淨的布給她，又幫她紮緊，沒有這塊布，萬一動起手來，實在不方便。

兩人又運功調息了一陣，然後向涂家家丁買了些飛鏢飛刀，最後由風小月駕車，緩緩出鎮。

雙套馬車還有一座精美的車廂，星星在車廂裡休息，風小月則一副車把式的打扮，還戴了頂斗笠，把大半張臉都遮掩住，馬車出了鎮之後，速度才加快。

星星掀開車帘，望一望星斗，忙道：「不對，快往東走，他們在皖境沒有勢力，往那邊走比較安全。」

風小月立即撥轉馬首，道：「也好，到那裡躺他十來天再回來，屆時妳的傷口也治癒了，祇是往東都是山路，馬車顚簸，我恐對妳的傷沒有好處。而且萬一他們騎馬追來，在山路上馬車可無用武之處。」

「也罷，那就往南走吧！」

風小月道：「南面江河密佈，乘馬也是不方便，吾意是往東北走，到大別山才停車，在山上找個地方休養，更爲完美。」星星最後同意了。

涂家備了許多食水和乾糧，還有許多滷牛肉之類的食物，兩人也不打尖，一切飲食全在車廂內解決，馬車祇往荒野之處行走。

如此走了兩天，未見背後有人跟踪，兩人才逐漸放心。風小月又開始逗她說笑瞎聊了，路上倒也不寂寞，而感情却在無形中增進了。

到後來，風小月背她換藥，她已落落大方，活像是兩口子，且晚上也同睡在車廂內。風小月十分守禮，使星星對他之好感又增進了幾分。她自小跟「狠」一起生活，看盡男人之好色相，風小月風流之名甚著，祇道是一丘之貉，不料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，更使她芳心暗許。

這天，眼看黃昏便可進入大別山山區，兩人更覺輕鬆。可是午後却見到有六七騎漢子來回奔馳，風小月心頭動疑，連忙吩咐星星小心戒備。

果然不久，即見兩騎截在前面路上，風小月一眼便認出一個便是「痳雀」，可是因爲他戴着斗笠，連日駕車，被晒得黑黑實實，加上一副車把式的裝束，「痳雀」却認不出他來，風小月變着聲道：「借光借光！」

「痳雀」厲聲問道：「車上是甚麼人？」

「是咱們大小姐，犯了急病，俺要送她去找大夫，請行個方便，小的感激不盡。」

「痳雀」冷笑一聲：「眞是瞎說，大山裡有甚麼名醫，再不老實，便莫怪咱們不客氣。」

風小月暗暗叫苦，沒想到一句話便露出馬脚，祇好硬着頭皮繼續「圓謊」：「大別山裡有一位郎中，叫做『大羅神仙』，醫術非常高明，不信你可去問問。」

另一名騎士問：「你家小姐犯的是甚麼病？」

「是癆症，是故車廂才密封。」

「痳雀」冷笑道：「老子不怕被傳染，把車廂打開，讓咱們查一下。」

「請問兩位是甚麼人？是官府六扇門的麼？」

「那來這許多廢話，老七，上車廂搜一下，閉住呼吸就行，癆症沒有甚麼可怕的。」

車廂後面那幾個騎士立即走近，其中一個一拳擊開後廂壁，探頭進去，祇見裡面躺着一個人，蒙面蓋着毛毯。風小月暗中戒備，騙不了便硬闖。

騎客退後道：「老二，那人蓋着毛毯，好像死了一般，看來病情不輕。」

「痳雀」高聲叫道：「你看過沒有？上去看！」老七祇好硬着頭皮走出車廂，用脚踢了一記，那人好像動了一動，他彎腰俯身揭起毛毯，就在此刻，兩柄飛刀已射進其心房。

叫聲一起，風小月的馬鞭立即抽下，馬兒急馳向前，混亂之中，風小月的三才如意神針立即向「痳雀」射去，與此同時，風小月右手揮鞭擊中另一個騎客之馬頭，馬兒人立而起，馬車急馳過去，車廂將馬匹撞跌於地。

「痳雀」料不到有此變化，人翻馬仰之中，但覺脖子上一陣疼痛，正想伸手去摸，風小月的馬鞭已抽了過來，他急切之間來不及抽兵器，祇好揮臂去擋：「叭」地一聲輕響，鞭梢纏住其手臂，馬車急行，將他扯離馬鞍。

風小月一掄臂，再一抖腕，「痳雀」的身子便撞向山壁上：「砰」地一聲響，頭顱撞在石上，再摔落地，已不能動彈。

這些事寫來雖慢，實則疾如白駒過隙，待後面那些騎士霍然醒悟時，馬車已馳出數丈。一個漢子叫道：「去一個人找『痳鷹』，留一個

人處理後事，老九跟我追。」馬蹄把大地當作大鼓般敲動，剎那間，山道上响起一片震耳的咚咚聲。

星星自車廂裡探頭出來，風小月道：「死了兩個傷了一個。」

星星道：「後面祇有兩騎追來，不好，這廝十分狡猾，祇遠遠地吊在後面，不敢上前。大哥，快想個辦法殺掉他們，否則咱們輕鬆不了。」

風小月唔了一聲，見前面地方比較開闊，便拉停馬韁，等那兩個騎士。不料那兩人已被嚇破了膽，也停在遠處。風小月罵了一聲，揮鞭催馬，那兩個漢子又遠遠跟着。「看來咱們最後祇能棄車乘馬了，你把車廂裡的東西打個包帶上。」

星星把乾糧食水和衣服打成一個包，再將暗器分一些給風小月。風小月將馬車停在一處狹窄的地方，然後御轅，兩人躍上空鞍馬，拍馬急馳，不一會兒，已到山下，星星道：「咱們上山去！」

無鞍無蹬，馬兒上山甚難控制，兩人走了一陣，祇好棄馬步行，走至高處望下，但見山下有二三十騎人馬正對着他倆指指點點。星星吃驚地道：「他們傾巢而出，咱們趕緊上山。」

「妳傷勢如何？」風小月對她頗爲關心，伸手扶她。

「沒大碍，各走各的比較快，咱們一定要比他們快一步下山。」

風小月走了一陣，忽然道：「咱們不越山東行了，往南走吧，小心行踪，他們未必料到，祇往前走，他們人多，妳又有傷在身，遲早必被追上。」星星尚在猶豫，風小月又道：「不用擔心，越危險的地方，往往是越安全，何況他們如果分開人手到處搜索，咱們也不怕他們。」

星星祇好依他，兩人立即閃進一座森林，然後折向南行，那座樹林雖然不是很濃密，但恰好如長蛇陣一般排開，當他倆快出林時，便見到那些人已爬上來了，爲首那人正是「麻鷹」。

兩人伏在樹後偷窺，祇聽星星又道：「想不到連『貓頭鷹』也來了，此人比『麻鷹』難對付多了，而且眼睛特別銳利，大哥以後若遇到他，可得小心一些。」

那些人穿過樹林向前走，風小月噓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咱們快走！」

兩人一直往南走，未幾天色便黑了，風小月道：「咱們何不下山？」

星星想了一下道：「祇怕他們在山下還有人把守，再往前走吧！」可是再下去的路都是嶙峋山石路，今夜天上無星無月，實在不好走，若要走者，祇能點火，但火光一起，無異暴露了位置，是故便決定在山上住一晚。

兩人找了處擋風的地方，解開布包吃了點乾糧，便靠着肩歇息：「大哥，這次幸虧有你在身邊，否則我心頭更慌。」

「如果不是我拉了妳出來，也許妳不用吃這些苦頭。」

「不對，他們早已對我起疑，否則麻鷹不會要繳我的兵器，你不拉小妹，我還未必能下此決心，說不定如今早被他們殺了。」

「爲何妳下不了決心？他們以前待妳很好？」

星星搖搖頭：「我無親無故，一個人去何處安身？正所謂生有何歡，死有何懼，何須這般執着。」

風小月輕輕笑道：「想不到妳還會用執着這兩個字。」

「大哥，如果你是眞心愛我的，小妹便跟定你了，爲你賠上一條命也不在乎！」

風小月道：「這輩子跟我上床的女人，不下二三十人，但從無一個是我眞正喜愛的，我要求高，故從未交女友，那是她們不堪入眼，祇有妳與衆不同，愚兄也說不出是甚麼原因，不過我却不值得妳賠命，妳若有甚麼不測，我活着也乏味得很。」

星星祇覺心頭一蕩，便將頭倚靠在他肩膊上，「大哥你眞好，我祇恨相識太遲。」稍頓又問：「你不嫌棄我出身邪惡組織？」

風小月笑笑：「如果愚兄會嫌棄妳，又怎會愛妳？」

「但別人可會笑話你，所謂人言可畏，尤其是武林中人，好事之徒既多，好說閒話的更多，男人都愛面子，你若愛小妹的話，會失去很多東西。」

風小月大笑：「風小月沒有甚麼好處，但有一個特點，從來不會爲了別人之愛惡而生活，大不了，咱們找處無人的地方隱居，耕田務農，日子也過得輕鬆。」

星星噓了一口氣，問道：「耕田務農這一天在何時？」

「臘月初一之約你是知道的，不解決此事，能退出江湖麼？」

星星欲言又止，最後靠在他肩上睡着了。風小月却不敢睡，他盤膝運功調息，待他散功，抬頭望去，已是四五更天。正想推開星星長身解手，忽然聽到一個「咕咕」的貓頭鷹叫聲。

心頭猛地一跳，想起星星說過「貓頭鷹」來，立即搖醒星星，在她耳畔低聲道：「噤聲！」他悄悄拉她伏在一塊大石後面。

山上夜風習習，過了一會，遠處隱約傳來人聲，好像有人說在樹林裡歇一下再找。星星低聲對風小月道：「咱們慢慢摸索前進。」

風小月一手牽着她，一手挨着石頭，慢慢前進。過了兩頓飯工夫，才前進了十餘丈，風小月道：「天快亮了，等天亮了再走吧！」

星星點點頭，兩人伏在大石後，四隻眼睛望着上面那座樹林，祇覺時間過得太慢，祇有風小月懂得「苦中作樂」，不時引頸過去，嗅她的髮香。

又過了頓飯工夫，天色漸亮，樹林裡還沒有動靜，星星道：「咱們走吧！」兩人長身覓路前進，依然小心翼翼，可是過了一會，便爲人發現，但聞一道嘯聲响起，星星知道已經暴露，急道：「快逃！」

下山之路，沒有樹林山洞可以匿藏，只有全速前進。這次風小月讓星星走在前面，他在後面押陣，回頭望去，山上來的人，如星丸跳躍，來勢甚快。若只風小月一人，他有十足把握逃下山去，因星星有傷，行動大受影响，時間一長，恐怕會被追上。

跑了一陣，風小月覺得雙方距離已漸拉近，他急得如熱鍋上之螞蟻，此時只好兵行險着，拉住星星低聲道：「咱們找個地方匿藏一下，待他們經過，再往上爬！」

星星身體未曾復原，體力不濟，跑了一陣，已經氣喘吁吁，也知再跑下去，只會送死，是以點頭答應，兩人來到一大堆大石附近，便匿在靠山崖之旁。

過了盞茶工夫，果見前面已來了三條漢子，臉上都蒙着黑布，那三人去勢不停，繼續向山下方向馳去，隨後又來了四五個人，也往山下跑去了。

兩人暗中吁了一口氣，又借着山石往上爬。忽然風小月發現山崖處長了一堆樹藤，乃示意星星爬下去，兩人借着樹籐攀下去，兩丈之處有一塊山石凸了出來，便蹲在上面。果然過了一陣，上面便傳來衣袂聲和人聲：「他奶奶的熊，難道他們插翅飛上天不成！」

有人答道：「一定是匿起來了！」

「不可能匿在這一段路，咱們在上面時，見到他倆的背影，一定是藏在前面！」

一個低沉而威嚴的聲音道：「再下去仔細搜一下，也許他們匿在大石後面！」

片刻間，上面又沒有聲音，風小月望着脚下萬丈懸崖，心生寒意，乃道：「咱們爬上去吧，匿在此處，一被發現便死無葬身之地！」風小月在前，星星在後，又利用樹籐爬上去。

到了山頂，風小月道：「趁他們還未回來，快跑！」兩人一口氣向上急奔，星星只覺後背隱隱作痛，却不敢開腔，忍着痛，一口氣跑至樹林裡，才道：「大哥，歇一下！」風小月忽然一把拉着她，閃到一棵大樹後面。

只聽一個漢子的聲音傳來：「剛才小弟聽見有人聲，快找一找，也許三丫頭匿在樹林裡！」

另一個道：「奇怪的是今早聽見『貓頭鷹』的嘯聲，咱們循聲找來，他們也不留個記號！」星星和風小月都閉着呼吸，兩人各佔一棵樹。

一陣步履聲傳來，但見四個蒙面漢子結伴慢慢走過來，風小月連忙向星星打了個手勢，星星點頭表示會意，俄頃，那個漢子已走至樹前，星星首先發難，脫手射出兩枝飛鏢。

那漢子猝不及防，提刀只磕飛一枝，另一枝則釘在右胸上，與此同時，風小月亦射出一柄飛刀，飛刀破空之嘶嘶聲，嚇得第二個漢子忙不迭閃開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風小月已提着如意棒自樹後射出去了。

第一個漢子倉皇而退，風小月如意棒如電而至，又在其右上臂上劃了一記，隨即閃身撲向第二個大漢。

那四個漢子臉上都蒙着布，見對方只有一個人，心神稍定，其中一人喝問：「閣下是誰？快報上名來！」

風小月道：「東海長壽島主大弟子司馬强是也！」他信口胡謅，但手上之如意棒却絲毫不慢，「刷」地一聲，在那斷右臂上抽了一記，「噹」地一聲，長劍登時落地，那漢子見風小月如狠似虎，忙不迭後退！冷不防樹後飛出一枝飛鏢來，不偏不倚地釘在他後背上。

其他大漢都叫了起來：「還有敵人，大家小心！」

站在最後面的那個蒙面漢又瘦又高，此刻叫道：「此人一定是風小月，武林中只有他使用這種獨門兵器！」

風小月意在速戰速決，向他倆撲過去，如意棒揮處分襲兩人。星星則躲在樹後，不時抽冷子射暗器，害得那兩個受傷的漢子，退至遠處，互相包紮。星星也不追趕，立即走前，又匿在一棵樹後，伺機向那兩個與風小月打鬥的蒙面漢射暗器。

那兩個蒙面漢武功不錯，一個使刀，一個使七節鞭，一軟一硬，配合得甚好，風小月急切之間，居然無法取勝！星星心頭甚急，害怕「貓頭鷹」他們聞聲追來，則後果不堪設想，只好冒險又標前一棵樹，不時喝：看鏢！騷擾對方心神，此舉果然有效，風小月登時佔了上風。

星星虛喊幾次看鏢，却未見有

鏢射出，那兩個漢子心中均忖道：「莫非她的鏢已用罄了？」

心念未了，風小月的三才神針已嗤地一聲向那使七節鞭的高瘦漢子射去！那斷也厲害，立即閃身揮鞭遮擋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柄飛刀又釘在其後背上，入肉足足有四寸深！

他大叫一聲，向樹後撲去。「賤人，妳有本事的便出來與我決一雌雄！」

二去其一，風小月壓力大爲減輕，而對手却心慌意亂，不斷後退，風小月左手倏地一揚，那斷已成驚弓之鳥，見狀立即偏頭一閃，風小月的右腿猛地飛起，正中其小腹！但聽一聲怪叫，那漢子鋼刀脫手，人亦跌跌撞撞後退，與此同時，風小月才向他射出一柄飛刀，直取其心房，嚇得他撲落地上滾開。

星星見那高瘦漢子撲過來，她久歷惡浪，也不着慌，連發幾枚飛鏢，將那人擋住，此時，風小月迫退強敵，乃對他射出一枝飛鏢，同時向他撲去。

那斷聽見背後風聲，連忙擰腰閃開，但如意棒過後，在他後腦上抽了一記，但覺眼前一黑，登時癱倒於地，星星自樹後跳出來，一劍結束其性命。

風小月得理不饒人，飛身躍前，向那三個受傷的漢子射去，同時不斷射鏢！那個小腹吃了一腿的漢子，尚未恢復，行動遲緩，後肩上又中了一鏢，幾個起落被風小月追上，後胯再吃了一腿，身子飛起撞在樹幹上，再跌落地上，風小月雙腳不停，左手一鏢又射進其心窩。

剩下來的那兩個蒙面漢，只恨爹娘少生兩條腿，慌不擇路，抱頭疾竄，好不狼狽。最後居然分開逃跑，風小月只能擇其一而追，當他追上他，結果其性命後，已失去另一個之踪影。

風小月不敢久留，忙沿來路奔回去，只見星星在替他檢回三才神針及飛刀，風小月一把拉着她的手，道：「快跑吧！」

兩人一口氣跑出樹林，然後往東跑去，翻過一座山，隔遠已見到山坡上縛着二三十匹馬，再回頭彷彿見到樹林裡人影飛動，知道「貓頭鷹」他們追來了，連忙下山。

跑至那些馬匹前，風小月道：「咱們只留四匹駿馬。」他抽出飛刀，對馬匹道：「馬兒啊馬兒，不是我風小月心狠要殺你們，實是今日要逃命，迫不得已！」言畢在那匹馬之臀上腿上，亂刺幾刀。

剎那間，馬嘶蹄響，吵成一片，眨眼間，那些馬匹全部受傷，星星道：「大哥快走！」

「妳先走，我隨後而來！」風小月解下最後兩匹馬之韁繩，跳上一匹，再拉着一匹，然後下山。背後嘯聲連連，風小月及星星急急催馬，直至馳下山坡，到了平地，見山坡上十來個漢子徒步奔來，尚有七八丈遠，這才略略放心。

馬匹一至平地，登時顯出本色，洒開四蹄急馳，起初還有一兩個人把距離縮短至四五丈遠，但五里路之後，距離又逐漸拉遠，蓋論長途急馳，人終不如畜生。

風小月見距離已在八九丈外，便乘機換了匹坐騎，這一來，距離又拉遠了，猛聽背後傳來一個沉實的聲音：「小賤人，就算你倆跑到天涯海角，老子也不會干休！從今以後，你們寸步難行！」

風小月哈哈笑道：「大丈夫鬥智鬥力，閣下賠了夫人又折兵，還敢吹牛皮，眞教風某佩服！」

「臭小子，下次落在老夫手中，要你五馬分屍，方洩心頭之恨。」

馬行甚速，眨眼轉過山坡，背後之追兵已看不到，但兩人仍不敢怠慢，不斷換馬趕路，星星問道：「大哥，咱們去那裡？」

風小月見是往來路馳去，乃道：「再到涂家歇歇吧！」幸好他們尚有乾糧及食水，又有馬匹替換，是故一天下來，只停了三次讓馬兒喝水吃草，直至日落後才找了一座樹林歇下來。

星星累了一天，在地上喘氣，「今天好險！」

「愚兄只怕你的傷口又迸裂！」

星星道：「趁這時候，大哥替小妹換次藥吧！」風小月依言替她換藥。幸喜傷口沒有迸裂，眞是老天爺有眼，風小月要星星睡覺，他自己則在樹下運功調息，運行了七個大周天才散功，此時已下半夜，他不敢睡，爬到樹上，居高下望着大路。

天色漸明，樹林裡的小鳥也醒來了，吱吱喳喳地叫着，教人心曠神怡，忘却疲勞。

忽然風小月見到遠處有條人影，向此處馳來，他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星星，有人來，咱們趕路吧！」於是匆匆解韁上馬，出林便往大路馳去。

馳了一陣，風小月啞然失笑，道：「眞是杯弓蛇影，難道他們不用休息，連夜追咱倆不成！」

「這可難說，『貓頭鷹』那匹夫不但功力深厚，而且性子固執，韌力又夠，他拚着不睡覺追咱們不奇怪，因爲他認爲咱們會痲痺大意，沒有提防！」

「依你這樣說，這斷可眞難纏！」風小月頓了一頓又道：「咱們改道而行吧，希望能將他殺掉！」

「不錯，正該如此，也許他們在這一天也已找到了馬匹，追上來並不稀奇！」

未幾，到了一條岔道，兩人便催馬走岔道，依然是馬不離鞍，一直馳了一天，到晚上才找樹林歇息，那兩匹馬亦已累得舉步維艱，風小月割了草讓馬匹充飢，然後才照顧自己的肚子，他恨恨地道：「想不到這干人這般強悍，今後倒要小心。」

星星低頭不語，風小月問：「你們一共有多少人？」

「老實說，小妹所知亦很有限，『陰陽谷』只是他們一個訓練基地，小妹連他們的老巢在何處也不知道，一共有多少個巢穴更不知道！」

「江夏城柴府是怎麼一回事？上次咱們被困在裡面，是妳暗中相助的麼？」

星星笑笑。「當然，否則他們又怎會懷疑我？江夏城柴府是個重要的巢穴，是否總部，小妹也不知道，在他們組織中，小妹只是一個供差遣的小卒！」

「爲何有兩個柴老爺子？」

星星訝然道：「奇怪，怎會有兩個？一向都只有一個！小妹一共去三次，所見都是同一個人，咱們也叫他柴老爺子，至於他在組織中是甚麼地位，小妹也不知道！」

「聽南宮守義夫婦說，他們第一次見到的那位柴老爺子是白髮的，年紀較第二次見到的要大！」

「但小妹所見三次，均是黑髮的，從未見過柴府裡有白髮的人！」

風小月聽後不由陷入沉思，半晌方道：「有機會咱們再找個地方仔細聊聊，如今妳先休息吧，我到林外看看！」言畢出林而去，他在四周走了一遍，不見有異才回樹林歇息。

他醒來時，正是三更天，心血來潮又出林觀察，表面安靜，但却隱約聽到一個怪異的聲音，他連忙伏地聽聲，一聽之下，大吃一驚，遠處有馬匹急馳而來，數目應在十騎以上，三更半夜竟有這許多匹馬急馳，他立即想到「貓頭鷹」來。

當下推醒星星，兩人連忙牽馬出林，也是借着月光揮鞭催馬，半途上連連換馬輪流乘騎，以減輕馬匹之壓力，一直馳至天亮，因見前面有一座小集，這才入集歇息吃飯，順便讓馬匹休息一下。

兩人連日吃乾糧，立即叫了好些水餃麵條，祭祭五臟廟，又買了一些包點帶上路。本想在小集裏多購兩匹馬替換，可惜找不到好馬，歇了一個時辰，再上鞍趕路。

至中午時，又至三叉路口，這次他們再度易途，走回官路，至晚上進入一座小鎮，找了家客棧歇下，兩人洗了澡，吃過晚飯便上床睡覺。祇道已擺脫對方之糾纏，不料二更時分，又聽到如雷般之馬蹄聲，祇好悄悄開了後門，拉馬出店，再上征途，急急如喪家之犬。

照此情形推算，雙方之距離正在縮短，兩人心頭都如壓上鉛塊，沉甸甸的教人難受。

涂家的金創藥功效甚高，雖經連日奔波，但傷口癒合情況甚好，這是唯一可告慰的。這天入黑之後，他們又回來涂家所在地。風小月也不客氣，由後牆翻進去，打開後門，讓馬匹進去。然後依樣劃葫蘆，仍要涂大少爺「關照」。

涂大少爺有了上次經驗，不像上回那麼緊張，何況他倆祇要求住宿一宵。於是仍然用好菜好酒供奉他們，丫頭侍候用心，家丁打理馬匹甚力。他倆到了此地，便放心睡了一個大覺，居然一覺睡至天亮，未有異動。

醒來之後，兩人先打坐調息，練了一會功才盥洗吃早飯，風小月再替星星換藥，背疼已大爲減輕，傷口亦開始合攏，看來再過十天便能結痂，爲了讓馬匹也能得到充足之休息，他倆決定午後再走。

閒着無事，兩人又再聊起來。「星星，在『陰陽谷』接受訓練的有多少人？」

「小妹是第二批，一共五男二女，第一批是兩男兩女，還有第三批，剛出道似乎有十來個左右，聽說已在訓練第四批！」

「妳的大師兄跟老二『痲雀』都是第一批的？」

「不錯，他們比小妹早兩三年下山。」

風小月再問：「訓練你們的師父是誰？」

「都是『鷹』字輩的，如：『老鷹、痲鷹、貓頭鷹、蒼鷹和雀鷹』五個人，直接指揮咱們就是他們，但小妹又知道，他們五人之地位祇是類似幫會的護法，上面還有最高層的人，祇是咱們地位太低，祇有執行任務的義務，其他一概不知！」

風小月道：「依妳這般說，你們祇是人家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，生死根本不會放在人家心中，祇有執行任務時失敗了，人家才關心！」

星星嘆了一口氣，緩緩地點了點頭。「是一羣可憐蟲！」

「妳在他們組織中叫甚麼名？」

「咱們都是以鳥名爲名，小妹外號『火鳳凰』。」

風小月再問：「你們爲何要陷害布天星和愚兄？」

「眞正的目的小妹不知道，大概是爲了在武林中製造混亂，你是

因爲聲名不好，因此被老鷹們利用，本來還想繼續利用去陷害其他道上的名人，不過如今看來，他們已打消主意！」

風小月再問：「華山派掌門梅冬季之死，是不是你們幹的？」

「這個小妹眞的不知道，每個人祇知道自己要執行的任務，嚴格規定不許過問別人的任務！小妹一開始便負責跟踪及掌握你之動向行止，隨時向他們報告，其他的全不知道！」星星頓了一頓又道：「不過殺死布天星的却是老大黑鷲，後來他應該已死在你手中了吧？」

風小月點點頭。「早知當時便留他一條生路，他日可替我作證！」稍頓又問：「武當懷竹及『河西一劍』盧公鼎上次到德化之目的，妳知道麼？」

星星搖搖頭，風小月嘆了一口氣。「想不到妳對他們幾乎完全不了解！」

星星臉色一變，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今早這些話若果你不問，小妹還不想說哩！你到底是不是眞的愛我？若是爲了探取消息的，可以休矣！」

風小月臉容一端。「妳錯了，愚兄是眞心愛妳的，與此事完全無關！風小月再不肯也不會利用感情來達到目的，妳這樣想是將我看扁了！」

星星淡淡地道：「對不起！」

風小月又問：「如今他們窮追不捨，咱們應逃去何方才安全？」

星星噓了一口氣：「小妹根本連他們有多大實力也不知道，又怎知何處方安全？若你沒有主意，咱們祇能見步行步了！」

風小月想了一下才道：「雲飄他們見愚兄失踪，必定非常焦慮，咱們不如去江夏看看吧！」

「江夏有他們之巢穴，這不是驅羊入虎口？」

「出其不意，有時反而更安全！」

「小妹都依你，祇盼你不要騙我就好！」

風小月深情款款地握住她的柔荑，道：「這是愚兄第一次動眞情，怎忍騙你！」星星心頭一陣甜蜜，將頭靠在他肩上。風小月立即輕輕摟着她的小蠻腰，一時之間，忘却一切危險及煩惱。

* * *

午飯後，兩人又練了一會功，然後拉馬從後門出去，涂家依然送上一大堆食水和乾糧，風小月硬塞了一錠銀子給他。出門之後，兩人上馬，由小巷穿出大街，放馬而馳，忽然聽見有人叫道：「他們兩個在此！」

星星一回頭，急道：「快走！」兩人不管路上有人，催馬急馳，幸好很快便出了小鎮，一到郊野，兩人便不約而同地揮鞭。

馳了一陣，回頭未見有人追上來，心頭方稍定，估計他們要回客棧取馬，動作稍慢。至此，風小月總算領教了「貓頭鷹」等人之厲害！他心頭有氣，忍不住道：「咱們大可以埋伏在半路，等他們落單時，幹掉幾個，否則萬一被他們追及時，人數相距太懸殊，更無勝機！」

星星祇淡淡地道：「過幾天再說！」再過幾天，她背傷較好，再動手便可無忌，威力自然不同！

這條路上次來時，因風小月追星星而行色匆匆，是次回去亦同樣匆匆。風小月頗有感慨，由於星星身子逐漸恢復，是以風小月便躍躍欲試，欲先下手爲强，殺對方幾個，煞煞「貓頭鷹」的氣燄。

忽然他心頭一動，想到一個問題，忙問：「咱們走到何處他們都知道，是何原因？」

星星道：「小妹也覺奇怪！」

風小月想了一陣，道：「原因一定是在這兩匹馬上，也許他們在馬鞍做了甚麼手脚！」

星星江湖經驗不如他，不以爲然：「馬鞍能做甚麼手脚？」

「在馬鞍上置一些普通人嗅不到的氣味，但有些人或者獵犬能聞到的氣味，如此便不怕同伴走失，咱們這四匹馬都是他們的！」

星星怨道：「你爲何不早說！」

「愚兄也是剛剛才想到的！要不要試試？」

「當然要，到下一站咱們便換馬鞍！」

兩人打定主意，到了下一站剛好有馬鞍賣，他們買了四副馬鞍及馬蹬更換，然後將馬鞍掛在樹梢上。他們馳了一陣，便折入一條小路，將馬匹縛在遠處之樹林裏，然後步行到路口，倚在大石後面守候。

過了半天，方見「貓頭鷹」他們十七八人騎馬追來，由於前面出現岔道，是以有人問：「咱們該向那條路跟踪？」

「貓頭鷹」道：「下馬檢視一下馬蹄！」

俄頃有人道：「依馬蹄印之形狀判斷，他們是走小路！」當下又上馬，全部折入小路！

待他們走遠，風小月方噓了一口氣道：「原來秘密在馬蹄上，咱們趕緊跑回小鎮，再買馬趕路！」星星自無異議，兩人展開輕功，一口氣奔回小鎮，星星要去買馬，風小月忽然打消主意，道：「咱們先在此鎮歇歇，明天再買馬離開，提防他們折回來查詢馬販子，則咱們之行踪又將暴露！」

星星此時對他已至言聽計從之

地步，於是特意找了家最小最髒的客棧，又分開入店求宿。

兩人連日奔波，飽餐一番之後，便仔細洗掉路上風塵，然後睡了一個午覺。醒來時，已是酉牌時分。風小月刻意化裝一番，然後獨自一人悄悄溜出店去。

他故意到街上閑逛，目的是找尋「貓頭鷹」及其手下，皇天不負有心人，居然讓他發現有三個黑衣漢子，雖然他們都以黑布蒙面，未曾見到其眞面目，但風小月仍在他們的坐騎上找到答案。

此時，風小月冠帶錦衣，一副富家紈袴子弟的打扮，與那三個大漢交錯而過，未被發現，風小月即有了計較。他在鎮上走了一遍，證實祇有那三個黑衣漢，便悄悄返回客棧，喚醒星星，並將計劃告訴她。

星星邊抓劍邊道：「祇道他們找不到人已離開！」

風小月笑道：「他們正在鎮上各客棧搜索哩，遲早便會來此！」

當下星星依然以眞面目示人，坐在客棧大堂吃麵，風小月則挑了一個靠近走廊的座頭坐下。過了兩盞茶工夫，那三個黑衣漢果然找上門來，抬頭一眼望到星星，發一聲喊，便向她撲去。

星星立即放下碗，向走廊奔去，那三個漢子爭先恐後追過去，風小月待最後一個經過自己身後時，突然轉過身來，一掌擊在其後背上。

這一掌他蓄勢而發，那廝虞不及此，被擊個正着，身子撞前，張口噴出一道血箭，中間那個漢子祇覺後頸一熱，正在詫異之際，後背又被人撞了一記，同樣蹌前幾步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風小月早已躍了起來，雙掌齊出，又擊在第三個大漢的背上，那漢子再向前猛撞，將中間那個同伴也撞倒。

中間那漢子跌倒時，右手不由自主地向前一抓，却抓住最前面那個大漢的後腿！

這些事寫來雖長，實際疾如流星曳空，當最前面那個大漢驟然被同伴拉住小腿時，星星已回身發出兩柄飛刀！那漢子匆匆之間，祇磕飛一柄，另一柄「噗」地一聲，射進其胸膛！

風小月標前，先收拾倒地的第二個大漢，同時自後夾攻第一個大漢！那漢子胸膛中刀，見同伴倒地，那裏有心戀戰，連聲大叫，似在哀求！

星星一急，標前一劍刺在那廝背後，風小月再飛起一脚，踢在其小腹上，又將其解決，殺此三人，前後不過一盞茶工夫，出乎意料地順利。

店內的掌櫃和小二早嚇得渾身發抖，風小月丟了一大錠銀子給他們。「不必擔心，這三人是大盜，咱們祇是爲民除害，請你們僱人將屍體埋掉。」

星星道：「那廝臨死前大呼大嚷，也許鎮上還有他們的同伴，快走！」兩人回房取了東西，便躍窗而出。忽然風小月心頭一動，向上指了一指，兩人同時躍上屋頂伏下監視，果然有兩黑衣漢催騎而來，到客棧外，向內一望，同時翻身落馬跑進店內。

風小月和星星雙雙躍落地上，匿在大門兩旁守候。祇聽那兩個大漢打罵掌櫃和店小二。店小二口齒伶俐，將經過說了一遍，「大爺，小的根本不認識那一男一女，怎知他們是甚麼來路？」

掌櫃則道：「他們回房去了。」

那兩個漢子進房見窗子打開，探頭看了幾眼，突然發出一枚烟花，大概通知其他同伴。風小月和星星不禁有點急，恐那兩個漢子不出店，在裡面等援兵，他忙向星星打了幾下手勢，又翻上屋頂。

過了盞茶工夫，星星將馬首對着店門，倏地將飛刀插在馬臀上，那馬吃痛，長嘶一聲，衝進店內，裡面立即響起一陣驚呼，一個大漢道：「他們在外面！」

另一個忙道：「咱們守在此處，不要出去，等他們進來！」話音剛落，突然有兩柄飛刀自店外射了進來，大漢忙揮動兵器擋格，風小月早已由窗口潛進店內，見狀撲了出來，左手一揚，兩枝飛鏢出手。

那兩個漢子前後受襲，手忙脚亂地擊落飛刀及飛鏢，風小月已至，如意棒尖端直指其中一個的眉蓋上刺了一記，刹那間，鮮血披面，蓋住眼睛，不斷後退，風小月脫下帽冠，向那廝拋去，改戰另一個。

與此同時，星星亦持劍撲了進來，那匹受傷的馬，在大堂裡驚嘶亂轉，逾增混亂，首先伏誅的是眼蓋受傷的漢子，另一個大漢已連中兩記，衣衫破裂，又被星星刺了一劍，隨後讓風小月一棒畢命。

星星掩不住喜悅的神情，拉馬出店，風小月則檢視屍體。

這幾個漢子沒有甚麼腰牌或暗號，銀子倒是不少，風小月老實不客氣，將之收歸己有，再抽出一張一百兩的銀票與掌櫃，一錠銀子給店小二作賠償及壓驚。風小月和星星這才匆匆離店，買了兩匹馬，向江夏城進發。

* * *

兩人先化了裝方進江夏城，他倆先到客棧找尋南宮守義夫婦、雲飄及朱鳳，可是城內大大小小數十家客棧，均沒有他們四人之踪影，

最後他倆自己找了家小客棧歇宿。

晚飯之後，他倆在屋裡商量，星星問：「大哥，你下一步準備如何進行？」

風小月道：「臘月初一前愚兄一定要將所有眞相揭露出來，否則死無葬身之地，此還非最重要的，愚兄不能死不瞑目，不能含寃而死，而背負着一個殺害朋友的惡名。」

他頓了一頓續道：「欲了解眞相，必須深入虎穴才能辦到，因爲妳所知的實在有限，幾乎可說對揭發眞相毫無幫忙，故深入虎穴實乃唯一的途徑。」

「虎穴在何處？」

「愚兄想到柴府裡探一探，妳可將柴府之地形圖畫出來麼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但憑咱們兩個人之力量，到柴府去探險，生還機會極低，如果因此而死，於揭發眞相又有何利？」

「不知妳有何高見？」風小月道：「其實愚兄何嘗不知道此行危險？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？不到柴府難道還有其他地方可使愚兄達到目的？」

星星沉吟道：「若祇想探知秘密，其實也可去『陰陽谷』一趟，小妹對那裡之地形及機關設置瞭如指掌。」

風小月喜道：「祇要能探到秘密，去何處都可以，不過妳不是說『陰陽谷』祇是個訓練殺手的場地麼？」

「但那裡有『老鷹』幾個人，他們一定知道秘密。」

「妳的意思是說到那裡之後，咱們想辦法逮住『老鷹』再迫他招供。」

「不錯，若查不到甚麼，祇好出此下策，不過『老鷹』之武功非比尋常，更非『雀鷹』及『痲鷹』可望其項背的，他們五個人之武功排列是：老鷹、貓頭鷹、蒼鷹、痲鷹，最後才是雀鷹。」

風小月忍不住問：「星妹，妳認爲愚兄之武功，跟老鷹比怎樣？」

星星想了一下方道：「也許老鷹略高一籌，是故到了『陰陽谷』還是要小心。」

「咱們何時去廬山？爲何叫做『陰陽谷』？」

「因爲地面上有房子，但地面之下，還有龐大的地下室，可說是另有天地，是故老鷹將之定名爲『陰陽谷』！」星星頓了一頓又問：「甚麼時候起程？」

「越快越好，趁貓頭鷹他們還沒回來之前，咱們便離開。」

兩人又談了一陣，風小月晚上溜出去買了些應用之物：暗器、火器、硫磺、繩子、鐵鈎、火摺子、全部購買齊全才回店睡覺。

次日一早，兩人下樓吃早飯，星星態度突然大改，不時冷言冷語，風小月十分奇怪，低聲問道：「星妹，愚兄何時得罪妳？」

「你那會得罪人？就算有，也祇是得罪你自己而已。」

風小月搖搖頭，覺得女人就像山裡的天氣一樣，說變就變。他又把四隻羊皮水囊裝滿，再買了許多乾糧，然後上馬。

走了一程，出了城門便放馬向西急馳，風小月馬背上吊着兩隻布袋，不斷地晃動着，星星忍不住問道：「你那兩口布袋裝的甚麼東西。」

「昨夜愚兄在城內到處搜羅，買了些火藥、暗器和繩子的，以備不時之需。」

星星喜而問道：「你不是去『狀元樓』？」

風小月失笑道：「愚兄又不是讀書人，去『狀元樓』作甚？那是甚麼地方？」

星星低聲道：「是青樓，名字有點豈有此理。」

風小月忽然哈哈大笑起來：「原來妳在吃醋，難怪今早妳給臉色我看。」

星星粉臉登時紅如柿子，倏地催馬越前，左拳在風小月的肩上擂了一記，風小月心頭大樂，拍馬追她。

兩人在路上頗不寂寞，感情與日俱增，毫無去冒險之心情，過了五天，找到渡頭，便乘舟過江，直放德化。

這是舊地重遊，風小月忽然道：「懷竹及盧公鼎兩人上次在德化偷偷摸摸，一定有甚麼不可告人之目的，可惜被他們溜掉。」

星星道：「小妹也覺得那牛鼻子不是好東西，大哥，此處有『陰陽谷』之耳目，咱們行動必須小心。」

「曉得！」風小月投店前先去買了兩套黑色及綠色之衣褲，歇了一夜，次日早飯之後，裝備整齊，兩人便向廬山進發，風小月忽然想起朱鳳來，不由長長嘆了一口氣。

「你嘆甚麼氣？」

風小月道：「愚兄是想起布天星及朱鳳來，他倆一個寃死，一個身心被毀，一時感觸。」他咬咬牙：「此仇不報枉爲人！」

星星低頭不語，過了半晌才問道：「大哥，你說武林中人會否原諒小妹？」

風小月微微一怔，隨即道：「當然會，自古以來，反戈一擊都受歡迎，何況妳在他們組織中祇是一名小卒，有愚兄及雲飄替妳說項，一定沒有問題，妳不必擔心。」

（未完・七）

殺戮傳奇

李自成綠林外傳／霍去病・文　可飛・圖

隨機應變大斬獲　計謀高絕得金銀

上文提要：高貴貞遇上了娘親馬飛女，才知娘親並沒有死，也才知李自成是她的表弟，於是高貴貞又上鳳凰嶺，李自成便與她一起回到老龍溝……大年夜，高迎祥要李自成與女兒拜堂，並派了一千五百人馬要他去攻打延長縣，目的是要證明女兒的說法，有皇帝命，必有天上守護神在他身邊。果然李自成懂得隨機應變，在姚家店殺了三百多官兵……

那時候，官兵祇要去打仗，上峯必先發銀子，雖然不多，仍然能提高士氣。

張千總帶的三百人，當然每人也發了二兩銀子，如今全被嘍兵們接收了。

有人似乎學過木工，很快的把張千總的斷把刀修好了，交在李老八的手中。

李老八騎上張千總的馬，他哈哈笑，道：「我他娘的是不是像孫猴子戴加冠，像是那麼一回事呀！」

高貴貞道：「李老八，快帶你的人走吧，記住要等到二更天過了以後再叫城，還得像那麼一回事，別叫人看出是冒牌的。」

李老八道：「錯不了的，高姑娘，祇不過我得先弄個清楚，進了城之後，是不是放手叫兄弟們先快活？」

高貴貞道：「我不作主，問我的阿成。」

李老八轉而問李自成道：「表少爺，你得說明白，是不是老規矩？」

李自成道：「我看吶，找那些有銀子的開刀吧，一些苦哈哈的就卯過去了。」高貴貞也點頭了。

李老八道：「找有銀子的人物呀，又得動動心機了，祇不過這種事情瞞不過我李老八，咱們就這麼敲定了。」

李老八在馬背上一聲吼：「兄弟們，姚家店別去了，咱們殺上延長縣城了。」

「啊，好吔！」

大伙一聽全樂了，有人道：「延長比姚家店富多了。」

衆人這裏齊動手，挖了個萬人坑，把死的人全部拋入土坑裏，這還應了佛家那句話，塵歸塵土歸土了！

＊　＊　＊

李自成與高貴貞這一對甜蜜蜜的半大不小的夫妻，率領着一千人馬慢慢的走！

那年頭路有餓死骨呀，山路行人少得可憐，也就不怕有人去告密了！

一千人潛藏在延長縣附近的荒林內，那眞是雞不叫狗不咬放個屁也聽得到，當然不少人走累了躺在地上打起鼾來了！

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不累，而且二人的精神也大，二人在馬前坐下來。

李自成道：「怪了！」

高貴貞道：「甚麼怪呀？」

李自成道：「我二人在一起也不少次數了，你怎麼連個屁也不給我放一個？」

高貴貞道：「哦，你想要孩子呀？」

李自成道：「討老婆是幹甚麼的？不就是爲有個種接香煙呀！」

高貴貞笑笑，道：「如果年頭太平，我可以爲你生一打，如今年頭不對了，到處都有全家人死絕的，你想想，拚命生，拚命養，到頭來全死掉，多不划算呀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照你這麼說，你是不打算給我生兒生女的了？」

高貴貞道：「這話是你說的，不是我說的。」

李自成道：「那你何時爲我生一個？」

高貴貞道：「隨時都可以。」

李自成一聽「火」了，他用力抱住了高貴貞，道：「生吧，生吧，今夜咱們來製造，哈……」

「嘻……」高貴貞笑得媚，倒進李自成的懷中了！

「嘩！」又見一條毛毯把二人遮蓋起來，他們二人的近衞們也識趣，每次見了這場面，便立刻轉身走開了，那地方便也立刻有了異於尋常的聲音。

他們在幹甚麼？

李自成不是說過了，製造下一代呀，唉，祇可惜他們二人樂是樂了，可也是白忙一場。

* * *

李老八騎大馬，半夜三更天的到了延長縣門口，他立馬在吊橋上大吼一聲：「開門了！」

附近小鎮有流賊，延長縣城也加强了戒備，這時候的城門樓上有叫聲：「幹甚麼的？」

李老八大聲罵：「瞎了狗眼不是，舉個燈來照照不就知道是本大人回來了！」

他祇能說本大人，因爲他們都不知道那位千總他姓張，既然不知道，祇好自稱本大人了！

果然，自四丈八尺高的城門樓垛口處垂下了一盞白紗燈，那燈也不亮，只照得方圓三丈內一片亮！

祇見那燈閃呀閃的照了半天，才聽得城牆上有人問：「張大人怎麼回來了？」

「闖賊的人馬逃走了，我們撲了空，不回來幹甚麼？」

城門樓上一聲叫：「開城，開城！」

兩扇大門拉開祇一半，先是溜出個人走出城，這人就快走到吊橋了，忽見騎馬的李老八當先拍馬衝過來。

李老八衝到大門下，那人已越過了李老八，等他回頭再細看，祇見黑暗中衝來一大羣身穿官兵衣衫的流賊！

那人大叫：「賊呀……噢……」

他祇叫了一聲，被人用刀砍在頭上，立刻倒地不動了。

這時候李老八把張千總的斷把刀砸過去，兩個欲關門的兵丁被他砸得往後倒去！

李老八大吼一聲撞開了兩扇大城門，他的人馬已蜂擁而入殺進城了！

這是半夜三更天呀，延長城中喊殺震天，城樓上立刻響起銅鑼聲，遠處的駐守官兵們大部份還在睡夢中，聽得警鑼響，便匆匆的揮刀殺過來。

李老八有一夥兄弟是殺人放火行家，祇見十多人閃身在暗巷裏，沒多久便見幾處火光衝天起，延長縣城已大火燒起來了。

火光衝天起，正是殺人好時光，從兩條土街奔殺過來兩批官兵，迎面遇上這批冒充的，雙方穿戴都一樣，半夜天黑怎麼殺？

不少人亂砍亂殺，自己人也一樣殺，亂了！

李老八這邊的嘍兵們極聰明，祇要見是官兵們舉刀砍過來，立刻大叫：「我是眞的呀！」

對方一聽就收刀，你收刀他出刀，就這麼殺了一陣爛污仗。

於是從四方八方衝進千人全是流賊！

是的，李自成與高貴貞率領的人馬殺進城來了。

這光景也可以說是裏應外合了，一時間，延長縣城的總兵大人洪元壽，也披甲殺出官衙來了。

那洪元壽是明末一員大將，此人就是袁崇煥的人，鎮守過長城重鎮古北口。

洪元壽提刀衝出來，他的親兵一百二十人左右簇擁着迎上來。

他遇上了李老八，李老八人兇殘，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流匪，一旦遇上洪元壽這批主力，他是二話不說的舉刀狠幹起來。

洪元壽與李老八對殺對砍，立刻間鮮血標飛，哼嗨有致，原本穿着官兵衣衫的流賊們，立刻又混戰起來了。

那洪元壽邊殺邊叱吒：「可惡流賊，你們把張千總他們怎樣了？」

李老八也吐着血水大聲吼：「殺光他們了呀，哈，你個老小子就快同姓張的去見閻王了！」

「我要殺光你們這些流賊，殺呀！」

兩條土街上盡是搏鬥的人，忽有人奔到李自成身前，大叫道：「李頭目挨刀不退呀，表少爺……」

李自成一聽李老八受傷不退，他火大了，大吼一聲，道：「帶路！」

兩百嘍兵簇擁着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奔向街中心，有火光照得亮，雙方殺得血肉橫飛還帶咒罵！

李老八罵的聲音也最大，刀光盡在他的身前身後閃耀着，看得李自成火大了！

李自成大吼一聲：「老東西看刀！」

奪魂刀挑起一縷金光，直往洪元壽的頭上砍去！

洪元壽以爲不出五刀就會要了李老八的命，不料突然出現個楞小子！

洪元壽收刀回殺，祇那麼三招一過，他老人家點着頭，道：「想不到流賊之中也有眞功夫的人吶！」

他本人有眞功夫！

他如果沒有眞功夫，也不會當袁崇煥的大將了！

當然，他如果沒幾手絕活，也不會幾招就把個兇狠的李老八殺得拋肉灑血了！

總兵洪元壽似乎是見獵心喜的樣子，立刻間同李自成殺在一起，他老人家的馬匹也拋却了！

李自成見這老人殺法驍勇，出刀有致，着實也令他大爲奇怪，官兵之中眞有功夫到家的人物！

心念之間，爭勝之心徒起，雙手抱刀，立刻使出他那早已青出於藍的陰陽羅漢刀法！

但見刀光霍霍，金芒迸射，一路刀法使一半，洪元壽已是攻少守多，叮噹聲中，原來洪元壽的手上也是一把寶刀，李自成正自打殺中，忽聽高貴貞半空中大吼一聲：「殺呀！」

她人未落下，突然擲出一把尖刀，尖刀已扎入洪元壽的背上深入兩寸！

「噢……」洪元壽狂嗥中連砍三刀拔身就走，李自成却是哼聲連連，他三個箭步追上去。

追上去就是一刀砍，洪元壽想不到這少年人的輕功也了得，追上他了。

洪元壽這一次挨刀不喊叫，他回頭慘笑：「將軍難免陣上亡，我……死得……其所了……」

「轟」的一聲倒下地，高貴貞奔上去，把她的尖刀收回來，道：「這老傢伙有本事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還是逃不過一死！」

他二人抬頭看，大街上殺得好兇殘，地面上躺的盡是流血人。

李自成雙目盡赤，這人是個天生殺人王，他不吼一聲舉刀就砍，不料他砍倒一人又往另一人砍去，那人一眼看出是李自成，大叫：「自己人吶，表少爺！」

李自成聽得猛一楞，他指指被他砍死的那人，道：「他是不是？」

那人道：「咱們這兒都是的，咱們的頭目是李老八呀，表少爺！」

李自成一聽立刻大叫：「快把你們穿的官兵衣服脫下來，娘的，我怎麼分得清！」

他這麼一吼不大緊，所有聽到的人都在立刻脫衣服，地上盡是官兵衣，可也有不少人脫了衣服往城外逃走了！

李自成舉刀大吼：「你們跟我殺向衙門呀！」

「殺呀！」

李自成回頭看，後面全都是他的人，他的膽子眞正的長出毛來了！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沒人被他殺！

李自成率人奔入縣衙門的那條大街上，迎面就是一排利箭射過來。

怪了，有三支利箭好像射中李自成，却偏偏分別自他的兩耳邊飛過去，射中李自成身後的人！

李自成一見火大了，陰陽羅漢刀法舞了個滴水不漏，狂烈的殺過去了！

衆嘍兵見頭兒拚了命，那一個還敢走後面！

李自成身先士卒殺到衙門口，正遇上新上任的捕頭叫王成！

那王成不是別人，曾在洪洞縣幹過七年的捕頭，這人手中兩把刀，一般人不怕他的大刀怕他的小刀！

王成在洪洞縣甚麼也管，甚麼地方風吹草動，他就會立刻奔過去，甚至甚麼人家娃兒哭，他也找上門去管人！

洪洞縣人有幾句妙語，說的就是捕頭王成！

「肚子疼找王成，王成有小刀，割你肚屎包！」

* * *

捕頭王成這一回要倒楣，他迎面遇上李自成！

王成舉長短刀大叫：「大膽流賊，敢來縣城亂殺人，看王大人收拾你們！」

他直撲李自成狂砍，李自成火了，他咒罵：「狗腿子，今天叫你見閻王！」

隨着他的呼吼，奪魂刀灑出一片金光，就聽王成一聲怪叫，他的小刀不見了，握小刀的手也不見了。

怪的是王成的長刀仍然殺法有致，這令李自成也吃了一大驚，怎麼，這人手被砍掉不怕疼呀！

祇不過王成拚殺七刀之後他自己才發覺左手不對勁，低頭一看，大叫一聲：「疼死我也……」他要逃了！

原來李自成下刀太快了，王成被砍一手尚不自知，等到自己發覺，那錐心的疼令他幾乎昏倒！

王成還是倒下了，被高貴貞一刀捅死的！

延長縣衙門有八八六十四位捕快班頭，如今正自往衙門內退守，李自成大吼一聲：「殺進去！」

「衝呀！」

那眞的稱得上是螞蟻雄兵，六十四名捕快又如何擋得住數百人的衝殺，早被亂刀砍死在衙門內的土場子上了！

流賊們說不上得理不饒人，他們一旦動上刀，那祇有一個念頭——殺，非殺光爲止！

延長縣衙門的左邊是大牢，牢中關了不少犯人在裏面。

李自成這是破了縣城，他站在那道青石台階上。

這在當年，他祇敢站在衙門口往裏面瞧上一下，還不能多看，多看會挨揍！

如今不同，他帶領人馬殺進來了，頓時之間，他覺得自己是個人物，而且是大人物！

拍拍身邊的高貴貞，李自成道：「不是在做夢？」

高貴貞道：「如果是夢，這夢也太妙了！」

「哈……」李自成笑了。

高貴貞道：「當家的，你是不是打算過堂呀！」

過堂者就是審案子，北方人叫過堂。

李自成道：「我親愛的，雖說我不會問案，至少我可以看看人犯吧！」

忽有兩個頭目奔來。

其中一人道：「表少爺呀，縣太爺一家七口自盡了，有三個投井，四個服毒！」

李自成冷冷道：「比之一刀之苦好多了！」

又見二十七八人帶着三十多個犯人過來了，一個個均是蓬首垢面，不成人形！

李自成走下青石台階，他一個一個的看，還有兩個嘍兵舉着火把照在犯人的臉孔上！

李自成伸手還把犯人的下巴托起來看，忽然，他低呼一聲，道：「師父，你……」

那犯人把頭猛一抬，雙目一亮，道：「你……你不是我的徒弟阿成嗎？」

李自成道：「師父呀，你是怎麼被抓入大牢來的呀！」

已有幾個嘍兵爲那老人解去了繩索，端了一把椅子請老人坐。

頭兒稱他師父，還了得呀，當然要侍候一番了！

李自成道：「師父，你說說，安份守己也被抓入大牢中呀！」

那老人原來不是別人，街上開鐵匠鋪的石鐵匠是也！

石鐵匠見是李自成，喜在臉皮上苦在心窩裏，他心想：「祇爲打造一把刀，他犯了嫌疑入大牢，如今李自成這小王八蛋成了精，當起流賊來，這如果攀上交情，自己的老命早晚完蛋！」

一念及此，石鐵匠道：「阿成呀，今天見你這般威武，替咱們窮人出了氣，師父很高興，很高興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官家爲甚麼抓你入大牢？」

石鐵匠道：「那年來了個杜爺，他出銀子我造刀，那是造第二把寶刀，可是刀剛造好，杜爺的身份被人發覺了，他們圍抓杜爺，杜爺就用那把寶刀殺出重圍，他走了，害得我坐大牢，噢，差一點被砍頭！」

李自成一聽，大叫一聲：「取銀子來！」

這時候縣庫剛好打開了，有嘍兵急忙提來一袋銀子走過來。

李自成接過銀子也不看，他往石鐵匠的手上一塞，道：「拿着，回去老家養老吧！」

不料石鐵匠有說詞：「阿成，我知道你是有良心的人，可是，這麼多銀子不好花用呀，這年頭富人的命反而活不長，我今只取幾十兩，夠在他鄉開一間鐵匠鋪，我的心也就滿足了。」

他取了一把銀子揣袋中，施個小禮就往衙門口走去！

李自成半天發了呆，才大叫：「師父好走呀！」

石鐵匠已走遠了。

李自成見石鐵匠走遠，想着在石家三年學藝，他幹的活兒大部份是下賤的工作，但那是習俗，至少他學了打鐵的手藝。

猛回頭，李自成看到一個雙目睜亮的瘦子，他站在瘦子面前道：「你老兄怎麼被抓來的呀！」

那瘦子苦笑笑，道：「敝人姓別，名叫開東，人們叫我陝北飛賊……」

他頓了一下，又道：「可是，天下沒有那麼賤的人呀，誰是生下來幹賊的？還不是天下大亂，有銀子的吃不完，沒銀子的啃樹皮，上天不公平，人間亂烘烘，我不想餓死，我憑本事弄銀子。」

「你怎麼被抓？」

「唉，別提了，馬尾巴拴豆腐……提不起來了。」

別開東正說着，只見附近走來了高貴貞。

高貴貞道：「表弟，放了他們，還有許多事要辦吶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不，這些人之中也許有英雄人物，咱們用得着的人吶！」

他轉而向別開東，道：「你說，你是怎麼被抓來的？」

別開東道：「若非我住在金家莊上又睡着了，狗腿子們一輩子也抓不到我……」

提到金家莊，李自成雙目一亮：「你還敢去金家莊？那兒死了許多人。」

別開東道：「死的是狗腿子們，我過去常去十里鋪金家莊，因爲我叫金婆婆乾媽，那兒幾乎也是我的家，我只要弄到好的寶物，我就會送上乾媽收藏……」

他想了一下，又道：「怪了，這麼久了，我乾媽一家人也不知去甚麼地方了，也不對我說一聲。」

高貴貞一聽，道：「喂，別開東呀，你最後一回送給金婆婆的是甚麼寶物呀！」

一呆，別開東道：「女英雄怎麼問這話？」

高貴貞道：「你只管說實話。」

別開東得意的道：「我記得那是一隻鴛鴦荷包袋，裡面是一把寶珠子。」

他此言一出，高貴貞對李自成道：「這飛賊，他這不是送上門來了！」

說着，忽的出刀直刺過去，口中厲叱：「是你偷了我娘的荷包呀！」

別開東見刀子捅過來，他已掠在三尺之內，而且閃得恰到妙處。

高貴貞一刀未刺中，早被李自成扣住手腕。

李自成笑笑，道：「也算草莽人物，此人咱們收下了，何必定要他死。」

高貴貞道：「他偷我娘的荷包呀！」

陝北飛賊別開東道：「姑娘，我怎知她是甚麼人，我只覺得她有銀子，咱們苦哈哈，當然要找有錢人！」

李自成叫道：「他說的也有理！」

高貴貞道：「他却叫金婆婆乾媽，金婆婆是延長縣的土霸，也是咱們搏殺的對象呀，何況……」

別開東一聽，哈哈笑道：「姑娘，我能在陝北闖出個陝北飛賊名號，一大半就是依仗靠山金婆婆，金婆婆他們未失踪以前，官府的人不敢盯上我，其實甚麼乾娘呀，彼此的利用，金家莊的勢力，脫不了咱們江湖人物捧場而已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這世上已無金婆婆了！」

別開東道：「我早想到金家會死絕的。」

李自成道：「而且是我幹的！」

別開東道：「那更令別開東佩服你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你不打算爲你老乾媽報仇？」

別開東冷哂：「甚麼乾媽呀，江湖上許多道上哥們叫她乾媽。」

他指着排在身後的毛臉漢子，又道：「不信你問這一位老兄，陝北的飛刀手范冲就是他，他也叫過金婆婆乾媽，後來還同金家人鬧

翻，他殺了金家老管家。」

李自成哈哈笑了。

「你二人願意加入我們嗎？」

范冲道：「天下已亂，已到英雄出頭天了，咱們決心不改變，跟定你們了。」

李自成看看另外二十多漢子，他們也齊聲道：「咱們都願意跟你去出生入死的大幹。」

李自成很高興的道：「把他們都鬆綁。」

縣衙內收了二十多位江湖漢，衙門外奔進幾十人，李自成見李老八包紮了傷處走過來，立刻迎上去，道：「老八，傷得如何？」

李老八道：「仍然可以揮刀殺！」

「歇着吧，看我的安排。」

李老八躺在椅子上，李自成大吼一聲，道：「四邊城門守緊了嗎？」

有兩個頭目走到李自成面前齊聲道：「關妥了，每一城門加派一百兄弟緊守着。」

李自成道：「快把縣城各鄉保找來，叫他們列册送上來，把有銀子的人一個也不許漏報，小心咱們血洗這延長縣城！」

他看看外面火光衝天，又道：「派人把火滅了，燒光了咱們白忙！」

立刻間，兩個頭目往外走，後面跟上二百人。

李自成這次突然殺入延長縣，事先一點兒徵兆也沒有，延長縣城有銀子的大戶眞不少，一家也沒走掉。

李自成這初次露鋒芒，他不打算血洗此城，但金銀寶物都不放過。

很快的，二百嘍兵用繩子拴了一串有錢人，一溜的進了縣衙門……

這些人有一大半在哆嗦，李自成却哈哈一笑，親自走上前，道：「怎麼可以如此無禮的對待大爺們呀！」

說着，他舉刀就劈，嚇得那麼多老人臉上泛灰色。

就見金光閃掠，流電一般的切斷每人身上的繩子，竟然未傷及任何一人。

只這一手刀法，就叫人咋舌不已。

李自成道：「各位，兄弟們長年住在深山大澤中，吃風喝沫，風刮日晒，還得忍飢挨餓，不像你們這些大爺，春天吃燕窩，有人侍候錦衣美食你還吃不完，夏天一到吃涼的，冰糖蓮子帶消夏，女人四邊搖扇子，秋天一到補身子，到了冬天滿屋子熱氣好舒服，所以啦，今天把諸位請了來，無他，你們大伙多多的湊幾個，這湊多少，我把話說前面，最後我只殺那個出的銀子最少的，我不但要殺，而且殺的是他全家，你們快回去，命人送來吧，天亮以後，咱們還得撤走的。」

他把手一擺，就見每一人的後面跟了二十個握刀嘍兵，一溜的又出了衙門。

他這才對高貴貞道：「妳有甚麼意見嗎？」

「哈……」高貴貞忽然笑起來了。

那面一椅子上坐的李老八道：「表少爺呀，你可眞叫高明呀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我這辦法呀，比用刀逼他們拿還管用，我叫他們自己送上門……」

高貴貞道：「你比我爹還厲害，哈……」

李自成却在高貴貞耳邊，道：「我們抱一起，妳又比我厲害呀，哈！」

「嘻……」高貴貞也笑彎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天亮了，延長縣城內沒有一個百姓敢往街上瞧一眼，男人沒有，女人更是躲起來。

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騎在馬上巡視大街上，有人在門縫中認出是打鐵的李自成，不由更吃驚，因爲李自成曾在大街上揮刀殺過人，而且殺了幾十人。

李自成帶來人馬一千五百人，一夜之間傷的死的近百人，街上也死了官家幾百人，由地方派人在清理。

有幾個大戶煮了酒菜送到大街上，嘍兵們大伙吃喝着，近午時分，才見那些有錢的大爺們帶着伙計，抬了銀子往衙門走進來。

這時候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正躺在縣太爺的大床上睡大覺養精神。

守衛的嘍兵指揮挑來的金銀放在堂口，那些大紳仕們緊張的你看我我看你，再看看送的金銀，眞怕自己的少，到後來會挨刀。

這些人正焦急的等待着，大床上李自成與高貴貞忘不了製造快樂，縣太爺的大床上有春光，傳出來嘻嘻哈哈聲，也傳到了大堂前，聽的人心中不是味道。

這光景直到日偏西，李自成才起床當先走出來。

幾個頭目見李自成走出來，立刻迎上前，道：「表少爺，他們送來了！」

李自成提刀走過去，他低頭一挑一挑子看，他的目光在變冷厲，有幾個嘍兵看那金塊銀錠，眼也直了！

忽聽李自成厲叱一聲道：「把他們都拖出去砍了，他娘的，仍然把咱們當叫化子呀！」

二十七個老人齊跪倒，有個最老的老漢道：「小大王呀，人不親土親，你也是延長縣的人，咱們送來這上萬兩金銀，你怎麼還要殺我們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我率人一共一千五百人，老龍溝還有七千人，這麼多人分一分，每人不過二三兩，這是咱們拚命的代價嗎？」

他嘿嘿一聲冷笑，又道：「我殺了你們再殺你們全家，然後挖地三尺找你們藏的寶。」

他又是一聲吼：「拖去砍了。」

一擁上來百名嘍兵要動手，忽聽自內屋走來的高貴貞，道：「等一等！」

大伙看過去，高貴貞走到幾十擔金銀前，她看了一下，笑笑道：「這是你的家鄉，別的地方就不會有這麼便宜佔，咱們早血洗了。」

她對二十七個老人又道：「回去吧，每人再送來同樣的數目，我保証我們拿了就走人。」

她此言一出，二十七個老人都點頭。

李自成道：「好吧，我妻子的話是要聽的！」

二十七個老人匆匆的帶着他們的伙計又回去了！

「哈……」李自成擁住高貴貞大笑。

「眞想不到，妳比我的手段更高一層啊！」

「我是臨機應變呀！」

李自成忽又大叫：「派人各處取糧草，咱們天黑就走出延長城！」

他把幾個頭目找到衙門來，吩咐道：「一百先鋒帶乾糧前面開道，二百兄弟押財寶，一百兄弟運糧秣，戰鬥部隊走後面，準備大車二十輛，日頭一落就開拔。」

大伙一聽越發的對李自成有了尊敬，不少人以爲人家年紀小有本事，帶隊有一套，好像天生的人王嘛！

果然，沒有一個時辰，有幾個老仕紳帶着金銀又來到，幾個人見了李自成就下跪，有個六十開外的老人道：「全部家產就這些，爺們開恩吧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我說過，不爲已甚，只要夠兄弟們吃上三兩個月的也就夠了！」

幾個頭目在點數，幾個頭目在打包，忽有幾個頭目奔過來，其中一人哈哈笑。

「表少爺，咱們得到尊敬了！」

李自成一聽，道：「咱們是山賊流寇呀，咱們他娘的還會得到甚麼尊敬呀！」

那頭目笑笑，道：「表少爺，我不說你不會知道的，咱們兄弟們進城來可沒有家家搶奪，奸淫燒殺沒有幹，人們一見又聽是你表少爺帶領人馬出來，有許多人也敢出來了，說是都是一家人，他們殺猪又宰牛，下了麵條還有酒，街上快有人放鞭炮了！」

高貴貞李自成心中一緊，這他娘的算不算是衣錦榮歸故里呀！

看看附近，金銀不少拿，糧食裝上車，百姓還擔食壺漿的慰勞呐！

李自成開懷了，他大吼一聲：「兄弟們，酒菜吃個足，完了上路，延長城內不許姦偸搶，那個亂來，兩隻手砍一雙。」

他把命令下達，另外十幾個富豪也把金銀二次送來了，李自成笑，道：「其實我如果叫你們再拿，你們仍然拿得出。」

二十七個仕紳又要叩頭，李自成笑了：「不會的，至少我是此地人，只不過我勸勸各位。」

那老者點頭道：「必是金玉良言！」

李自成有些自我解嘲的道：「狗屁的金玉良言，我算是甚麼玩意，會有甚麼金玉良言呀！」

他乾乾一笑，又道：「我的話不是金玉良言，我的話可也很實在。」

老者道：「咱們一家人，咱們聽你的實在話。」

李自成道：「我奉勸各位行善，有銀子夠花也就足夠了，何必定要把天下的金銀搜刮在自己的鳥爪下，那是有干天和的，也容易引得殺身之禍，唉，年頭不對，天下大亂，銀子多了反而會惹得全家遭殃。」

他指着北邊又道：「十里舖有個金家莊，金婆婆的金銀珠寶也最多，如今還不死光死絕了？她一紋也沒帶走，而且死得慘。」

那老者道：「金婆婆一家是兇手，他們暗中殺了官，而且遷走地方了。」

「哈……」李自成道：「這是誰放的屁？」

大家一聽吃一驚，李自成不驚，當然，這在過去他會吃驚，也不敢說明的，現在不同了。

現在他是王呀，延長縣城他說了算。

指着自己鼻尖，道：「那個案子是我同杜飛哥二人幹的，我二人殺了金婆婆一家人，把他們一家大小埋在他們私設在後廳下的地窖裡，你們如果不相信，可以派人去挖挖看！」

大伙吃驚，老人再問：「那些官兵又是怎麼死的？」

李自成道：「我二人殺的。」

這麼一說，聽的全呆了。

「哈……」這人笑得好開心，轉

頭看去不是別人，乃「陝北飛賊」別開東是也。

姓別的笑道：「我怎麼說我送那老太婆的荷包會在頭兒手上，原來金婆婆一家的財寶也落入頭兒手上了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所以我勸各位，金銀要，可千萬別貪，多了惹禍災，你們回去吧！」

他這麼一說，二十七個延長縣城最有銀子的老人，冒着冷汗走出縣衙門。

這時候，大街上的人們拉了桌櫈請大伙吃喝着，李自成騎馬走出來，他看得微微笑。

祇不過當他騎馬快到石家鐵匠舖的時候，門上了鎖，看得李自成也覺黯然，這要是一直在此打鐵打下去，如今大概一個月有三兩銀子收入。

李自成苦笑，他回頭對高貴貞道：「出城吧，這兒是個傷心地。」

他與高貴貞緩緩的往城外走，幾個頭目沿街大聲吼：「上路了，走人了，你們這些餓死鬼還不快走。」

就這麼連聲叫，正在吃喝的嘍兵們拋下了碗筷用手抓，這是連吃帶拿的擠擠蹭蹭排隊出城了。

李自成果然天剛黑便率人走了，他提前半個時辰。

李老八來到李自成身側，他在馬背上道：「表少爺，這一次出奇的順利。」

李自成道：「可也死了不少兄弟們。」

李老八道：「表少爺，你也是知道的，老爺子那一回出征打仗搶地方，不死上個三二百人的，咱們這一回祇不過四十幾個人，小意思了。」

李自成道：「我心何忍呀！」

這時候的李自成，其作風就有帝王風，他本是天上一條龍，草莽之中是英雄，至於後來嘛，他有了變化，當然那是以後事情。

* * *

李老八跟上來不是爲了別的事，他對李自成道：「表少爺，咱們稍稍拐個彎，人馬拉到姚家店，那地方也是油水多的地方呀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姚家店有甚麼油水？」

李老八道：「姚家店在延河邊，姚家店有船通黃河，他們有幾個大戶的生意連到長安城，富呀！」

高貴貞道：「我是一聽到富就有氣。」

李自成笑問：「爲甚麼？」

高貴貞道：「我就是看不慣有錢人的那副嘴臉。」

李自成道：「好，就憑親愛的妳的一句話，咱們這就前往姚家店去搜刮。」

他忽然一頓，又道：「說實在的，我不忍再有兄弟們死傷，得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。」

他回頭，祇覺身後跟着陝北飛賊別開東。

別開東衝着李自成咧嘴一笑，道：「少主人吶，這些時你太忙了，咱們這兒有幾個人物，總得爲少主人介紹一番，是不是？」

李自成道：「倒是把各位忘了。」

別開東指着黑臉漢，道：「他是飛刀手范冲，剛才少主人已認識過了。」

李自成衝着范冲點點頭，那范冲呵呵笑道：「姓范的沒甚麼長處，腰上十二把飛刀還湊和。」

那地方的人叫湊和是還可以。

李自成道：「以後有機會看你露幾手飛刀絕技。」

別開東道：「咱們出了獄門，就各自找到自己的兵器，吸，他們四個是師兄弟，受了冤入了牢，這一回誠心投靠少主人。」

別開東打個哈哈，對四人道：「你們各自報個名吧！」

四個大漢一式的砍刀扛在肩頭上，四個走得也整齊，二人一排齊步走。

這時候前面二人報名了。

「我叫孫大寶，有人叫我孫大炮。」

「我叫方圓，既方又圓，哈……」

後排二人也接着報了名：「我叫石九子。」

「少主人，我的名字唐大年。」

李自成道：「四位手上拿的刀，師父是誰呀？」

方圓道：「咱們師父呀，五台山出家人白雲和尚是也！」

李自成一聽之下，幾乎自馬背上晃下馬。

「甚麼，你們是白雲和尚徒弟？」

方圓道：「十幾年前在邊關當守軍，咱們認識了白雲和尚，他就教了我四人一路刀法。」

李自成想到了金家莊那四個唸經和尚，白雲和尚在其中，白雲和尚又是紅雲和尚師弟，這帳一算，他四人成了他師兄了。

李自成客氣的笑了，道：「一家人，一家人，以後大家一條心，吃香喝辣都有份。」

李自成未說出他的師父是紅雲和尚，祇因爲此時此地還不適合大家攀關係。

方圓却開口了，道：「少主人，咱們幾個新加入，爲了效忠，咱們得有所表現。」

李自成道：「你的意思是？」

方圓道：「把攻打姚家店的這

個任務就交由咱們兄弟幾個人擔綱，少主人祇管一旁觀看。」

李自成聽得點點頭。

石九子接道：「我兄弟四人圍過去，殺進姚家店，鷄犬不留。」

飛刀手范冲道：「咱們都是從大牢中出來的死囚，不合與祇有你四位去立功，還有咱們吶。」

別開東道：「對，還有我二人。」

李自成笑笑，道：「各位，對殺對砍那是下策，咱們要的是手不血刃而滿載而歸。」

他看看范冲六人，又道：「我明白，憑你們的功夫，肯定能殺入姚家店，祇不過那還得死傷人馬，划不着。」

馬上的高貴貞笑問：「咱們這一回圍住姚家店，親愛的，你可有甚麼妙主意？」

李自成一笑，道：「當然有，你等着，大伙等着分銀子哩，哈……」

高貴貞也笑道：「眞的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，我的好表弟小丈夫，哈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我非常非常反對亂殺人。」

他乾乾一笑，認爲這句話不應出自他口，實在，他已經殺了不少人。

但李自成有解釋。

「我殺人！是因爲我非殺不可，有的是仇人，你們說，殺父欺母之仇報不報？」

陝北飛賊別開東道：「殺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欺母之恨那是騎在人頭上拉屎，非報不可。」

李自成道：「所以啦，我殺了金婆婆一家人。」

別開東一怔，金婆婆是他乾娘呀！

李自成又道：「有些我殺的人，我不殺他們，他們就會殺了我。」

范冲道：「爲了自保嘛，誰願意死呀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再說吧，咱們那一個不想當良民呀，平平安安的過日子，一家老少有飯吃，誰願意奔上荒山大澤，爲了生活殺人放火呀，看看咱們，黑天白日的吃風淋雨，受盡風霜之苦，爲的是甚麼？」

孫大寶道：「老子就是受盡剝削，一連三年種的收成全都送了朱大爺，還欠他的租，娘的，不幹了，宰了姓朱的上山吧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其實上天是有安排的，上天要人們過太平日子，這金也好銀也吧，人人有份人人花，娘的，不合興被那些自以爲有頭腦的少數人壟斷，據爲己有，你們看看，這天下大亂原因是甚麼呀，還不就是大多數人餓肚子，才會弄得天下大亂。」

唐大年道：「少主人說的也是，把上天安排的銀子平均起來大家花用，人人都有吃的，你看還有誰去造反。」

李自成道：「所以啦，我對富人沒好感，至於殺人嘛，別亂殺，富人也少殺。」

高貴貞道：「喲，你不是對富人沒好感嗎？」

李自成道：「富人殺光了，咱們以後怎麼辦？搶窮人呀，那能搶幾個錢？」

方圓哈哈笑，道：「對，咱們的目的是爲錢。」

高貴貞正要再說，前面奔回一個大漢來。

這人到了李自成身邊，道：「表少爺呀，再去五里翻過前面那道黃土坡，就看見姚家店了。」

李自成抬頭看，他忽的對那人道：「傳我的命令，兄弟們拔刀開始衝，過了高坡就大聲吼，四面八方把姚家店圍一個水洩不通，可就是一樣，祇准吼叫殺，不許眞的往土城衝殺！」

那漢子一聽，道：「表少爺，咱們可以一鼓作氣拿下姚家店呀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拿下姚家店幹甚麼？姚家店除了幾戶有銀子的之外，餘下的全是苦哈哈，陝北黃土草不長，除了高粱玉米棒，你幾曾看過稻米麥子長得旺？拿下個姚家店，咱們不能殺窮人，還得供他們吃喝的，是不是要賠老本，你出呀！」

那人一聽也點頭：「對，還是表少爺想得對。」

李自成道：「快去，叫他們各隊作準備，我要聽你們的吼聲震山嶽，大隊人馬賽蝗蟲。」

那人一聲「得令」，拔腿又往前隊奔去了。

高貴貞哈哈笑：「眞是的，我爹就沒有你這一套。」

李自成道：「你爹也是我爹呀！」

高貴貞笑笑道：「我沒有忘記這關係，我爹還是你的大姨丈，對不對？」

「哈！」

「轟」的一聲傳來，衆人抬頭看，祇見一道火光冲天而起，有人在前面黃土高坡上放了一個冲天炮。

李自成的大隊人馬尚未奔上黃土高坡，見這冲天火炮起，李自成當先拍馬疾馳。

高貴貞也追上來叫：「別衝動！」

別開東幾人見少主人前衝，也立刻追上去了。

那李自成拍馬上了黃土坡上，灰蒼蒼中，他發現一條人影眞的快，快得就如同一溜煙般奔向了姚家店的那座土城牆去了。

李自成就以爲他也追不上這個人。

李自成也奇怪，姚家店這地方出了一位飛毛腿人物。

李自成立馬黃土高坡上，他看向姚家店，臉皮一緊，回頭把手一揮。

他身後上來一千多兄弟們，大家見李自成把手揮，嚄呀，一個個張口大吼：「殺呀！」

這批人聲勢壯，一大片灰呼呼的像一片烏雲般往姚家店的土坡奔過去。

再細看，個個擧刀指着天，再細聽，大家祇吼一個字：「殺！」

高貴貞追到了，她大叫：「怎麼了？」

李自成道：「我以爲那也祇是姚家店派出的警戒人物，一旦見到我們，就會傳信號過去，叫城內有準備。」

李老八帶傷拍馬過來：「表少爺，我聽說你的命令祇圍不攻，幹甚麼，比耗呀！」

李自成一笑，道：「老八叔，減少幾個像你這麼挨刀子的人物，不是很好嗎？」

一怔，李老八道：「挨刀我也高興，殺要殺個痛快，兄弟們殺得也爽快。」

李自成道：「大伙平平安安的不是更好？」

李老八道：「平平安安呀，那是太平歲月，如今咱們這是來搶的，搶人還講求甚麼平安呀，要平安回家挨餓過苦日子。」

李自成道：「老八叔，我們的目的不在殺人，金銀珠寶最要緊，我呀……」

他有些自我解嘲的又道：「有時候呀，我他娘的漸漸覺得我是上天派下來的公平官。」

高貴貞哈哈笑道：「沒聽過甚麼公平官呀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你們想一想，我領着兄弟們，把富人的銀子搶過來分給大伙花用，叫大家都有銀子花，你說我是不是天上派下來的公平官是甚麼？」

大伙一聽有道理，大伙也以爲天下富人眞混蛋，天下銀子盡着攢，天下那麼多的窮光蛋，他們也不多看看，也不想想，天下抬轎的餓死光，誰人替他們把轎抬，大片土地沒人種，銀子再多也完蛋。

忽聽姚家店那面傳來呼叫聲，比之圍城的兄弟還大聲，這倒是件怪事情。

於是，李自成拍馬馳過去，他身後跟的是高手。

這中間，李自成心中明白，那方圓、唐大年四人可是白雲師叔的徒弟，而白雲又是紅雲的師弟。

這層關係，李自成暫時裝糊塗。

現在，李自成到了土城外高處看向城內，才明白土城內的兩條大街上人們在奔跑，女人的聲音叫得尖。

女人平時聲音是細膩的，好聽得宛如黃鶯叫聲，可是到了緊要關頭，那比甚麼男人的聲音還要尖而高吭，聲似蒼鷹空中叫。

李自成哈哈笑：「太好了！」

高貴貞道：「下一步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李自成道：「妳等着收銀子，哈！」

這時候，姚家店那座方圓不過一里多的土城外，李自成一千多人馬圍得緊，刀林般一閃又晃的，配合着大吼聲，城上的人們也楞了。

城牆上站滿了人，數一數也不過三百多，祇因爲有一邊是懸崖，那地方是天險，無人上得去。

但另三面就不同了，城不高，牆不厚，如果李自成下令攻擊，姚家店定破。

城上的人也有準備，火油燃燒着，弓箭也擧着，刀槍劍戟全有了。

城外面，流賊們祇是大聲吼叫不攻城，李自成很篤定，不擔心延長會有援兵。

因爲他們剛洗劫了延長城，他此刻是滿載而「來」，他打定了主意祇圍城。

至於西南邊還有個延安府，李自成不在乎，因爲，他早晚也打算去收拾的。

那個年頭，地方勢力也保守，正應了那句土話：「長鞭絞脖子，各自顧各自。」

如果沒命令支援，許多地方裝糊塗。

李自成這千多人，距離城邊一箭地，大伙比賽大嗓門，叫的却是一個字：「殺！」

城裡人誰不怕，城破就會沒命的。

姚家店土城內，男女老少驚慌了，聽吧，哭爹喊娘之聲混成一片了，這時候人心大亂，誰也沒辦法阻止。

姚家店的于把總，還有一位官副將，這二人也不含糊，把二百軍士引在三面城牆上，準備着與城共存亡了！

可是，看看城外面，流賊們那種聲勢嚇死人。

城牆上，于把總驚怒的道：「我說流賊不祇那三四百人吧，你們偏不信，還想出城與賊子們決一死戰，還好我判斷那些黃土飛天不是

疑兵，我猜對了吧，你們看看，這麼多的流賊，怕不有兩千！」

官副將道：「于大人，我已把遺書寫在戰袍上了，咱們爲朝廷，拚死在殺場！」

他忽的掀起袍襟，果然寫了兩句話：「爲國盡忠，死而無憾！」

于把總道：「令我感動，咱們這叫武官不怕死，這文官……唉，朝廷却是鬧哄哄唷！」

是的，魏忠賢在朝中盡挑忠臣開刀，怎能不熱鬧！

二人正在發個小牢騷，忽又見姚老爺子七位奔上土城牆上來了。

于把總立刻道：「各位爺們，咱們已用了你們的銀子了，餉也發放完了，剩下的便是要爲確保姚家店而拚命殺賊了！」

官副將接道：「對，各位回去家中坐，靜候捷報送過去了！」

姚老爺子猛抬頭，城外黑鴉鴉的盡是人。

盡是揮刀噢噢叫的惡漢。

老人家面對這種場面，兩條腿肚子幾乎轉筋直哆嗦，口齒不清的道：「這麼多呀！」

于把總道：「咱們的空間不大呀，他們人多又怎樣！」

就在這時候，忽聽有人大聲叫：「賊兵有人過來了！」

大伙抬頭看過去，果見有個漢子把刀擱在肩上一步一步的走過來了！

祇有他一個人走過來。

雖然祇有一個人，城上諸公更緊張，大伙要看這個人來是幹甚麼的！

祇見扛刀的人走近土城邊，他抬頭先是一聲問安：「各位爺兒們，好哇！」

還他娘的吃豆腐呀，城內亂成一團了，他來問的甚麼好，道的甚麼安！

土城上，于把總叱道：「混蛋，有甚麼話快說，小心一箭射死你！」

那人笑笑道：「你們的箭射不了咱們的。」

他用手拍拍胸前，又道：「咱們都有老牛皮護心盾甲呀，箭是穿不透的！」

他把衣衫一掀，果然是牛皮盾甲。

其實李自成的人是得自延長縣城內，也不過幾十件！

雖是幾十件，于把總看看官副將，二人有些氣餒的表情，祇差未嘆氣！

這時候二人嘆氣，那才眞的打擊士氣！

就在這時候，城外那人開口，他的聲音是平和的，有些怕嚇着人的很小心，但仔細聽他說的，還眞嚇死人！

「你們聽着，延長縣有個張千總的大人，死了，是在來支援你們的路上死了，他帶的官兵們也死了，而且死得一個不剩！」

他等了一下，看看城上人吃驚的樣子，又道：「你們再聽着，延長縣城咱們也破了，官兵也殺光了，縣大老爺一家人也投井的投井，上吊的上吊，死光了，死得一個不剩！」

這人說的話，好像唸稿子，不疾不徐，不溫不火，一副老學究的味道！

又等了一下，他又開口了！

「你們好好的再聽下去，這兒姚家店，地方太小了，油水太少了，不值得咱們兄弟們殺進去！」

他笑笑，指向河套方向，又道：「咱們的頭兒李自成，他是個慈悲爲懷的人吶，好人吶，他交代進城不許亂殺人，所以延長縣城的百姓還擔酒出來勞軍吶！」

到了這時候，于把總開罵了：「放屁，你們是賊，咱們爺們才是軍，你口中說勞軍，勞賊差不多！」

「哈……」那人大笑，道：「不信以後你問呀！」

忽又聽城上的姚老爺子，道：「不亂殺人呀！」

「當然不亂殺人了！」

「那好，你們來了多少人，我們也勞軍！」

他老人家天眞起來了！

官副將聽得一瞪眼，他還寫了遺書在衣衫上吶！

就聽城下那人，道：「咱們來了祇一小部份人吶！」

「多少呀！」

城下那人道：「咱們有一萬八千人，此地祇來了五千人，大半還在後頭吶！」

「五……千……人吶……」姚老爺子喘大氣。

城上人也騷動了！

就聽城下那人又道：「咱們當家的還有交代，你們可得仔細聽！」

官副將叱道：「說！」

城下那人笑笑，道：「是這樣的，咱們決定不打算殺進城了！」

姚老爺子作揖，道：「皇天后土，謝天謝地！」

那人道：「祇不過咱們頭兒交代了，請城內有頭有臉有銀子的大老爺們出城一見，我，在下，兄弟，敝人是前來迎接的，快出城來吧！」

姚老爺子一聽，手脚又發了軟！

另一人道：「光景不去不行呀！」

城下人又開了腔：「快，如若不來，機會盡失，咱們立刻攻進

城，那時候姦掠燒殺紅了眼，後悔就莫及了！」

姚老爺子道：「出城你們會殺人嗎？」

那人道：「出城的人有福了，保險平安無事！」

姚老爺子對于把總道：「大人，開城吧，咱們七個人去冒險！」

于把總道：「各位，伸頭一刀，縮頭也是一刀，兄弟們拿了餉銀要拚命，各位……」

姚老爺子道：「如果能夠大家平安，咱們爲甚麼要拋棄這機會！」

另外六人也點頭，于把總道：「各位爺們，如果他們敢動動你們身上一根毛，我姓于的立刻殺出城！」

官副將道：「你們祇要叫一聲，咱們就殺過去！」

于把總把頭一偏：「開城，放七位老爺子們出城！」

「吱嚀」一聲，大城門拉開一尺寬，姚老爺子七個人魚貫的出了城！

一旦出了城，反而雙腿硬朗起來了。

這正應了于把總那句話：「伸頭一刀，縮頭也是一刀！」

七個人走近那個放話的大漢，姚老爺子把手一揮，道：「請你帶路！」

那人看看姚老爺子七人，道：「姚家店就是七位最有錢嗎？」

姚老爺子道：「是的，不過，兄弟，你也應明白，咱們的銀子也是憑本事做買賣，花了血汗賺來的，可不是隨地撿或偷搶騙來的！」

那人一聽不怒，反而笑笑，道：「我不反對你的話，可是咱們頭兒也有一套說詞呀！」

「甚麼說詞？」

「一個人，一家人，銀子賺得夠用不愁花用就是了，再賺，那得拿出來幫那些祇會出力不會賺銀子的人，如此天下自然太平無事，不合與一賺再賺，賺個沒完沒了，一人升天，餓死萬千，各位爺們，咱們頭兒的話對不對？」

姚老爺子七人一聽，怔住了！

那人甚是得意，把七個老紳仕帶到一處土崖邊矮樹下，有塊大石頭上站着個少年漢！

那人正是李自成，他把奪魂刀當手杖拄在石頭上，一腿踩在高處，看着來的七個老者微微笑。

帶路的人奔上前，單膝打跪施禮，道：「表少爺，姚家店最有頭面的人帶到了！」

李自成一聲吼：「看坐！」

立刻奔來七個嘍兵各搬一塊方石頭放在地上。

坐坐，咱們這是因陋就簡，石頭也當椅子用，坐！」

姚老爺子七人歪着屁股剛坐下，李自成又吼了：「上茶呀，叫人說咱們不懂禮貌！」

立刻，又有七個嘍兵端了茶水送過來！

「喝，喝吧，行軍打仗沒甚麼好招待的，七位大伯大叔們將就着用些！」

姚老爺子七人祇好接過茶來呷了一口。

李自成道：「各位爺們，你們都有眷屬在城中了？」

七個老人齊點頭！

李自成忙歉然的道：「眞是對不住，我的人馬又吼又叫的，必驚嚇了你家眷，對不住，對不住！」

姚老爺子道：「英雄，姚家店小地方呀，這兒的人們日子過得苦呀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我相信，我絕對相信你的話，我若不信我是狗！」

他頓了一下，又道：「祇不過這兒也有幾戶有錢的，窮人多，富人少，天底下都是一般樣！」

姚老爺子道：「咱們這兒富人也不多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是嗎？」

他忽然嘿嘿一笑，又道：「如果這兒富人不多金，這兒爲甚麼有窮人？我實在對二位說，我把攻城改成和平解決，就是爲了惜人命，各位爺們，我的話不多說，我放七位回城去，每一人限在一個時辰內，用量玉米的大斗，送來一斗金，一斗銀，不多也不少，與斗沿平齊就成了，多不取，少不行，一個時辰不見人，我攻城，那時候你們就知道後果是甚麼！」

身邊的李老八道：「太少了，表少爺，何不殺進城，刨他們根！」

李自成叱道：「叫人說咱們殘暴不仁呀，兩條道路走一條，放開一條別人行，不合與走一條還把另一條路堵死，有干天和！」

李老八道：「咱們一萬多人呀！」

李自成道：「還有別的地方呀！」

姚老爺子開口了！

「英雄，咱們實在是……」

李自成一瞪眼，順勢一刀劈下去，就聽「嗆」的一聲，他足下的石頭被他一刀砍下人頭那麼一大塊！

他厲吼：「你們那一個人頭比這石頭硬？」

姚老爺子七人大驚失色，均相顧愕然！

「走吧，回去用斗量，不夠咱們借！」

於是，七個老人匆匆的回城去了！

（未完・六）

新派江湖復仇故事／臥 龍 生・文

可 飛・圖

玉釵盟

上文提要：

紫衣少女故意激得徐元平吐血，才告訴他瘀血吐出方能醫好傷。此時紫衣少女的大師兄、二師兄趕來保護她，她却要二師兄與「神丐」宗濤比武，限令十招爲限，二人功力悉敵；又要大師兄與「上官堡」堡主比試，限令五招；又指定她身邊的梅娘與易天行比試，限令三招，因爲紫衣少女身懷南海門白鳳令旗，所以兩個師兄及梅娘均得聽令於她……

別開生面比武功　口述招式論高低

梅娘伸手拔出地上竹杖，冷漠的說道：「可惜今宵之戰未能分出勝敗。」言下大有惋惜之意。

「神丐」宗濤怒道：「此事還不容易，如是想分勝敗，不妨再打一場。」

那紫衣少女却搶先接道：「老叫化子，你心裏還不服氣麼？」

宗濤道：「哼！老叫化子生平之中服過誰了？」

紫衣少女緩緩向前走了幾步，微笑說道：「你要不服氣，咱們兩個打一架試試吧！」

宗濤遲疑了一陣，道：「老叫化子年近古稀，怎能和你這個小女娃兒動手，勝了你也會被武林同道恥笑，還是就你兩個師兄之中，選一個出來和老叫化子打吧！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麥草堆積如山，壓不死一隻老鼠，你年紀大幾歲，有甚麼了不得。」

宗濤吃她拿話一激，不覺大怒，縱身躍出，厲聲喝道：「老叫化子先讓你打三拳，咱們再動手不遲！」

就在宗濤縱身躍出的同時，那中年錦衣大漢和滿頭白髮的梅娘同時躍了出來，護守在那紫衣少女兩側。

紫衣少女羅袖一拂嬌聲叱道：「誰要你們出來了？」

那錦衣中年大漢，滿臉慌急的道：「師妹千金之軀，豈可輕易和人動手，萬一有了……」

紫衣少女接道：「我爹爹都不管我，要你來管我了？」

錦衣大漢道：「這個小兄……」

紫衣少女不容他說下去，接道：「甚麼這個那個，難道我的本領沒有你大麼？」

錦衣大漢望了梅娘一眼，緩步向後退去。

紫衣少女回頭又望着梅娘說道：「好梅娘，我求求你，別管我好麼？」

梅娘輕輕嘆息一聲，道：「孩子，動手相搏，生死一髮，豈能視同兒戲……」

紫衣少女接道：「你不是對我說過，不論甚麼事，都要依我麼？」

梅娘聽得怔了一怔，退後三步。

紫衣少女說退了兩人，緩步走近宗濤，說道：「你要讓我先打三拳，可是眞心誠意麼？」

宗濤仰臉望着屋頂，冷冷說道：「老叫化素來言出如山。」

紫衣少女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打你，你躲得了麼？」

宗濤怒道：「老叫化子幾十歲了，豈有和你鬥口打趣，快動手吧！」

紫衣少女一綳粉臉，說道：「

誰和你打趣了？我要先打你三個耳括子！」

宗濤聽得一楞，道：「甚麼？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你一身髒得要死，我打你三拳，豈不汚了我的手，祇有臉上還算乾淨，你要讓，三拳和三個耳光又有甚麼不同？」

宗濤沉吟了一陣，無可奈何的說道：「好吧！反正老叫化讓你先打三下就是！」

紫衣少女緩緩伸出右臂，輕輕挽起羅袖，皓腕如雪，肌膚瑩光，纖纖十指，嫩白艷紅，但看這一隻玉掌，就讓人情難自禁的伸過臉去，讓她打了幾掌。

宗濤輕輕的咳了一聲，頭上汗水如珠，滾滾而下，抬頭望着屋頂，滿臉緊張和痛苦混合的表情。

他乃江湖素負盛名之人，平日受人尊仰，身份極是尊崇，如今在衆目睽睽之下，讓一個女孩子家打上幾個耳光，心中之苦，直似比殺了他還要難過，但他已說出讓人打上三掌之言，一時間又無法改過口來，祇好佇立以待。

紫衣少女舉起玉掌，揮臂擊了過去，但聞「啪」的一聲，正擊在宗濤臉上，宗濤紋風未動，那紫衣少女卻一顰兩道秀眉，低頭瞧了瞧右手，重又緩緩舉了起來。

在「神丐」宗濤預想之中，此女一掌雖然未必能把自己重傷當地，但擊來力道絕不會輕，早已暗中運氣戒備。

但他乃素重信諾之人，說出讓人三掌，就是硬讓三招，連運氣反擊也不願爲，祇把全身眞氣凝聚相護。

哪知一掌擊在臉上之後，竟是毫無感覺，不禁心中大生疑惑。

轉臉看去，祇見那紫衣少女又緩緩舉起手來，準備打下，不覺心頭一寒，又出了一身大汗。

紫衣少女掌勢已然準備拍出，目睹宗濤痛苦的神情，突然收回手來，玉掌左右揮動，虛空打了兩下，說道：「打完啦！現在該你打我了！」緩緩向後退了三步。

此女生性太難捉摸，忽而詭智百出，處處捉弄別人，忽而十分善良，無限溫柔。

宗濤被她在衆目注視之下打了一記耳光，滿腔怨恨之氣，轉過頭說道：「你自己不打足三掌之數，那可怪不得老叫化了。」

紫衣少女柔聲說道：「已經打過啦！我也讓你打我三個耳光，祇要你能打我一下，那就算你贏了。」

宗濤冷冷說道：「老叫化素來不知憐香惜玉，我就不信打不下去。」

紫衣少女嫣然一笑，道：「你要是打不下，以後再見我，就得聽我吩咐。」

宗濤怒道：「我要是一掌把你打死，可是咎由自取，怪不得老叫化子心狠手辣。」大步走了上去，高高舉起右掌。

紫衣少女忽的一顰秀眉，那張嫩白艷紅、美麗絕倫的臉上，陡然間泛上了無比的凄涼、愁苦，刹那間全室中都似湧起了愁雲慘霧，瀰漫着凄風苦雨，所有之人都被她那凄凄欲絕的神情，引得心神大慟，茫茫若失，祇覺天地之間，充滿了悲苦、哀傷，萬念俱灰，此情此景，縱然是有一條兇殘的毒蛇，也不忍傷害於她，還何忍去傷害一個姿容若仙、嬌柔萬狀、凄然欲絕的少女？

「神丐」宗濤揚起的掌勢，已然橫擊而出，但當他的目光和紫衣少女目光相觸時，突覺心頭大震，手腕一軟，不自禁的放下了右手。

全室中鴉雀無聲，六個抱劍而立的白衣童子也都垂下了手中寶劍，滿腹愁苦，濡濡淚水。

沉寂中忽然響起了一縷低婉的嗚咽，如泣如訴，幽幽揚起。

單是她那哀苦的神情，已使人感傷萬千，如今再加上這幽幽的哭聲，更使人情難自禁，但感心頭上泛起了無限痛苦，生平中經歷的凄慘傷心之事，一一展現腦際，悲從衷來，泫然欲泣。

那六個白衣抱劍童子，首先忍受不住，珠淚滾滾，順腮而下。

「神丐」宗濤聽得那幽幽哭聲繚繞耳際，忍不住轉頭望去。

紫衣少女也正圓睜着一雙淚水瑩瑩的星目，向他望來。

四道目光相觸，宗濤突感心頭如受重擊，一股無名怨氣由胸中直向上衝，但覺眼睛一熱，淚水幾乎奪眶而出。

但他畢竟是內功深厚，修養有素之人，千鈞一髮之際，忽然警覺不對，慌忙別過頭去，硬把眼眶中湧出的淚水忍住，不使它滾落下來，長嘯一聲，大步向室外衝去。

那六個白衣抱劍童子，正在心情激蕩，悲傷難過之際，也不知攔擋於他，任他向室外走去。

正待舉步出門，忽聽那紫衣少女嬌聲喝道：「站住，你要跑麼？」

宗濤不由自主的便停下脚步，回頭望去，祇見那紫衣少女又恢復神態，靜靜的站在室中，神志忽然一清。

全室中人都長長嘆一口氣，神志逐漸恢復了清醒。

紫衣少女展顏一笑，道：「老叫化子要耍賴麼？」

宗濤緩步重回室中，冷冷說道：「老叫化哪裏賴了？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咱們比武之前，我說過你要能打我一下，就算你勝，說過沒有？」

宗濤道：「不錯，確是說過此言。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你要打我不下，那自然是你輸了！」

宗濤略一沉思，道：「這話也不算錯。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我說你輸了，以後見着我就得聽我吩咐，是也不是？」

宗濤抬起頭來，望着屋頂，答道：「這個老叫化沒有答應啊！」

紫衣少女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沒有答應，可也沒有反對，是不是？」

宗濤冷哼了一聲，默然不言。

紫衣少女又道：「『神丐』宗濤之名，在江湖上盛譽甚隆，答應的事，抵賴不認，日後傳言出去，那可是大損威名的事。」

宗濤長長吁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你有甚麼事，說吧？」

紫衣少女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說了你不肯聽，豈不等於白說了？」

「神丐」宗濤被她拿話一逼，祇好硬着頭皮說道：「你說吧！老叫化素來言出無悔，既然有過這等承諾，自是言出必踐。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其實也不是甚麼難事，祇要日後咱們再見面時，你能聽我吩咐也就是了。」

宗濤怒道：「老叫化是何等之人，豈能受你這等擺弄？」

紫衣少女突然一整臉色，說道：「你打賭輸了，怪得哪個？如果你當時一掌把我打死，我豈不白白的送了一命。」

宗濤暗忖道：「這話倒也不錯，是我自己打不下去，自是不能怪她。」

祇聽那紫衣少女繼續說道：「和我打交道，你絕吃不了虧！」

宗濤道：「難道老叫化子還想討你甚麼便宜不成？」

紫衣少女聽他口氣，已不似先前那等强硬，淡然一笑，道：「這麼吧！你如聽我吩咐一件事情，做到之後，我也代你做一件事。咱們這樣公平交易，就不會有損你的威名了。」

宗濤乃生性剛正之人，暗暗想道：打賭我是輸了，雖未承諾爲她做事，但她提出之時，我沒有反對，於情於理，都有些說不過去，她這等給我情面，我如再不答應，未免有些强詞奪理了。

心念一轉，嘆息一聲，道：「老叫化雖無承諾，但已輸了賭約，此事一時間也難辨得清楚，這麼吧！以五年限期爲準，五年之內，你見到老叫化時，我就代你做一件事。」

紫衣少女笑道：「如果要你去死，你去不去？」

宗濤臉色一變，道：「老叫化答應了一句話，駟馬九鼎，生死之事，豈放心上。不過天涯路長，世界遼闊，祇怕五年內，你無法再遇上老叫化子。」

紫衣少女笑道：「未來之事，誰敢預料，如果當眞遇你不上，那我就白贏了一場賭約。」

宗濤果然言出必踐，正容說道：「老叫化就要告辭，不知姑娘眼下有何吩咐？」

紫衣少女不理他的問話，目注易天行冷冷說道：「你有『神州一君』之稱，聽說中原黑白兩道人物，對你都甚尊敬，這事不能怪你，祇怪世俗中人，有眼無珠，難以辨認善惡。」

易天行微微笑道：「善惡之分，甚難一語道完，姑娘出的題目太大。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那就換個小題目吧！你們三人之中，除了宗濤之外，哪個武功最高？」

上官嵩心中感謝易天行相救女兒之恩，接道：「論威望武功，易兄都在兄弟之上。」他以酬報大恩之心，自認武功不如別人，說完之後，垂下頭去，一副黯然神傷之態。

易天行輕輕一拂顎下長髯，笑道：「如論中原武林高人，那可是一言難盡，代代必有奇才絕人，不過，眞正武功高强、身負絕學的人，大都是孤傲自賞，心若止水，哪肯在這軟紅十丈的江湖之上走動。我們眼下三人，雖然都在中原武林中稍有聲譽，但如說是中原武林中出類拔萃的人物，個個都擔待不起。」

紫衣少女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是啦！目下中原武林，號稱人才最盛時期，除了幾個久負盛譽的正大門派之外，又有一宮、二谷、三大堡的崛起，那一宮名列第一，想來那宮中的主持道士，武功定然最高了。」

易天行搖頭道：「一宮、二谷、三堡，一向齊名江湖，各擅勝場，有以武功雄霸，有以擅毒著名，有以神算稱聞，有以五行奇術獲譽，這些並列中原武林的高人，雖然個個都懷雄才大略，自成一家門戶，但也不能算我們中原武林中頂尖高手，至於在下和宗兄，雖獲小譽，但那不過是江湖上朋友抬舉而已，毫無基業……」

宗濤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客氣，客氣，老叫化孤魂野鬼，無家無業，倒是不錯，但易兄耳目遍佈天下，如何能和老叫化相比？」

易天行毫無慍色，仍然笑意迎人的說道：「流言陷人，宗兄豈可相信。」

紫衣少女正待開口，易天行又搶先接道：「如論中原人武功成就，正大之學，應首推少林寺的慧空大師，放眼天下，祇怕難有與他匹敵之人……」

蕭蕭白髮的梅娘，輕輕一頓竹杖，道：「不知他武功高到何等程度，老身有機會倒要見識見識。」

易天行道：「武功一道，深遠宏博，高到何種程度，實在很難說出規格。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既有正大之學，想來定有偏激武功了。」

易天行道：「姑娘聰明過人，如有未卜先知之能……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少給我戴高帽子啦！快些說下去吧！」

易天行的涵養功夫實在到了爐火純青之境，不論何等之人頂撞於他，他均能隱忍不發，而且臉不變色，笑貌仍舊，輕輕一拂長髯，接道：「世人均以旁門左道，難有大成，其實也不盡然，眼下中原武林道上，就有一個專走偏激詭異路的人，身集大成，而且那人還是一個女人……」

一直未說話的上官婉倩，突然接口笑道：「你說的可是我師傅麼？」

易天行道：「不錯，正是令師『恨天一嫗』。」

紫衣少女輕輕的一顰秀眉，說道：「如若有人把慧空大師和『恨天一嫗』打敗，那人的武功就算天下第一了。」

易天行道：「慧空大師和『恨天一嫗』，可算是我們中原武林中百年來的兩大奇才，各集其成，正邪二絕。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你們幾人都是中原武林道上微不足道的人物？」

易天行道：「中原武林大都以拳掌兵刃和輕身功夫成名獲譽，縱然是偏激之學，也不過是在招術身法別起蹊徑，至於近乎邪異的瑜珈、移魂之術，在下還未聞得中原武林中有人精通此道。」

上官嵩接道：「易兄說得不錯，動手比武講求一掌一拳的求勝，邪道異術，勝之不武……」

紫衣少女聰明絕倫，如何聽不懂二人絃外之音，淡然一笑接道：「是啦，你們剛才看到我勝宗濤的一法，是一種邪道異術，對麼？」

易天行道：「在下孤陋寡聞，姑娘剛才用的甚麼武功，恕難說得出來；不過，全室中人無不身受感染一事看來，似乎和傳言中的移魂大法，頗多類似之處。」

紫衣少女嬌聲笑道：「移魂大法雖然和我所用的心法有很多類似之處，但我用的並非移魂大法，看來你倒是知道不少，竟然能看出一點門道。」

易天行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，姑娘過獎了。」

紫衣少女突然臉色一冷，說道：「你們口口聲聲指我用的邪道異術，不算武功，想來定然是想和我較量一拳一掌的功夫了？」

上官嵩暗忖道：看她比倩兒還小上幾歲，縱然稟賦過人，一出娘胎就開始練武功，總共也不過十七八年光景，就算聰明過人，能有多大的道行，如果眞一拳一掌動手，就算不勝，也可支撐上三五百招，看她兩個師兄的武功，她也強不到哪裏去。

心念一轉，大聲接道：「如是一掌一拳相搏，在下願當先領教姑娘武功！」

紫衣少女冷笑一聲，道：「你自信比『神州一君』易天行的武功高明麼？」

上官嵩怔了一怔，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紫衣少女說道：「別這個那個啦！你如自知不是易天行的敵手，那就早些藏拙的好，免得我多費一番唇舌。」

上官嵩心中感激易天行相救女兒之恩，誠心相讓「神州一君」，當下默然不言。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姑娘如果一定要和在下動手，在下祇好捨命奉陪了，但不知是分出勝敗算數呢，還是打完幾招就算比過？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自然要分出勝敗，要不然你也不會輸得心服口服。」

易天行原想她會仿照適才比武情形，規定幾招，打完算數，想不到她竟改了規矩，不覺呆了一呆。抬頭看去，祇見她嫩臉勻紅，眉目似畫，一臉書卷氣，怎麼看，也不像身具上乘內功之人，暗道：難道她的內功均已練到不着皮相了麼？

要知易天行爲人持重，心中沒有制勝把握，便不肯輕易出手，沉忖了良久，笑道：「好吧！姑娘先請出手。」

紫衣少女滿臉含不屑之色的說道：「我如眞的和你動手相打，豈不汚了我的手麼？」

易天行怔了一怔，道：「不能動手，那要怎麼個打法，還請姑娘明言相告！」

紫衣少女星目一轉，盈盈一笑，道：「你往後退兩步！」

易天行皺皺眉頭，依言向後退了兩步。

紫衣少女道：「當心啦！我現在施展『流星趕月』的身法，欺身而上，右手食中二指，點你『神藏』穴。」

易天行略一沉吟，笑道：「姑娘可是要用口述武功，和我比試麼……」

紫衣少女冷然說道：「你是縱身閃避，還是出手化解，再要延誤，我要點中你的穴道了！」

易天行道：「我用『彎弓射鵰』之式，讓開要害，左掌反擊前胸，右手施展『天絲纏腕』反扣你右腕脈門。」

紫衣少女隨口說道：「我用『反踩七星』步法，讓開你的左掌，疾沉雙指，右手點穴之式不變，點你『腹結』穴，左手『迴風拂柳』拍向你右肩『天井』穴。」

易天行笑道：「我由『彎弓射鵰』之式，施展『月移花影』身法，避開你兩手分襲之勢，反臂回手，施展『雲封五嶽』，疾攻你『神庭』穴。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我用『快馬搶渡』，分攻你『璇璣』、『天泉』二穴。」

易天行微一沉吟道：「姑娘不覺晚了一些麼？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你用『雲封五嶽』反擊我『神庭』穴，是左手還是右掌？」

易天行思忖了一陣道：「我用右手。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那就不會錯啦！『天泉』穴屬於手厥陰心經，我用『快馬搶渡』出手，左手由下向上迎擊，你如不收勢而退，我必然先傷你『天泉』穴，那時右手經脈，哪裏還能聽你使喚？」

易天行笑道：「不錯，我左手『鐵騎突出』攻你側背，哪個先傷？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我右手已經攻出，指襲『璇璣』大穴，你右臂受傷，左手縱然能夠擊中我的側背，但已無法解救我攻向『璇璣』穴的右手了。」

易天行道：「如我用『分雲取月』的招術，雙掌由前胸擊出，分開你雙手攻勢，能否傷你？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臨敵動手，首重制機，『分雲取月』一招，雖然用得晚了一些，但仍不失敗中求勝之法，我如藉勢施用『鐵板橋』功夫，上身平向下面臥去，讓開你一招『分雲取月』……」

易天行笑道：「那時姑娘先機盡失，全身要穴都在我指掌的籠罩之下，當世高手，祇怕也無解救之策了……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未必見得，我藉背脊貼地之力，雙脚齊起，踢你右脚『膝關』、左腿『地機』兩穴，你是躲也不躲？」

易天行怔了一怔，道：「姑娘聰明過人，才思敏捷，此法是不錯，但不知叫甚麼招術？」

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：「左脚叫『神君投筆』，右脚叫『化子打狗』。」

易天行道：「那『神君投筆』也還罷了，這『化子打狗』之名，倒使我想起有一招和姑娘用的這一招頗有相似之處。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你說是『仙狐參禪』？」

易天行道：「法賴心傳，名由人定，在下覺得姑娘踢出的右脚，該叫『妖狐吐丹』，聽起來比姑娘那『化子打狗』雅得多了。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南海門一十八招『旋天腿法』，專憑雙脚克敵，這不過是起式兩招，下面一十六招連環踢出，招招都是取人要害大穴，這兩招你是讓也不讓？」

易天行暗暗的忖道：此女口齒伶俐，才學博廣，不論她那招術名稱是否有意罵我，但兩脚果能有備踢出，勢必把我迫退不可……他忖思良久，想不出破敵之策，祇好說道：「我用『金鯉穿波』的身法，讓開兩脚，蓄勢待敵。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承讓，承讓。你既然收勢敗退，我自是要乘勝而追，你知道『龍形一式』吧！」

易天行臉色漸轉嚴肅，說道：「我用『金雞抖翎』變『春雲乍展』以逸待勞。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我用『亂剪梅花』變『起鳳騰蛟』。」

兩人口述武功招術相比，博及天下各大門派精萃之學，易天行神色愈來愈是凝重，額頭上逐漸現出汗水，直似兩人眞的在和人動手相搏一般。

那紫衣少女却是輕輕鬆鬆笑容依然，口述武功，滔滔不絕，有如長江大河洪流滾滾。

兩人這口述武功相鬥之局，足足相持了一頓飯工夫，易天行口述還擊的時間，愈來愈長，額上汗水如珠，直淌下來。

在場之人，大都是中原武林道上有名高手，對兩人口述武功，都能瞭然於胸，祇覺那紫衣少女攻勢愈來愈是凌厲，銳不可當，都不自覺的緊張起來，個個臉色都變得十分凝重，同時也都在心中籌思對敵之策。

這樣一來，不祇是兩人口述武功相鬥，連「神丐」宗濤和上官嵩，以及那錦衣大漢、紅衣獨腿大漢、駝矮二叟等，都被捲入這場口述武功相搏之中。

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搏鬥，除了紫衣少女和易天行，其他之人都無敵我之分，祇是各運心智，思索破敵的招術武功，雖無法在表面上分出勝敗，但參與此戰之人，心中自己有數。

兩人口述的招式，越來越是凌

厲，易天行每解答一招，必然苦思解式，那紫衣少女口述武功，竟似如數家珍，不加思索，隨口而出，在攻讓之間，一招勝似一招。

這時，不但易天行額上汗珠滾滾，身上汗水直淌，臉色凝重，就是站在旁邊的「神丐」宗濤、上官嵩等諸人，也無不是一個個神色緊張，屏息凝氣的如臨大敵。

易天行突然吃力的抬起右手，擦了擦額上的汗水，吁了口氣，道：「姑娘才智過人，胸羅奇學，更能將各家之長，融會運用，在下實在佩服……」

紫衣少女秀臉微側，問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場比武，你是認輸了？」

易天行略略一怔，道：「姑娘在口述上，雖然比在下略佔先機，但這不過是姑娘嫻熟招式拆解而已，自不能和動手相搏相提並論。」

紫衣少女對他祇微微一笑，並未說話。

但她這微微一笑，彷彿含有許多用意，看得易天行與在場諸人心中各泛起了不同的反應。

易天行也訕訕一笑，道：「要知武功一道，固然講究機智敏捷，但是功力火候，尤為重要，雖是同一招式，如易人施為，其威力强勁的差異，就無可估計……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我看你是仗恃自己功力深厚，還想和我眞的動手比試一番。」頓了一頓，未容「神州一君」易天行說話，又道：「我是眞的不願意和你動手，如果我眞想和你動手，又何必費這番唇舌呢？」說着竟幽幽一嘆。

易天行、宗濤、上官嵩以及錦衣大漢等人，聽她幽幽一嘆，彷彿都受了她這幽怨的感染，不禁一齊臉帶憂感的向她望去。

紫衣少女緩緩的移了移身子道：「算了，梅娘，咱們走吧！」

那白髮老嫗朝她慈愛的看了一眼，突然手裏的竹杖在地上一頓，轉臉瞧着易天行，沉聲說道：「不行，當初你被他强自擄走，今天若沒有個了斷，咱們南海門豈不被人恥笑麼？」

易天行這時已將緊張的精神舒緩過來，又回復了平日的神態，微笑答道：「這位婆婆不要誤會，當初這位姑娘雖被在下屬下接走，那是屬下不知，況且事實上也是他們慨伸援手，實非强行劫擄，如若不信，可問姑娘……」

紫衣少女不待易天行說完，扯住那白髮老嫗的衣袖，道：「過去的事算了，還提它作甚麼？」她說着話，却把眼光投在「神丐」宗濤臉上，沉吟了片刻，低聲說道：「方才你應允我作一件事，我想現在就煩託於你。」

「神丐」宗濤略一沉思，慨然笑道：「老叫化子既然答應過你，五年也好，今天也好，反正都是一樣，姑娘你就請說吧。」

紫衣少女輕輕說道：「我想……」她祇說了這兩個字，不禁秀臉微垂，星眸流波，臉上泛起了淡淡的紅霞，倏然住口。

停了半晌，才悠悠接道：「這件事，還是以後再說吧。」

那錦衣大漢接口說道：「師妹，咱們就早些走吧！」

易天行淡然一笑，吩咐那六個抱劍童子，道：「你們讓開。」

六個抱劍童子一聽吩咐之言，立時分向旁邊躍去。

駝矮二叟也同時向後退了兩步，讓開道路。

紫衣少女雙目向前平視，緩緩出了室門向前走去。

易天行望着那紫衣少女去勢背影，流現出無限凄涼，不禁心中一動，暗道：今夜之戰，她威風十足，心中應該快快樂樂才對，為甚麼竟似有無限感傷一般？

但見滿頭白髮的梅娘和駝矮二叟，前後護擁着那紫衣少女，漫步而行，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見。

那錦衣大漢和缺了一腿的紅衣大漢却仍然站在室門口，錦衣大漢一抱拳，說道：「今宵之事，已成過去，尙望諸位日後遇上我師妹時，讓她一二。」

「神州一君」易天行微笑道：「今宵聽得令師妹口述武功，滔滔不絕，有如長江大河，而且博及天下各門各派，胸羅之廣，世所罕見。以她年齡來說，能夠有此成就，實是百代難遇才人，在下對她十分敬服，日後果能有緣再遇上她，定當竭誠接待。」

那錦衣大漢朗朗笑道：「易兄望重武林，言出如山，兄弟這裏先領盛情了。」

說完，轉身大步而去。

易天行左脚一抬，倏然向前飛去，腿不屈膝，手不擺動，全身向前飛出了六七尺遠，落在門口，抱拳相送，高聲說道：「兄台慢走一步，在下還沒有請教上姓大名。」

那錦衣大漢轉過頭來，沉忖了一陣，笑道：「兄弟姓王草字冠中。」答完了一句話，立時轉身疾奔而去，紅衣缺腿大漢鐵拐頓處，緊隨躍起，兩人飛躍，去如流矢。

易天行目睹兩人背影隱入夜色中，才緩緩轉過身來，對宗濤和上官嵩拱手作禮，笑道：「上官兄雄踞甘南，領袖西北武林，難得到中原一次，宗兄行俠江湖，萍踪無定，今宵難得相遇一起，兄弟想作個小東，請兩位飲上幾杯酒如何？」

「神丐」宗濤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老叫化吃慣殘餚剩酒，無福消受易兄盛情，我要失陪了。」轉過身子大步直向室外走去。

易天行原本當門而立，一見宗濤大步走來，立時向旁側一閃，讓開去路。

上官嵩看見宗濤對待易天行的冷漠模樣，甚覺看不過眼，冷笑一聲的罵道：「哼！臭叫化子，不知好歹！」

宗濤回過頭，放聲大笑，說道：「自古以來，宴無好宴，會無好會，老叫化奉勸你一句，還是別吃的好……」也不待上官嵩和易天行答話，縱身躍起，電奔而去。

易天行望着宗濤奔行的方向，眉宇之間忽然泛現殺機，但一閃而逝，瞬息之間，又恢復了平靜，轉臉對上官嵩道：「這位宗兄一向遊戲人間，不論對待何人，均難脫玩世不恭之態，但此人心地却是光明磊落，大有俠風。」

上官嵩道：「兄弟久聞宗濤其人冷怪難纏，今宵一見，果然不錯。哼！日後他如到西北道上，兄弟非得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不可。」

易天行道：「那倒不必了，據兄弟所知，此人口頭之上雖然刻薄，但他待人却極純厚，排難解紛，甚獲俠譽。」

上官嵩略一沉吟，嘆道：「易兄的風度胸襟，實叫兄弟佩服，宗濤那等冷諷熱嘲的對你，易兄居然還要替他辯護，無怪江湖上黑白兩道，一提到易兄之名，無不肅然起敬，『神州一君』之名果非虛傳，今宵驚擾，心已不安，不敢再叨光酒飯，兄弟也就此告辭了。」說完，長揖拜別。

易天行抱拳笑道：「上官兄辭意堅決，恕兄弟不遠送了。」

上官嵩走到門口，突然回過身來說道：「易兄待人這等寬宏大量，實叫兄弟感到慚愧……」他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兄弟有幾句話，如鯁在喉，不吐不快。」

易天行道：「上官兄有話儘管請說，兄弟這裏洗耳恭聽。」

上官嵩道：「易兄可知道兄弟今宵來意麼？」

易天行笑道：「上官兄可是為傳言中南海門奇書而來麼？」

上官嵩嘆道：「易兄猜得不錯，現下這洛陽四周雜亂異常，不但一宮、二谷、三大堡中都派有耳目在此，就是少林、武當等自行標榜正大門派中，也派遣有人，是以易兄屬下擄得那紫衣少女，立時傳遍了雲集在洛陽四周的高手。」

易天行道：「多謝上官兄指點，兄弟對此事一無所聞。」

上官嵩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除了易兄擄得那紫衣少女之事之外，江湖間還傳說着一件大事……」話未說完，但却倏然住口。

易天行笑道：「傳說之事，難道也和兄弟有關麼？」

上官嵩臉色莊嚴，又緩步走了過來，聲音十分低沉的說道：「兄弟未見易兄之前，亦為那傳言所動，但今宵一見，方知是有人故意中傷，但此事非同小可，易兄還是早作準備的好。」

易天行愕然問道：「甚麼事這等嚴重？」

上官嵩怔了一怔，道：「怎麼？難道易兄眞的就沒有聽得一點風聲？」

易天行道：「兄弟實在不知，還望上官兄指點指點。」

上官嵩道：「近日江湖傳出易兄心懷叵測，天下各大門派，以及一宮、二谷、三大堡中，都派有暗樁，是以對天下武林動態均能瞭如指掌，此事是眞是假，兄弟不敢妄作論斷，但此事已引起一宮、二谷、三堡中人的不安，兄弟快馬兼程，由甘南趕來此地，也和此事有關。」

易天行微微一聳眉頭，嘆道：「唉！江湖風險，實令人防不勝防，不知上官兄對此事看法如何？」

上官嵩回頭望了女兒一眼，說道：「兄弟未見易兄之前，對此事半信半疑，因那一宮、二谷、三堡之中，對門下能參與機要的弟子身世，早已調查得清清楚楚的，甚難魚目混珠，但傳言鑿鑿，又不能使人不信。」

易天行又恢復鎭靜的神色，微微笑道：「如若傳言如是，各門各派應該先從門下弟子查起才對，不知趕來中原作甚？」

上官嵩輕輕的咳了一聲，道：「不知如何傳出易兄今日此宵，要在這座荒涼的莊院之中，召集潛伏各門各派的暗樁聽取報告，是以各大門派之中，都派了高手來此，以探虛實……」

易天行接道：「姑不論此事眞偽，但各大門派能這般看重兄弟，實叫兄弟受寵若驚了。」

上官嵩道：「兄弟就聞得傳言，據實相告，尙望易兄不要怪兄弟語無倫次了。」

易天行說道：「上官兄肯和兄弟這等赤膽論交，易天行感激還來不及。」

上官嵩抱拳後退三步，說道：「易兄相救小女之情，兄弟終生難忘，若有需得兄弟效勞之處，但憑一紙相召，生死不計。」

易天行長揖還禮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日後如有借重之處，兄弟定當親赴甘南相請……」他微微一頓之後，又道：「不過兄弟生性淡

泊，和人無爭，生平之中既無深仇大恨之人，亦無肝膽生死之交，今宵和上官兄却一見如故，眼下此處是非正多，兄弟也不勉強留駕，待此一陣風波過後，兄弟當趕往甘南和上官兄暢飲幾杯。」

上官嵩笑道：「謠言中傷，必有洗清之日，今宵得謀一面，兄弟深信易兄名不虛傳，甘南之行，尚望早日就道，兄弟當邀請西北武林道上高手，替易兄接風洗塵，我這就此別過了。」說完，大步向外走去。

易天行左手輕輕一揮，六個抱劍的白衣童子齊齊躬身相送。

上官婉倩大傷初癒，不能施展夜行功夫，但她乃生性好強之人，在易天行和六個白衣童子的眼下，不願示弱，勉強咬牙，緊隨父親身後，疾奔而去。

易天行口齒啓動，本待出言阻止，但話到口中，突然又住口不言，目送上官嵩父女兩人的背影，隱失在暗夜之中。

羣豪盡去，廣闊的大客室中，祇餘下了易天行和六個白衣童子。

易天行緩緩在室中踱了幾步，那經常掛在嘴上的笑容，亦隨着隱失不見，但見他舉起左手輕輕一揮，六個白衣童子立時縱身躍出室外，在四周異常仔細的搜查了一遍，各守着一個方位，然後輕擊三掌。

客室中的易天行聽得掌聲之後，舉步直向左側壁角走去，移開屋角一張茶几，低聲喝道：「熄去燈光。」

兩個留在室中的白衣童子聽得吩咐，突然分頭疾行，熄去了室中燈光。剎那間，全室中恢復了一片黑暗，漆黑如墨，伸手不見五指。

耳際間響起了輕微的軋軋之聲，屋角間忽然現出一道暗門，易天行舉步而下，直向裏面走去。

* * *

且說那徐元平吐出胸中一口瘀血之後，心頭忽覺輕鬆甚多，放開步子直向莊院外面走去，他自知已難施展輕功越屋翻房，索性昂首闊步，沿道而出。

這莊院四周雖然埋伏有很多高手，但都早已得到易天行的命令，也無人出手攔截他。

在他想像中，離開這莊院時，定然要經過一番搏鬥，才能闖得出去，是以勉強提聚眞氣戒備，哪知一路行來，竟能暢通無阻。

他已身受重傷，雖然吐出瘀血已無大礙，但必須及時運氣調息，才能使傷勢好轉。這般提氣戒備，如臨大敵，內傷立時轉重，出得莊院大門，心中戒備之念鬆懈之後，立時覺得全身筋骨痠疼難忍，舉步維艱，勉強向前走了四五丈遠，一跤跌在地上。

祇覺全身筋骨如同散去一般，掙扎坐起兩次，又不自主的跌了下去。

夜風如嘯，吹得四外枯草沙沙作響，這荒涼的曠野，陰森的莊院，如非他目睹，絕難想到，江湖上甚難一見的武林高手，竟由千里之外趕來此處，雲集荒涼的莊院之中。

忽然又想起和自己動手的黑衣少女，以一個女流之身，竟練成那等驚世駭俗的武功，而且年齡也和自己在伯仲之間，自己祇道得天獨厚，短短數月工夫中，從一個藉藉無名之人，列入武林高手，哪知一個女孩子家，竟然也有着那等成就，看來武功一道，當眞是沒有止境了……

他心中胡思亂想了一陣，忽然覺得困倦起來。

這時，他的神志還十分清醒，心中驀然一驚，暗道：金叔父和「鐵扇銀劍」于成還在這附近等我，我雖然不能行動，何不叫他們一聲。

心念一動，立時張口大叫，祇覺如鯁在喉，一張嘴，噴出一口氣來，聲音低微，一丈之外難聞。

他忽然警覺到自己是有如將近油盡之燈，如果再勉強掙扎，耗去最後一口眞氣，不但養息困難，祇怕武功也難恢復。

他忽然想到「達摩易筋經」上，有一句口訣：「養氣一息，易筋之機。」腦際中靈光閃動，忽然大悟這一句口訣之妙，當下凝神調息，盡量使自己的心情平靜下來，緩緩伸展一下手脚，使身體躺得舒服異常，長長吸一口氣，又慢慢吐了出來。

呼吸了三次之後，閉上雙目，休息了一陣，又開始呼吸起來，大約有一頓飯工夫之久，精神忽覺好轉過來，當下慢慢的伸動手脚，依照慧空大師傳授的實用法門，彎臂曲腿。

這時，他的筋骨如散，彎動起來，異常痛苦，有如利刃傷筋刮骨一般，疼得額上的汗水如珠，汨汨而落。

但他此時已深深領悟到「養氣一息，易筋之機」的妙諦，自是把握住一息之機。

雖然全身筋骨疼痛欲散，但他的個性之中，含有一種極是倔強的成份，雖已痛得汗水如珠，依然不甘就此停息。

他抿緊嘴唇，氣納神闕，依着慧空大師傳授的心法，忍痛凝神，強自舉手伸腿，哪知這一伸動，忽然一股徹骨刺心的痛楚猛襲而來，祇痛得他不由自主的大叫一聲，痛暈當場。（未完・廿八）

新派俠義追緝故事／申公豹・文　可飛・圖

八方狙殺

上文提要：方不邪被擒，到狠牙口時用歌聲引來祈氏三兄弟，結果連累三兄弟被殺。勝一豪在玉碑集遇上於心忍，於心忍不滿意勝一豪擺他一道，勝一豪却還以於心忍說過的「職業上的警覺」，使於心忍無話可答。到了桃花渡口，方不邪又是唱歌又是吹口哨，目的是要引出水行雲來救他，但却沒如願，勝一豪歇在魚老頭店中，方知水行雲被於心忍所傷，等於間接幫了他的忙……

兇僧犯案被擒獲　索命郎君打商量

勝一豪笑道：「所以說眼下我得請你莫大人多體諒，儘快的我把姓方的交給你，收了銀子，我得找個地方好生睡一覺了。」

莫哀看了一眼，含笑道：「我收了人犯，再把五百兩銀子往你手上一送，你就找地方痛快的睡覺去了！」

勝一豪笑道：「對呀，不是這樣還要怎麼樣！」

莫哀搖搖頭，道：「單說抓個兇犯吧，前一段你拚命，捉住兇犯送來這廣寧府衙，收了銀子就走人，你勝兄可知這後一段，我莫哀得辛苦的接過人犯往大牢裏送，又得防他再跑了，別的不說，就拿眼前吧，我正睡得舒坦呢，一聽說你勝仁兄駕到，提着褲子我就趕來了，無他，只爲伺候你勝仁兄呀！」

勝一豪忙笑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」

莫哀又道：「我一人起來沒關係，誰叫咱們是朋友呢，可是我還得把我的一衆手下全哄起來，還有那管庫銀的，還有……」

勝一豪忙伸手一攔，道：「莫大人給我說這些幹甚麼？」

莫哀突然臉色一寒，道：「有道是江湖人花江湖銀，你勝兄好像並不是三脚踢不出個屁的人嘛，怎麼我這裏指點，你那裏就是不上路，敢情是一隻鐵公鷄，一毛不拔呀！」

其實勝一豪早就知道莫哀的心意，只是一味的裝糊塗，在他來說，姓莫的可算大膽，竟敢向他訛索。

但他突然覺得，這種人其實在作賤自己。

心念閃，勝一豪哈哈一笑，道：「莫大人，在下實在不懂你話中意思，最好明言吧！」

莫哀怒道：「你要我明言，我却又難說出口來，這麼辦，我給你打個比例，你吃肉，也叫我等撿根骨頭啃，你吃餃子，我們喝點餃子湯，勝仁兄，這你該明白了吧！」

仰天哈哈大笑，勝一豪道：「我明白了，莫大老爺是想在這賞格中抽幾成吧，那好辦呀，你開口我照辦，一準令你滿意就是。」

莫哀呵呵也笑道：「抽成可不敢，你隨意給兄弟們一頓酒錢就夠了。」

勝一豪笑着，就在包袱裏隨手一把，塞在莫哀懷裏，邊笑道：「一錠五十兩，怎麼樣夠不夠？」

袖管裏一兜，莫哀成了莫矮，衝着勝一豪九十度一個大彎腰，畢恭畢敬的道：「勝仁兄，我代表全體捕役向你致萬分敬意，今晚你着實辛苦，快隨在下進城吧，完了我命人就在附近擺酒，好生請請

你。」

勝一豪呵呵一笑，心中在想，不論是錢能通神也好，或者是有錢能使鬼推磨也罷，總而言之，有錢總是一件賞心悅目而又大快人心的事，要不然天下又豈會不太平的。

勝一豪跟着莫哀長驅直入的進了城門，已是三更以後的事了。

時辰雖然不對，但却並未影響勝一豪，因爲他只是在衙門外一站，沒有多久，他就收了銀子交了人，拉馬就往城內那家客店走去！

當然莫哀拉着他要請他喝一頓，勝一豪只是推說太累，以後有機會由他作東請莫哀！

其實勝一豪心中明白，莫哀只是隨便說說，那裏會眞的在這半夜三更天請他喝酒的！

只是場面上的光棍話還是要說的。

你以爲呢！

秋風帶着滾滾黃葉，輕柔柔而又沙啦啦的從金龍嶺的一端波浪一般的從東吹到西，眞的就像掃去一條金龍身上落的塵埃似的！

只是有許多黃葉滾到了巨石下方就被擋住，也有許多被阻擋於一堵牆外面。

而這堵牆，却又是金龍寺的後山牆。

一進兩院的金龍寺，後院住了六個僧人，一個個慈眉善目，眞的是吃素不吃葷，唸經不殺人的和尚，尤其那個原是金龍寺住持，如今降格成了知客僧的了因，更是慈眉善目，講出話來盡是好聽的。

金龍寺裏的香火依然興盛，那是因爲長德鎭上的人們並不知道金龍寺裏面還住了個惡僧了智。

甚至連於心忍或勝一豪二人懷中揣的那張畫像上，也只能說明了智是個四十不到光頭大鬍子的和尚，至於卓錫何處，那也是他們行中的隱秘，誰也不清楚他二人是如何知道的。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趕到長德的時候，他還特地先裝扮成香客到鎭外金龍嶺下的金龍寺中，他甚至還在寺中叨擾一頓齋飯，不過他還是失望了，因爲金龍寺就是那麼大，前後兩院，只望上幾眼全一清二楚。

於是他感到消息不實，了智惡僧不會是金龍寺的人。

於心忍三百里快馬趕過來，當然不能就此作罷，就在他回到長德鎭的時候，自己一個人關在客店中琢磨起來……

就在當天夜裏，於心忍悄悄離開房間躍出客店外，一路他又摸到了金龍寺，前院正殿與兩耳房全是神像，於心忍早就知道，他人登在瓦面上，發覺正殿中有燈光外，前院已是黑漆一片。

於心忍才剛剛由房上翻過屋脊，早聽得後院內有人粗聲沉喝道：「大師兄，別想得太多，那會傷身體的，你儘管放心，放眼廣寧府週圍五百里內，尚未有人敢於同我一較高下，再說有我在此，就算金龍寺關門，也餓不着大夥的。」

只聽一個老和尚道：「既然出家，就應該積大德，行大善，而你……」

「又來了，又來了是不！總之一句話，你唸你的經，我行我的事，千萬別弄火了我，哼……」

緊接着有重重的關門聲傳來！

於心忍只覺得那個老和尚走進另一禪房而去，黑暗中他在暗牆處翻身下了地，一閃身人已貼着牆壁移到兩個和尚說話的房門外……

於心忍四下張望，院子裏很靜，和尚們大概全睡了。

輕推房門，房門拴上門門，而使得於心忍忙閃身到窗下，伸手一攀仰頭裏面看，一開始尚未看清，但於心忍運起夜目，不由一楞……

房間內十分簡單，只是一桌一榻，從窗戶內望，一目瞭然，那裏有甚麼人在裏面！

推開窗子，於心忍躍身裏面，黑暗中他可看得仔細，那裏會有人影子。

於心忍又在房中一陣摸索，這才又躍出窗外，不遠處老和尚的禪房中尚有燈光。

於心忍一閃身到了房門外，伸手輕推，房門是虛掩的。

於心忍已站在那個盤腿坐在床邊的老僧面前，而老和尚嘴巴還在嗡動呢……

「大師父，在下打擾你清修了！」

了因大師慈目一睜，見面前站了個年輕人，先是一怔，旋即含笑道：「施主你是……」

低聲一笑，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道：「沒事眞的不登三寶殿，在下正有十萬火急大事，有求大師幫忙呢！」

了因點頭道：「施主能以落羽輕功站到貧僧面前，必是能人，有甚麼事還須要貧僧幫忙的！」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道：「我在尋找一個人，一個出家人。」

了因自言自語道：「該來的還是來了。」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自懷中摸出一張人頭畫像，尚未打開呢，了因已伸手制止，道：「貧僧知道你要找的人，只是我想知道，你帶了多少人馬呀！」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笑道：「帶領人馬幹甚麼？」

「敢情你是一個人來的了？」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輕點着頭，道：「是啊，一向我都是獨來獨往

的。」

了因大師一聲嘆，自語的道：「又是另一種作賤自己生命的人。」

於心忍一怔，道：「大師何出此言？」

了因大師低聲道：「回去吧，等到你想通了，就知道貧僧完全是爲你好。」

於心忍呵呵笑了，而且雙肩在聳動不已……

了因却又自語道：「得意忘形於前，痛苦悔恨於後，何苦呢！」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道：「大師可會知道有句佛門中話，是說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』，而我就是這號人物，而且是樂此不疲的非要走入地獄不可。」

了因白眉聳動不已的道：「大智大仁大勇之所化者方有資格吐出此語，施主年紀輕輕，正當金色年華，怎可隨便說出此言！」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一聲哈哈，道：「大師你就別再悲天憫人的伸手苦海拉我這不知好歹，更不知死活之人上岸了，你只要告訴我金龍寺可是有個了智和尚！」

了因大師道：「出家人不打誑語，不錯，此處是有個了智和尚。」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一喜，道：「可是剛才同大師在對話的那個？」

了因點點頭，旋即低聲道：「年輕人，我勸你走吧，那了智身材魁偉，力大無窮，武功高超，而且兇殘成性，你絕不是他的對手。」

於心忍冷然一笑，道：「寺中出了個惡僧，這地方大概不會太平吧，告訴我了智住在那裏。」

了因順手一指，道：「他住斜對面那間房中，但他早已走了。」

於心忍忙問：「他去那裏，怎麼我未曾看見他出去。」

了因道：「只有他住的那個房中，才有個通往牆外地道，你進來的時候，他大概早從地道出去了。」

於心忍一怔，忙又問：「可知他去了那裏？」

「當然是長德鎭。」

「半夜三更天他趕往長德鎭幹甚麼？」

了因一聲長嘆，緩緩道：「這話說來着實令人無奈。」

於心忍道：「大師長話短說如何！」

了因大師道：「貧僧原本是金龍寺住持，前年冬天，有一批匪徒流竄而經過長德，其中有一個出家人，就是施主說的了智和尚，這個凶和尚是五台山被逐出寺的和尚，聽說他入了個姓步匪頭一夥，那晚他却在長德鎭上結識了個女人，於是他每年總會有一陣子到長德來，他人住在金龍寺，夜裏却暗中溜進長德會那女人，唉，眞是佛門不幸啊！」

於心忍道：「大師話中有語病，想那了智只是借住在金龍寺，怎能稱自己爲金龍寺住持，其中一定有原因吧！」

了因一臉無奈的道：「起初了智是借住本寺，但他却每來一次，即取出不少銀子做爲寺中開支，從吃穿甚至添置佛具，直到去年他再次來到金龍寺，即宣佈自己接管金龍寺住持，他是個有武功的兇徒，我們也無可奈何，只得隨他去！」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了智和尚是道道地地的喧賓奪主了？」

了因點頭道：「可以這麼說。」

於心忍道：「好，我給金龍寺拔除禍根，大師告訴我了智如今到長德鎭甚麼地方，我去找他。」

了因搖頭道：「那地方貧僧也未曾去過，不過每夜他都是二更出寺，四更將盡的時候就回來，施主可以在中途攔下他來。」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一笑，道：「從長德來金龍寺不就是一條道路嗎大師放心，我不會把血腥帶進佛門聖地的。」

了因施禮喧聲佛號：「阿彌陀佛，施主千萬小心吶！」

於心忍笑道：「大師寬心，了智大概不會再回來了，哈……」

笑聲仍在，於心忍人已落在金龍寺外，這一路他可走得快，沒多久又回到客店裏。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很會把握時間，人到房中立刻拉過棉被就睡，當然幹他這行業的，深知養精蓄銳的重要，也因此他可以三天不睡覺，也可以一睡三天不起來。

四更天，他機警的醒過來，立刻叫小二備馬上路……

「客官，你怎麼四更天就上路，你這是往那條道而去，須要這時候起床呀！」小二拉馬門口，邊笑問。

銀子塞在小二手中，於心忍翻身上馬，邊笑應道：「我這是往金龍寺去呀！」

店小二一怔，早見於心忍已拍馬走出十幾丈外，不由自言自語道：「敢情是趕燒頭爐香還甚麼願的吧！」

* * *

距離金龍寺三里地，有個七孔橋，那個橋造得可別緻，因爲人在橋上走，活像是登小山。

原來七孔橋是四孔在水中，三孔又重疊在四孔上面，而且七孔橋兩邊各十幾丈，路的兩邊老柳垂地，河上全是籮筐大小的荷葉，這地方的景色可眞不錯。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四更天來到此地，棗紅馬拴在柳樹下，人就往樹根下一靠，也不管涼風或露水，滿臉笑意的就等他的獵物出現了！

等人總是一件很無聊的事，於心忍自也不例外，只見他或坐或站，有時還會走上七孔橋去觀望一眼，直到人未看到而看到了東方發白！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一聲怒哼，心想，準是老和尚怕自己不是了智對手而欺騙了自己！

柳樹下，於心忍立刻解下馬來，他怒氣衝衝的躍身上馬，一衝而到了金龍寺，正看到一個年輕和尚在掃地。

那和尚拖着掃帚問道：「施主你早，是來上香的嗎？」

於心忍冷冷的道：「我找了因大師！」

突然間，大殿正門裏一聲佛號，老和尚了因緩緩走出金龍寺。

「原來施主又來了，可曾遇到……」

於心忍不等了因說完，沉聲道：「那要問大師了。」

了因一楞，低聲道：「難道沒有遇到他？」

於心忍毫不客氣的道：「記得大師曾經說過，出家人不打誑語，可是在下四更天等到天明，何曾有了智出現。」

了因一驚，道：「可是了智並未回寺來呀！」

於心忍面無表情的道：「從你與了智的法號上看，我開始懷疑大師昨夜之言是否眞實。」

了因忙解釋道：「其實他並非叫了智，是他自到金龍寺以後，自己取的法號，他原來的法號叫四空。」

突然那個掃地的年輕和尚道：「有件事情，我忘了向住持稟報，前幾天我在長德，有個女子向我打聽了智的去向呢！」

了因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了智這幾天夜裏並未去找長德鎭上的相好，又不知他在甚麼地方造孽了呢！」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一聽，心中暗想，且在長德住下來，早晚總會等到惡僧，正所謂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寺。

於是，於心忍又撥馬回頭馳去，回到客店裏，小二早笑嘻嘻的道：「我猜對了，你是一大早天不亮的趕到金龍寺燒香還願的，對吧！」

於心忍點頭道：「小二哥，你可眞機靈，我還眞是去還願的。」邊把馬交給小二，於心忍叮囑小二道：「起得太早，如今想好生睡一覺，可別攪和我睡不好，那可是會影響你小費的！」

小二哥一高興，早笑道：「客爺，你只管擁被大睡，就算我打從你那房門口過，也會踮起脚來像貓跳。」

＊　＊　＊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是被人吵醒的，當然吵醒他的絕不是店小二。

店小二知道會吵醒於心忍，但他却無法叫人不吵，甚至連他也大聲驚叫了一聲！

睡在客房中的於心忍只睜開一隻眼睛往外看，西邊的晚霞正從窗子外照進來，應該是吃飯前半個時辰了，這時候也正該起來叨拾一下，準備今晚上再往金龍寺去呢。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才走進客堂上，小二眼尖，早一個箭步衝過來，急急的道：「把你吵醒了，你可……」

於心忍伸手一攔，道：「我也該起來了，煩你給我弄些吃的來，可要快！」

店小二忙進灶上端出一些吃的放在桌上，於心忍立刻吃起來，邊不經心的問道：「剛才有幾個人在爭吵甚麼？」

小二搖頭道：「哪是在爭吵，他們在罵人呢！」

於心忍道：「罵誰？」

店小二道：「本來我就要告訴你的。」布巾拿在手上，店小二又道：「九里灣的人一大早追趕一個

大和尚，不料竟被那個和尚打死一人，而且和尚又逃入山裏去了，九里灣丁家莊的人可也不含糊，如今丁家莊莊主親率四大護院追入山中去了，早晚會把那個凶邪和尚抓住的！」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一聽，心裏已知是怎麼回事。

於是，他邊吃邊問小二，道：「九里灣在甚麼地方？」

小二伸手一指北方，道：「九里灣離此並非九里，只是那地方叫九里灣，一直往北走，連翻過兩個山崗，迎面一條河，河對岸就是九里灣，而九里灣的後面就是桐柏山。」

店小二話說完，於心忍也吃完桌上的東西。

小二一怔，道：「去九里灣？」

於心忍笑道：「看熱鬧去，如今九里灣一定非常熱鬧。」

＊　＊　＊

實際上金龍嶺就是桐柏山的分支，而金龍嶺的一端，被一條小河所切斷，大清早，荒山裏那條寂寥的山道上，馬蹄聲特別刺耳，聽起來又何止是一匹馬，至少……

一共是五匹馬，馬蹄又不時的彈起山道上的敗葉碎石，而騎在馬上的五個人，沒有一個是完整無缺的。

前面兩人臉上血跡還在，說不上鼻青臉腫，但從他二人那種不時皺起眉頭來看，當知他二人身上也有傷痕！

前面兩個人騎的馬後面，長繩子拴了一個人，那是個大和尚，那根繩子是死死的拴在大和尚的脖根上，因爲大和尚的雙手反綁着，另一根繩子連在後面一匹馬上，不前不後的，正把和尚困在兩馬中間！

第四匹馬上人用一根布帶把右臂掛在脖子上，一隻眼睛已腫漲成了一條線，嘴角尚且正流着鮮血。

第五匹馬上是個五旬老者，繞腮灰鬍鬚，國字臉，金剛怒目的坐在馬背上，一把金背大砍刀正背在身上。

被套牢的大和尚生得十分魁梧，非但魁梧，而且狀似巨人，他那把袈裟鼓起來的寬闊胸膛相當厚實，雙臂粗如巨杵，手指頭楞是像棒槌，從他那被扯破的衣袖中，就可以看出部份肌肉賁起如栗，幾乎青筋就要從皮下層迸出體外似的，兩隻小手臂，毛森森的酷似人猿，繞腮大鬍子中間那個特大鼻子下面，厚厚的嘴巴盡泛紅，紅得像剛喝了人血似的有些嚇人，這光景就算是大白天遇上，也會以爲是遇上光頭鬼怪！

五個騎馬的人除了後面那位五旬老者外，其餘四人也都相當粗壯而標悍，但與地上走的大和尚相比較，似是小了一號。

五個人沒有一個不是雙目盡赤而咬牙格格響，但因爲大和尚十分兇殘，而使得前後拖拉的兩騎，一直很小心的保持一定距離。

領前的一人手中提着一根銀槍，第四人肩上扛着刀而未把鋼刀插入背上鞘內，這架式顯然是採取一定的戒備姿態，當然，要不是被綑的大和尚十分了得，在他們五對一的優勢中，又何需如此愼重從事？

黃色袈裟已破，灰色褲管上面暗紅色的血尚未乾，背後肩頭似有一刀傷，在前拉後扯中，大和尚仍然是抬頭挺胸，舉步有聲，臉孔上表現出毫不在乎的冷漠樣，帶血絲的大毛嘴角，尚且戲謔的不時發出一陣獅吼，光景像是深山裏捉到隻兇殘的人猿似的。

原本是個大晴天，不料晨陽東斜，吹來一陣怪風，刹時間一堆烏雲滾上半天空，眼看着就要午時了，天空却已透着恁般的陰暗與晦澀，一場秋雨似是免不了的快下了。

騎馬跟在後面的黃衫老者朝着前面馬上四人道：「趙强、王中，我們快點趕，這段山路只怕連個擋雨遮風的地方也沒有，總得過了前面那座山頭，才能有地方打尖落脚。」

最前面的壯漢以手拭去口角滲出來的血來，抬頭望望天，沉穩的道：「回莊主的話，以我看咬牙撐着趕路吧，地處荒山野地，路上稍有躭擱，只怕不太好吧。」

只聽後面馬上老者道：「咱們這方圓百里內一向平靖，雖處深山也從未聽過甚麼風吹草動的有强人出沒的，追捕了一整夜，找地方喘口氣，不出三幾個時辰就到了。」

另一人啞着聲音道：「莊主說得不錯，好不容易把這個畜牲逮住，他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休想再從我們手中逃脫，且先找地方塡飽肚皮，再趕路也是一樣。」一面回頭惡狠狠的望了地上走的大和尚一眼，「呸」的一聲吐了一口唾沫！

一聲熊嗥，大和尚目芒如戟的怒視以繩索套牢在他脖子上的王中一眼，咧着血盆大口，怪叫連連的道：「你奶奶的這是幹甚麼，別以爲老子被你們拴住就死定了，只要被老子揪住機會，不活活啃斷你喉管，喝光你一身精血，老子就是你小子操出來的！」

「刷」的一聲，一鞭子自大和尚身後抽去！

大和尚對於臉上出現的血槽似是不覺痛疼，雙目圓睜回望，脖子一挺，猛回頭，厲鬼攝魂似的直往後面騎馬的斜衝而上。

王中反應快，奮力一帶長繩，

猛挾馬腹前衝，而後面的人則揮鞭狂抽。

這時第四個騎馬的擰身離鞍，空中斜躍中，手中鐵棍向大和尚當頭就砸。

大和尚齜牙咧嘴一脚才暴踢中途，那根連在他脖子上的繩索在馬的狂拖中，已扯得他就地一個螺旋跟蹌，他還未拿樁站穩身子，一鐵棍正砸在他右肩頭。

於是大和尚悶哼一聲，破口大罵：「你奶奶的，何不一棍子把老子的腦門打開花！」

早聽得後面馬上老者道：「淫僧，你腦袋必然要開花，但却不在此時，因爲那太便宜你了，你必須要死上一百次，否則九里灣丁家莊上的三位姑娘，豈不是死不瞑目。」

前面的趙强回頭冷哼，道：「淫僧，你最好安份些，如果你在爺們面前來一個凶性大發，囂張過份，我們就不再拉你回九里灣，就在這遼天野地，荒山老林中，一樣會慢慢的，一根根的敲下你全身三百六十根骨節來。」

大和尚當然正是了智和尚。

原來他回到長德金龍寺才不過兩個月，原本是每晚去長德找自己相好的，不料有一天從鎮外抬了一頂小轎進入長德來，轎裏面坐了個美嬌娃，正好在長德鎮上最大一家綢緞店門前下轎。

「這是哪裏來的，同天上的仙女一般樣。」

大和尚了智動了過去在北方時候的老毛病，立刻一路跟着花轎走到了九里灣。

當然他也達到了目的，而且食髓知味的就在丁家莊上一連的做下三件大案，終於，他被丁百先丁莊主率人圍捕，那夜也正是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苦坐在七孔橋前候他的「佛駕」，却又空歡喜到天亮。

這時候大和尚了智已經連喘幾口大氣，雙肩用力一晃，掙扎着挺直腰桿，對於肩頭上那一棍子，似乎並不是敲打在他的身體上，仍然是雙目赤紅，口沫飛濺，雙目厲惡似剛走出幽冥惡鬼般的毒視前後五人，聲若古樹裂皮：「人長百年終是死，樹生千年劈柴燒，姓丁的王八蛋，橫豎老子已經痛快過了，管你們怎樣把老子鳥咬掉。」

丁百先冷冷喝道：「淫僧，你儘管把狠話說出來吧，不過你可千萬要狠到底，等到丁大爺一點點一段段的從你的脚趾往上敲，連着骨皮血肉搗成肉醬的時候，你仍然不在乎也不哼叫一聲，那才算你狠，算你這淫僧有種！」

跟蹌的往前走，了智狂罵道：「人走時運，馬走膘，如今老子走的是背運，但我却並不以爲就此會淪入阿鼻，姓丁的，別以爲你們用繩子綑住老子，就可從此一路順風的送我黃泉路，不定甚麼時候老子時來運轉而來個蒼龍得水又復還，看我不挖出你們五顆心生啖！」

一聲冷笑，丁百先道：「天理昭彰之下擒住你，那是你惡貫滿盈之期已到，似你這種淫人妻女而後殺的惡僧，還想來個虎入山林龍入大海的時來運轉，然則天理何在，公義何存，淫僧，你等着吧，三兩個時辰就叫你付出你應付的罪孽代價了！」

惡僧了智和尚仰天狂笑，聲震九霄的道：「甚麼叫天理，我就是天理，何人講公義，那得論誰的胳臂腿粗細，娘的皮，我也只不過在你們莊上隨意的尋尋開心，同那麼兩個女的稍做床上戲，又有甚麼大不了的，比之我們頭兒來，那已經是小巫見大巫，看你們這般潑皮囂張樣子，生要老子去抵命，這才是沒有天理呢！」

前面王中猛回頭罵道：「你這惡魔，竟能顛倒黑白的講出這種話來，那還是人，簡直就是畜牲。」

趙强沉聲道：「這種人已喪心病狂，無藥可救，那還有同他講道理談公義的，大夥盡着趕，約莫着莊上的刑架已搭建好，今晚就把他搗碎了點天燈！」

最後面的丁百先早說道：「對，咱們也別理他，盡快的趕路，怕快要下雨了呢！」

馬蹄在跳動中，惡僧了智和尚却毫不在乎的邁開大步往前走，光景是一副慷慨赴死的樣子！

於是，空中的彤雲翻動得更迅速了，天色劇變中也有了雷聲，聽起來似是還在山後面……風，吹得不連貫，但却更加有勁而發出呼嘯聲……

馬上的趙强伸手指向前面，道：「咱們繞過那座山脚，就會看到人家，就在那兒打個尖塡飽肚子再走！」

趙强的語音尚在，突然不遠處一棵大柿子樹下面，有個年輕人歪身靠在樹幹上，口中悠閒的啣了一根長長的茅草在嚼個沒完沒了……

這個人年紀輕，一臉的老實相，嘴唇上面留了那麼一把鬍子，而顯得有些老氣橫秋。

他看上去是在等人，却對着從山中過來的丁百先一行人在點頭致意，神色間又是恁般的從容自在樣！

不錯，他就是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。

前面的趙强一見柿子樹下面站了個年輕人，且又衝着自己笑意掛滿腮，他却是一點好感也沒有，只冷冷的偏頭望望於心忍一眼。

原來在最後面的丁百先見柿子樹下面的於心忍，當即拍馬向於心忍這邊馳來！

於心忍不等丁百先到來，已猜出此人必是九里灣的丁莊主，當即先抱拳笑道：「來的可是丁大莊主嗎？」

丁百先一怔，道：「老夫丁百先，尊駕是？」

於心忍笑道：「在下於心忍，就是『於心何忍』把何字去掉的於心忍！」

丁百先臉無表情的道：「這條山道甚少走人，尤其是天將風雲色變，眼看一場秋雨將下之時，而尊駕却獨自一人在此鵠候，莫非也是冲着這個惡僧而來？」

於心忍哈哈一笑，撫掌挺身道：「大莊主一語中的，不錯，爲了這惡僧，可害得我幾夜未曾闔眼，我不知繞着金龍寺轉了多少圈呢！」

丁百先驚疑的道：「這淫僧竟是長德金龍寺的人？」

另外四個也驚叫道：「他會是金龍寺的惡僧？我們不相信！」

淡然一笑，於心忍道：「各位不信，何不問他自己？」

惡僧了智和尚突然暴喝一聲，破口罵道：「那裏冒出你這個王八蛋來，老子從來未見過你，你却半道上胡說八道，當心老子一脚踢碎你！」

於心忍冷冷一笑，道：「你是想死呢，還是想活？」

了智和尚一怔，怒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於心忍道：「別問我是誰，打從現在起，你只管聽我的！」

丁百先聽出於心忍話口不對，不由冷笑道：「好哇，原來你是他一夥的！」

於心忍「呸」的一聲，指着了智和尚道：「他是甚麼東西，我怎會同他冰炭同爐。」

丁百先不解的問：「你究竟是誰，要幹甚麼？」

於心忍笑道：「在下的名諱已經奉告，至於幹甚麼的，我想總是在三百六十行業之外的一行吧！」

王中沉聲道：「你究竟幹甚麼的？」

於心忍相當尷尬的道：「有時候一個人對於自己所幹的行業，總是難以啓齒，而我所幹的這不算事業的事業，更是經常令我臉紅。」

後面馬上的壯漢臂上還帶着傷痕，聞言怒道：「誰耐煩在此聽你嘮叨，走開！」

於心忍道：「走開可以，只希望你們大方的把這惡僧賞給在下，我這裏先給各位謝謝了！」邊還眞的抱拳施禮不迭！

丁百先聞聽，不由嘿嘿一陣痛心笑聲，道：「好哇，轉彎抹角，原來你小子是要救這淫僧了，可是我把這淫僧交給你，試問九里灣丁家莊中死的三個女子又該怎麼辦，這是一筆極其汚心的血債，連着三天，他盡在夜裏摸進丁家莊上逞其獸慾，臨去還要掐斷女的喉管，是我們昨夜拚命圍捕，尚被他逃入大山中，小兄弟你看清楚了，連我們全被他打傷，這光景就憑你一句話，我們就會把這淫僧交給你？」

於心忍仍然掛着笑意的道：「你大莊主說得不錯，了智惡僧確是個淫徒，而我對他也是十分清楚！」

丁百先沉聲又道：「似他這樣的凶頑之徒，一個泯滅天良之人，沒有半點人性的冷血兇手，恁般的爲逞自己獸慾而隨意殺人的畜牲，只要是稍具良心與正義之士，都不該出面包庇，甚或爲他拚命，年輕人，你說呢！」

突然間，雙馬之間綑綁的了智和尚，大光頭一抖又仰，厲聲狂叫道：「老子原沒有姦而後殺打算，只是這幾個女子恁般的不知好歹，既咬又抓的惹得老子慾火變成怒火，似這種既不知溫柔，又不懂風情的女人，留她何用，老子……」

了智和尚話尚未完，餘音尚在，突然發現人影像幽靈般的當頭罩來，他尚未反應過來呢，就連丁百先五人也還未叫出口，而一聲「彭」，已在了智和尚頭上爆響開來！

人影暴竄暴退中，於心忍又落在柿子樹下面！

了智和尚的大光頭上，立刻賁起一個鴨蛋大的肉包！

誰也沒看清於心忍是怎麼下的手，因爲他躍回大柿子樹下的時候，老籐棍尚插在他的後腰上。

了智和尚破口大罵，道：「王八蛋，你用甚麼敲老子的頭！」

於心忍冷笑道：「我是在給你清清腦，叫你以後說話先在大腦轉一圈。」

一棍可並未敲醒了智和尚，他却更露出一臉邪惡相，而令於心忍想作嘔！

丁百先這時平靜的道：「於朋友，你知道如此慘事之後，是否還有救他之心，甚或一掬同情的淚？」

於心忍道：「丁大莊主，你可眞是把事情弄擰了，一開始我就沒有想救他，我只是因職業上的關係而出面罷了！」

王中怒問道：「且說你是何高尚職業？」

於心忍笑道：「說來慚愧，我那會幹甚麼『高尚』職業，只不過爲銀子而奔波罷了，比方說有人要抓凶徒，只要出賞格，我就會不請自

來，如今廣寧府出了賞格要抓他，我就是因銀子而奔波，而流汗，而拚命！」

丁百先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江湖鏢客，也算半個俠士，雖說為銀子拚命，可也拿得正大光明，不過我對你很不諒解！」

於心忍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丁百先道：「你既知此地有個了智惡僧，為何不早三天來緝拿，卻恁他把我丁家莊糟蹋以後再來！」

於心忍一怔，旋即笑道：「這事也算我倒楣，原本來抓這惡僧的不是我，只因為那人想在生意上競爭而不擇手段，所以他從另一方向轉而北去拿另一兇徒，如此一折騰，正好躭誤三天，豈非天意！」

丁百先沉下臉來，道：「是天意，也是你於兄弟財運不佳，遲來一步而讓我們捷足先登的抓到這凶僧。」

於心忍忙笑道：「丁大莊主，可否打個商量？」

丁百先道：「商量甚麼？」

於心忍搓搓雙手，道：「是這樣的，這凶僧的賞格可是五百兩銀子，數目不算大可也不算少，十口之家的人足可以用上三五年的，你何不把他交由我帶走，不出三天，我把五百兩銀子送到貴莊，五百兩銀子由你大莊主分給苦主，這麼一來，可有三個好處！」

丁百先臉上已在變顏色，聞言沉聲道：「甚麼樣的三個好處？」

於心忍道：「第一，凶僧由官家送上法場，以昭烱戒而大快人心；第二，丁家莊苦主也報了仇又得了補償；第三，你們也不必背上私刑殺人罪名，大莊主想想看，有此三樁好處，何樂而不為乎！」

丁百先一陣淒厲尖笑，道：「於兄弟，你是在丁某耳畔高唱丁某十分不願聽的歌，直接了當的說，我是一樂也不樂，丁家莊不在乎五百兩銀子，有必要的話，我寧願再花上千兩銀子也要親手殺了這令人髮指而痛心疾首的惡僧。」

了智和尚突然怒罵道：「狗東西，原來你是專門同老子們做對的混球，拿大爺們的命換官銀的殺胚，如果不是老子太累的在山上草窩中睡着，老子絕不會被這幾個不入流的角色綑住，那麼一來，大爺就有機會活撕了你這小子。」

趙強臉上肌肉跳動，似是難以克制自己的道：「年輕人，你走吧，天也快下雨了，我們還得趕路呢，盡在這大樹下耗着，可不是辦法！」

丁百先也道：「如果你眞想為銀子拚命，也成，那就加入我們這個陣容中，且把他押到丁家莊上，我照官家價碼，把銀子一五一十的數給你！」

於心忍心中十分明白，丁大莊主這麼說，那是一種以攻為守的說法，如今丁家莊上出了這麼大的漏子，他於心忍再熱愛銀子，也不會厚起臉皮伸手去要！

而於心忍卻在想，當前的情勢又該如何了結，像了智和尚在丁家莊所犯，那是有干天條而神人共憤的事，這時候丁大莊主費了那麼大力量，千辛萬苦的抓到他，當然非親手殺之而後快了！

然而，職業上的規矩，他又不能不為之費神！

於是，他楞住了！

五張毫無表情的臉！

那是五張充滿悲憤的臉，臉上那冷漠的雙眼，全都逼視着於心忍……

各人的嘴巴全閉得緊……

現在，丁百先終於又開口了：「於兄弟，甚麼話也全說出來了，我這裏已是下定決心拴他走，有道是，不吃饅頭蒸口氣，官家那邊怎麼說，我姓丁的可管不了那許多，丁家莊今夜就要點天燈！」

於心忍一副木訥的表情，道：「丁大莊主，要說這凶僧是該凌遲，更該搗碎了點天燈，我更不該硬插一手，但礙於天道與公理，更因為我忠於職業，只得大膽的開口，還望丁大莊主大發慈悲，體諒在下則個，往後這段恩惠，我姓於的刻骨銘心的牢記在心，早晚我會以十倍百倍代價補償的……」

丁百先狂怒，道：「你怎麼個補償法，能把死人弄活過來？狗屁！」於心忍更見木訥了！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一時間不知該說甚麼，不自主的望了一眼獰笑連連而又喘氣有聲的了智和尚一眼，心中着實相當厭惡，心中後悔剛才下手應該再重一些，使其頭頂開花而不只是起那麼一個肉包。

丁百先一撫灰髯，緩而有力的道：「於兄弟，我不管你如何的忠於你的職業，更不管你是否下手從我等手中奪人，現在應該是你讓路的時候，請讓道吧！」

於心忍可憐兮兮的一副牛皮糖樣子，卻是半天沒有說出一句話來！

前面的趙強冷冷道：「於兄弟，你們這一行業，江湖上不沾兩道而獨行其是，如今我們九里灣丁家莊可是在為這凶僧給予我們的創痛，討公道洗怨忿，你若眞是稍具正義之感的人，應該給予我們無限同情，甚至同伸援手，怎麼的，你還想來個中途攪和嗎？」

丁百先也道：「光景你是眞想要人了？」

於心忍乾咳一聲，道：「丁大莊主，在下實在不願意把事情弄得

如同各位說的那般光景，明白的說，更不願從各位手中強把這凶僧搶到手，那會免不了流血，而我的想法，只是以合理手段，治他以應得之罪，當然，對各位而言，是稍有委屈各位了。」

丁百先沉聲道：「我眞是弄不懂，幹上你們這種認銀子不認人的行業，竟然也奢談甚麼職業道德的，你要銀子，我給，為甚麼一定要經由你手送他入官府？難道你一點也不為我丁家莊上的人想一想？」

於心忍道：「正因為我在替貴莊着想，不想見貴莊既死了人，而又遭到官府追查，那該是多麼的無可奈何！」

丁百先怒哼一聲，道：「就算官府要查，丁家莊殺的是殘酷暴虐兇徒，那是人人得而誅之的淫僧，官府也不會拿我們怎麼樣的，對於你的這種不是理由的理由，我姓丁的心領了。」

於心忍無奈的道：「眞是的，我該怎麼說才好呢！」

王中吼道：「你不用說甚麼，只需退在一邊就行了！」

「天快下雨了，我們只管走，看他能怎麼樣的把我們攔下來。」

於心忍伸手一攔，苦笑一聲道：「各位，何不再作商議！」

丁百先不予理會的只是冷哼一聲！

前面趙強一擺手中銀槍怒道：「讓路！」

於心忍雙眉一揚，道：「有必要動兵刃嗎？」

趙強怒道：「那是你小子逼我們動手。」

從兄弟一變而成了小子，這是雙方培養搏鬥的情緒開始，也是撩動各人心火之時。

不過於心忍卻痛苦的道：「處在這種場面下，我不知如何能對各位下手一搏，但我想同各位打個商量如何？」

丁百先一怔，道：「有何商量之處，橫豎你還是不放棄硬插一手的。」

伸手一搖，於心忍道：「我咬咬牙，答應各位把這狗娘養的了智和尚押回你們丁家莊去，但是……」

丁百先一喜，道：「於兄弟，你終於還是體諒我等苦心，我先謝過了。」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這原是無可奈何的事，要知賞格規定，凡抓到活口，賞銀五百兩，死的也有賞銀三百兩，眼下我陪各位同回貴寶莊上，你們怎麼處置他，我只是作壁上觀，完了我把屍體拖到廣寧府換銀三百兩，人算是我殺的，三百銀子我一文不取的送回寶莊來交給苦主，丁大莊主以為如何？」

丁百先搖搖頭，道：「敝莊十分歡迎你於兄弟前往，只是你不能帶走這凶僧屍體，因為我們已決定把他在三座墳前點天燈，完了將之搗成肉泥和着當肥料，把墳前所種花木肥大，你於兄弟的好意，我丁某心領了。」

突聽得了智和尚狂叫着罵道：「奶奶的，你們這是拿着老子這身臭皮囊在論斤兩的討價還價呀，娘的皮，且等老子逮到機會，看我怎麼收拾你們吧！」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雙目精芒逼視，怒道：「丁莊主這是對你仁慈，換成我於心忍，只怕你早已只餘一口氣了！」

了智和尚一抖大毛臉，罵道：「你敢把老子怎麼樣！」

於心忍道：「別撩撥我，大和尚，惹得我再次出手，必然敲碎你一顆眼珠子！」

丁百先深知於心忍手段，因為幹上他們這一行的，甚麼樣的花招全抖得出。

心念間，丁百先忙搖手道：「於兄弟，千萬別動手，我們決心要他在丁家莊人的面前，滾地哀號不斷的慢慢死，預備着在他身上挖割三天，叫他死去活來，活來死去的領受着碎剮之痛。」

於心忍道：「從你們寶莊準備如何懲治這凶僧上看，已知你們是如何的恨他入骨，但我却不以為這麼就能袪除你們心中的仇恨，反而給人覺得你們丁家莊上不夠寬大而殘忍無德。」

丁百先怒道：「說來說去你仍要插手了！」

於心忍道：「無可奈何呀！」

這時了智和尚突然靜下來，他要等事態的發展，因為這種事態的進行，漸漸在對他有利……

他相當興奮，也十分快活，從他那殘暴的雙目中，竟也充滿了「機會將要來臨」的愉悅感！

就在這時候，於心忍突然舉步向正面的趙強走去……

丁百先叫道：「大家抄傢伙！」

邊又對於心忍道：「你要帶走這凶僧可以，必得先把我五人扯橫在當場，否則只要有一人一口氣在，也絕不會叫你輕易得手！」

王中向後面的人招手道：「且把馬退向山邊拴牢，咱們先對付這小子！」

看似雙目突然滯鈍樣子，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道：「如果眞的定要兵刃相見，那將是毫無意義的一場拚鬥，不過在下以為，無論拚殺的結果如何，而責任將全由在下承擔，至少在良心上是如此！」

丁百先五人已下得馬來，王中

更與另一壯漢，技巧的把兩匹馬牢牢拴在兩棵樹下，剛好把了智和尚仍然綑在兩馬中間。

灰黯的天空似乎開始在下雨了，但雨點不大，雨勢也不密集，然而丁百先五人却風雷滾動似的，密密的把於心忍圍圈在中央！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左手一撩黃衫前襬，瀟洒的掖在腰帶上，而王中却在此時低吼一聲撲到，他在空中虛彈雙腿，一柄鋼刀便在此時帶着窒人的「咻」聲暴斬而下。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未曾稍動，因為他十分明白，雙方一旦動上手，絕不會只有這麼一把鋼刀劈來，而在鋼刀後面，必然還有殺着在伺機而動！

果然不錯，那把丈五銀槍，就在鋼刀後面一閃而上，其疾與狠，較之鋼刀有過之而無不及！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根本不看身後三人是如何對他下手，一聲暴喝中，雙腿暴彈而起，空中凌虛廻旋半圈，他已抽出他那兩件怪兵刄來！

老籐棍就在他空中暴翻中，先撥偏鋼刀，再敲打槍桿，他人只在雙脚點地中，重又暴彈而起，然後連翻三個空心觔斗，人已落在了智和尚身前。

於是他左手子母鋼環上的鉗子，發出「卡卡」兩聲，然後一脚踢在了智和尚那圓而粗壯的屁股上，喝道：「快滾！」

了智和尚一個斜身踉蹌，突然發足狂奔，但他那雙手却仍然被浸油蔴繩反綁着！

嗥聲如狠，了智和尚根本不去跨坐身前的馬，只幾個騰跳，人已到了於心忍那匹棗紅馬後，只見他雙脚一頓，雙腿一分，人已自馬後坐上馬背，奮力一挾馬腹，棗紅馬原未曾拴牢，立刻暴翻雙蹄往山下奔去……

丁百先狂怒已極的怒罵道：「小輩，丁家莊的血債就由你一人承擔了。」話聲中，金背砍刀便閃電般的又準又狠的劈向於心忍！

趙强、王中與另外兩人，四件兵刄便在此時又把於心忍團團圍在中間！

黃色的幻影，便在五件刀刄刺殺中出現，於心忍猶似穿花蝴蝶般，左擋右攔不斷。

丁百先急怒交迸中，不顧一切的雙手握刀凌空飛躍着和身撲向於心忍，完全是拚上老命的豁上幹了。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不等丁百先撲到，老籐棍又見上下翻飛如匹練般連着撥打迎面兩件兵刄，就在他揮捲掃旋，而左手子母鋼環電閃般的一連兩扣又放中，腰身一挺而彈向半空中……

於心忍的雙脚下面，正有着五般兵器游動不息呢，不料他竟然反力道的空中連翻觔斗不斷，就在他落地換氣，再次騰身而起的時候，他人已在七八丈外了！

「追！」是趙强的聲音。

丁百先忙叫道：「上馬追趕！」

立刻間，五個人全躍身馬背上，朝着山下追去！

「索命郎君」於心忍走出不到半里，却轉頭直往山嶺上翻去，他攀岩走崖，如履平地，跳澗登樹，直如猿猴，刹時間已上得半山高，等到丁百銅五人棄馬追趕上去，早已失去於心忍的踪影了。

狂烈的呼嘯聲發自丁百銅的肺腑間，他面容扭曲而痛苦的虛空狂揮着手中金背砍刀，仰天大叫：「老天無眼哪！這是甚麼世界！」

於是，一聲清脆的響聲……

一聲空中擠壓下來的雷聲中，像天外突然飛來一大片蝗虫似的，發出「嘰嘰嘩嘩」聲！

漸漸的，雨水迅速的洒下來，也洒濕半山上五個滿臉忿怒的人的衣衫！

當然，也只有上天才知道，一場暴雨絕難洗去九里灣丁家村中人心中的怨忿！

丁百先心中明白，如果想在此時追上一個武功超絕的人，那是絕難成功的！

王中突然若有所悟的道：「此地距離廣寧府三百多里地，姓於的小子沒有三天時間，他絕難趕得到的，再說淫僧騎了他的馬逃去，一半天他不定能追得上，咱們何不給他們來個半路截殺！」

丁百先點頭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大家立刻往廣寧那條官道追去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了智和尚騎上於心忍的馬看着是朝山下奔去，但就在他快要一路奔馳向九里灣的時候，突然右脚踢撥馬脖子，那匹棗紅馬立刻向左面狂奔而去！

遠處的金龍嶺已可看見，嶺的一邊就是金龍寺，只要再奔馳個三五里，他就要棄馬逃回金龍寺了。

坐在馬上的了智和尚，幾次三番無法掙脫綑綁雙腕上的繩索，而迎面的不遠處，正有一個漢子坐在一塊大石頭上悠閒的望着了智和尚向他這兒馳來！

了智和尚見有人在大石上坐着，忙高聲叫道：「喂，快來幫佛爺一把，替我解開繩索！」

緩緩的，馬兒在大石前停下來，了智和尚一翻身下馬來，扭轉身把雙腕抬高一尺，彎着腰叫道：「快點替佛爺解開！」

大石上的人竟然不為所動的淡然道：「常言道，解繩還須繫繩人，大和尚該去找那綑綁你的人解去呀！」

了智和尚聞言，怒哼一聲，道：「你解是不解？」

那人兀自坐着不動的道：「不解！」

了智和尚不由大驚，擰身登上大石，暴抬右足就往那人身上踢去，口中厲喝道：「佛爺踢死你這……」

不料「嗆」的一聲清響中，了智和尚話尚未完呢，突然大叫一聲「啊！」

血雨像一道水泉，自了智和尚的脚後根處噴洒出來，了智和尚收回右脚未曾站穩，一跤跌在大石上，接着又翻滾在大石下面，野熊狂嗥般的大叫起來……

「嗆」的一聲，細細的雙刄尖刀藍芒一閃而插回雨傘柄內，大石上的人連低頭看了智和尚一眼也沒有。

了智和尚在地上哀號中，戟指大石上的漢子道：「狗操的，你是何人，竟敢對佛爺下此毒手？」

大石上的人撮唇口哨聲中，一匹「烏雲蓋天」已自附近山林中衝出來！

是的，大石上的人正是勝一豪。

原來勝一豪押着方不邪到廣寧府衙以後，原本要在廣寧會見一下於心忍的，但他在打聽之下，發覺於心忍並未回到廣寧府，也許同行也有關心時，或者說勝一豪對於心忍產生了好感，在關懷而並不備至的情況下，他一馬趕到了長德鎮上。

於是他在客店中打聽……

當然也找到金龍寺去探訪……

既然在長德與金龍寺未見其人，他只有馳馬向另一個方向，於是大山裏他發現於心忍同丁百先在大柿子樹下面的一幕！

於是，他遠遠的也看到了智和尚脫逃的景象。

對於勝一豪的出現，連於心忍也會大感意外，當然了智和尚更不會知道面前這個人比之於心忍還狠十分！

自然他不會知道，勝一豪恨他，比之九里灣丁家莊上的人還恨他入骨十分！

緩緩的落在大石下面，勝一豪走到了智和尚身前，低頭一把揪住了智和尚破袈裟，嘴巴閉得緊……

嘴巴閉得緊那是嘴巴內的牙齒在磨與咬！

勝一豪目中噴火，直把了智和尚往馬上拖，却不料了智和尚凶性突發，一口唾沫吐在勝一豪臉上，破口罵道：「奶奶的，老子與你有何仇恨，你娘的！一出手割斷老子脚筋。」

勝一豪未去抹臉上的口水，一咬牙，左手奪命傘橫着暴砸向了智和尚嘴巴……

一聲碎石聲脆響，勝一豪的傘把幾乎穿進了智和尚的喉管，就在他拔出傘把同時，血與碎牙帶出一大把來……

了智和尚雙手反綁，一時間急怒交加而哇哇大叫……

勝一豪根本不說一句話的右手用力一送，了智和尚那巨大身軀已靠在馬腹，接着又是一送，了智和尚已坐在馬背上。

「噗」的一口鮮血吐向勝一豪，了智和尚又罵道：「王八蛋，你究竟是誰，須知『黑千歲』手下大將可不是任人這般的折磨，小子，你報個名號來！」

反手一傘砸向了智和尚小腿，「彭」的一聲響中，了智和尚痛得滿臉出冷汗！

濕濕的，那是淋的雨，勝一豪伸手擦拭一下他那張覆在馬背上的軟牛皮，翻身跨在馬背上，一手拉着棗紅馬，緩緩往前走去……

＊　＊　＊

遠處，快馬奔騰，猶似追趕天上滾動中的墨雲一般，丁百先領着趙强、王中四人，一路往長德趕去，五個人心中那份惱怒，已非筆墨可以形容！

不料斜刺裏，只見山溪對面兩騎正向這邊而來，雖說雨已停，天還黯，但後面那個騎馬的大漢所穿黃色衣衫，還是看得十分清楚！

王中一眼就認出來，那不正是騎馬落荒而逃的凶僧了智和尚還會是何人，不由戟指溪對岸，道：「淫僧在對岸，快追過去！」

丁百先也已看到，一撥馬，立刻往勝一豪這邊追過來。

也就在這時候，遠處山坳裏，一條人影快如脫兎般，連竄帶躍的直往溪岸撲過來……

丁百先五人尚未趕到溪邊，那人已到了勝一豪馬前：「原來是勝兄駕到，眞是巧合呀！」

韁繩揚在空中，勝一豪笑笑，道：「我記得這是於兄弟的寶馬，怎會落入宵小手中？」

於心忍乾笑一聲，道：「確是兄弟劣馬，有話要說，却難啓齒。」

勝一豪道：「可是職業上的不便？」

於心忍搖頭道：「說句厚顏的話，勝兄已坦誠相助一臂，就以在商言商而言，勝兄在此時此刻，及時從旁拉這麼一把，足以令於心忍心窩一熱，何敢再言甚麼職業上的不便！」

韁繩交在於心忍手中，勝一豪道：「這淫僧是你的了！」

（未完・五）

上文提要：令狐爽為西門風一家人能相見闖三關，過第一關，他用鐵棍使出「拐打五嶽」，秋菊敗了，其他三女在「穿雲功」下亦敗了。第二關乃是鳳仙把守，令狐爽要西門風出聲叱叫，他獨自闖陣，祇要叱聲不斷，表示生門方位不錯，結果順利通過百花障，既沒中鏢，也見到了西門吹花，又用言語感動了鳳仙，贈他劍與招法去闖劍陣……



新派武林傳奇故事／辛棄疾‧文　可飛‧圖

歪歪小爽哥

成人之美見妻女　深明大義留生路

令狐爽如影隨形的手上劍尖指在靈芝的面門上，但他並不下殺手。

「可憐的女人呀，滾吧！」

他只拋下這句話，立刻不等幾個女殺手重新佈陣，拔身便往山溪對岸飛越而過。

令狐爽心中高興。

首先，他的計謀得逞，他明叫着全力保護上身要害，却又全力保護四肢，那是告訴敵人，他只要不死就能過這第三關。

靈芝與十二女殺手原本各有所司，陣式發動，半空中亂劍齊下，半空中就要令狐爽碎屍而亡。

然而，她們就怕令狐爽不死，才把劍指向令狐爽的上身各穴，他們怎知上當了。

令狐爽身上套着武林至寶「金絲軟甲」呀！

靈芝與百花谷十二金釵女殺手全中了他的計，十三把劍盡指向令狐爽上身，上當了。

令狐爽哈哈一笑，得意之極的躍過了那三丈餘寬的山溪，他才剛剛落下地，忽的一股無堅不摧的勁力撞過來，令狐爽的身子尚未站穩，人已又被這股子勁氣打落到溪的這邊來。令狐爽抬頭看，呀，好一個白髮蒼蒼的美嬌娘。

為甚麼白髮蒼蒼的美嬌娘？

只因為這個女人除了頭髮外，實在看不出她是個老掉牙的老婆婆。

是的，長孫玫瑰出現了。

這女魔頭手持龍頭拐，直不楞地對山溪對面的令狐爽，叱道：「中了老身的百花神掌，你竟然還站得起來，不簡單，是不是習了鐵布衫功夫呀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老太婆，你別管我習過甚麼功夫，妳怎麼不怕失掉身份呀，偷襲我一個少年人。」

對面，長孫玫瑰冷冷道：「小小年紀，口沒遮攔，來我這百花谷撒野，你活得不耐煩了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是問妳，妳們百花谷說話算不算話？」

「當然算話。」

「我今天是不是已闖三關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既已闖了三關，就該叫他們父女夫妻去會一面吶，妳還偷襲我，幹甚麼？」

長孫玫瑰道：「我已派人叫他們會面了，只是老身不甘心，所以才出掌教訓教訓你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妳還是別打我才對！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妳如果打我，咱們兩個比功夫，我知道打妳不過，只不過我是個打不死的『程咬金』呀，這萬一妳失神被我這貌不驚人，名不立萬的小子打敗，嘿……那時候我發了狠，就會把妳們趕出百花谷，叫妳們每個人去嫁男人！」

「胡說八道，混帳東西，滾！」

笑笑，令狐爽道：「老太太，其實我敢說，妳年輕時候必是個大美人，你如今也是老美人，我就應該大聲罵！」

「罵誰？」

「我罵天下的臭男人呀，眞的是瞎了他們的狗眼，把妳這麼美的女人放在一邊不追求，男人吶，眞是混帳王八蛋，該死一千遍……」

「哈……」長孫玫瑰笑了。

「小子，你這最後一句話令我心歡喜，原來要廢了你的，如今我改變心意了，你走吧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有個請求。」

「甚麼？還有甚麼請求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放那西門吹花母女出谷吧，妳又何必不成人之美呢！」

長孫玫瑰忿怒的道：「我沒有殺了她們，已經夠仁慈的了，你還敢多囉嗦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妳等着，我早晚叫妳答應放人，我一定會的，妳等着！」

長孫玫瑰冷笑，道：「再來，必殺你！」

令狐爽心中明白，這老太婆不是在吹牛，她剛才人來到發出一掌，就幾乎要了他的命，又是金絲甲救了他，這老傢伙太可怕了……令狐爽心中想。

「如果她能教教這一手功夫，娘的，送她兩顆龍目珍珠也是值得的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水中花守在西門風身邊！

水中花知道這老花子是西門吹花的老爹，這是他表現的機會！

祇不過水中花太女人化了，西門風有點不大喜歡他！

西門風怎麼會把女兒嫁個像他這樣帶着脂粉氣的男人？

西門風如果是換個地方，換個不是百花谷的地方，他一定會把水中花支開！

西門風心中很急，他不知道那個代替他去闖龍潭入虎穴的令狐爽會是個甚麼樣的結果！

他當然為令狐爽擔心事，如果令狐爽死在百花谷，他如何去向申屠艮四邪交代呀！

西門風很想衝進去，但他發現去路受堵，百花谷中幾十名女殺手盡出！

自從令狐爽闖過第二關，這些殺手們就從各住地出來了，而且一個個滿臉怒容！

西門風正在愁眉不展中，忽見遠處飛一般的來了兩人，兩個彩衣人！

西門風的一顆心幾乎從口中跳出來了。

遠遠的，祇聽一聲尖叫：「爹！」

西門風聽到這一聲歡叫，好像眼淚被擠壓出來了！

「我的寶貝呀，女兒！」

他拔身撲上去，張臂抱住投入懷中的女兒。

祇是當他發覺到鳳仙的時候，又楞了！

「妳……」

鳳仙却淡淡的道：「你見到我母女了！」

很冷淡，很無情，很傷人之心的樣子，但西門風却十分滿意的道：「謝謝，謝謝！」

鳳仙臉皮一緊，道：「你看你這一身打扮，當初我拚死拚活跟你走，你偏去接甚麼花子幫的掌門人，你……氣死我了！」

她指着西門吹花，又道：「你帶着女兒四處討飯，你這是賤，若非鬧流寇，我才不會走出百花谷把女兒帶回來，都是你，女兒弄得不成人樣，你還有臉來見我母女呀，你還要女兒跟你去討飯？」

西門風被她一陣搶白，竟然啞口無言的抱住女兒快落淚了！

就在這時候，令狐爽飛一般的過來了！

水中花正自不知如何開口，忽見令狐爽回來，立刻迎上去，笑道：「恭喜你老弟成功了！」

令狐爽淡淡一笑，他走到了西門風面前了！

「西門幫主，恭喜你一家團圓呀。」

西門風抹着老淚，道：「令狐爽，謝謝你呀，我們一家都感激你！」

西門吹花道：「令狐爽，你眞了不起，以後我找你打一架！」

令狐爽一怔，道：「百花谷妳住了三年，怎麼了，妳也瘋了？」

西門吹花道：「我才不會瘋，我是找你比武，看這幾年是誰的功夫高！」

令狐爽一聽笑了。

西門吹花道：「你長得壯了，高了，也叫我眞的喜歡你了！」

她此言一出，忽聽水中花道：「吹花，令狐爽兄弟已經訂婚了呀！」

西門吹花道：「眞的呀，那恭喜你了，令狐爽！」

令狐爽心中眞不是滋味，這水中花眞叫陰，找個機會就把他訂婚之事抖出來！

西門風道：「祇是訂個婚，又沒結婚！」

水中花又似難過了。

鳳仙道：「你幹的花子頭，這兩年有聲有色，我早有耳聞！」

西門風苦笑道：「上萬人需塡飽肚子呀！」

他自袋中摸出八件寶物，道：「鳳仙，多年不見了，這是我帶給妳的！」

鳳仙一看，盡是珍珠寶石，金鑲首飾，她眨動美眸，道：「你們眞的當花子是假，行搶劫是實了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咱們不打擾善良，前朝的貪官不放過，全是良心行爲！」

她伸手接過，道：「我不要，但我替女兒收下！」

西門風仍然愉快！

他有些返老還童地偏頭道：「鳳仙吶，我可沒有找第二個女人呀，我爲你守身如……如……」

鳳仙道：「那是你的事情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難道你不打算咱們破鏡重圓？」

鳳仙道：「鏡未破，是你拋棄了這面鏡子，你祇要幹花子頭，咱們永遠無法在一起！」

一邊的令狐爽笑道：「西門幫主，你眞是個傻蛋，幹甚麼花子頭呀，找個地方一家團圓有多好呀！」

西門風木然了！

鳳仙突然抓過西門吹花，道：「好了，你已見過我們母女二人了，再也不必來了！」

她轉身就走，西門吹花身不由己，祇能大聲呼叫：「爹……爹……你保重呀！」

西門風落淚道：「女兒呀，要聽你娘的話，別惹你娘生氣呀！」

水中花對令狐爽抱拳道：「兄弟何時結婚，小兄必厚禮相賀，哈……」

他說完就往百花谷中奔去了！

西門風已在以袖拭淚，令狐爽忍不住的道：「娘的，我偏不結婚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西門風仍然在依依不捨，留戀不去！

令狐爽一邊無奈，難以勸說。就聽西門風道：「她……她仍然那麼美！」

他喃喃中還踮脚遙看，附近有幾個女子在竊笑。

令狐爽道：「妳們笑甚麼？」

有個女使者走過來了！

「喂，可以走了吧！別再想走不走的，幹甚麼呀！」

另一女使者道：「再是不走，幾曾見過地上的癩蛤蟆吃到天上的天鵝肉了？」

「哈……」幾個女子全笑了！

西門風道：「那是我老婆女兒呀！」

那女使者過來了！

「喂，你是甚麼呀？一身的破衣衫，蓬頭又垢臉，怎麼不先打扮打扮呀，咱們鳳仙姐怎麼會同你一起呀，你回去，回去繼續做夢吧！」

「哈！」幾個女子也走進谷中去了！

忽見四大力士走來了，這四個女子併一起，就好像是一堵肉屏風！

四個人迎向令狐爽，令狐爽一瞪眼，道：「妳們過來幹甚麼？」

那受了傷的秋菊道：「小子，我們歡迎你再來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甚麼意思？」

秋菊道：「我們想到一個對付你小子的方法了，定叫你爬在地上叫我們娘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難怪你們是豬！」

「你罵我們是豬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我本來不知道的，是那個山溪邊上突然冒出的老太婆，她白髮蒼蒼好漂亮！」

海棠四人忙恭敬的齊聲道：「谷主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對，她叫長孫玫瑰！」

秋菊道：「休得無禮，直呼谷主之名！」

一笑，令狐爽道：「她是妳們谷主，妳們可以拿她當神，在我心中，她也祇是個有功夫的人！」

一頓，他又道：「我聽妳們谷主這樣說的，她說妳們四個是豬，擋不住我一個人，而且，她還說……」

「說甚麼？」四人齊聲問！

令狐爽道：「你們的谷主她說，而且氣咻咻的說，要餓妳們三天不管飯，誰開口吃飯就扁誰！」

四大脚女子聽得吃一驚，甚麼叫面面相覷？她四人此刻就是這個表情！

西門風沒聽，他還在望吶！

＊　＊　＊

西門風拉了令狐爽，心中一陣激動。

他拉得還眞緊，令狐爽心中一怔間，西門風道：「小子啊，你令老夫見到了我的妻女了！」

「見到有屁用，沒把她們接出百花谷，這他娘的『竹簍子提水……一場空』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我也知道這結果，但我已十分滿意了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也要謝謝我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小子，別去賀蘭山了！」

一楞，令狐爽道：「不去賀蘭山？」

「是的，別去了！」

「去那兒？」

「跟我加入花子幫，我叫你當副幫主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混蛋呀！」

「你罵我？」

「我火了還揍你，你這是甚麼意思？我千辛萬苦幫了你，仁至義盡的爲你上了刀山又下油鍋，你一家三口見了面，到此刻，不見你送我甚麼可愛的，反倒叫我去討飯，當花子，你……豈有此理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你小子懂個屁，你如果當上副幫主，你甚麼也不用愁，便是皇帝餓死也餓不着你，吃香喝辣住得好，身邊還有守衛的，上山有人抬，下水有人背，這種日子還不好，你想幹甚麼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不想叫那麼漂亮的妻子不要我！」

西門風一聽，嘆口氣。

「他娘的，我是怎麼才能打動她的心呀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瞧瞧，你這麼一身臭，我就忘了叫你打扮打扮再來了！」

他一頓，又道：「你如果有打扮，先是找個大鎮買上兩身緞衣裳，頭髮梳梳光，臉上毛刮光，鞋子也擦亮，花露水灑上三五瓶，變成一個滿州人，說不定鳳仙阿姨會跟了你，至少……嗯，至少也會陪你找地方睡幾天！」

西門風一聽大怒，叱道：「小王八蛋，你怎麼放了馬後炮！」

「怎麼馬後炮！」

「爲甚麼不早說，早說我就去打扮了！」

「你自己的事我能說嗎？你聽嗎？」

西門風道：「老夫當局者迷呀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沒關係，沒關係，下次再來你打扮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下次你還來幫助我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祇要你不答應把吹花姑娘送給那個女人味十足的水中花當老婆，王八蛋不來！」

「哈……」西門風笑了。

「好小子呀，你小子是不是見異思遷呀，也愛上我的吹花了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不否認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小子，你想想，我怎麼會同意把我女兒嫁個小白臉呀，放心吧，祇要我一家團了圓，這件事包在我身上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這可是你親口答應的。」

「我永遠也不會忘！」

「哈……」令狐爽得意的笑了。

祇不過他笑一半不笑了，因爲他想到了「大風莊」。

是的，「大風莊」住個諸葛紅，那位姑娘也可憐，怎麼辦？如果自己棄了她……

忽聽西門風道：「小子，咱們得繞個大圈子！」

「怎麼繞？」

「不能經過『大風莊』呀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對，對，咱們不去『大風莊』，咱們去繞大圈子，哈……」

兩個人還是拍馬走了！

令狐爽在馬上道：「西門幫主呀，送我去了賀蘭山，你就回去花子幫，是不是？」

西門風道：「不錯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打算甚麼時候再來百花谷？」

西門風道：「我在用心考慮了！」

「考慮甚麼呀？」

「考慮我是否還當花子頭，娘的，我想讓賢呀！」

「你不當花子幫主了？」

西門風道：「我下野算了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花子幫不是蠻不錯嘛，你還想拉我當甚麼副幫主。」

西門風道：「我想，你小子的本事也不錯，想着你不當副幫主，必想當正幫主！」

他頓了一下，又道：「我想，我把這打狗棒七十二路仗法傳了你，你當花子頭，我再去百花谷，我告訴她母女二人，我在山明水秀的百花谷附近百草湖畔搭上精舍三五間，不愁吃又不愁穿的過上下半輩子，她母女二人一定很喜歡！」

令狐爽一聽笑了！

「你同意了？」

令狐爽急忙搖手道：「你的主意不錯的，祇是我無意接你的棒！」

「娘的，叫你當幫主呀！」

「不幹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老夫找你幫忙呀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混蛋！」

「你敢罵我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與鳳仙阿姨慘不慘？吹花見我當花子，肯定同她娘一般，我也同你一樣慘！」

西門風不說了，令狐爽說得對，他本人已經不幸了，又何必延及下一代。

令狐爽改變話題道：「賀蘭山清風谷很遠吧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遠極了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就不懂，爲甚麼他們八人分爲兩下，一旦出動，又聯手出擊。」

西門風道：「我知道，你當然不知道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知道，那就說一說，我聽聽。」

西門風道：「西北四省有四個玩刀名家，他們不是別人，就是申屠艮他們四個人，也可以說，他們四人臭味相投，再加上清風谷又是當年通天教的一個最大分壇，地方

險峻，所以他們四人便留在清風谷了。」

令狐爽點點頭，道：「是的，老龍洞四人是不玩刀的，宇文師父玩劍。」

西門風道：「他們是道不同不相爲謀，申屠艮四人玩刀，他們很合作，經常在一起研究刀法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除了玩刀之外，他們沒有別的絕活？」

西門風道：「有，當然還有別的絕活。」

令狐爽喜道：「是甚麼絕活？」

「同女人上床，而且各有一套。」

令狐爽有點洩氣的道：「那種絕活我不喜歡，算了，我祇有學學他們的刀法吧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別說是四個了，便是他們之中任何一人的刀法你學會了，便足以傲視江湖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看比那個叫甚麼『八指快刀』荀老頭的刀法，他們之間誰的厲害？」

西門風道：「他們之間各有絕活，應在伯仲之間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值得，值得！」

二人騎馬繞過了「大風莊」，那也是令狐爽的主意。

這天又過了牧羊鎮，往西北方山區馳去。

令狐爽不知路，西門風帶他去塞上。

賀蘭山清風谷就在塞外。

過午不久，二人剛翻過一座大山頭，忽聽遠處傳來打鬥聲。

西門風豎起耳朶聽，他指着前面大山後，道：「在那個方向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如今改朝換代太平了，爲何還有打鬥的，大山中肯定是出了歹人。」

西門風道：「令狐爽，我提醒你，如果鷄毛蒜皮事，你我少插手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不是愛管閒事好勇鬥狠的人，你老放心，我這一路聽你的。」

西門風道：「自從見過我女吹花以後，你小子好像學乖了，也知道尊敬我老人家了，爲甚麼？」

乾乾一笑，令狐爽道：「你老心中明白，何必叫我明說呀，不好意思啦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我心中當然明白，你小子愛上我的吹花了，是不是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老怎麼這麼說呀，我……」

忽的又是一聲吼叫，這叫聲令令狐爽猛一怔。

他自言自語：「這聲音好熱呀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想管閒事了？」

令狐爽已拍馬疾往山那面馳去了。

西門風大叫：「小子等等老夫。」

他大叫着拍馬疾追，剛追過山道斜坡地方，祇見兩個大漢，一人使棍，另一人使槍，二人合殺一個高大的女人，這個女人的身上在流血。

這個女人手上是一根大扁擔，正掄打得嗚嗚响。

再看地上，已經傷了七八個漢子正在哇哇叫。

那兩個大漢邊殺邊叫：「殺了她再去找她娘算帳。」

令狐爽就是在這時候趕到了。

令狐爽大叫一聲：「住手！」

他不及勒馬，人自馬背上飛起，半空中一把抓住那管長槍，順勢一脚把握槍的人踢翻在地。

那使鐵棍的大漢攔腰打，令狐爽反手一巴掌，就聽「叭」的一聲响，那人大叫一聲抱肩往地上摔去。

這時候，花子頭西門風也趕到了。

西門風一看那二人，不由嘿嘿笑了。

令狐爽大叫一聲：「馬大姐！」

那個女大個子不是別人，正是馬寡婦的女兒，她叫馬魁女。

馬魁女抹去臉皮上的血，張眼一看，大叫一聲，道：「兄弟呀，原來是你呀，我娘天天叨念你啦！」

令狐爽立刻忿怒的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馬魁女道：「那裏知道，小龍嶺上來了一夥强人，他們攔我的去路打劫我在鎮上辦的貨，打起來了。」

西門風已冷冷笑道：「好哇，替長安太守沈長明辦事的家將，如今也幹起草寇來了呀！」

令狐爽急問：「西門大叔，你認識他們？」

西門風道：「我認識他二人。」

「他們是誰？」

西門風道：「你小子當然不認識，我認識，他們乃沈長明的家將，拿鐵棍的叫席大，使花槍的叫吉方，這二人在拚殺的時候先保護沈長明的家眷逃走了，哈，想不到二位呀！」

他把打狗棒一揚，又道：「你們上山落草了，這他娘的爲甚麼？你們難道歹路不可行也忘他娘的九霄雲外了？」

鐵棍猛一掄，席大道：「花子頭，咱們是落草了，娘的，心甘情願落草了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另一邊的吉方吼道：「你想知道嗎？」

令狐爽對西門風道：「我想起

來了，不就是在那個小鎮上嗎，也是鳳仙帶走吹花的那一戰役呀！」

「對，就是那一回。」

他又對吉方道：「你快說說，我聽聽，這他娘的到底是甚麼個古景？」

吉方道：「其實簡單啦，沈長明轉而投靠滿人了，我二人不幹，娘的，對於滿人，咱兄弟是『豬八戒摔耙子不侍猴(候)的。」

西門風道：「眞是好樣的，令人佩服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們別人不搶，偏搶我馬大姐的，他祇是個女人，你們下得了手？」

吉方大吼：「娘的，她比個男人還厲害，你看看，我們的兄弟有八人，被她打得躺一地。」

「我馬大姐祇是力氣大，她母女沒有學過本事的，你二人趕來合殺她一個呀，你看看，馬大姐身上在流血。」

吉方與席大二人不認識這少年郎，他二人也火了花子頭，祇因爲西門風與八惡聯過手，劫了沈太守的一生積蓄，也斷了他們的生計，這光景就帶着那麼一點「仇人見面份外眼紅」的味道。

那席大再看看，祇有西門風與令狐爽兩個人，他二人對望一眼冷笑了。

席大對吉方道：「想當年，我兄弟未入沈長明麾下的時候，不就是在太行山區做買賣嗎？」

吉方嘿嘿笑了。

是的，席大當年叫席上天，這位半百老者幹過獨行大盜十多年，如今重操舊業了。

吉方道：「今天咱們兄弟不能白白躺地上，咱們新仇舊恨全算上，一次解決掉。」

西門風一聽就笑了。

令狐爽已在爲馬魁女處理着身上的傷處。

馬魁女眞能挨，身上中了三個槍扎的血眼，肩頭上青瘀一大片，她可是吭也沒有吭一聲。

她還對令狐爽道：「兄弟，你不知道，咱以爲天下太平了，所以鋼叉未帶身上，要不然，這些人不夠瞧，娘的，早被我扎死光了。」

是的，這母女二人一對鋼叉眞厲害，如是母女二人聯上手，吉方與席大二人不一定傷得了她們。

馬魁女又道：「兄弟，原以爲祇有七八個，娘的皮，他們打不過，叫來這兩個，我才會……」

令狐爽便在這時候挺起來了。

「馬大姐，你一邊坐，看兄弟我收拾這兩個。」

馬魁女搖手道：「不行不行，這兩個像伙厲害呀，姐不能，你更不行，趕快跑，跑去把我娘找來。」

令狐爽笑了，道：「來不及了。」

他忽的閃到西門風身邊，道：「西門幫主，這二人是不是該死？」

西門風道：「這要我怎麼說呢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直說。」

那面，席大、吉方二人冷冷笑，那吉方道：「這小王八旦，我好像見過。」

席大道：「對了，這小子長大了，娘的，他不就是在山谷口馬寡婦野店吃甚麼牛盤腸的臭小子呀！」

令狐爽又急問：「西門幫主，快說呀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照道理，他們該殺，因爲他們是山賊，攔路打劫的草寇，可是，這二人還知道要祖宗，他們不與沈長明一樣去投靠滿人做走狗，所以他們也算大漢忠貞之士，可以免死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是說他們還有做人的條件了？」

西門風道：「你過去，狠狠的教訓他們，叫他們以後少去惹馬寡婦母女。」

「得，我照辦。」

令狐爽說着，一步一步的往吉方與席大二人逼過去，他兩手空空的笑笑，道：「我看是，二位一齊出手吧！」

吉方大怒，紅櫻槍一挺，道：「就你這小子呀，娘的皮，人五人六的，做相！」

席大道：「吉兄，我盯牢花子頭，你快下手做了這不知尿香屁臭的小子。」

吉方已暴喝一聲：「看槍！」

他出槍陰狠，槍尖在抖，抖出五朶槍花，直待快接近敵人，才會往前猛一刺。

令狐爽才不管是槍是刀，他伸手一把抓，嚇得馬魁女一聲尖叫：「完了！」

誰完了？她以爲令狐爽要完了。

就聽「卡」的一聲响，眞厲害，吉方的槍尖不見了，那明晃晃的槍尖斷了，落在令狐爽的手中了。

吉方大吃一驚，還有這種功夫的？

令狐爽舉手大笑，道：「你的槍頭呀，我會還你的，祇不過你自己小心，我祇這麼一甩，你若躲得過，你就可以愉快的逃命了。」

吉方大怒，掄動槍桿就打。

令狐爽錯開兩大步，口中大叫：「厲害！」

隨之就聽「蹭」的一聲起處，吉方大叫一聲：「哎唷！」

那支槍尖扎在他的右大腿上，入肉三寸，痛得吉方手握住入肉的

槍尖，拔也不是，不拔也難了。

令狐爽道：「叫你小心，是你自己不小心，怪誰？」

其實，他若要取吉方的命，那一擲就不是大腿了。

吉方心中也明白，他對席大道：「這小子成精了。」

席大年已半百，他有殺戮經驗之外，也精於心計。

祇見他重重的一頓手上鐵棍，道：「今天開了眼界了，這他娘的，打不過就得認輸。」

他衝着西門風，又道：「恭喜你，花子幫出了這麼一個絕頂高手。」

西門風道：「不打了？」

席大道：「找丟人吶，咱們認了。」

西門風道：「祇因爲聽了你們不投效滿人，才會叫我的小兄弟放你一馬，大義之下皆朋友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不行，我馬大姐身上挨了棍，我得替我馬大姐找回來。」

席大大吼：「小哥兒，殺人不過頭點地，咱們已經認輸了，何苦逼人跳崖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那得聽聽我馬大姐答不答應。」

席大道：「我下個承諾怎麼樣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甚麼承諾？」

席大道：「馬寡婦母女在山口開野店，我們小龍山寨做買賣，從此我們不打擾，母女二人過太平日子，你看怎麼樣？」

馬魁女道：「怕你呀！」

西門風已哈哈笑了：「行，就這麼說定了，你們走吧，這件事算完結！」

眞快，席大挾着吉方，帶有八名被打倒的漢子，一哄進入山林中了。

這地方就是小龍山呀！

＊　＊　＊

令狐爽挑起馬魁女的擔子，那馬魁女高興呀！

西門風道：「眞叫巧，就叫我二人遇上了。」

馬魁女道：「天下太平了，我們在山中開野店，才不管他是黑貓白貓，祇要叫天下太平的貓就是好貓，想不到又見有山寇，而且距離我家門三里半。」

西門風道：「滿人入了關，忠貞之士往南跑，前朝貪官汚吏們投降了，忘了問一問，那沈長明又幹上甚麼官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別管甚麼官，有機會再玩他。」

馬魁女最高興，身上還在冒着血，她不在乎，好像她身上的流血是流汗，還笑道：「兄弟呀，你學了眞本事呀，眞是了不起，祇怕……」

她帶着幾許黯然，又道：「兄弟，祇怕咱們那三間大茅屋留不住你了，廟小不能留大神，這個道理我明白。」

令狐爽一聽，笑了。

「大姐，我認乾娘早晚的事，我身邊有急事要去辦，辦完了就回來。」

他回頭看看馬背上的馬魁女，又對另一馬上的西門風道：「我的事，西門幫主他知道。」

西門幫主忙應，道：「對，對，對，大事不辦是不會留下來的。」

這三人兩騎往山口走，遠處炊烟起，抬頭看，可不正是馬寡婦的野店快到了。

遠遠的，祇見那馬寡婦高大的身影站在土場邊上抬頭看過來，腰上圍裙灰濛濛的泛光亮，馬魁女已大聲呼叫了：「娘，你看誰來了？」

令狐爽已呼叫，道：「大娘，認得我嗎？」

「哈……」馬寡婦笑的聲音似鴨叫，她接過令狐爽挑的擔子，道：「是你呀令狐爽。」

「大娘！」

「把大字改成乾字我愛聽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下次回來叫乾娘。」

馬寡婦看看西門風在下馬，又看女兒也下馬，忽的衝過去，一把拉住女兒，道：「甚麼人傷了你？」

她怒視西門風。

西門風忙搖手，道：「不是我！」

馬魁女道：「小龍山上有山寇了！」

馬寡婦吼道：「他娘的臭皮，便是小龍山上有山寇，也懂得兔子不吃窩邊草的道理吧，搶起隣居呀！」

馬魁女道：「娘，我不吃虧，打傷他們七八個，後來才跑來了兩個老傢伙，傷了我！」

她忽的吃吃笑，又道：「娘呀，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兄弟學了好功夫，把那兩人打敗了！」

「眞的？」

西門風道：「不是蒸的，是煮的！」

「哈……」馬寡婦高興得不得了，她叫女兒坐在鍋灶後燒火煮吃的，這一頓可把令狐爽塞飽了，怕是明天的飯也透支了！

＊　＊　＊

馬寡婦母女留不住令狐爽，當然，西門風更不會留下來，令狐爽臨上馬，他用布巾包了兩件東西。

令狐爽哈哈笑，道：「送件東西給大娘，妳母女二人對我好，比我在世的爹娘還要好，所以我送點東西！」

「甚麼東西呀，花太多錢，大娘我不要！」

笑笑，令狐爽道：「在我而言，這些東西我有的是！」

他拍拍馬寡婦顫抖的雙手，又道：「大娘，等我們走遠了，夜裏燈下瞧！」

馬寡婦木然的點着頭，她的大眼中滾着淚，差一點沒有掉出來！

「看看，看看吶，還沒當我乾兒子，就知道這麼孝順我，要是當我乾兒子，那……」

「那就送妳去西天……」這句話是已經上了馬背的西門風說的！

馬寡婦叱道：「花子嘴裏沒象牙，狗牙……」

西門風哈哈笑道：「馬寡婦，你丈夫馬金土在世，我就認識了，我是說送你去西天，也不是叫你去會丈夫，而是人們常說的，西方才是極樂呀，你想想，當你打開這布包看，我還眞怕你看了會完蛋！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西門風道：「八成是你這輩子還未見過的，哈……」

令狐爽見西門風拍馬而去，他急急的上馬追上去了！

那邊，馬魁女道：「娘，小兄弟送甚麼呀，我看看！」

馬寡婦道：「這孩子，他叫咱們天黑了燈下看！」

馬魁女道：「現在有太陽光，看得不是更淸楚呀！」

馬寡婦道：「對呀，打開看一看！」

她三把兩把打開來，一片霞光射出來，母女二人忙把頭偏開，嚄呀呀，又是金葉七八片，又有寶石兩大顆，看得這對母女齊聲驚呼起來了。

馬寡婦驚呼：「天爺呀，發了！」

馬魁女道：「價値連城呀！」

馬寡婦道：「女兒呀，怎麼辦？」

馬魁女道：「照舊開咱們的野店！」

馬寡婦道：「女兒呀，我是說，咱們把這些寶物怎麼收拾起來呀！」

馬魁女道：「娘，回去屋裏再商量！」

母女二人急急忙忙回屋內，她二人，牆角樑上查一遍，馬寡婦道：「藏在屋樑上！」

馬魁女道：「屋子燒火怎麼辦？」

馬寡婦道：「挖坑藏在土牆邊！」

馬魁女道：「黃鼠打洞會拉走！」

馬寡婦又找到大床下：「小女兒呀，藏在咱們箱子裏！」

馬魁女道：「三里半就是小龍山，山寇會常來！」

馬寡婦道：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咱們日子過的本平安，如今多了這寶貝，怎麼辦，娘睡覺也會醒過來，驚醒過來呀！」

馬魁女忽的道：「有了！」

「你說說，藏在甚麼地方好？」

馬魁女忽然搖頭，道：「我又高興得忘了！」

這母女二人有了寶，罪也受大了，鬧到半夜還在發愁，祇不過半夜之後安靜了，不知她們把寶藏在地方了！

＊　＊　＊

西門風帶着令狐爽一路往北疾馳，那西門風在馬上對令狐爽道：「你可會知道四邪的怪毛病嗎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不知道，你老對我說一說！」

他還吃吃一笑，又道：「西門幫主呀．我已經帶你會見了妻女呀！」

「我心存感激。」

「你老別客氣，我下了決心，定要你們一家團圓的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你叫我激動了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而且我有把握，叫你們一家團圓。」

西門風道：「除非長孫玫瑰死掉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那老太太是不會這麼快死的，她除了頭髮已白，臉皮就像十八歲的大姑娘一樣嫩！」

西門風一聽，道：「我慘了呀，再等何年何月喲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有我呀，我有辦法叫你們團聚。」

「你有辦法？」

「你忘了，我是有學問的人呀，哈……」

西門風道：「你有辦法，快說了，我聽聽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別問，反正我有辦法，祇不過，你得先仔細的把申屠良四人的毛病對我說一說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我好像非幫你不行了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除非你不想一家團圓。」

西門風道：「我告訴你，申屠良四人並不常住在淸風谷，他們各有事業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怪了，他們不是在淸風谷中修行，要當那眞的神仙嗎？」

西門風笑笑，道：「修行，他們當然修行，祇不過他們仍然有事業，而且各自擁有很大的事業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甚麼很大事業？」

西門風道：「咱們到了銀川市，你打聽誰的羊最多，人們必會指向西城外的公羊棧房。」

他笑笑，又道：「公羊山開的棧房羊最多，上萬頭羊多不多？」

令狐爽吃一驚，道：「我的乖，那麼多的羊呀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千頃地圍了個大羊圈，管理人員上百名，全是會用刀的人！」

「用刀？」

「是呀，用刀割羊皮，偶爾也割人皮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他們敢割人皮？」

「抓到偷他們的羊的人，這個人就會被剝皮！」

令狐爽淡淡的笑道：「我知道了，至少我不會偷他的羊，是不是？」

西門風道：「銀川是塞上大地方，西北大城最熱鬧，那上官文就在城東開了一家大賭場，名字就叫上官賭坊！」

西門風笑笑，又道：「上官文也下賭坊賭，可有一樣，他的賭坊不玩詐，誰詐誰沒命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賭坊不玩詐，他完了。」

西門風道：「才不吶，上官文有的是財寶，他不在乎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怪了，這也是毛病？」

西門風道：「那公治長在城北門外弄了個大大的林園，娘的他養鳥，吱吱喳喳的，他就愛在叫聲中打坐，而且是入定之後像個木頭人似的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這也是修行呀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他在打坐，鳥在唱歌，他不打坐，會對鳥說話！」

「他會鳥語呀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會不會不知道，上萬隻甚麼樣的鳥都有，怪了，還有放出籠外的鳥不飛走，落在公治長的手上也不怕，吱吱喳喳亂叫着，公治長呀，公治長，叫得公治長自以也成了仙！」

他笑笑，又道：「古時候有個人叫公治長，人家才是眞的會鳥語，有一回那公治長在家中坐，來了鳥兒門外叫，公治長呀，公治長，南山有隻虎拖羊，你吃肉我吃腸！」

西門風得意的對令狐爽道：「公治長跑去南山，果然發現一隻被咬死的老綿羊，嗨，他背回家了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回家以後他吃肉，肚腸是鳥兒的！」

「不，羊雜煮湯更香，他沒有叫鳥兒吃肚腸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不守信用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所以啦，有一天公治長又在後院中，那鳥又叫了，公治長，公治長，南山又有虎咬羊，你吃肉我吃腸！」

西門風笑笑又道：「那公治長老小子立刻又往南山跑，這麼的，他看到有三個漢子圍着快死的羊，公治長大聲叫……那是我殺的羊，你們走開，不料那三人是三兄弟，羊是他們的，立刻抓了公治長送官究辦了！」

令狐爽笑道：「公治長犯官司了吧，哈……」

西門風道：「還有個申屠艮，這傢伙在銀川南城內開了一家妓館，館內盡是好姑娘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開人肉店呀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他叫申屠艮呀，屠艮，屠艮，這還用解釋呀，嗯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這麼說來，我們去銀川市了？」

西門風道：「不，這個季節他們不會在銀川市，他們去了清風谷！」

他看看烈陽，又道：「多熱呀，清風谷住着最涼爽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說的也是！」

這二人不去銀川市，往西北馳了三十里，果然一片大高山堵在前面了！

令狐爽向西門風道：「你對他們如此熟悉，好像不是一天的交情了！」

一笑，西門風道：「當年通天教興盛時期，花子幫與通天教有來往！」

令狐爽很想多知道關於通天教的事，祇可惜西門風並不多說。

西門風忽指一條山口，道：「從老界嶺入山，五十里就到清風谷！」

他拍拍坐騎，又道：「老夫祇把你送到清風谷就回頭了，這以後端看你的造化了！」

「我的造化，也是你的造化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你完蛋了，我也沒希望一家團圓了！」

他忽的對令狐爽又道：「記住，你記住，忍字頭上一把刀，凡事要多忍耐呀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放心啦，伸手不打笑臉人，他們打我我笑，哈哈，他們踢我我哈哈笑，哈哈笑，笑哈哈，他們就不好意思再打了。」

西門風道：「那還在其次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甚麼才是主要的？」

西門風道：「你的龍目寶珠才是主要的！」

他忽的低聲問：「令狐爽，我見你把一顆龍目寶珠送了夏侯金，那眞是寶，也叫人見了眼紅，說眞的，那珠子你帶來了沒有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價值連城的寶貝，怎麼可以隨便帶身上，我沒帶身上。」

西門風叫道：「你完了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一點也完不了，你老安啦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我也祇好爲你禱告了，禱告他們別殺了你！」

令狐爽哈哈笑了。

* * *

山道上騎馬祇一半，前面不見有路徑，前面盡是亂石頭，矮樹長到山半腰，再往山上就是光禿禿。

西門風道：「下馬，下馬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要走路呀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前面一段，寸步難行！」

令狐爽翻身下了馬，他拍拍馬兒，笑笑道：「這匹馬我不要了，西門幫主呀，你回頭帶走吧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你小子滿大方的嘛！」

令狐爽跟在西門風後面往荒山上走，亂石嶙峋最難行，若非二人功夫好，祇怕這小小的一段荒石坡走上半天也走不過！

西門風站在一塊怪石上，他撮唇學鳥叫！

他學的是畫眉鳥叫聲，還眞宏亮，也好聽！

令狐爽就笑道：「眞像隻畫眉鳥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我是在叫他們出來呀，你站在一邊別出聲，他們十分小心的。」

令狐爽剛站定，附近傳來鳥叫聲，不旋踵間，祇見亂石堆後閃出影子來了。

那不是別人，「神目殺手」公治長飛過來了。

公治長手上握着刀，他一見是西門風與令狐爽二人，立刻哈哈笑了！

「娘的，二位還活着呀，足可以列入壞人名譜中與吾輩同享盛名了。」

西門風道：「禍害一千呀，娘的！」

他再看看附近，又道：「我守信用，我把這小子送來了，這以後就看你們了。」

他說完就回頭，也不再同令狐爽打個招呼。

令狐爽叫他也晚了，西門風走得快極了，就好像怕人去拉住他似的，匆匆飛奔而去！

令狐爽頓時覺得有些失落感。

公治長忽的把手伸出來了。

「小子，你來了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小子給公治大叔見個禮了！」

公治長道：「虛套免了，見面禮拿來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龍目寶珠呀！」

「哈……就是那玩意兒，哈……」

令狐爽尚未開口，「咻叱」之聲從三個方向衝天而起，三團人影如飛的撞過來了。

爲甚麼說是撞過來？

實在是那三個人的身法太過急驟了，幾乎就在同一時間撞在令狐爽的身上。

令狐爽振臂升空，用的是「穿雲功」！

他在半空低頭看，果然四邪到齊了！

那上官文嘿嘿冷笑，道：「看看，看看，司馬元的穿雲絕頂輕功還眞的傳給這小子了！」

「轟」的一聲落下地，令狐爽急忙規規矩矩的爬在地上叩響頭，他還高聲道：「徒兒令狐爽，拜見四位師父，四位師父金安吶！」

申屠艮叱道：「出家過日子，那兒來的酸禮呀，娘的，站起來！」

令狐爽笑笑站起來，垂手恭順的站一邊！

上官文又伸手，道：「拿來呀！」

公治長道：「你剛才說的，寶珠呢？」

再看公羊山與上官文，二人撩起口角笑，等着令狐爽拿寶了。

令狐爽乾乾一笑，道：「沒有寶！」

四邪一聽火了，四個人翻了臉！

公治長大怒，叱道：「沒有寶你敢來呀！」

申屠艮道：「你來送死嗎？」

公羊山頓足喝道：「娘的，小洞我在吹涼風，吃涼粉，喝涼酒，聽到龍目珍珠四個字，我是掩了小洞，摔了酒杯，急忙就出來了，娘的，撲個空呀！」

令狐爽哈哈笑了！

「各位師父們，你們稍安勿躁呀，我還有下情上稟，你們一聽就會體諒我這可憐兮兮的小子了！」

公治長叱道：「娘的，一句話他當成十句說，聽得人又明白又糊塗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有道是，鼓不打不響，話不說不明，又道是，知音說與知音聽，不是知音莫與談，我這是心中明白，師父們心中所想的！」

公羊山叱道：「眞囉嗦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有學問呀，有學問的人說話是有頭有尾順理才成章的嘛！」

上官文叱道：「好啦！好啦，快把你的理由說出來！」

申屠艮道：「說的對了你不挨刀！」

公治長道：「說得不對你死吧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四位師父，你們想一想，自從有我在各位師父眼皮下辦事以後，爲四位師父幹了多少勞苦功高的事呀，那一回也令師父們滿載而歸呀！」（未完・二十）

新派俠情長篇連載／司空羽・文　可飛・圖

飛鷹

上文提要： 韋昌與女韋紫琴討論咬狗咬陸浩之事，却猜不到是誰將紫玉珮掛在陸浩頸上。喬步天因愛慕韋紫琴，將法衣獻給她。陸浩則根據毛起的敘述，估計是喬步天搶走法衣獻給韋紫琴，如今已物歸原主，陸浩將金領銀袖交給火龍眞人。白雨花與金素如找毛起要法衣，却讓他逃脫。小譚遇到陸浩，二人各自敘述分開後的遭遇……

遺失匕首被嫁禍　追踪眞兇遭圍殺

小譚喜歡吃「八珍炒麵」，這是他們家鄉的麵食，而陸浩也正好喜歡吃，就陪她到天香齋來，這是一家廣東館子。

「陸浩，似乎你近來對我好了些……」

「這……我倒不覺得……」

「你知道過去我爲甚麼要打扮成男人嗎？」

「我怎麼知道，要不，妳會不會是個陰陽人？」

小譚打他一下，陸浩道：「這我就不明白，金素如和妳在邙山小屋中時，是不是有時把妳當作小男生？有時又把妳當作小女生？」

「哎呀！不談這些事好不好？我們沒有甚麼不可告人的事呀！」

「這箇我信，但金素如心中在想甚麼却只有她自己知道。」

「你爲甚麼從不問我，過去我爲甚麼扮成一個男人？這其實很簡單，我以爲自己長得醜，所以乾脆扮成男的，還盡可能穿得破破爛爛……」

「小譚，其實妳很美……」這工夫炒麵來了，韋紫琴也來了。

陸浩還是張羅着讓座，道：「韋姑娘要不要來個『八珍炒麵』？這是廣東口味，別具一格……」

「多謝！我此來只想知道一件事……」

「甚麼事？」

「你知道，家父昔年遺失的紫玉珮是誰掛在你的脖子上的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你似乎不大重視這檔子事了！」

「不是不重視，而是更重視這事發生之後，我們對這事的看法和態度如何？」

韋紫琴神色一冷道：「你的意思是說，你並不恨蓄意使我們仇眼相向的人，而是恨我一時不察，把你當作殺父仇人而傷害你的嗎？」

「何必再談這些往事……」拿起杯子，道：「坐下來喝一杯酒吧！」

「我今夜找你，是要把贖身的銀子還給你。」

「這又何必？又不是我的血汗錢！」

「我在『百花塢』是暫時寄身，並非下海的窰姐，而你爲我贖了身又無意要我，我就沒有理由用你的銀子。」

「想不到妳竟是這麼重視財物的人，那筆錢我早就忘了……」

數十萬兩銀子沒多久就會忘，這不是要暗示連她這個人也早就被忘了嗎？這話太令人難堪了，至少在她韋紫琴聽來是十分刺耳的。

眼角向小譚瞟了兩眼，由於此丫頭已改着了女裝，身上穿的並不是甚麼綾羅綢緞，只是當地機房中織出的土綢，但手工不錯，體形又

好，怎麼看都十分合體。

即使這個韋紫琴故意找她的缺點，少打分數，也不能不承認，這個曾經髒兮兮的女人，幾乎不遜於她。

這「幾乎」二字也是她硬加上的，其實這二字根本是多餘的。

韋紫琴掏出幾張銀票，道：「陸浩，這些銀子還給你，恕我不付利息了……」

陸浩道：「韋姑娘，這又何必？那時陸某到『百花塢』雖不是抱着玩票心情，妳收下也不爲過……」

兩人正在推來推去，小譚一把抓了過去，納入袋內道：「一個不要，一個就硬往外推，我收起來，總會派上正當用場的……」

陸浩道：「小譚，妳這是幹甚麼？」

韋紫琴本就看她不順眼，道：「這是我和陸浩的事，妳算甚麼？」

「不錯！這是我和陸浩之間的事，妳多甚麼嘴？妳不是誠心退回這些銀子嗎？陸浩當時既未嫖妳，更沒佔有妳，所以他收了回來也無愧於心。如果妳不是虛言假套，這銀子就是陸浩的了。

再說陸浩就算已經嫖了妳，無論如何妳也不值這麼多呀！所以陸浩的銀子我爲他收起來，誰敢說不可的？」

譚的話合情合理，除非韋紫琴現在收回那些銀子，要不，小譚代陸浩收起來，也沒有甚麼不對。

況且陸浩也沒說甚麼，只笑笑道：「小譚，妳也未免太實在了……也沒有客氣客氣……妳眞是……」

韋紫琴肺都氣炸了，一時却找不到反擊的話來。就在這時泥鰍晃了進來，道：「好哇！你們商量好了，在這兒吃『八珍炒麵』，却把我留在店中。」

小譚道：「泥鰍，你今夜儘管放開肚皮吃喝，全由我會帳。」

「噢！妳小譚今天是怎麼回事兒？犯了甚麼毛病？」

「這你就不用管！你估計一下，能吃幾個『八珍炒麵』？」

泥鰍道：「六個不成問題……」

「好，大家可都聽了？他能吃六個，如果吃不下呢？」

「輸十二個……」

兩人嚷嚷着叫掌柜的去弄炒麵，這工夫，有位年輕文士模樣的人，手中拿着一卷紙，進門就打量這四個人。

因爲此刻已是起更時分，只有陸浩等人還在吃麵。這年輕文士走近抱拳道：「請問哪一位是韋紫琴韋姑娘？」

韋紫琴道：「我就是……」

這小文士打量韋紫琴一下，再看看小譚，由於她剛才正在低頭吃麵，此刻正好抬起頭來，這小文士目光一凝，道：「原來韋姑娘是這一位……」

這使韋、譚二女都同時一楞，小譚道：「老兄，別張冠李戴，姓韋的在那邊，我姓譚……」

小文士笑笑道：「韋姑娘快別開玩笑了！在下一眼就看出來哩……」

小譚又是一愣道：「你看出甚麼了？」

「看出妳就是韋姑娘嘛！」

韋紫琴冷冷地在一旁不出聲，誰也不知道這小文士爲何認定小譚是韋姑娘？而且又那麼肯定。

陸浩道：「小弟，認錯了人是不太禮貌的。」

「錯不了……錯不了，有畫爲憑！在下雖不認識韋姑娘，却十分信賴家師的妙手丹青，由於在下臨行前看過此畫，所以就看出這位是韋姑娘了……」

小文士說着就把畫卷展開，向四人面前一照，四人一齊凝目望去，這是一個美女春睡圖。雙腿半蜷側臥，一臂作枕，風韻撩人，楚楚可憐。

韋紫琴一看，立刻臉色大變。

小譚看過之後却大怒道：「娘的，是甚麼人竟敢在本姑娘午睡時偷偷畫了我的像？是誰！」

此刻陸浩和泥鰍也不知這小文士葫蘆裏到底賣的甚麼藥？

小文士道：「韋姑娘，妳似乎應該知道，有位闊綽的客戶要家師爲韋姑娘畫一張全身肖像，全幀長四尺，寬尺半，潤筆費是紋銀萬兩，尚未付款，家師問那位客戶紫姑娘是甚麼樣子？住在何處？那位客戶說：反正在本鎭之內，找到那個最美最動人的少女，那就是韋姑娘，絕對沒有錯了……」

此言一出，這幾人之中，有兩人心中雪亮，一個是陸浩，另一個是韋紫琴自己。

大概喬步天自己畫的那張事後仍然不滿意，就決定請宇內丹青聖手萬花千來畫了。

即使是宇內名家，畫一幀三尺長，尺半寬的肖像，花一萬兩紋銀，已經是很高的價格了，而萬花千是用了好幾天的機會，才畫成的。

喬步天叮囑過，此少女是此鎭上美得不能再美的了，那就不會錯了，而萬花千看來看去，却認爲譚珍是本鎭上，也可以說是他畢生所見到最美的少女了。

如果韋紫琴不衝動，冷靜一點，應該立刻一言不發離去，避開這尷尬的場面，可是，聰明人有時也會作出不聰明的事，她指着小文

士厲聲道：「你的師父是不是眼睛沒開光？告訴你，我才姓韋，我才是韋紫琴……」

小文士一楞，望着小譚，再看看韋紫琴，然後再看看陸浩，陸浩道：「不錯，她才是韋紫琴姑娘！」

小文士楞了一陣，這才吶吶道：「這……這不能怪家師……委託的客戶對家師說……反正你就去找本鎮上最美最動人的少女畫就沒錯了！家師幹這行也有三十五年歷史，非但藝業已非泛泛，審美之能也少有人能及，他老人家所鑑定之美女，非但容貌要好而且身段也要好，更要具有內在的韻味，甚至看來不單薄，要有福相才行……」

所有的目光都在韋紫琴及小譚的臉上身上移來移去。韋紫琴深深懊悔沒有及早離去，伸手就去搶那張畫像，搶到手之後，自然會撕得粉碎。

但是，小譚却先搶到手，道：「老兄，你師父偸畫我的像，本該找他算帳，念在他是受人之託，而且畫得還算傳神，總是一番心血，好吧，潤筆我付了……」

說着自一疊銀票中取出一張一萬兩的票子遞過去，小文士連連稱謝而去。而韋紫琴幾乎也在同時狠狠地瞪了小譚及陸浩一眼也走了。

泥鰍此刻已吃了兩盤「八珍炒麵」，道：「小譚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？」

小譚道：「誰知道是怎麼回事。」

陸浩道：「我雖然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却不想說出來。」

「不行，」小譚道：「陸浩，你一定要說出來。」

「有關別人的隱私，不說爲妙。」

「嗳嗳……」泥鰍道：「甚麼隱私！韋紫琴分明另有男人，這人委託名丹青家爲她畫像，也許是委託者沒交代清楚，或者見聞不廣，以爲韋紫琴是天下殊色，又沒交代清楚住址，就說了一句：本鎮上最美最動人的少女，而這位丹青名家並沒有錯，他畫的正是最美，最動人的少女，只是他事先沒問清楚被畫者的身世而已，是不是這樣？」

陸浩點點頭，道：「八成如此。」

泥鰍道：「請問這位委託者是何人？」

陸浩肅然道：「對你們來說，知不知道都是一樣。何必揭人的隱私？」說完付了帳就走了。小譚跟出，泥鰍還在吃他的「八珍炒麵」，對掌柜的道：「掌柜的，還有兩個下次來吃，先給我存在這兒……」也追了出來。

在路上，小譚道：「陸浩，你爲何不能說？」

「那人對我有恩……」

「對你有恩？那會是誰呢？」

「小譚，不要猜了！另外我要告訴妳一件事，妳必須冷靜來處理它……」

「甚麼事？」

「小譚，假如令尊是『西天教』的教主，而『西天教』又變成武林公敵的話，妳將何以自處？」

小譚陡然一震，吶吶道：「陸浩……你是說我爹會是『西天教』的教主？」

「八成如此……」

「不……不會的，他如果是，這些年來怎麼會無人知道？」

「小譚，假如如此，妳怎麼辦？」

「陸浩，你說過，『西天教』不會是壞人。」

「對，可是在羣情激忿之下，誰又會去分辨好人或壞人？」

「陸浩，你說，我爹是好人還是壞人？」

陸浩想了一下，道：「至少他在火龍眞人的心目中不是個好人。」

「火龍眞人和我爹有甚麼……」

「令尊是火龍眞人的首徒，他昔年盜走了火龍眞人的法衣，作爲『西天教』鎭教之寶。」

小譚默默走路，陸浩道：「小譚，妳現在最好盡一切努力，勸令尊回石府去向火龍眞人懺悔認罪，也許不會懲罰太嚴。」

小譚一直不出聲，陸浩板起她的臉，發現她滿臉淚痕，道：「小譚，妳過去不是個這麼容易流淚的姑娘……」

「陸浩，我相信你此番來自石府，火龍眞人和大悲神尼對你有救命之恩，你一定負有兩個重大的任務，一個是把家父帶回石府，一個是把金素如交給大悲神尼……」

陸浩喟然道：「盛情難却，有恩不能不報，其實重大任務有三，還要把冷清秋送往官府治罪。」

「陸浩……你不能放過我爹嗎？我是說看在我的份上……」

「小譚，看在妳的份上，必要時我可以去死，但不能看在妳的份上縱容叛徒……」掏出一塊手帕遞給她。

「對……陸浩……你完全對……可是……他是我爹……誰叫他是我爹呢？陸浩……如果你是我，該怎麼辦？」

「小譚，我也不十分清楚，但我也未必能把令尊送往石府，假如有一天能作到，我也會盡我一切努力要求火龍眞人從輕發落。」

「陸浩……眞謝謝你了……」這是小譚最溫柔的一刻，緊倚在他的身上，把銀票和那幀畫像都交給了他。

「這畫像我收下帶在身邊，銀票放在妳的身上，這樣也許能逐漸改變我揮霍的惡習……」

* * *

麥大熟在秘室接見了一位神秘人物。

來人和主人相對默然很久，來人才道：「麥大俠，在下此來是爲了昔年府上的一段……」

麥大熟輕輕揮手，打斷了他的話，道：「陸老弟，你不說我也能猜出來。」

「麥大俠能猜出來？恐怕……」

「麥某當然能猜出來，是不是有關麥某昔年和金素如那一段？」

「這……麥大俠知道多少？」

「陸老弟又知道多少？」

陸浩道：「也許並不比麥大俠知道的少些。」

「我却以爲陸老弟知道的未必比我多些。」麥大熟喟然道：「也許有人會說，既然麥某知道此事，爲何數十年不揭穿？」

「罷罷！麥大俠，您都知道哪些事？小可可否與聞？」

「陸老弟，請先把你知道的說來聽聽如何？」

「當然，當然……」陸浩道：「她的師承，諒麥大俠已經知道了吧？」

「不錯，她是大悲門下叛徒。」

「她和『西天教』有關連這件事……」

「那是因爲譚長風昔年迷戀她，但她虛與委蛇，志在『西天教』鎭教之法衣，實際上，她喜歡的却是令尊……」

「這就是了。」陸浩道：「另外有件事，在下不便啟口……也許麥大俠尙未發覺……」

「如麥某猜得不錯，必是指在下在婚前即不能人道這件事吧？」

陸浩點點頭。

麥大熟長嘆一聲，道：「往者已矣！尙幸麥家已經有後……」

「麥大俠，在下受大悲前輩之託，要把金素如交給老前輩，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在下既已答應大悲前輩，任何險阻，在下也能克服……」

「麥某十分佩服。」

「到時候麥大俠將持甚麼態度及甚麼立場？」

麥大熟道：「陸老弟，原來你今夜來此是爲了這箇，這你大可放心。由於她對麥某太狠毒，將近半生過着太監似的生活，不論你是以甚麼方式抓到她，麥某都以千萬兩紋銀作酬！」

「這……」陸浩一驚，道：「麥大俠，抓個人犯那值這麼多？」

「陸老弟以爲她不值？」

「小弟不敢那麼托大，事實上當今武林，除了一二位世外高人，恐怕沒有幾個能和她頡頏的人了……」

「不錯，她雖然練功十分詭秘，麥某還是偸看過兩次，一次是作開弓射箭狀，能射落二十步外樹上的菓子……」

「麥大俠，現在她又有進境了……」

麥大熟續道：「另一次是隔壁吹燈，也就是隔了一道牆壁吹熄了牆那邊的燭火……」

兩人交換了一個極爲肅穆的眼色，麥大熟道：「這兩手都類似隔山打牛的玄功，甚而猶有過之。」

陸浩點點頭，同意這一說法，道：「麥大俠，一旦陸某動手，令郎麥奇站在哪一邊？」

「由於奇兒非她所生，麥某已對他說過，屆時他會故作未聞、未見……」

「麥大俠，這次金素如回到鎭上，有沒有回麥家來？」

「回來過一次，她沒說甚麼，我也沒說甚麼，反正大家心照不宣。」

「如果麥大俠揭她的隱私，她會不會向你下毒手？」

「也不無可能！」

「據說經濟大權在她手中，萬一她大量提走巨款……」

「麥某已有安排，有五百萬兩她可以自由提用，超過此數，錢莊、票號立刻止付，且已在府、縣衙門備了案……」

* * *

五大門派掌門人聯袂又來到鎭上，住在大街正中大通鏢局內，這些人都和總鏢頭梁劍光極熟。

這些人有少林、武當、華山及長白派掌門，南海派譚長風自然未到。剛剛梳洗完畢，梁劍光已把兩具屍體放在前廳床板上，兩口棺木各置一旁。

立刻就派人把陸浩請了出來。

陸浩一到，就覺得氣氛不對，少林代掌門人了空，及武當掌門天一道長的臉色最陰沉，這也是以前很少見的。

雖然過去五大門派中人，對「九爪飛鷹」父子在武林中大出鋒頭，多少有點妒意，大有鋒頭全被陸家父子出盡的味道，但畢竟他是六扇門中所特許，白道武林所共仰，嫉妒也沒有用。

陸浩看了看少林護法了性及武當的天機道人的屍體，就知道發生甚麼禍事了。他抱拳來了個羅圈揖，道：「各位掌門人，久違了……」

華山掌門人金峯，和他的師弟那份德性差不多，大聲道：「姓陸的，你作了『飛鷹』還不過癮，是不是還要作武林盟主？」

陸浩道：「金大俠何出此言？」

金峯厲聲道：「要不，你的人憑甚麼不斷地折騰本派和長白兩派留下來協助你辦案的人手？是不是他們碍手碍腳？」

陸浩淡然道：「此事若金大俠不提，陸某倒也忘了。既然金大俠提起此事，陸某不妨談談貴兩派所留下的兩位仁兄，這些日子都作了些甚麼事。」於是他說了趙斌及張青二人玩半掩門，半夜爲了細故爭吵，全客棧的人沒有不知道的，以及趙、張二人偸小譚的銀票，已經查明爲二人所偸，至於「都來看」那件事，的確是兩小耍了一次惡作劇，予以薄懲。

陸浩續道：「對於那種敗壞白道形象的敗類，略施薄懲有何不可？最近他們二人已參加了『西天教』，相信今後更不會有人欺負他們了。」

長白掌門人汪琦道：「片面之言，不足取信，況且，『西天教』是佛教『淨土宗』支脈，他們入教有何不可？」

陸浩道：「各位在座高人，可會有人聽陸某說過『西天教』不是正派幫會，不可入教的話來嗎？」

「你不必巧辯！」金峯道：「試問你殺死少林了性大師及武當天機道長，他們是否又犯了你的忌諱？」

陸浩臉色一沉，道：「金大俠，你是一派之主，說話應該有根有據，不可信口開河，陸某與五大門派素無過節，有甚麼理由殺了他們？」

金峯厲聲道：「人證物証俱在，看你還能狡賴，來人哪！先把物証取來。」

有人在廳外應了一聲，大概是武當的道士，托了個木盤入廳，盤上放了一柄匕首。

道士向各掌門人施禮，金峯道：「道友請把匕首給他過目。」

道士走到陸浩面前，送出木盤。

本來陸浩還十分篤定，沒想到此事之狠之毒，拿起匕首一看，不由心中打鼓，這不就是他慣用的匕首嗎？

他的右鞭左匕享譽武林，匕首雖非寶刃，却非凡鐵，隱隱泛出紫芒，而且刀柄也是紫色蛟角雕成，也相當名貴。

就算有人仿製，也沒有那麼容易。

由於在石府中承高人爲他行功，舒解了體內元嬰眞氣及駝龍寶血，功力大進之後，再未用過鞭匕，也就忘了這匕首早已失落在寒潭之中了，那是和駝龍纏鬥時被震落潭底的。

在這瞬間，他知道有人下潭撈上了匕首，有計劃地殺了一僧一道向他栽贓。

武當掌門天一道長頌了一聲「無量壽佛」，沉聲道：「陸施主，這可是你的兵刃？」

陸浩道：「正是。」

少林代掌門了空大師道：「陸施主，這匕首既爲你的兵刃，又有人証目擊，你可有話說？」

「大師，陸某以爲這是十分可笑的栽贓，第一，在下和五大門派無怨無仇，沒有理由殺人；其次，在下的匕非出手兵刃，也非暗器，果眞殺了人沒有必要留在當場讓人抓到把柄。第三，各位請看，這分明是右手握匕殺死二位的手法方位，而在下右鞭左匕，武林中無人不知。」

金峯厲聲道：「你剛才自稱匕非出手兵刃，不作暗器之用，爲何落在別人手中？」

陸浩冷冷一笑道：「金大俠，關於這件事，在下自會有所交代。」於是他說了在寒潭中和駝龍搏鬥，被震落匕首於潭底的事。

汪奇道：「各位可聽說邙山寒潭中有一千年之駝龍嗎？」

此言一出，有人笑了起來，表示全屬子虛。

陸浩道：「各位信與不信，陸某並不計較，好在那駝龍的甲殼尚埋在邙山之中，且從甲殼四周下部剖出巨珠三十八顆，陸某還承那位火龍眞人前輩，賞賜了兩顆。」

說畢伸手入懷，掌中已托着兩顆比鷄卵略小，光芒四射的避水珠，有人發出驚嘆，那是鏢行中人，但五大門派中人却是個個臉色木然。

汪奇道：「姓陸的，玩這種花樣你自是內行，你的詭辯沒有甚麼用，火龍眞人乃是傳奇人物，世上是否眞有此人，反正無法印証。」

陸浩哂然道：「這恐怕是汪大俠的見識不夠廣博之故，此話若被火龍眞人老前輩聽到，必然笑你孤陋寡聞了，將來事了，在下可在那位老前輩許可之下，爲各位引見一下。」

金峯道：「姓陸的，你少吹大氣，不信問問梁總鏢頭，人家見多識廣，南七北六一十三省，那一省都到過，甚至每一省每一縣都到過，問問梁總鏢頭可曾見過火龍眞人？」

梁總鏢頭五十出頭，生得虎目蠶眉，人家的確見多識廣，所以說話總要留點餘地，道：「梁某天生勞碌命，自二十二歲開始吃鏢行這碗飯，屈指算來大約也有三十年了吧！去的地方的確不少，見到的奇風異俗，異人奇士，也不算少，却未見過火龍眞人。但是，一個人的見聞再廣再博，畢竟有限，所以梁某未見過的人，絕對不能說世上絕無此人。」

陸浩抱拳道：「即使不見梁大俠其人，祇聞其聲，亦知大俠的風範，絕非人云亦云，隨波逐流者可比。所以故人說：心不可不虛，虛則義理來居，心不可不實，實則物欲不入，不知梁大俠以爲然否？」

梁劍光不便太支持陸浩，却連連點頭，而這工夫，陸浩已把匕首插入衣內腰上，金峯厲聲道：「姓陸的，那匕首是証物，你……」

陸浩道：「匕首的確是在下之物，物歸原主，有何不可？至於人是否陸某所殺？明眼人心裏有數，顯係有人栽贓，使陸某變成武林公敵，但陸某以爲身正不怕影兒斜，遲早總會水落石出，不知金大俠所說的人証又是何方神聖？」

金峯道：「請五位人証移步廳內。」這工夫五個人魚貫而入，前面二人竟是「遼東三虎」的師叔「冰魃」陶森，和「冰彌勒」陶德兄弟，後面三人是「滇北四眞」之三：老大一芥，老三一虛及老四一塵，老二早被陸浩逮住送到保定府處決了。

陸浩一看到這五個人，就知道不妙。

祇是這五個除了「冰彌勒」陶德有一臉幸災樂禍之色外，其餘如「冰魃」陶森及「滇北四眞」等則沒有任何表情。

甚至乎「滇北四眞」老大一芥臉上還有無奈神色。祇是陶德這個一身肥肉的傢伙，陸浩是怎麼看都不順眼。

汪奇道：「陸浩，你可認識這五位？」

陸浩道：「認識。」

金峯厲聲道：「你當然認識，因爲這五位就是你行兇時的目擊者。」

陸浩向「滇北四眞」老大一芥望去，因爲至少他以爲一芥這人還不算壞，可是一芥向他苦笑了一下，沒有說甚麼，也不便說甚麼。

少林代掌門人了空大師道：「陶施主，一芥道長，請向陸施主說明那天殺人時的情形與經過。」

陶德正要開腔，陶森阻止了他，道：「陸浩，前夜凌晨寅時正，我等經過本鎭郊區白雲寺附近，看到你……不，應該說背影極似你的人，右鞭左匕，在和一位道長動手，而且已戳斃一僧，當發現附近有人出現時，你的匕首出手，正中一位道友的心窩，道友倒下，你立刻逸去，在下兄弟二人當時所見確是如此，但因距離在二十多步以上，不敢武斷那人就是你。」

陸浩報以感激的目光，事實上，那栽贓之人必須在來人尚在二三十步以上逸去才行，而且還要背向來人，不然的話，可能被認出來，而陶森這麼說，不卑不亢，不偏不倚，是非常公正的。

「老大，就是他。」陶德道：「爲甚麼還爲他開脫？」

陶森怒視陶德一眼，道：「事實如此，我們陶氏兄弟雖不敢自詡白道俠士，却絕不說謊誣栽，也不會有意開脫，有一句說一句。」

陸浩道：「陶老大，老實說，您的爲人比白道還白，有些自詡白道人物，其行爲之卑鄙比黑道還黑，陸某至爲欽佩！」

陶森道：「不敢當！」

這時一芥淡然道：「貧道師兄弟三人到達現場，比陶氏師兄弟猶遲了一步，祇看到一個人的背影。匕首出手，一位道友倒下，此人收起了鞭，迅速離開現場，因當時下弦月色甚暗，貧道不敢說此人即是陸浩，祇是由兵刃推斷，有其可能而已。」

這兩人証的証詞，對陸浩都十分有利。陸浩也報以感激的神色，但武當掌門天一道長道：「兩位同道的見証，都極爲客觀，令人敬佩，但所有証人都會看到兇手右鞭左匕，這一點當無錯誤？」

陶森與一芥同聲道：「沒有。」

天一道：「請問在座諸同道，武林之中可有第二人的兵刃爲右鞭左匕。」

大家異口同聲道：「絕對沒有。」

天一道：「既然絕對沒有第二人的兵刃是右鞭左匕，那麼，了性大師及本門天機師弟死於匕首之下，且敝師弟心窩上的匕首即爲陸施主之稱手兵刃匕首，亦爲鐵証，各位同道可有異議？」

大家異口同聲道：「沒有異議。」

當然，陶森和一芥沒有出聲。

天一道長道：「陸施主還有甚麼話說？」

陸浩忽然發出一陣朗笑，笑聲未畢，金峯厲喝一聲，道：「各位，你們看這狂徒有多跋扈，當着這麼多的武林耆宿之面，居然仍是如此目無餘子，可見他根本未把吾人放在眼裏了。」

陸浩臉色一沉，道：「姓金的，你倒有自知之明，老實說，你貌不驚人，技不壓衆，人格又甚低下，姓陸的的確沒有把你當一號人物。」

金峯自視甚高，他的身手，自比趙斌高出多多，而且也沒有和陸浩直接動手，祇聽陶德說，在邙山中被陶德羞辱了一番，尤其在這場合之下，也正是出鋒頭的大好時機，因而暴喝聲中撲了出來。

一芥暗暗一嘆，他幾乎知道這結局了。

華山派過去的聲望，幾乎凌駕在少林及武當之上，以劍術見長，

而劍術高的人，拳掌也不會含乎。

祇是金峯也知道，在這場合上固是出鋒頭的大好時機，萬一失招而現眼，所造成的反效果之大，也是不可估計的。

所以他撲出時，劍已出鞘，華山鎭山的寶劍「墨松」，一旦出鞘，黑芒氤氳，寒氣逼人，乃是一柄吹毛斷髮的上古神兵。

劍是名器，劍術又是各派劍法之翹楚，若不趁機揚名立萬，簡直是錦衣夜行。

而金峯此刻出手，其他各派中人自然大爲歡迎，有人冒險一試鋒芒，作壁上觀者何樂不爲。

金峯自己也知道，自己是在爲別人開路，勝了自然揚眉吐氣，萬一當場出醜，別人却可藉此警惕。

所以金峯一出手就是「天昊劍法」的最後三絕之一「霧裡曇花」，這是以詭譎莫測見長的第一招。

劍身呈褐黑色，但黑中泛亮，其光黲和一般名劍不同，陸浩身子扭轉，閃了開去。

金峯此刻是欲罷不能，況且這才是最後三絕招之一，「雷山小遇」又告施出，這一招自然是以聲勢和內力並具的。

但陸浩再次迴旋挪閃，避了開去，乍看像是剛剛自陸浩的耳旁閃電穿過，甚至有人發出驚呼。

金峯到了此刻自然不會收手，「雷天大壯」在十成威力之下施出，劍上的罡氣向四下排壓，五支巨燭，稍近的三支在「卜卜」聲中熄滅。

結果如何不得而知，華山派劍術之精博，由此可見端倪。

然而，陸浩在這場合上似乎不想出鋒頭，或者是有所忌諱，不敢正攖其鋒，再次全力閃挪，乍看似乎十分勉强地閃過這淩厲的一擊。

即使別人不知道這是華山派的三絕劍，猜也能猜出來。這種結果，如果往好處去想，應該引以爲榮。至少陸浩沒還手，可以解釋爲不敢還手，或無暇還手，或者有意相讓。可是金峯不這麼想，以爲沒有結果，無功而退，甚是無趣，大喝一聲，三絕招再次重演一遍，而且一氣呵成。

陸浩心中盤算了一下，忽然改變了主意，在適當時機之下的阻嚇是事半功倍的，對某些人來說，實力才是最好的教訓。

這次他的閃動不是規避，而是迎上，只見黑亮的劍芒罩住了他，只聞一聲怪吼，人影倏分。

金峯踉蹌退了三大步，手中空空如也。

陸浩手持「墨松」寶刃，在劍身上一彈，發出一聲龍吟，喟然道：「如此名劍，可惜呀，可惜……」揚手之下，黑芒暴漲，「刷」地一聲，「墨松」戳入牆壁之內，劍身只剩一半，一段燭芯，還在劍身上燃燒而未滅。

大廳中死寂一片，一芥和陶森自肅然之神色中綻出些微的敬意，金峯一言不發過去收回劍還鞘歸座。

「在座諸位既然都是武林中的耆宿，這點顯淺道理自應懂得，試問，以陸某的身手，要殺了性和天機，還用得着右鞭左匕嗎？即使用得上，又何必匕首出手，還把匕首留在死者身上逃走，然後讓人抓到把柄作爲証據？」

汪奇大聲道：「如說不是你，你指出眞兇來。」

「使在下痛心的是，武林敗類，明顯地在製造事端，唯恐天下不亂，而各位名宿似乎不信在下之陳述，甚至不予求証，却堅信一些無恥爛言，這就叫人想不通了。」

了空大師頒了一聲佛號，道：「陸大俠身手了得，果然盛名不虛，但既有五位人証，看到兇手是右鞭左匕之人，而且陸施主的匕首又在天機道友屍身上找到，要說陸施主可以置身事外毫無嫌疑，就未免强詞奪理了。」

天一道長道：「了空大師所言，乃大家欲言而未言者，陸施主總要有個交代才行。」

陸浩肅然道：「明眼人心裡清楚，陸某才是眞正的被害者，至於死的了性和天機二人，不過是被陰謀者作爲害陸某的工具而已，陸某自然要偵察此案，逮到眞兇，但既爲被害人，却得不到同情與諒解，所以陸某也不須向任何人負任何責任。」

有些人嘩然起鬨，陸浩向梁總鏢頭等人抱拳爲禮，說聲告辭，大步走出客廳。

汪奇大聲嚷嚷道：「攔住他……他想跑……」

陸浩在門口止步迴身道：「汪奇，姓陸的不會跑，也沒必要跑，你若不服，自管站出來，瞎嚷嚷是不足以揚名立萬的。」

陶德冷笑道：「好歹汪大俠也是長白派的掌門，難道這是假的不成？」

陸浩哂然道：「時無廣武，遂使豎子成名耳……」說畢揚長而去。

汪奇大聲叫囂，而且口出不遜，却僅是窮咋唬而已，沒有任何人敢追出去，因爲金峯的例子在先。

而金峯却噤若寒蟬，訕訕地坐在一邊不出聲。

梁總鏢頭抱拳道：「小可是局外人，本不該饒舌，可是梁某既然躬逢今日之會，有幾句話不能不說。」

了空道：「梁大俠請說，不必客氣。」

梁劍光道：「據梁某所知，『九爪飛鷹』不到十二萬分絕不殺人，而且他與少林及武當兩派也無瓜葛，似無理由殺人，正如陸浩所言，以他的身手，似不必以匕首出手殺人，而殺了人之後，更不會留下匕首來坐實他自己的罪名，各位高人請再三思。」

汪奇大聲道：「那是因爲當時有好幾個人到了現場，他殺人心虛，來不及取走匕首就倉皇逃走。」

梁劍光笑笑道：「汪大俠之言也不無可能。可是吾輩處理一段公案，爲求公正，似應面面俱到，陸浩所說之與駝龍搏鬥，以及火龍眞人尚在人世之事，我等何不查上一查，吾人根本不查而斥其妄爲，豈非予人口實，而斥吾人曲解武斷了？」

汪奇本要反駁，天一道人及了空都抬手予以制止，天一道人道：「梁大俠之言甚是，雖然陸浩涉嫌重大，爲了毋枉毋縱，深入查証，實屬必要。」

＊　＊　＊

陸浩回去時，泥鰍在爲小譚畫眉，兩眉畫得一高一低，一粗一細，小譚直跳脚要洗去重畫。

「不，不，這樣才好。」陸浩站在她的身後，打量鏡中的她，道：「也許有一天會流行這種畫法的。」

小譚要打他，他抓住了她的手，道：「走，陪我吃飯去。」

「你還沒吃飯，爲甚麼這麼晚還沒有吃？」

「赴了個約會，有點像鴻門宴，只是有驚無險。」

小譚道：「泥鰍，偏勞你，去叫幾個菜我陪陸浩吃。」

「噢！只有妳陪，我不能陪他？」

「我也沒有說不許你陪呀！」

「好好！」泥鰍道：「先不要說那鴻門宴的事，等我回來再說。」說畢奔了出去。

陸浩攬住小譚的細腰，要去吻她，她推開他的下顎，拚命地掙扎。陸浩愕然道：「小譚，原來妳討厭我。」

「不是嘛！」

「還說不是，我要親親妳，妳都……」

「不是的……我怕……我怕……」別看她有時候完全是男人作風，此刻却搭拉着脖子，嬌靨紅到耳根。

「妳怕？妳怕甚麼？」

「我祇怕太讓你接近……很快就對我膩了……過去……你沒喜歡過我……那也罷了……而有一度喜歡過我……不久又膩了……陸浩……我不知道有沒有勇氣過那種日子。」

陸浩心頭一震，眞沒想到她有麼强烈的情感，握住她的雙手，道：「小譚，不會的，如果我們現在算是兩情相悅……永遠……永遠也不會變的……」

「陸浩……這話我也信……就以你以重傷之身……下寒潭找我……和駝龍搏鬥的事來說，我知道你愛我有多深……但是，有個女人比我好看，我……」

「不，小譚，沒有人比妳好看，至少到目前爲止，我還沒有遇上一個。」

「你騙我，陸浩，你不老實。」

「小譚，信任我，人有時會被自己的眼睛所欺騙的……以前我的確以爲韋紫琴是天下殊色。但是，自妳洗淨了身子及面孔，換上女裝之後，我發現妳是屬於耐看的女人，越看越好看，所以夜晚我都是摟着這張名丹青家萬花千的傑作才能入睡的。」

一翻枕頭，那張名畫不見了。陸浩臉色一變，把床上的寢具都翻了過來，甚至抖了起來，找遍了屋中，那幀畫像眞的不見了。

「天哪！是誰偸去的？是誰？會不會是泥鰍？」

「甚麼事又賴到我頭上來了？」泥鰍見陸浩焦灼的樣子，大爲不解道：「甚麼東西丟了，是不是銀票？」

「不……」小譚低聲道：「是我那張畫像。」

泥鰍一楞，但立刻又是一喜，他一直希望陸浩能喜歡小譚，而且他也一直認爲小譚才是天下殊色。可惜以前小譚太邋遢，等於明珠蒙塵，現在看陸浩像掉了魂似的樣子，能不爲小譚慶幸嗎？泥鰍道：「哎呀，丟了就算了，現在你又不差這一萬兩銀子用，一個活色生香的大美人在你身邊，不是比一幅畫像好得多，你眞笨。」

陸浩猛一揮拳，道：「我知道是誰偸去的，一定是她。」

「甚麼人？」小譚和泥鰍齊聲問着。

陸浩一字一字地道：「金素如。」

儘管小譚不願提這個人，却又不能信陸浩的猜測，現在想起那邙山小屋中的情景，金素如這女人的確不大對路，也可以說不大正經。祇是小譚太純潔，長了這麼大也沒聽說過女人和女人還有甚麼花樣，所以她捂着耳朵，道：「我不要聽這個人的名字，而我和她眞的也沒有甚麼。」

「當然沒有發生甚麼事。」陸浩道：「可是這女人對妳還不死心，

自現在開始，千萬要小心。」

「我却有另一種看法。」泥鰍道：「在目前，如有其他壞人想害小譚，金素如不知則已，如她知道，必不會坐視。」

「泥鰍，不要再談這女人。」

泥鰍道：「小譚，我們都相信妳們眞的沒有甚麼，我以爲金素如只是『意淫』而已。」

「我不聽……不許再說這些髒話……」小譚哭了。這使泥鰍和陸浩非常感動，由此可見她是如何純潔了。

「小譚……他如果不信任妳……會這麼喜歡妳嗎？」泥鰍道：「陸浩關心妳……當然也會排斥任何對妳有類似意圖的人，小譚……」他在小譚耳邊低語道：「不要那麼死心眼，對陸浩有時要放開些，施捨一點。」

酒菜送來，三人就在這內間吃喝，由於陸浩正面向房門口，隱隱看到一個人探進半個頭來，向他作個手勢，這手勢的意思大致是：不要驚動別人，我有重要的話要告訴你。

這個人是韋紫琴。

對於上次造成的尷尬局面，陸浩一直感到歉意，祇是那一次錯不在他或小譚，而在於那位丹青聖手萬花千，爲甚麼不在韋紫琴獨處時交給她？也可以說該怪喬步天，他相信是喬步天委託畫的，當時祇說是本鎭上最美的少女，沒交代清楚是住在甚麼地方。

因而，陸浩沒有告訴兩小，說是如厠，來到街上轉角處，道：「韋姑娘，有甚麼事？」

韋紫琴道：「關於那一僧一道之被殺，你知不知道是誰幹的？」

「不知道，韋姑娘知道？」

「當然，如不知道我就不來了。」

「多謝韋姑娘奔走相告，兇手是誰？」

「陸浩，我知道，我上了別人的當，在邙山中得罪了你，也可以說傷了你的心。可是，那不能怪我，照你過去對我的關愛，你該原諒我的。」

「我早就原諒妳了。」

「可是你却疏遠了我。」

「關於這件事。」陸浩攤攤手，道：「我們之間並沒有甚麼契約或甚麼誓言，離合、疏密也是十分自然的事。韋姑娘，我們不仍是朋友嗎？」

韋紫琴咄咄迫人地道：「陸浩，小譚能取代我嗎？」

這話很不技巧，也可以說過份地自負，陸浩此刻不願刺激她，道：「韋姑娘，我不能說能不能取代這種話，祇是寸有所長，尺有所短。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，也沒有盡善盡美的事。路要讓一步，味須減三分，如此則能進退隨心，無往而不利。」

「陸浩，你想不想知道那兇手是誰？」

「韋姑娘豈非多此一問。」

「既想知道，就跟我走吧。」

「到哪裡去？」

「祇要是在我的身邊，你會計較在甚麼地方嗎？」

「韋姑娘，如果妳有誠意，就請說出來，我不大喜歡有條件的幫忙。」

「這麼說你是迷上了小譚了？」

「這是扯不上關係的，韋姑娘，一個人被別人所喜愛是十分幸福的，我知道有個人必要時爲你去死他都願意，那才是妳眞正的……」

她揮揮手道：「好吧！我就讓你一步，要找兇手就跟我來吧！」

「韋姑娘，我要回去交代一下。」

「遲了恐怕來不及，走……」領先向鎭外奔去。陸浩自然希望儘快找到兇手，不疑有他，但出了鎭，逕奔一條小徑，穿過一個樹林，在山谷邊緣處停了下來，道：「陸浩，我本來無意害你，可是你對我太過份了。」

「韋紫琴，這是咎由自取，豈能怪人？再說陸某雖在重傷時受妳傷害以及咬狗噬啃，事後並沒有以牙還牙報復妳，陸某有甚麼對妳過份之處？」

「你心裡明白，剛才在鎭內，你的反應如不是那樣的話，我不會帶你來此，你以這方式對待譚珍可以，對我就不成。」

說畢連擊三掌，一個倒縱，沒入林中。

不一會，四面八方傳來「刷刷」聲，陸浩緩緩轉身，電目四射，有少林代掌門人了空、武當掌門天一道長，華山的金峯和長白的汪奇。可以說除了南海派，五大門派到了四位掌門人。陸浩心裡有數，韋紫琴即使不騙他，他遲早也會遇上這場面的。

陸浩朗朗一笑，道：「俗語說：常走夜路必遇鬼，我陸浩走的夜路不少，也遇過不少的鬼，沒想到今夜遇上的不是鬼而是四位大掌門人。」

他對這些素日道貌岸然，而如今却人鬼不分，甚至由於某種利害關係已經變節的幾個掌門人，說不出內心有多麼厭惡，所以出言極盡譏諷之能事。

汪奇道：「媽拉格巴子，你死到臨頭，還敢逞能，我看你這隻死鷹，今夜能不能逃出這片樹林。」

（未完・十七）


THE ROYAL GOLD
紫金丹
寧神固神
腦活腎通　事業成功
THE ROYAL GOLD
THE LADY PEARL
碧玉珠
婦女之寶
女人唔補好易老
碧玉珠
The Lady Pearl